

中國人地文藝精華

種穀記

柳青著

新華書店印行

857.7
281.0-7
—
9

種 穀 記

柳 青 著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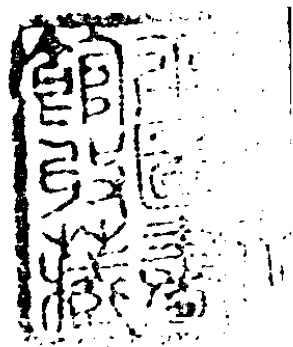
四 作品按體裁分類。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晌午一過，受苦人放下飯碗，鬆一鬆腰帶，不管變工的不變工的，吃上一兩鍋煙，都上地去了；婆姨們洗完傢匙，有的到紡織組長那里去比賽，別的便在自己窰里坐下來紡線子。無論誰都似乎無牽無掛，一心一意做着自己的活。王家溝村里一片噯噯的紡車聲，布架吱吱呀呀地叫喚，再加上小學校的學生娃們盡嗓子高聲唸書，把一個偏僻的山噴噴的村得生氣勃勃。但從外表看來却依然寂寞，耕了一上午地的毛驢吃過草料，精疲力竭地在拴牠的陽場子里丟盹，狗伸展了頸子和四條腿，在暖烘烘的太陽底下睡覺，老母豬則率領着一羣豬娃子在村道上漫遊。此外，你在外面幾乎見不到甚麼人影，只有這村里的行政主任王克儉的老婆，每天一到這個時候，便在她窰里坐不穩了。

這老婆隔不一會便捧着胳膊，顛着一雙古時小腳，用細碎而迅速的步子，到大門外來望一



回。隨着時間的愈來愈晚，她出來的次數也就愈多了。要是夏天，人們很容易了解，那是因為她們住下邊那塊土坪上的兩下蘋菓快要紅了，她時刻提防着甚麼不三不四的過路人或者村內嘴饒的頑童「糟踏」，甚至有時把那隻兇惡的黑狗拴在樹根上，她也是放不下心。但現在距那個時節還早，這才陰曆三月中旬，菓園剛準備開花，大部分人家的穀地都翻過了，却還沒有開始安種，受苦人正耕着高粱。老婆每回出來都焦急地看看愈來愈偏向西邊的太陽，轉回去的時候沉着臉，皺着眉頭，唉聲嘆氣地嘮叨個不休。

不知是她第幾回走出大門的時候，拿着兒童團的木刀的兩個學生娃又來了。看見她出來，他們在半坡上停住了。

「大孀子，」其中的一個彬彬有禮的說：「我大叔還沒回來嗎？」

「回來了！」她說着反話，氣憤地扔過頭去，不知是討厭他們，還是有意不給他們聽見，背轉臉恨恨地說：「三回九轉！又不是個甚麼東西，回來我還把他藏了？」

「先生說他們等不上，他和農會頭前走了，叫他回來趕緊到鄉政府開會去哩。」兩個學生娃背誦一樣完成了任務，便蹦蹦跳跳地跑回學校去了。

她朝前溝里的大路上望了一陣，又長長地嘆了口氣，轉了回去。

「就像是地里釘了橛子，把他們拴住了。」她回到寮里對正在紡線子的媳婦愁苦地說：「父子兩個都不是娃娃，又不是不曉得遲早。村里不管誰家，都吃了飯，快半後晌了，咱還等受苦人回來，真像是同人家不是一個皇曆過日子……」

「嚼嚼嚼……」媳婦無精打彩地搖着紡車，很守本分地不加評論，也不附和。

媳婦在初過門的一二年，爲了表示對婆婆的尊敬，會像應付生客一樣應付過她；隨後她摸清了她的脾氣，經常發現她一個人的時候也在說話——批評老漢和兒子們，咒罵鷄和狗，抱怨衣裳和傢具……當感到應付不暇的時候，在得到娘家媽媽的同意之後，她才對她改變了這種態度。改變以後，婆媳間像現在一樣，仍然和諧。現在，媳婦搖動的紡車，婆婆坐在炕沿上，用木柺子敲線子。她不時冷然哼一聲，停一會又嘆一口氣，顯示她腦子里不停地發愁。忽然，外邊又有了響動，她一溜下地，便匆匆忙忙出去了。

「甚時光了，這才回來……」她說，出了門限又調轉頭朝媳婦叮嚀：「看飯！」

但她出得大門一看，幾個在棉花鎮賣罷炭的趕驢漢從大路上有說有笑地過去了，她的老漢和小子上地去的那條路上，仍是空寂無人。她轉回來的時候，媳婦已在燒火熱飯。

「怎麼？不是他們？」看見婆婆灰心喪氣的樣子，媳婦奇怪地問。

「他們大概在地里刨金子哩，」她近乎憤怒地說，坐在炕沿上，拿起木拐子：「街上集都散了，他們還不回來。灶火壓了等着吧！……」

媳婦用炭糰子重新壓了火，兩個人又恢復了一霎時前的原狀。

「真是，」媳婦見婆婆憤怒的厲害，頗表同情地說：「人家叫開會，叫得也有回教了。」

「那倒是小事！」她順口接上說，正想痛快淋漓地數說一陣：「你說老這個樣兒，老這個樣兒，要多燒多少炭哇？你說！要是溝灘里揀些石頭就能燒，那好了！一畝炭邊區票也快上三百了，你看怕人不怕人，就和燒錢一樣嘛……」

媳婦搖了一會紡車，剛抽了一條線，又停下來。

「餓……」她頹唐地歪起頭，慘然一笑說。

「我不是？」婆婆贊同道，放下木拐子，兩人開始坐着等受苦人回來吃飯了。

照陝北鄉村的老習慣，受苦人沒有吃飯以前，婆媳們不能先吃；這一方面也許是重男輕女的古規程，再一方面還有先儘勞動的人肚飽的意思。根據她們婆媳兩人苦惱的經驗，今年春耕以來，她們能和村里大多數人家一齊吃晌午飯，倒是很偶然的事情。其所以如此，只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她老漢的手法過份細緻，這在政府號召精耕細作以後，他不僅毫無轉變的意思，並且以

他是行政村主任的資格，一有機會便在幹部會和村民會上強調。三四年以前區上給他發過一張獎狀，他把它用劈開的高梁桿和棗刺釘在牆上，蒼蠅在上面落屎已經落得不像話了，她提議了多少回要把它去掉，他都不讓動，像符咒一樣長年掛在那里。再是他們那條黑燕皮大馱每年春天都要給他們生一個驢駒子，它已經生過四個了，再過兩月，第五個便懷够了月份；驢吊着大肚子耕地，怎麼能走快呢？正是這兩個原因給了老漢不參加任何變工隊的藉口。本來他們可以少耕一些早點回來，但老漢又是個強性子人，賭氣要和變工隊比，每天也耕一垧，藉以說明他們雖不參加變工隊，也並不比旁人少耕！因此上他們隨常是過了晌午好久，才能回來。雖然如此，家里又不能索性晚一點做飯，因為二小子在本村的小學里唸書，他一放學回家便要吃現成的，否則不等吃飯便走了；他也和他老子的脾氣一樣，說他寧肯不吃飯，也不願去晚了受教員的批評。受苦的和念費的各有各的理由，看起來只有她們婆媳兩人賤了……

這一天他們在名叫小廟坨塔的山里耕高粱，却比哪一天都回來的晚。婆媳兩人等待着等待着，焦躁起來了，不由得開始懷疑他們遭了甚麼不測。媳婦提出着驢是不是出了岔子，婆婆立刻憤怒地制止了她；因為不吉利的事總是只能會意，而忌諱明言的。雖然她的提示恰恰投合了婆婆的心思，並且經這一提更使她焦躁，她却提出相反的可能：他們也許從地下耕出了甚麼貴重的古

器，因為貪心不足繼續挖掘去了，她知道老漢的脾性就是那樣……。當她們忘記了肚子餓，提心吊膽推測着一切可能時，那黑燕皮大驢突然衝進大門，直端飛奔進驢圈里去，瘋狂地用嘴急忙擦着槽里早已篩好的碎乾草。隨後掃着農具的老漢和小子進了大門，他們的臉上照例蒙了厚厚的一層塵土。

老婆立刻像脫了險一樣輕鬆了，歡天喜地迎出去。

「不長心，你們！」她喜形於色地走到老漢跟前，說：「你看日頭到那里了？你們不餓，我們也不餓？炭倉又快空了，你曉得不？……」

「……」老漢沒吭聲，厭惡地瞅了她一眼，便不再理她了。看出老漢餓得正想發火，又見小子賭氣一樣把鏟頭使勁扔到地下，她便一聲不響回竈里去了。

王克儉插住了驢圈門的柵子，好像不信任他老婆似的，用手攪了攪槽里的乾草，看它是不是篩得乾淨，里邊夾雜了鷄毛之類的東西沒有。雖然他又餓又累，但他對驢的關心比對自己還周到。仔細翻檢過一道之後，他才卸去套在驢頭上單騎的「抽子」，然後站在槽前，還要看看它是否照平常一樣吃草，這才安心地抓下頭巾，抖擻一下，擦着臉上的塵土，走進竈里去了。媳婦已經在炕邊上擺好了飯，小子已經端着一大碗，蹲在脚地的一條板凳上吃起來了。

老漢進來威嚴地蹲在當炕，拿起碗筷，盛了一碗乾稠稻黍飯（高粱飯）。也許因為在鍋裏悶得時間太久吧，飯顯得特別稠，可以栽得起筷子。他一吃起來，鬍子上便黏了許多黍粒，因為衆人都急於吃飯，一時無話，只聽見咀嚼聲。吃過淺碗之後，王克儉才似乎有力氣說話了。

「你們也真是好燒手，這一畝炭才幾集？」他開始咕嚕，嘴里沒有停止咀嚼。

「你看？」老婆奇怪地叫起來，想起老漢迺才在院子里給她的不愉快，感到更加冤枉地說：「是咬得爛的東西，那是我們偷吃了！……」

她回了嘴，很滿意她這話報復的份量，然後輕蔑地振起嘴來，越想心里越是不平。憑良心，她這個「小腳婆婆」算够把家了，一雙小腳差不多每天都要蹣跚大門以內的每個角落。她婦據柴在院子裏掉下一根，她都要揀起送到灶火跟前。水是石縫里淌出來的，但它不能直淌在水壩里，需要受苦人一身汗一身汗地去擔；爲了在農忙時期節省他們的精力多做地里的活，她都諄諄告誡媳婦節用。而她的苦心竟得到這樣的報答，老漢也真够得上一個名符其實的「大腳婆婆」了。

「要不炭也你管起來，」她瞟了他一眼，更加露骨地諷刺：「我們朝你稱斤領得燒吧？……」

王克儉忍不住，變了臉。在小子和媳婦面前，他的尊嚴被觸犯了。

「你不要尋氣！」他警告道：「我是說你們應該節省些燒，這才是耕稻黍的時光，眨眼就要安種穀。一種起穀，誰願得獸炭？耕種停當，驢肚大得又不能使喚了。村里朝販炭戶買得燒，也要等四月半炭賤下來吧？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你曉得甚？你？……」

「只要生端上來能吃，咱等五月，六月也……」

「燒柴！」老漢斷然地攔住她，憤憤地問：「我不信柴也燒完了？」

「有是還有些哩，只怕燒完了，你有炭也攙不着火……」

「啊呀！」王克儉憤慨地嘆了口氣，鄙薄地聳了聳鼻子，說：「這不就要餓死嗎？種這麼大的莊稼，養這麼好的驢！」說着，轉臉向老婆質問道：「你做你的，往後不要多管閒事能不能？啊？……」

「我原來也不多管！……」老婆最後白了他一眼，轉身朝向媳婦。

關於燒炭的事，便這樣不愉快地終止了。小兩口聽着他們鬥嘴，却不感到一點嚴重，因為他們早已在這種氣氛中過慣了。而老兩口也的確不記，隨爭吵隨便忘了，有時簡直彷彿沒有爭吵的一樣。

但這回却不同，它又惹起王克儉最近始終圍繞在心的一些念頭。他爸在世時，他們少一半

種着自己的祖產，多一半則種本村四福堂財主的租地，由於和四福堂情厚，在秋收以後的農閑時期，又要他們包攬着討租粟。老人死後，他和小子繼續了這份職務，一直到新社會有了減租法令，四福堂財主拿門外的遠地同別處的地主兌換成本村和隣村的近地以後，合不着另用討租粟的人，他才失去了這一筆收入。但他們已經和老人在世時大不相同了，多一半種着自田自地，少一半租種財主的地。這幾年驢下騾子，加上新社會一切捐稅負擔都頂輕，他又添置了一些，統共已有二十六垧；而四福堂財主的地，他是只種五垧半了。他越來腰里感到越有勁，今年正月里公家開始普遍訂「農戶計劃」時，區鄉幹部竟把他當做富裕中農的典型，訂得特別仔細。他們過細地，一項也不遺漏地計算他一年的生產和消費。雖然他時時刻刻沒有忘記儘可能低估進項，和他們爭執着，一再要求他們稍等一等，以便使他有時間想起一切最微少的支費，但他終歸沒有對工作人員掩蓋了他的富裕。當核算完畢的時候，他們竟宣佈他可以做到「耕二餘一」。他奇怪了：既是這樣，他家里却爲甚麼很少積存呢？他的「農戶計劃」和節令牌以及落滿了蠅子屎的耕細作的獎狀並排釘在牆上，他自己用算盤打過不止一次：不錯。唯恐自己又看又打有誤，念書的從學校回來的時候，他說：「二楞，你唸我打！」結果還是不錯。那末他的糧食一畝一畝到桃花鑽實了，除過買炭、棉花和其他少數用品以外，還有甚麼用項呢？在這家里，他可以武斷說，

沒有一顆糧食或者一張小票不經過他的手出入。老婆的確够節省，給他一盒洋火，她幾乎會用了一年，恨不得一根一根抽給媳婦。兩個小子趕廟會要幾個零錢，都得換了衣裳要走時才向他伸手討。眼下只有一個媳婦，那是外人的老婆養的，更沾不到邊兒。他沒有理由懷疑家裏有甚麼秘密的漏洞，也不可能伸進來第三隻手，但他却無論如何想不透這個奧妙。王克儉在小年冬學里便熟讀了『朱子格言』，他差不多可以說完全跟着那格言治家的。但自從訂過『農戶計劃』以後，他對家道的一切用度，便歐得更緊，並且開始記賬，建議教員在學校的課程里增加珠算，以便二楞能够在這一方面幫助他，把他家裏的私賬弄得像他當行政主任的村內公賬一樣，一分一厘都不差。正因為這一點，他十分贊成區長的一句話：『莊戶人糊糊塗塗過日子……』而他的老婆却是那樣，你看誰能和地談論甚麼計劃呢？……想到這里，他又惡狠狠地瞅了她一眼。

放下飯碗，他索炕壁蹶起來，打着火鑪，吃着一鍋煙，小子隨後剛一放飯碗，他便分派後晌的營生。

楞子，」他噙着煙鍋說：『到野狐窪拆畔，明早去好耕。』

『我一個去？』楞子問。

『我也去嘛……』老漢說，在炕欄上剋了煙灰，便準備起身。

「噫噫！」老婆突然轉過身來，驚惶失措地叫了一聲，她這才想起教員和農會主任叫他到鄉政府去開會的事了。她不知道這回開會是辦的甚麼工作，也不敢斷定對老漢是否要緊，加上兩人又剛剛失過和氣，因此她自覺無理地吞吞吐吐告訴了他。

「他們打發學生娃娃叫了幾回，」她最後慚愧地說，臉通紅看着老漢。

出她意料之外，她沒有受到指謫或叱罵。行政主任聽了，沉重地嘆息了一聲，倒回原位去了。他在頭一天晚上已經得到通知，鄉政府的信雖在學校里，但農會主任當面告訴過他，二楞放學回來，又帶了教員的口信，而他睡過一夜，便同他的疲勞一塊兒從他身上消失光了。到地里一捉住耨把，他不會想起任何事情，眼盯著鏟邊上無定河水一樣翻滾的濕土，差不多全世界在他的腦子里都不存在了。

通知是吃過晌午飯便開會，而現在，他爬到窗口朝天一看，半個後晌快過去了。他腦里立刻浮現出鄉政府正在開會的場面——窯里聚集了全鄉所有的村幹部，有的在說話，另外的噙着煙鍋傾聽。他走進去委實有點臉紅得坐不下去；無數眼睛會像針刺一般向他臉上扎來，一定會有人惡作劇地開他的玩笑，鄉長或者鄉文書會固執地追究他遲到的原因，他會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感到手脚都不能自如了。這種味道，王克儉已經嚐過不止一回，現在即使回味起來，臉上也禁不住

有點發燒。……

舊社會他是個老甲長，只管得十來戶人家；保長要賴他收糧，要款他收款。新社會第一次鄉選時，四福堂的二財主王相仙竟提議他當本村的行政主任。「對！」衆人都說：「他念過兩冬書，會寫會算；又是從小給四福堂討租粟的，辦事有經驗。」於是全舉了賂賄。他還以身忙再三推諉，王相仙說：「我閑，我幫助你。」他這才難意地接了事，不管公糧公章，後方勤務，調查統計，民事調解；……點點不敢漏空子。只要上面來一封公示，他馬上拿到四福堂去了，轉出來便風行雷厲地執行。三十一年第二次鄉選，他給王相仙說了多少好話，要求不要再提他；「你怕×？」二財主粗魯地說：「背後有我，你怕×？」結果他重選連任了。但剛過了一年，情形突然大變了：公家發動了減租算賬的鬥爭，衆人把四福堂鬥倒了，他自己也沒有躲了，再不敢到二財主那里去請教，有事只好去和農會主任商量。村里整個翻了個過，從前不問一點村事的受苦人握了大權，農會主任，副主任，自衛軍排班長……都變成「急緊分子」了，一有點事竭力往人前邊擠。又是生產，又是文教，弄得神人不安——不是訂農戶計劃，便是組織變工隊；不是動員合作社股金，便是組織婦紡小組，識字班，讀報會，黑板報……弄得他昏頭暈腦。他自認他不僅不足以領頭，便是跟他們也跟不上。去年以來，他經常想起那句「白地的稅，紅地的會」的口頭話

來，覺得還是保甲時代無事，稅多是多，但要了便不管你了；而現在，三天兩頭開會，倘若上邊下來工作人員，那便連隔日子的時候也沒有了。他這個行政主任的頭銜早已變成他的一頂『愁帽』，他是無時不在盼望着下一次鄉選快到，好把它揭到旁人頭上去。現在，當他就誤了開會而苦惱的時候，他的思想自然而然又轉到這個念頭上來了。

「楞子，」他向等待他吩咐的小子提議：「你再替我開上一回……？」

「我啊？」楞子頭一拐，嗔起嘴說：「你今兒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替你了！」

楞子替過他一回，已經是後悔沒及了。鄉長要他立刻退出會場，說他沒有資格出席，因為沒有人選舉他。他本可以馬上退出，鄉文書說已經來了，他聽一聽也可以，回去傳達一下，但下不爲例。這便使他吃了苦頭，有人取笑他說：「王家溝倒特樣啊！」誰在假裝奇怪地問：「你們甚時改選的？」最難堪的是白家溝那個滑稽行政主任，他譏諷地眨着眼皮，問他光是白日替他爸呢，還是黑夜也替？開會中，沒有人徵求他的意見，表決的時候特意告訴他不要舉手。他變成一個多餘的人，坐蠟一直坐到散會……

回憶起來，他深爲不滿地瞅了他爸一眼，出院里去了。

「你真是！」老婆又轉入攻勢：「你當了多少年，楞子醜得甚？要去，你快起身；不去，你

也乾乾脆脆！……」

「對，」他聽這一提示，啾啾地說：「我不去了。」調頭一看，媳婦正出了院子往水道里倒洗傢匙水去了，便急忙加上一句，說：「有人問起，就說我老肚疼病又犯了。」

教員和農會主任在鄉政府開罷會回到王家溝，日頭已經落了。三月天一過晌午，春風便一陣大一陣小地飄起來，到傍晚漸漸住了。但風從耕翻過的山崗上吹起的塵土，依然混和着暮靄，蕪蕪一樣籠罩在山溝里。村里晚飯的炊煙也已一柱一柱從節節排排的密頂上豎起，然後湮合起來，覆蓋在村子上空，攔羊的和受苦的開始從山里回家了，學生娃還沒放學，正在場里嘻嘻嘩嘩遊戲，而這裏那里，到處是從縫隙里鑽出來的蝙蝠，在空中兜着圈子，報告着黑夜便要降臨的消息。但教員和農會主任對這一切似乎毫無知覺，他們的全部精神已經被會上佈置的工作佔據了；從鄉政府出來，一路拉談着對這工作應該採取的步驟，回到村里。

區上派下來的黨助理員做遠，縣政府教育科和建設科聯合指示說：根據歷年的經驗，種穀的時期總是拖得太長，這在生產上來說，很多農戶種得不合時宜，以致常有不足苗的現象，減低了

應有的收穫；而在教育方面，每天都有一些學生娃請假去點籽，影響得這個時期學校的課程也無形中停頓了。今年要在變工隊的基礎上實行定期的集體安種，選擇最適當的時間，幾天種完；在種穀期間，各小學一律都放忙假，以便使學生娃能有組織地點穀籽；而在忙假以前和以後，便要盡量做到沒有甚麼請假的了。至於這忙假的長短和遲早，則可以根據各村的具体情況自行決定……

「這是一個突擊工作，」指示信寫道：「既要有計劃地完成任務，又不能依靠強迫命令，這就要看變工隊組織的怎樣了……」

張助理員傳達罷指示，便號召所有到會的村幹部和教員確實領導，爭取成爲這回集體種穀的模範村。說罷，衆人便紛紛議論着那一村能得模範。有人竟然制止道：

「你們不要瞎嚷，這回的模範一準是王家溝的！人家村里變工隊辦的不錯，機會是王加扶，領導變工沒說頭，大約全區全縣都曉得，登報也不是登了一回……」

「就是！」有人贊成說：「有那麼個好領導還愁辦不好？」

於是全看着王加扶，眼里有映着幾分敬意的，也有羨慕的，也有不服氣的。王加扶自己却很有些僥倖不安；因爲他聽起來，話音里似乎略帶着譏諷的味道。這工作一宣佈便好像拋來一塊千斤

石，落在他的心上，頓然感到了它沉重的份量。當發動村與村之間挑戰競賽時，他竟紅着臉，一次又一次地着看教員，不敢應戰。他說他們村里直到現在「頑固」還是不少，何況行政主任又太差池，他不僅不變工，不領導，甚至連會也不來開。當他聲言他不能在這一樣上和旁的村比賽的時候，衆人都嘩然了。

「你拿板弄勢做甚麼哩嘛?!」有人竟說：「誰不曉得你是王家溝的首領？一廟一個神，一村一個人……!」

說得下不了場，王加扶才和教員商量了一下，和隣村白家溝競賽了，目標是組織全村主要種穀的農戶全部集體安種，方式還要好。教員也不滿意他扭捏，因為他懂得挑戰競賽，目的原是爲了刺激大家工作的熱情，並不像賭錢那樣嚴重，你輸了，錢便跑到人家腰里去了。但王加扶不然，他趕集腰里沒錢，寧肯餓着肚子回家也不拉賬；在工作上，自己估計沒有充分把握，他便不願在會上出風頭，只圖一時痛快，而在檢討工作的時候丟人。他希望的是答應五分，完成十分的那種作風。因此，只要他一承應下來，他便要賣他所有的力了。

他和教員一路拉談着，他的拘謹的細心有時引起教員的不滿，有時又很使他感動。他們回到王家溝，兩人站在分路的地方又說了一陣，村裏的甚麼動靜也不能吸引他們，彷彿他們是在空曠

的野外一樣；並且似乎說不完，剛要分開，隨即又扯起新的話頭。

「怎麼樣？」教員等也等不得回去放學，總是找求結束的話，最後問道：「決定明黑夜開羣衆會？」

「對嘍！」王加扶確定地說：「順照鄉政府說的步子走，今黑夜先把村幹部叫到學堂里商量一下。……」

說着，兩個人便分路走了。但走不幾步，王加扶又轉回來。

「哎，趙同志，」他突然想起來說：「農戶計劃的存底在那里？咱今黑夜試算試算全村種多少地穀，得多少天。……」

趙同志已經上了一段坡，又轉向他，用手梳着他蓬鬆的分頭，想了一想才抬起頭來。

「行政拿走了，」他說。（「行政」就是王克儉，衆人叫他「行政」像叫王加扶「農會」樣。）

「那你快給二楞說，教老漢黑夜來時拿上吧……」

「對。」教員說着，一轉身使用輕捷的脚步，一口氣跑上斜坡，回學校去了，唯恐學生娃們自動放了學，他不能給村幹部的子弟或者他們隣家的子弟措話，要他們吃過夜飯來開會。

王加扶等教員上焚之後，他才拖着他那縫釘了兩塊厚豬皮的，足足有半斤重的鞋，順着河溝里的大路走出去了。當走到回家去的岔路口時，他又站住了，朝全村四顧了一陣，猶豫了一會，然後沒有回家，堅決地順着大路照直走出去了。

從四處山野里回來的受苦人漸漸多起來，迎面碰見他的人，都奇怪地問：

「天黑了，你還到那裏去哩？農會？」

「看見存起兒回來了沒？……」他以反問回答說。

全勝一楞，說沒看見；但他還是回執地走去了。王存起是前溝里那個居民小組的參議員，雖才二十五六，辦事却頂能幹；因為近兩年來所表現的對工作的積極和能力，他被選為王家溝的模範工作者，因此上他已經不是只管他那個居民小組的事，而是全村一切工作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了。你半夜裏有事去拍他的大門，他立刻應聲，甚至來不及結帶和穿鞋，手提着微腰，赤腳片跑出來給你開門。任何一件工作佈置下來，王加扶想起行政便灰了心，好像已經宣告了失敗；但當他一起起存起兒，便立刻有了生氣。雖說還有幾個村幹部是他的幫手，農會副主任殘福子嘴巴太厲害，在鬥爭會上算得上一個好人手，但做起旁的工作，却像劈殘刻了一點；自衛軍排長是羅寶，三句話就不對頭，便和人家變臉，衆人叫他「火藥匠」，實際也的確是個「軍事」人才。因

此，王加扶和教員說完，等不得黑夜，便想和存起兒拉一拉。……

從山崖上吃飽了草的羊羣，互相磨擦着鼓鼓的肚皮，堵塞了村道。王加扶用煙鍋在羊羣中給自己撥着路，擠過了兩三羣羊之後，才到了存起家的大門外頭。因為他來的次數太多，那小白狗已經不咬他了，像對主人一樣跟在他後邊搖頭擺尾地表示親熱。他進了院子，那個雙目失明的老寡婦還在山藥窖旁邊的一堆山藥中間摸芽子。

「你佬還在摸？」王加扶笑說：「天黑了，你看不見，覺不着嗎？我的勞動英雄怕當不長了，嘿嘿……」

「王成兒？」瞎老婆叫着他的小名，仰起頭要看的樣子，隨即不等回答便嘆了口氣，說：「完了，沒用了，眼也不長了還？」（註）兒忙着當模範，媳婦還是豬任狗任，我老婆子不摸，再過幾天出芽出不說吃吧，怕連種的籽兒也沒了……」

這時，存起媳婦從簾里出來了，挖灰搗火使她臉上塗了不少的黑。她一邊忙用衣襟擦着額頭、臉蛋和鼻尖，一邊以滿臉的笑容迎向客人。

「存起那里受苦去了？還沒回來……」王加扶從瞎老婆轉向婦女主任問。

「受苦去了？」婆姨說：「見你今年要種狼尾巴穀，我娘家有籽，抽空兒就尋去了。」

「哎噫！」客人立刻大不以爲然地頭一扭說：「想種朝我分上幾顆種嘛！雖是縣里發給我一升，叫我種的明年給全村傳種子，咱兩家分開種還不是一樣？」

「那邊能哩？」對方眉毛一提，眼合了一下，嬌嗔地說：「公家給誰是給誰的！照你說全想種，都分一點，不統成了勞動英雄了？……」

說得全笑起來，王加扶裝起一鍋煙，用胳膊蘸挾着，揭開火鏈包準備打火，忽然發現他的艾絮在鄉政府開會的時候，不知甚麼時光已被衆人挖光了。

「叫我嬌子，我給你點火，」婆姨打趣着，轉身便向窰里走去。

「那我自己會點，」王加扶笑着說，幾步搶在前邊，走進窰里。

當他在鍋台前蹲下來的時候，他看見灶火門口的那塊被煙薰得黑板一樣的石板上，用石筆歪歪斜斜地寫滿了字。他勗起屁股，低下頭去看了一陣，然後才把煙鍋伸進灶火里去。

「你識會多少字了？」王加扶站起來，一邊噉噉地吃着煙，用一個老姆指頭壓着煙鍋裏燃着的煙，一邊笑迷迷地問。

「今兒學會明兒忘，你不要笑話，」她紅着臉說，兩手傷促地弄着鍋台上的一塊抹布，隨即丟開它，想起來了：「拴兒娘的哩？一回也沒見來！虧你還是個英雄，自家的婆姨擱在家里，宣

傳人家……」

「你這鬼話了台嗎？」他從甕里站出來，頓唐地說：「三四十了，娃娃吊一身，還落後得不成話……」說着，出得院子便要走了。

婆媳兩人都留他，說存起快回來了，要他等着，在他們家里吃飯一塊拉談。媳婦扯着他的襖襟肘子，瞎眼婆婆也拉起她的柺棍站起來了；但他只說叫存起吃過夜飯到學校里去，便出了大門走了。婆婆一直瞎摸到大門口，叫道：

「玉成，你來我給你說個話。」

「說甚哩？」農會調轉身問。

「你來嘛，你一定要走，我又不拴你？」

農會走到她眼前來，疑惑地問：「你又說甚哩？」

「我說，」瞎眼婆婆用一隻手又朝前摸了一步，才說：「你大爺早年死後，拵下我們兩個寡母子，我又急瞎了眼，存起兒是人家揀負大的。而今世道變了，他撲在人前辦工作，衆人又選他當模範，他越是上勁。我可是不放心，他從小沒人好好調教，話言話語有些不三不四，你可是要招呼着些啊……」

「放心！」王加扶忍不住笑了；「你儘量說了多少罷了？」

說着便折轉走了，他怕讓她說時長了，又會從路邊縫里鑽出淚珠來。存起是她的獨生子，拿句俗話說，便是「一條根蔓菁」，只因在王家溝札下了這一條根，可憐的寡婦才沒有「另找主兒」。其實她生養的不止一個，只是全沒養活；因為太窮，有一個甚至是她上山去搗野菜的時候，娃娃留在家裏沒人照管，被從天窺飛過去的烏鴉啄死了，而另一個還是怕他爬到炕沿掉下脚地跌死，用一條繩子齊腰拴着，當頭從山里回來時，他卻被勒死了。存起生下來還不滿週歲，他爸在給四福堂擲羊的時候，在一次大雷雨中，因為顧幸，人倒被山水沖走了。她怕這一個娃娃還養不活，才給他起了個名字叫「存起」，並且不顧一切地帶大了他。老漢的屍體，在小河下游二十里處找到，四福堂只給了一套粗藍布壽衣，一具幾塊八分木板拼湊的棺材埋了，便不管了。寡婦和他們到縣里打官司，要求撫卹，官司輸了，才氣瞎了眼睛。雖然如此，他還是瞎摸到四福堂去，一再宣佈官司是張口的，只要錢不死，這案子永不能那樣了結，因此聽得換一個縣長，她便去催一次案，官司也便又輸一次。二十年以後，新社會第一個縣長開始辦公，她便又去催案，這一回她贏了：公家判定四福堂給她撥撫卹地十畝，永歸她家所有。經過五年的光景，存起拋棄了長工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着，已經迅速向中農發展了。倔強的老寡婦每一提起，便由不得

騰出淚珠，是因爲她想起她的老漢，他沒有趕上這個新社會！……

「模範！」農會下了坡的時候，自言自語說：「娘也模範，婆姨也模範，全照他舅的樣，王家溝甚麼工作不好辦理？」

於是，他的心思又回到村里的工作上來了。他對存起一家有一種深厚的感情，看見他們不管那一個，心里都是喜歡的。去年冬天，他在全縣的勞動英雄大會上，曾經注精會神地聽過模範村郭家灣的報告；不知道是那勞動英雄嘴才好，還是真做的好，人家村里似乎人人都是模範，家家都是模範，變工生產，婦女紡織，識字讀報……樣樣都是全縣第一。他聽着，一樣一樣比起王家溝的工作來，帶着紅花坐在那里都覺着害羞，感到他這個勞動英雄很沒意思。會後回來，他差不多挨門逐戶地宣傳了多少時，但成績很不能使他滿意。像存起家這樣的能有幾家呢？連他自己的婆姨他也「克服」不了。每一樣新的工作佈置下來，他便痛感到村里不能全都齊心一致。……

他在河溝里走着，夜幕已經從山頭上低垂下來，山遠而近地向村里合攏。村道上回家的受苦人絡繹不絕，走到行政家下邊的路口時，他又站住了，考慮他是否應該上去看看他回來了沒有，爲甚麼沒去開會；楞了一陣，他對自己說：「不去了。」心里想：去了行政又要解釋半天，幾句話說不清楚，而吃過夜飯便要到學校里開會去，假若行政硬留他吃飯，那老婆又會疑心他是趕飯

時去的。

想着，和路上的幾個人走在一道，接應了幾句閒話，他便回到自己院子里來了。

院子很窄小，又加上翻身以後買了條驢，蓋起一個簡陋的驢圈，更是只騰了一條窄巷。王稼扶的「窮根」是很深的，從那一輩窮起，怎麼窮的，都早已變成失傳的事情了。以前他沒有地，全是夥種四福堂的，收割回來自然都捐到四福堂的場里打了，當場分了糧，除去地主的一半，牛料，籽種和借糧，騰不幾顆，一背便背了回來，所以院子是只要走得開人便行了。而現在却不同，減租算賬以後，他贖回了三畝，新買了兩畝，去年秋收時，院里填了些許莊稼，他便必須顧前又顧後地小心謹慎，才能把一担滿桶的水担進窰里。正月里鄉政府領導的秧歌隊到王家溝來，要給勞動英雄拜年，領頭的進來一看，走不開場子，便退出去，只好在塔外的一個崆樹坡上扭了一陣拉倒了。王稼扶臉好紅，這也使他與家立業的計劃中，新開一院土窰的事不能長久拖延了。去冬新買的兩畝地里，有一段崖勢適合於修造，在學校後邊一拐彎便是，離村也不遠，他準備今冬不買地，用那個力量打土窰，加上他父子幾個的勞力，先打三孔再說。但他不敢斷定這個計劃是否能夠做到，因為他自己辦工作忙，到那時又有那時的工作，而維賢和福子還堅決反對，「何必哩，」他們說：「四福堂前前後後空着幾十眼窰，等住後分得住吧。總有那麼一天……」他又有點猶豫。

現在，王加扶進了院子，家里已在準備吃飯，雖說只六七口子，看起來却滿院都是人了。

七十幾歲的老人用掃帚在院里掃淨一塊，便坐下等着端出飯來。他已經彈得十叫九不應，默然做着自己看見應做和能做的事，一年也和人說不上幾句話。那一年四鄰堂出發老財主，鐵炮響了三整天，他還奇怪地問：「響了這麼大的事，可沒甚麼響動？」其彈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他純粹變成王加扶的負擔已有十幾年。孫兒是他的大兒，今年十六了，在變工隊里受苦能頂牛工，大大的分任了王加扶的勞苦；他從地里回來，已經把驢從陽場子調回圈裏，和驢拌餵了草，又從外邊担了一担乾土，正在很起勁地墊圈。因為自從他們出生以來都沒有看見自己養過牲口，所以這驢一從桃花鎮買回來，娃娃們便對牠有一種特別親熱的感情，飲牠的時候，二拴和女娃都搶着牽牠到河溝里去；現在，他兩個還站在低矮的木板槽外面，與緻勃勃地盯著牠吃草，女娃甚至時常由不得伸手去摸摸驢頭，引起在里面墊圈的孫兒嚴厲斥責，他嫌牠打攪了驢吃草。只有婆姨和公公坐在院里掃淨的地方，她已經在窝里收拾好夜飯和傢噐，那個尚在襁褓中的三拴天一黑便不離她的身，死勁吮着她的奶頭，壓得她不時疼得咬牙閉眼，因為這奶頭彷彿只賺一層皮了。王加扶過來的時候，三拴正在婆姨懷里尖着細嗓子哭叫，原因是她把他從奶頭上揪開了。

「不要門！」王加扶心領地勸告：「好驢嗎？」

「誰門？」她說，憤恨地頭一拐：「給！」三爺噙住奶頭便不哭了，她隨即轉頭向着園那邊說：「你們只顧那個老家親，還是吃飯哩？啊？擦不下，黑夜到驢圈去睡！」二拴和女娃聽見立刻跑了過來，拴兒還在園里撒土。

王加扶站在跟前，想到存起的媳婦，深爲不滿地盯着他的婆姨，問：

「你又有甚麼不好活？你？」

「我太好活了！」她說，把後腦根轉給他，嘀咕說：「我問二拴，說先生早回來了，有人碰見你到前溝里去了。你開罷會，還滿村搖搖擺擺串門子，驢吃的沒一點草，拴兒回來和爸爸現劍。……」

「唉！……」王加扶聽了，無可奈何地嘆了氣，回窩里端飯去了，心里想：「你看能和她論成甚麼是非哩？」

他曾經和她論過是非，但都和她說不清楚，她是只看見這兩孔破土窖和這個窄狹的院子裏的事體。要早年里，他早已經拿起棍子或者跪下跪來，拌拌拍拍解決問題了；但現在不行了，一來是公家不許打婆姨，他在村里的地位不同，更應該遵守；再者他也心疼她——一家七口吃飯穿衣的搭子；幾個壓在她一個人身上，坐她喘不過氣來。她已經多少次提議要給拴兒娶早婆媳婦，

他不能滿足她的要求。因此，有時他甚至覺得她挖苦他幾句，他不作聲，似乎倒可以減輕她的操勞之苦……

他把飯盆和傢匙端出來，全家就圍坐在院子里吃夜飯了。藍天上愈來愈加稠密起來的流星，給他們照着亮。爲了節省燈油，天一暖和起來，王家溝除兩三家富戶和學校的教員之外，大多數都藉着天光吃夜飯，只有在洗傢匙和脫衣裳睡覺的時候，他們的窗子上才可以看見一霎時麻油燈光閃亮。現在是全村吃夜飯的時光，每個院子里都圍坐着一兩簇人，從那里發出咀嚼聲和拉話聲，農會的院子里自然也沉默不住。

「你們後晌把陽山的土吃搭打完了？」王加扶吃了頭一碗飯後，問拴兒。

「打完了！」拴兒從嘴邊拿開碗，說：「榆卜鏗的畔也拆了，明兒就去耕！」

「到底還是先給你三叔耕？」

「可不是！」拴兒報告說：「衆人商量，榆卜鏗一耕完，轉過來就是舍子塋，再就是葫蘆塋，全說應了。」

「對！」王加扶興奮地說：「對！」

聽了拴兒的話，他心里一下子暢快了。他很滿意他們做了那麼多的活，還解決了一個前晌他在

時沒有解決的紛爭。兩個組員爲了高粱地耕種的先後次序而爭吵所造成的不愉快，自然也掃除了。

「王加貴和毛蛋兒兩個？」他高興地問：「和寧了吧？」

「穩！」拴兒粗魯地說：「後晌在一塊還不是有說有笑？」

「好！」農會喜歡地裂開嘴說：「從後山一氣轉到前山，全組都耕完了，好準備種穀。」

「不，」拴兒用筷子挾起一塊鹹蘿蔔菜，更正說：「光商量到葫蘆場，爲了咱的全在前山，說要問你。」

「咱的還用問？」王加扶痛快地說，沒有降低他的興奮：「邊種三天五天有甚？」

他們正說着，隔牆王加貴家的狗咬起來了，過了一會，一個頭上籠着羊肚子手巾的年輕人進了大門。他在大門口放下一張鐵鈞，走向他們的飯場中來，喜眉笑眼地在人縫中間蹲下去。雙老遠睜起眼睛，探頭問：「誰？」

這人便是存起兒，衆人看見他都眼明，齊聲讓他吃飯。

「稀湯湯！」農會的婆姨也湊嘴，把杓把推過去，說：「不嫌的話吃上一碗，模範！」

「我家里頓頓擺酒席！」模範說着反話，然後轉向王加扶，說：「回來聽說你來了一回，想必有要緊事，我吃了兩碗飯就走。怎麼？會開的怎着哩？」

王加扶因爲模範一來，更加興奮。一時竟不知從何說起。他一隻手端着碗，一隻手將筷子插在鹹菜里，發了一陣呆，然後才一邊吃飯，一邊將定期集會發給的指示約略說了一遍，最後，他掃興地放下碗筷，兩手一拍，伸展出來，說：

「這麼要緊的事，行政連會也沒來開？……」

「哼，靠他自然全涼了！」存超冷漠地說，「你吃飯吧，吃完順到學校里商量。」

「就這碗了，」王加扶重新端起飯碗，開始一滿口一滿口地吃起來。

在他吃飯的時候，存起見說：他丈母家的那個區里，也正吵嚷着這件事。有的說是頂好的辦法，有的說：不一定。自然少不了一聽就吹噓的人。他看，他們這一區就算動手遲了。

「怎麼？你慢慢吃嘛！」

「飽了！」王加扶碗筷一放，用手揩了一把嘴巴，兜里還咀嚼着東西，便提起煙鍋說：「走吧！」

「回來又是半夜！」婆姨朝他的背影煩惱地說：「三拴這幾天瀉肚，你是一點也不忌諱？」

「……」好像沒有聽見，走了。

（註）陝北口語，窩即：眼也不長了，還能做甚麼呢？

三

在本縣中學里還沒有畢業，趙德銘便被調出來當了小學教員。開始是在城關小學里，下學期便調到鄉下，到王家溝，這已經是第三學期了。這種違反他個人志願的分配，曾經激起他尖銳的不滿。開始的一個時期情緒簡直低落的可怕，好像魂靈已經從他身上跑了一樣，他總是直不起頭來，對甚麼都沒有興趣了。在學校里時，他和許多同學賭神發咒不當「娃娃頭兒」，相約要爭取到延安去學習；誰知還差一學期，他們那一班便提前結束了，原因是全邊區展開了一個緊張的農村建設運動，需要幹部，不說他沒有去延安的可能，便是原來在那里學習的大知識分子，也都被號召下了鄉。在他個人方面，家庭有問題，他母親和婆姨千方百計阻撓他的願望現實——母親甚至主張他打起赤腳，種他父親死後撤下的二十多垧山地，也省得雇人化錢，因為在減租增資的聲浪中，長工夥子總是嫌掙得少；何況她看見學生和當先生的也都要勞動生產，覺得念書人也不像

早年一樣體面了，很沒意思。對母親的這種觀點，趙德銘只是苦笑之，你給也解釋不清，只在心里自寫着主意。他同教育科長要求了多少回，才同意他暫留在城隍廟小房裏；於是他認真有「線希望」。這學校有大幾百學生，教員十幾位，都分着任課，他還有時間死啃一些硬梆梆的理論書籍，桌旁的牆上貼着列寧的名言：「學習，學習，再學習！」做着到延安去的準備，等待着適當的時機。不料第二學期教育科突然宣佈他得下鄉，給了他一個很大的打擊，他幾乎是一路嘆着氣去開學的，開了學當然更不安心工作，在教學的業務方面可以說既無心得，又沒困難，生活則異常乏味——學生娃一來，吵雜的唸書聲會把你聒得變成聾子，放了學却又孤單的可怕，因此上他一有藉口便進城，一進城便在朋友的床上擠一夜，第二天才遊魂一樣回來。突然，在學期終了，全縣的小學教員統統被集中到縣里去了——要整風！這一回他一看毀了，知道去了沒有好事，但卻沒有理由不去；於是他像一個病人進手術室一樣，戰戰兢兢地進了城。兩個月以後他從教員整風班出來，如夢初醒，如病痊愈，澈底放棄了住延大的念頭，像丟掉了一個大包袱一樣，又輕鬆又愉快地來到這個新被分配的地點——王家溝了。

一到王家溝，他便變成一個忙人，再不無聊，也沒功夫進城了，邊區政府號召「學校與生產教育兩大運動結合」以後，簡直等於宣佈他是這村里的村文書，學校也隨着變成了全村的諸事

廟，經常有人出入，儼然是王家溝的中心了。村里的樣樣工作他都要插手，而社會教育則需要他一手去做；做了不算，他還得按期向區公署的教育助理員交出工作日記，以便考核他的工作情形。說句老實話，從整風班出來以後，他已經是時時刻刻警惕着自己：「文教英雄」或者「模範教員」的光榮稱號雖爭取不到，也千萬不能重蹈覆轍，在檢討工作的會議上紅着臉，被當做壞的例子供大家研究了……

從鄉政府帶回來組織種穀的任務，趙德銘心里又不能平靜了。想起春耕開始時他初到王家溝的情況，和現在一比較，他由不得連連搖着頭，惋惜地睡着嘴。那時候在到處都是「組織起來」的大浪潮中，他們使全村百分九十五以上的人家，都參加了變工隊，吃了「齊心豬」，通過了變工公約，他把它在村里的泥牆上寫的到處都是；並且爲了各家上地行動一致，由他提議，經過了一番激烈的爭論，終於還是決議把行將坍塌的鐘官廟那個鐘移架到村當中，建立起打鐘制度來了。當時，誰要是找不到變工的對象，誰便領帶着狐臭找不到婚嫁的對象一樣不光彩。可惜沒有幾天，行政竟首先退了堂，村里有些人紛紛議論起來，跟着接二連三垮台的便很有幾組；他們今天變工，明天又不變，成了自流現象，但到仍然應着名。而有兩組吵嚷過一回，甚至索性宣佈拆散了。他曾經幾次向農會提議，要採取積極的手段，使他們恢復起來；而王加扶却要堅持着用

好話宣傳，結果他說得口乾舌焦，還是白磨了唇舌，現在是只有村幹部和積極分子參加領導的幾組，還像個變工隊的樣子。想起毛主席「組織起來，堅持下去」的話，趙德銘便深爲這種虎頭蛇尾的現象感到羞恥。這一回，他是下了決心了，不管王加扶如何拘謹放不開手，他都要澈底整頓一番；否則再弄不好，不能像指示信說的一樣完成任務，學校的忙假便無法放起，他自己也不好交代工作了。他回來放了學，給村幹部稍了話，自己做得吃了飯，又洗了傢匙，現在是只等着他們來開會，他要提出他的意見……

這一夜旁的工作沒有：讀報會才開過幾天，識字班也沒有輪到教字的，所以到點燈以後，寤里還是他一個人。在等待他們的時候，他把當天從鄉政府帶回來的兩張「邊區群眾報」又從抽屜里抽了出來。這報上第三次登載了他的一篇稿子，寫的是關於王家溝建立打鐘報時制度的經過。他寫得本來很是詳盡；縣官剛怎麼快毋毀了，巫神王存貴怎麼已經轉變了，跳神的三山刀怎麼改成種地的鐵頭，變工隊怎麼感到起身上地和家里做飯時間不一致的不便，他怎麼提出意見，頑固老漢們怎麼反對，衆人却怎麼擁護，以至打鐘以後大家的種種良好反映，他都一根一板寫到了。但登載出來的時候，却被刪掉了一大半，把一篇通訊幾乎變成一條簡單的消息。雖然如此，能登出來，便是見它是有相當價值的。他開會以後的興奮和整頓變工隊的決心之堅定，恐怕與這篇稿

子的發表也不無關係。在鄉政府開會的當兒，他已經把登載着他的稿子的那張報紙看了好幾遍，希望能引起旁人的注意，因為看樣子，張助理員也好，鄉長和文書也好，其他幾個教員也好，都還沒有發現這件事情；他們把報紙摺起來，裝在口袋裏只顧說話或聽旁人說話，直到散會。他想，他們回去以後總會看見的；現在，他又一字一句讀了一遍，心下計劃着要是這回種穀的工作做好了，他還投一篇去！

正想着，院里響起兩個受苦人的腳步聲，一個說：「寨里靜悄悄的，」另一個說：「他們還沒來哩。」他一聽口音，便知道是維寶和福子兩個人了。學校是一進三開的三孔石寨，靠西是學生娃的自習室，中間做教室，趙德銘住在東邊的寨里。那兩人由漆黑的中寨拐進耳門，便喜眉笑眼地站在脚地了。福子是一個三十多歲茁壯漢子，站在脚地像牛一樣呼吸着；維寶年輕得多，一身農民穿戴，赤脚片子打着綁腿，破袂襖的腰裏結着皮帶，又留着文明頭。

「靜悄悄的，」維寶東看西看說：「你不駭怕？」

「怕甚麼？」福子直撞地說：「他不信神不信鬼，怕甚麼？」

「我看就是太孤了，」維寶點頭縮腦說，隨即擠眉弄眼問：「你不把婆姨接過來，怕王家溝沒你小兩口住的窩嗎？……」

兩人一遞一句說笑着，在麻油盞上吃着煙，把鞋脫在腳地，好像回了家一樣隨便，帶着泥土的赤脚上了炕。福子肥大的赤腳片蹬在炕沿上，維寶則親熱地蹲在教員的炕桌跟前，一般受苦人身上揮發的汗水臭，直向趙德銘鼻里撲去，從維寶嘴里噴出來的濃重的旱煙，一堆一堆滾向趙德銘臉上去，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臉眯閉，微笑地揮着手搗煙。福子看見大不滿意……

「看你！」他說：「那是噴的先生啊！」

「甚麼先生後生？」排長反問着，手一揮，好像讓福子出去的樣子，宣佈道：「新社會全是同志！叫那些地主任紳才是先生，咱自己里邊叫先生，那就是說請人哩，你曉得嗎？我也是到分區住了回訓練才曉得。不是嗎？」他轉過來笑迷迷地問着教員。

趙德銘點頭認可地微笑着。這維寶是趙家溝激進派的代表人物，自從綏德訓練回來以後，更是比以前變出，話也比以前多。他當白衛軍排長，上山種地也結着皮帶，繫着綁腿，搗着他那一桿裝的火藥和石子的土槍。在他的領導之下，白衛軍的主家溝基幹班（全是二十上下的年輕人）都跟他學。這倒是無可非議的事，因為在這一帶邊境地區，從「白地」里混進來特務和政治土匪是常有可能的；但他像脫離生產的幹部和學生一樣留起頭來，却是毫無理由，毫無益處。他爸老是嘖咕他，嫌棄人笑話，要他剃掉，他好像沒有聽見一樣，不理那回事。嘖咕得他厭煩起來的時

候，他返過來說：「你那個舊腦筋就寧要好好改造！」「怎麼改造？」他爸冒火了：「你看怎麼改造法？呵？」於是這話便傳為王家溝的笑柄了。其實這話並無惡意，也沒毛病，只是對象特別，所以對維寶在工作中的威信很有影響。福子不滿意的正是他這種一冒一冒的勁頭，和許多他認為是「不自量」的地方，但他却看見教員對維寶倒是並無惡感……

「怎麼着？」福子吃着煙，提起正事問教員：「種穀的事討論得怎麼着哩？」

「太好了，」趙德銘說，把報紙重新填進抽屜里，「縣上來了指示，全村都要集體互助，幾天就往完安種，到時候學校也放假了……」

「你看！」維寶等不得說完，興奮地攛住，矜誇地向福子伸出一隻手，要甚麼東西似的說：

「你看！我說你不要發愁，咱政府有的是辦法，到時候自會定出主意來。你看怎麼着？……」

「你能，你能！」福子更加不滿地瞟了他一眼，道：「毛主席和你這一個心眼，是不是？」

「可不是哩！」排長認真地說：「他和老百姓就是一個心眼！我在綏德聽說，毛主席常和老百姓拉話，問新社會甚麼最困難。他問一個說是棉花，又問一個，還是棉花……隨後就發生了植棉運動！」

他說得津津有味，雖然把「發動」說成了「發生」。福子眼裏閃着狡黠的微笑看着他。

「問你來沒？啊？」對方更加露骨地諷譏。

「沒碰上嘛，碰上了不能問？」維寶見他不懷一點好意，着實火起來了。他用手里的煙鍋嘴子指着他的額頭，針鋒相對地問：「我腦上沒貼反動派的條子吧？貼着嗎？」說着，不管吃盡沒有，便把煙灰從石條炕欄上剋到地腳下去，然後重新裝起一鍋煙，加添說：「人家叫你殘福子，你舌頭和錐子一樣嘛……」

福子臉紅地轉身看了看腳地，和解地笑道：「你不要剋到我鞋里了，燒開個窟窿，我回去還沒法給婆姨交代哩……」

他們逗得趙德銘笑得死去活來。他抽出褲袋里的手帕擦了眼淚，指着腳地上灶火角落裏的火柱說：「你兩個爲甚不打架哩？只要一下，就解決問題了。」

兩個人都慚愧地笑了。趙德銘不禁想起不久以前村裏發生的一件事情——兩個好抬槓的人在組裏變工，他們常常一邊受苦，一邊抬槓，終於在穀翻地的一天抬起火了，竟停止了工作站着抬，抬到面紅耳赤的時候，其中的一個竟然卸了他的驢，掙起糞子牛上午便回了家。王加扶費了多少工夫，高低說不轉他們，這個小組終於拆散了。

「你倆個能在一組變工嗎？」趙德銘想着，笑問：「不要看你們是村幹部！」

福子一聽，知道他的意思，便笑道：「不會，不會！你說得我們沒一點「觀念」了。」

「我倆個就是真惱得不搭話了，村里人還會說是假裝哩！」維寶也接上說。

的確，他們中間時常爭吵，却沒有失過和氣。趙德銘初來時奇怪他們既非一個家里的人，又不是親戚，在族內也遠的很了，爲甚麼會這樣肚量大呢？隨後，他才漸漸明白，一種比任何人類關係更崇高和更親密的關係緊緊地連繫着他們。雖然如此，王加扶說過他們多少遍，一再要他們不可動不動便使用「態度」；但他們秉性難移，始終沒有完全改正了他們的缺點，好像他們身上的虱子始終捉不盡一樣，早晨換上一件新衣裳，到晚上脫下，他們的婆姨就捉到眼前給他們看了。

適才的這一場鬥嘴原是有來由的。兩三天以前，兩人曾拉起過種穀的事。福子認爲種穀的時候，變工隊將碰到一個嚴重的危機。共一是天時關係——天旱意見不一致，有的要乾種，有的想等雨；天一下雨，又都搶濕下種，輪流的次序又是問題。共二則是地段零散，一家的地東一塊西一塊，散佈在四山里，耕地時兩三個人一頭驢，一天才弄得一輪，但種起穀來，一個好受苦人領一個娃娃點籽，一天就是兩輪多；假若按戶按日輪流，一天的時間便大半跑了路，而王家溝按地算工的又只有勞動英雄的一隊。因此種種，福子曾經表示他很憂慮，並且在他自己的那個變工組

裏，這種憂慮已經相當普遍了。維實則相反，他只有一個理由，便是相信毛主席既然「發生」了「組織起來」的運動，到時總有辦法出來的。他說以前他和福子一樣，懷疑公家有些說有礙是行不通；自從住了一期訓練，在綏德逛了一回，他放心了，黨和政府里有的是能人，不要看他動手洗得頂乾淨，老百姓的事他們竟全通。所以他的結論是只要上級有指示，他們只有勇往直前，他認為不僅用不着福子操心，便是王加扶也可以睡他的穩覺。因此教員一說是縣上的指示，他的推測應驗了，但他的神氣却使福子看不過眼。

現在，他們和解了。

「你們開會都討論出些甚麼「具體」？」福子與致勃勃地問教員。

趙德銘用一根火柴把他們吃煙時掉進燈盞里的旱煙剔出去，開始約畧地報告了一下開會的情形。當他提到白家溝的村幹部向他們提戰戰兢兢，王加扶太不乾脆的時候，兩人一致都不以為然，尚聲慨嘆着，惋惜他們沒有到會，竟讓他給王家溝丟了人。

「白家溝的有甚麼哩？」福子輕蔑地說，略舉起他們的短處來：「大變工隊沒幾組，一個山線上種地，誰看不見？他們大半都是兩支響子耕地！村幹部的領導哩？行政比咱的強，農會就差了。我看他們也是耷睡在墳堆上了鍋，不知道自家的脚手高低！……」

「毬！」維寶更粗魯地說：「賽不過白家溝，拔一根毬毛把我勒死！」

趙德銘又聳起肩膀笑了，他認為他們全不正確，都失掉了挑戰競賽的意義。維寶和福子發展到另一個極端，甚而至於變成互相嫉妬，互相挑別的事情了。他在從鄉政府回來的路上，便同王加扶說過，要是讓這兩個左傢伙也去開會，情形便兩樣了。他們會目光炯炯地滿會場找尋挑戰的對象，毫不顧忌自己村里的困難。他們有一股撞勁兒，這股撞勁兒正是王加扶所沒有的，他已經四十多歲了，舊社會長期的苦難把他磨練得像老牛一樣，沒一點性氣，總是皺着眉頭子想，想……。趙德銘到王家溝不久，便覺得倘若讓他們，特別是維寶和王加扶兩人調和一下，那工作起來便不知會更願當多少。

「你們看的也太簡單了，」他說，含蓄地笑一笑：「白家溝比咱們是有些好條件。」

「甚麼好條件？你說，」維寶還不服氣。

「甚麼好條件？」教員反問着，然後說：「人家村里的地主白三先生是個開明地主，擁護政

府，和積極分子一塊搞工作，你們的四福堂呢？」

「唔，」福子噙着煙鍋點頭贊同道：「這是個條件。」

「王相仙就不提了，頂王家溝沒那戶人家，」維寶冷心地說，接着問：「還有哩？」

「四福堂那腿子王國雄，」趙德銘繼續說：「你叫他老雄（精液的意思，與雄同音）可沒叫錯，他一天沒甚事務，和老鼠一樣。總想在沒人注意的時候破壞一下。我看他比王相仙惡毒！……」

「不對！」這一點福子不同意，他把煙鍋從嘴巴裏抽出，搖着一隻手，好像提起來還嫌臭一樣拐過去臉，嚙着牙說：「那兩個較不出好壞，一樣！老雄是裏外全壞，王相仙是顆驢糞蛋，裡面壞，外面光！我看都是頭頂上害瘡，腳跟上流膿，沒治！那是王家溝的兩堆惡驢啊！往後革命成了功，王家溝再修家譜，我總要提意見不要他兩家。人家不姓王，姓蔣啊！」

「看你說的，」維寶倒轉來批評他：「你那個嘴巴就是殘！毛主席說要統一戰線，他們還沒當漢奸！……」

「離日本人遠嘛，不想當？」

「咱說種穀，」排長睽了他一眼，又轉向教員，問：「還有哩？」

趙德銘看着他兩個的對談，覺得他們怪有意思，似乎連他說的是甚麼都忘了。經維寶一問，他又繼續說：

「還有，你們村裏頑固腦筋還少嗎？那善人王存恩老漢，聽說到而今還是忌口修行，等着真

龍天子出世，解決日本侵略和國共兩黨的問題。你們笑甚麼？有人信他的話呀！還有咱那位行政，上面說要收糧收草，軍隊要騷差，他：「哎！快！」馬上辦了，寅時要，卯時到，你說要變工哦，識字啦，他……」

趙德銘把嘴噘起來，學着王克儉的樣兒，用手揪着他沒有鬍子的下巴，逗得他們嗤嗤地笑了。

「還有哩？」維寶笑罷又問。

「你還嫌少嗎？」趙德銘奇怪地瞪起眼來。

「不多！」維寶鄭重其事地說：「我問王家溝的工作他們這幫人說了算哩？還是我們這一幫人說了算哩？跟他們走的人有多少？跟我們走的人有多少？你們不這麼盤算嗎？……」

他說着，好像等待回答一樣輪番轉向教員和福子。福子突然用欽佩的眼光看他了。不錯，他心想：一回訓練沒白住，肚裏的確有點「理論」了。今年秋後，他看縣農會有訓練班，他也去住一回。想着，噙着煙鍋連連地點着頭。

維寶轉向教員的時候，趙德銘笑了。

「這話你等一會王加扶來說就好了，」他笑道：「他是頭目，縣上承認的勞動英雄，村里的

農會主任，又急得變工隊長。來了，他來了……」

大門里進來了王加扶和存起兒，兩人拉談着走過寬敞的院子，農會笨重的鞋在地上擦出勻稱的響聲來。他們帶着一股春夜的寒氣和冷風進來了，燈在炕邊的矮桌上跳了幾跳。

「你們來的早啊，」模範笑道，一隻手將頭上籠的手巾揪了揪。

「那一回都是我兩個先到吧？」福子和維寶同聲說。

「好的，」王加扶打趣地誇獎着，脫了鞋上着炕，說「就短行政……」

福子說：「那是孔明，看你三請怎麼着。」

「我請去，」維寶奮勇站起來，把煙鍋往他腰里的皮帶里一插，說：「用不着第二回！」說着下了炕，穿上鞋便走。他拉開耳門的門板時，農會却又叫他。

「哎……」王加扶叮囑道：「你不要動態度，那還是個愛面子人……」

四

約莫過了沒吃兩三鍋煙的功夫，排長便把行政「請」來了。維寶一進門，睜着眼睛直笑，彷彿他在路上拾了個甚麼好東西一樣；隨後進來的王克儉却沉長了臉，蹙着嘴，跟教員適才學的那樣子也差不多，只是餘怒似乎還未息。王加扶一看，噁了，給維寶白叮噥了；兩人這種相反態度，顯示維寶沒有照他的話做。看着看着，王加扶白了維寶一眼，不滿地把頭拐過去了。

「怎麼？」維寶抱屈說：「這又怪我了？」

於是，他站在脚地演說一樣，把事情報告了一遍。他說他去的時候，行政家里正在「矛盾」；老漢和老婆鬥嘴，楞子脫下一隻鞋，捏在手里高興起來，向媳婦一次又一次撲着；老婆一邊要堵截兒子行兇，一邊還忙着向老漢回嘴。在這種混亂不和陸的場合中，二楞嚇得直哭，似乎那隻生硬的鞋底會落在他身上一樣。排長說要不是他去叫走了行政，他們正不知怎麼下場哩。

「那你倒是做了好事哩，」衆人笑道。

「好事？」維寶上了炕說：「不好的事在後頭。」

「甚麼？」衆人立刻關切地看着他，聽他仔細根由地敘述起來。

原來，行政聽二楞說要他開會時拿去農戶計劃的存底，他吃過夜飯便點了燈在他保管公文字據的堅櫃抽屜里尋找；他三翻四覆，搜遍了兩個抽屜，怎麼也找不見。他着急了，聲色俱厲地質問老婆；老婆自然覺得好笑，因為堅櫃的鑰匙自來便是拴在行政的褲帶上，他的褲子沒有掉了的話，鑰匙便不會落在別人手里了，何況他當了這些年行政，老婆又不是不知道那是一村極機要的所在，不光字據，還有公款。隨着時間的延長，行政越急着要來開會，越是動怒，他發了總動員令，要全家動手在各處尋找。不過一鍋煙時，老婆從平櫃的角落里一堆男女鞋襪中間，拖出來一本麻紙四裁的本子，上面排滿了油印的和毛筆填寫的小字，便帶笑的問道是否他所說的甚麼「農戶計劃」抑或是「血戶計劃」。行政接住一看，「是嘛！怎麼跑到那里了？」拿到燈上一瞧，它已經遠非舊觀了，前邊和後邊都掉了不少頁，拿在手裏顯得薄得多了。他暴怒欲炸地追問老婆原因，她開始吞吞吐吐起來，說她在平櫃里發現它的時候，皮子已經揉得不像話了；她以爲他不要了，嫌它在抽屜里佔地方，才把它扔到平櫃里去的。一天，媳婦剪鞋樣子要紙，她便拖出給了她。

媳婦見紙不少，便很剪了幾張，恨不得一回把它用完。老實說，倘若不是這回要用提醒了，她爲了不使媳婦得了獨分，不久也會把它全部公允地分做幾份，留待她出嫁了的幾個女兒來了，送給她們的。

維寶一說，全喪氣了，都痛惜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發了痴。教員自然更心疼，因爲這是他辛辛苦苦填起來的；他氣沖沖地伸手向行政要過來，急忙前後翻看着。衆人立刻圍上去，雖然都不識幾個字，却死命探頭看着，惋惜地嚥着嘴。

「少了幾張？」王加扶用煙鍋嘴子指着本子問，希望缺得少一點。

「幾張？」趙德銘憤慨地說：「怕十幾張哩！」說着，又匆忙翻一翻，突然敗興地吟咕道：「毀了，毀了！」

「怎麼？」衆人連忙伸出下巴問。

「總表也犧牲了，」趙德銘粗魯地說：「討論個×！不曉得全村穀地的總數……」

「唉！」衆人長嘆一聲，各歸了原位。這一聲嘆息對行政來說，無異是一種無言的責難。

「狗畜的！」王克儉又叫罵起來了，把責難推向他家里的人，咬牙切齒說：「破敗星下凡，全下到我家裏來了！」於是，他開始略述她們過去的罪過，這一回丟失了條據，那一遭找不着單

子，結論是：他家里的老婆媳婦也是不適於他繼續擔任行政的條件之一。

「噫！」殘福子冷笑了一聲，說：「也不知你們誰不對！」

「打架就是爲這問題嘛！」維寶開始了他的補充報告。

打架的導火線的確是爲了責任問題的追究：王克儉說「農戶計劃」不長腿，那能自己跑到平櫃里去呢？老婆拿從前失落過一回條子的經驗教訓，來說明她再也沒有動過任何寫着字的東西，並且表示懷疑是否他看過忘了收起來，媳婦打掃家的時候壞到平櫃里去了？媳婦說甚麼好呢？一有是非，她便是這家里每個人指責的對象，況且，像這類無頭案子，照老例也只有賭咒才是最簡便的了結途徑。當她一提到插香來明心的時候，老漢吹鬍子瞪眼了，楊子便脫鞋動手：維寶說：

「老漢和我走到路上，還咕嚕着：一個家里的人，咒死誰好啊！狗爺的！」

「噫！」殘福子又冷笑了一聲，說：「我看……」

「不提了！」農會長更短嘆地說：「時光不早了，咱們早些討論吧。」

王克儉聽了這話大大的鬆了口氣，否則，福子嘴里又不知會打發出几句甚麼難堪的話來。他用感激的眼光看了看農會，隨手裝起一鍋煙，伸到燈上吃着，然後上了炕，坐在燈背後的炕沿上，擺出一副準備開會的樣子。

本來王加扶在排長叫他去以後，爲了行政沒去開會的事，便勸告大家莫要過份刺激他，希望他能參加這一回的種穀變工，因爲鹽的特殊藉口是已經不存在了。誰知又出了這「農戶計劃」的意外變故。現在，教員已經查清了，前後共缺了十三張，其中有一張是總統計表。雖然如此，這倒並不妨礙他們討論組織種穀的方法，再召集村民會的時間問題；至於農戶計劃，王加扶的意見是請教員按照各戶家里所貼的那張補抄起來。……

「怎麼着？你說？……」他問趙德銘，討好地笑笑，盯住他。

「……」趙德銘好歹沒張聲，肘子支在炕桌上，手托着臉歪起頭來皺着眉沉思。

「抄吧，」模範鼓動說：「反正出在你手里，我們都拿不起筆。要是拿鐵頭能抄的話，我來！……」

「狗×的！」行政看見教員不高興的樣子，又罵起他家里的人來了，似乎除了這樣，他再找不出話來應付這個尷尬的場面了。

「不要光嘴噤！」福子忍不住想開他一點玩笑，說：「你老婆擰的好雞麵，楞子媳婦好麵扯得又長又細，開學的時候你請過一回先生，而今再請他一回，就說道回是慰勞……」

「對——」維寶立刻響應，在炕上站起來；說：「你老婆是個仔細人，她看見要給人家吃好

麵，以後再沒這號問題了。」

這惹得全哈哈大笑起來，炕桌上的燈火都跳了幾跳。趙德銘突然又笑得咳嗽着，往脚地睡着，還透過笑出來的眼淚，矚着行政的臉色。他坐在燈背後，彷彿被愚弄的娃娃一樣，嘴角抽搐着，很不自然地笑着。

「三頓兩頓」他紅着臉說：「行啊……」

「我還沒那麼嘴饞，」教員重新坐正了說：「只要你往後積極些，比我吃了還強！」

「對！對！」王加扶立刻贊成道，對眾人誇獎着教員，說：「你們只會譁說，看人家有文化的人說的話！」隨即又轉向行政鼓勵道：「你看趙同志對咱王家溝的工作還這麼熱心，咱村幹部更應該下勁兒吧？……」

行政唯唯諾諾地點頭，他們便正式開會了。

會議的程序是農會和教員在回來的路上計劃好了的：先報告上邊的指示和佈置，接着檢討一下王家溝種穀的農戶和目前變工的情形，再討論組織的方式，最後確定召集村民大會的時間。王加扶一發表這個計劃，眾人全贊成了，只是報告上邊的指示和佈置，農會和教員又互相推讓了一陣。趙德銘因農會對行政一再姑息遷就，已經很是不滿，現在他更近乎厭棄地說：

「你不練習，一輩子不出嫁是個老閨女！」

「說話方面，我就是不行嘛，」王加扶不自然地搔着頸項，承認道：「行又不用前回在縣上丟人了！……」

他一提這事，衆人都忍不住笑了。一個月前，他代表王家溝去參加全縣的變工隊代表大會。會議的主席團根據區上的報告材料，評定他領導的按地算工的變工組是全縣的模範之一，要他向大會作「典型報告」。日程上排好了他的時間，區委宣傳科長開會和他坐在一起，吃飯睡覺也跟着他，日以繼夜地給他教了多少回，甚至要他對他試講也不止一過，目的無非是希望他能給本區的工作爭光。但他到時候一上台，臉通紅，腿還發抖，好像喝醉了一樣，站也站不穩。文剛改修的禮堂里坐滿了一排一排帶紅花的人，來賓席上坐着的是縣城里衣冠楚楚的「資產階級」(註)，眼睛全盯着他。他說不到幾句，宣傳科長所教的次序便搞亂了，站着想，覺得更不自如，只好零亂地說了一頓便跑下來了，主席不得不請宣傳科長上去補充。

「你就是上台領獎品可以，」福子打趣他說。

「噢，」王加扶嘆了口氣，羞紅了臉，說：「咱一輩子給財主受苦，舊社會真和毛驢一樣，用着的是咱的苦力，誰曉得新社會又用得着咱的嘴了哩？」他說着，轉向教員催促道：「你快報

告吧！……』

趙德銘咳嗽了一聲，清了清嗓門，開始報告了。衆人都端着煙鍋準備聽。他說得有層有次，一三三四，毫無遺漏，把衆人的注意力全集中到他這邊了。當他講完的時候，各人的煙鍋全滅了，都伸出胳膊在炕圍上盪着煙灰。

『克儉哥？』王加扶剋過煙灰。又插進煙袋裏裝着，對行政道：『有甚麼好的意見，勸說啊！』

『我？』行政笑着說：『你們農會哩，排長哩，模範哩……』他一個一個點着（只是沒提福子，他和他有成見，弄福子上面的『殘』字就是他給加的）然後說：『衆人商酌，我五十多的個老漢有甚麼好的意見？』衆人是聖人」嘛……』他的老一套又來了，引用着不知出處的名言附和着，又是不準備提甚麼意見的樣子。

於是衆人又冷心地丟開他，開始七嘴八舌地檢討村里的情況了。

王家溝共是六十二戶人家，其中有十一家，農戶計劃幾乎全是空白的表格，都不種甚麼穀子。十家是石匠和木匠，一過正月十五便搯起傢伙，領着徒弟——自己的兄弟或兒子——走了延安，邊區票陸續地從銀行里兌回，而人要回來，便得等臘月送灶君上天的時候了；他們家里如果

有一兩畝莊稼，那是山藥和南瓜。剩下的一家不開便知是團圓堂，地倒不少，佔全村土地總數的二分之一強，並不種地。老財主在世時立過莊稼，他死後沒人經理了；大財主跟社華明在外面當官，三財主也在四川念書，只有二財主王和仙在家里看門。爲了應承公事，農戶計劃訂是也訂了一下，一個月來趕集，請送女客，擔水掃院的夥計，只種十六畝地，九畝全是黑豆，準備夏天給騾馬變青的，七畝蘿蔔是要出點燈油，其餘幾百畝地由本村的二十三戶貧農夥種着。因此上王家溝這回組織種穀的對象便是一家經營地主，一家富農，四家中農和四十五家貧農了。衆人從前村到後村挨門逐戶合計了一下，到耕高粱爲止還在成小組變工的統共三十二家，其餘三個人門個人便算一組的也有一些；而已經宣告拆散的，父子兄弟分了家在一塊種地也算變工的，以及像王加扶所說「嘴上變工，手上不變工，今兒變工，明兒不變」的，竟有十九家之多。……

「病就在這十九家身上，」王加扶說，從膝蓋眼前的炕上拿起煙鍋，看着衆人。衆人還在歪着頭想着，看看有沒有遺漏了的人家。

「沒了，」模範說：「全算上了。討論吧。」

「趙主席先發表，」排長提議；他常戲稱教員是王家溝的主席，因爲沒有比他再行的了。

趙德銘抿嘴一笑，把煙筆放在桌子上：似乎意見已經很成熟了。

「我看問題不光是這十九家，」他說，看了看王加扶：「除過你們幾個村幹部領導的大變工組，都有問題。」

「都有問題？」王加扶奇怪地問，注精會神皺起眉頭看着他。

「都有問題！」教員肯定說，伸出一隻手放在炕桌上，一個又一個地屈起指頭來：「第一，福子說過，大組種的快，要是不全按地算工，時間全浪費在跑路上了，這架山上下來，那架山上上去，還不如不變工；第二，全按地算工吧？那十九家連按日算工都不高興變，還給你按地算工嗎？第三，就讓他們按日算工吧？有人種的少，自己的種完，工也還了，不幹了，種多的自家種去，學校放假沒一定的日期，將來一總結看吧！」

「這是個「具體」！」維寶立刻同意，徵求地看着眾人。

「照你說，這該怎辦哩？」王加扶問，疑惑地歪起頭來。

「我說得來個特別辦法，」趙德銘開始提他想好的意見了：「我看要弄得好，只有打爛重新組織，連你們幾個人領導的大組也一樣。既然，這回種穀不管大組的，小組的，拆散的，全要參加，我的意見是統統按穀地多少和湊隣，五六家一組，五六家一組組織起來，全用你們按地算工的辦法。這麼一來，又整齊又勻稱，一定能够一齊開始，一齊種完。你們幾個組的人分散開，把

落後的都帶上走了。你們知道郭家灣模範村怎麼模範的？就是這個辦法！」

「對！好辦法！」維賢一聽，連聲叫道；「就跟我們自衛軍編班一樣！」說着興奮得一會轉向他左邊的福子，一會又轉向右邊的存起兒。他兩個失神地微笑着，沒有主見地看着農會。

王加扶默想了一會，搖了搖頭。

「辦法是挺好，」他說：「就怕做不到。……」

「怎麼做不到？」教員冷笑地問，腦里便浮起對方的保守不開展，失望地加添道：「不做就做不到！」

一看趙德銘的態度突然冷卻，王加扶一時不知怎麼說是好。他心想：王家溝跟軍隊，機關和學校怎麼能比呢？人家是隋子一吹，站起隊便可以分組，因為全給大家生產；而王家溝呢？各人爲各人，他說服一個不願變工的人參加變工隊之難，「好話得說幾毛口袋」，眼前的行政便是個例子。至於郭家灣的辦法，他也知道是好；但人家是在春耕以前便弄好了，而現在，大家都忙耕高粱，一耕完了，說不定有兩便要種穀，那有那麼充裕的時間去重新組織呢？依他估計，結果還是打爛湮不新；何況上邊的指示也只說是就原有的變工基礎組織集體種穀。王加扶想着，爲了不傷教員的情面，他彎彎轉轉地把這個道理講了一遍，最後提出他的意見。

「你說的可也有個「實際」，」他和婉地笑着，說：「我看咱這麼辦不好嗎？大組照舊，小組併組，糧穀的時候勸導他們都按地算工，欠了工以後按日算工時再還。拆散了的可恢復的恢復起來，不能併組的叫他們挑現有的變工組參加，我們都歡迎。不是嗎？」

「歡迎！」福子表示着態度，「我們這組保證！」

模範連連點頭說：「這麼辦好……」

「好？」維寶截住道：「我看不老好！有人硬不參加，看咋怎麼辦？」

「硬不參加就不參加嘛，」王加扶說：「你能強迫？自願的話是毛主席說的，咱能不跟着走？」於是他舉出他親眼看見的一個例子，說：年前的冬天，有個甚麼區里選來個勞動英雄，到縣里開會，他自己盤算着要得第一，誰知一報告，倒轉受了批評：他組織的不少，方式可不好！」

「毛主席提倡的變工，」那個勞動英雄說：「一定是有利益的，誰不參加誰就是頑固！反動派！」

「人家說的對嗎？」維寶直起脖子說，把煙鍋插到皮帶里，伸出兩手，右手開始按倒左手的指頭，說：「你拿咱王家滿不參加變工的看，不是嗎？王國雄老雄，不參加，咱的善人存恩老漢，不參加……」

他準備按倒第三個指頭的時候，福子揪了揪他，用下巴給他指了指行政，然後抵嘴笑了。

原來王克儉坐在燈影後邊，不知從甚麼時候起已經解開腰帶，敞着懷捉虱子了。他捉了多少沒有人注意，只見兩個老姆指甲已是血跡斑斑了。福子指他的時候，他正又拖出一個來，舉在燈跟前睜縫起眼睛，準備處決，惹得衆人心灰地笑了。

「你們看嘛！」維寶敗興地抽出煙鍋，搖頭了搖不說了。

「克儉哥你做，甚來了？啊？」王加扶問。

「你們只管說吧，」王克儉笑道，連連地在褲子上擦着他的兩個指甲說：「我手捉虱子，耳朵又不捉虱子？」

衆人輕蔑地瞟了他一眼，便不理他了。他這麼一來，無形中給教員和排長的意見增加了力量。趙德銘自從他的提議被農會拒絕以後，再沒張聲，坐着，順勢靠起他的鋪蓋捲仰躺着，休息了。現在他又重新坐正。

「我不是說要強迫命令。」他解釋，說以別於他的附和者維寶，然後眼里閃着狡黠的微笑道：「我是說把全村都搞好比搞好你的一組還強，你硬捨不得解是散你那一組。我看解散了這麼來，你的勞動英雄跑不了，怕還會更光榮。人家說：咱綏德分區有劉玉厚的郝家橋，王加扶的王家

『看你把我說成甚麼小人了？啊？』王加扶帶着一種不被了解的痛苦，背轉了身。

趙德銘沒有回答他，繼續進一步地指謫說：『你對指示信說的基礎也不了解，甚麼基礎？那是說工作基礎，不是說一組兩組的基礎啊！』

王加扶無話可說了。顯然解釋是徒然的，只好說：『衆人看吧。』

『你不要給我們驢屁股後面的人講字，』福子總是出得口的，第一個發言：『我們從小沒給孔夫子磕過頭，而今公家消滅文盲，我怕我們死了才消滅了。雖說不識字，三個多兩個少懂得，你說的那個辦法，我們幾個的能耐辦不到，那就全看你領導哩！你說行，咱就行！……』

『好了，好了！』趙德銘截住他，失望的說：『照你們的意見辦吧，辦成怎樣算怎樣，我的忙假不會多放它幾天？』

會開到這里，空氣變得很不融洽，很不愉快，似乎話已經都說到盡頭了，沒有甚麼轉還的餘地了。

『不要鬥嘴，』行政這才調解似地說話了：『斜了不對，咱順來，偏了不對，咱正來。三條路咱走當中……』

『這幾個人不用你行政操心，打不起來！』模範看見他似乎很滿意這個場面，打斷他的話

說：「我提個意見：不要讓趙同志爲難，咱準備在村民會上通過個決議，忙假以外誰家的學生娃也不請假，至於變工組咱盡量組織，剩下三家兩家硬不參加，只要人們在忙假以裡種完，不擱他學校的規矩，咱不強迫。怎麼樣？……」

這一下好了，王加扶，趙德銘和福子全贊成。開王克儉的時候，他說：「我早說過了，衆人是聖人……」只有排長不痛快，可也不再反對了。

「後門開了，」等宣佈決定以後，他警告說：「有人一定朝後門出！」

福子用下巴指了指行政，用眼睛問維寶，維寶又點頭又眨眼。

會議確定第二天黑夜召集村民大會以後，便宣佈散會了。教員和農會都叮囑行政明天一早便要告訴各參議員，以便把通知即早傳到。

「這個快不了事，」王克儉承應着，一邊結着腰帶，一邊穿着鞋，準備走了。

學校的一燈盞油熬乾了，燈捻像油炸麵條一樣燃燒着自己。他們都彷彿傳染似的打着呵欠，首起的站起，下炕的下炕，穿鞋的穿鞋。福子下炕穿鞋的時候，他只找到一隻，連忙向外叫道：

「啊呀！我的一隻鞋先走了！」

「啊，錯了，錯了……」行政在院子裏說，立刻返回來調換。

「你忙穩哩？」福子粗魯地打趣道：「鬍子巴槓，天一黑就這麼想老婆？」

「放屁！」行政換了鞋，要走時陰險地罵道。

「克儉哥，」王加扶叫道：「這回可要像個行政啦！……」

「噢！……」中察里輕微地模稜兩可地應了一聲，走了。

五

當開始發動生產互助的時候，行政並沒有打定主意不參加變工隊；在會上討論時，也不是現在這種態度。那時他對變工的認識可以說很模糊，發展到今天的程度更是他意料不到的。

他提過一個十分簡便的方法，既不需點燈熬油，也用不着磨唇拌舌，把全村的戶長們召集起來一宣佈便行了——居民小組便是一變工小組，參議員便是變工組長，讓教員填表造冊報告上去，往後大家隨便變好了。他沒有料到這意見一提出來，竟遭到普遍的反對，有人用鼻音連聲哼唧地冷笑他，有人翻起白眼珠子瞅他，還有用頭拐他的。工作人員好批評也批評了他一頓，說他的老甲長作風吃不開了，白白浪費紙張的事再也不能容許，他得轉變作風，和貧農積極分子一道好好工作。他掃興了，開始不再提甚麼意見。衆人還以為他是慎重，怕說不對了又受碰；誰知他竟一直保持著緘默，隨着他和變工隊的關係愈來愈加疏遠，他的態度也便愈加冷却了。

正月裏的時候他觀望着，看看能組織到怎麼個樣子再說；一入二月便要出牛，村里，路上和桃花鎮的集市上，他聽見到處在議論這事，形勢不容許他繼續觀望了。王加扶們一見面便問他：「怎麼着哩？行政，歇好對象了沒？」他一看村里家家都在揪對象組織，他是無論如何也抗拒不住這潮流了，何況自己還當着行政。因為觀望拖延了些時間，他揪對象稍微有點遲了，人性，苦力和牲口都相稱的，大多數都已經有了安插，剩下來的或多或少總在某一方面有些缺陷。一個叫做王存旺的願意和他一組，他看他的驢倒是不錯，人却差池；風言風語說他竟和自己的兒媳婦這麼那麼，他能和這種人弄在一塊嗎？王加珍也在會上說過，人挺實在，只是驢老得快連豆腐也咬不下了，他和他變工，等於白送自己的驢給旁人耕地。他猶豫着，比較着，到無法拖延的時候，終於去找了王加誠，這人已經和三家包括兩個驢四個人合成一組了。

那是二月二龍抬頭的一天，王家溝已經是普遍地開始攪糞和送糞了。行政去的時候，那組長正在大門外邊的糞場上赤裸着上身，汗流浹背地勞動。他去拉了半天閒話，然後才提出他的來意。

「唔？」王加誠似乎不相信地住了手，從褲帶上扯出手巾擦了汗水，然後愛着疑惑的眼睛瞅了他半天，才說：「好我的哥家了，你又是拿你的驢來惹我們愛？是不是？……」

「看你說的是甚麼話？」行政截住道，略舉起王存旺和王加珍的缺點來：「一個哩，你還不曉得？沒人味！那個哩？顧天地里瞧了氣，我還得相幫着往回拾哩……」

說得兩人好笑了一陣。王加誠懷疑着對方的誠意，想起行政起初提出的意見，收住了笑，鄭重聲明：

「先說響，我們這組可是想實在變，年頭到年尾啊！」

「對嘛！」行政臉略一紅，認可說：「我看你兄弟這人好成色，你們這組人都都四正，而今的那些二混子我還是合不來！」

「好吧，我們今黑夜商量一下，明兒見話！」

王加誠說着，往手掌上唾了口唾沫，兩手一擦，便重新揮動起搗糞捶來。行政也在村道上轉轉彎彎回了家。

當天晚上沒有商量好：衆人都不歡迎，說他驕雖好，人却過份細緻，唯恐他參加進來反倒攪爛了原來的小組；而毫無保留地支持他的，只有他的從兄弟王克溫一人了。第二天早晨，組長在井邊上潑水碰到農會，告訴他這個情形。王加誠要他們立刻收下他，一則因為既是他主動要求，他大約是打定主意要變工了；再則如果不收他，王克溫便不滿意，說不定會退出去和他另組成一

個應名的小組。於是，他們接受了變工隊長的忠告。

第三天便輪這組里的王加榮送糞，當打發他的小子天佑到行政家里去拉驢的時候，王克儉卻又好不樂意。他重重複複地問着往那里送，一天要送幾回，幾個人趕幾個驢，好像這不是變工，而是天佑來向他借驢，他在考慮是否給借的樣子。直問得天佑不高興了，反問他是不是還打算變工的時候，他才從圈里放出驢來，被上鞍子。天佑牽着驢走了的時候，他又一再地叮囑着走在路上要格外小心，因為解凍的關係，山路十分泥濘。上坡時，他們應該不時讓驢站一站，換一換氣；而特別重要的是歇一歇一點，因為驢懷着騾子。他囑咐着，用手繼續不捨地搔着黑燕皮大驢的高大肥胖的臀部，一直跟到坡道下邊。在路口上站着，目送着看不見的時候，他才深深地嘆了口氣返回去了。

王克儉對驢的關心，王家溝大約沒有不知道的。他趕着驢上地，集，走親戚，他給牠喂草，飲水，吊場子，常常對牠說話，伏天翻罷地回來，他還要蹲在小河上給牠洗臉。年前的冬天，他遵照區公署的指示，牽着牠到綏德去參加了分區的生產展覽會，得了一張頭等獎狀回來，一路碰到的，無不用羨慕的眼光看牠，讚嘆牠身派的高大和端正，評論牠的價格。因此牠已經不止是行政的一種生產工具，一種活動的財產，而且是一種榮耀了。六年以前的春天，在桃花鎮的驢

馬大會上，從一個牲口販子的手里接過個繩，他便從來沒有把牠交在旁人手里過。那時還是四歲口的驢條子，但他已經從牠的體態上看出了牠的出息了。他把牠喂成一匹大驢，牽到桃花鎮市集上和兒馬交配，一個又一個地下着驢子，吸引了多少人的羨妒。王相仙會要拿十垧地換牠，他看新社會地多了也並無甚麼好處，才沒有同意。至於村里其他的人家推磨，滾碾子，或者請送女客想借用一下，更是怕開口了。而現在，天佑理直氣壯地把牠牽走了。

「不是變工的話，你天佑怕連驢繩也摸不到……」王克儉一邊想着，一邊回到家里。

他人雖回到家里，心却跟着驢走了。不久，他又返轉來出現在坡道下邊的路口上。過了一會，王加榮和天佑便趕着三個驢浩浩蕩蕩過來了，他的大驢走在前頭，他們在後邊不斷地吆喝和用牛鞭驅趕，那兩個小驢總是跟不上去，以致天佑不得不跑上前來抓住牠，並且生氣地踢了牠一脚，因為看樣子牠忙的不是土地里去，而是想駛着一股囊便奔回牠的圈里。天佑那一脚好像踢在驢主家身上了，王克儉站在路口上看着看着，忍耐不住。

「天佑，」他說：「我沒給你說叫駱輕一點嗎？你看看你們的驢駱多少，我的驢駱多少？

啊？」

「好老叔，要看驢大小駱哩……」

「哼！」他憤忿地截住對方的辯解，「不管大小，變工是工換工嘛，我的膽肚又大了！你把我的話聽在膽肚里了？呵？」

這後一句話激怒了天佑，王加榮在後邊見事不好，搶上前來才要分說，天佑已經氣沖沖地將糞袋子撒了下來，把繩繩交給行政。這個突如其來的斷然措施使兩個老漢都呆住了，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說一句話，天佑便解了腰帶，堵起那袋糞，喝了一聲別的兩個題走了。

「走！」他還調轉回來給他爸打着招呼，說：「我錯，我不值錢！咱窮漢家，不餓肚子這才幾年？爲個變工，把人家的金馬駒弄壞，哼，咱就是拔鍋賣風箱，怕連人家的一根隨毛也賠不起啊！……」說着，聳了聳肩膀，使得糞袋子在脊背上搯得更合適一點，頭也不回地走了。

這便是行政第一次參加變工不愉快的結局，這結局曾有一個時期變成衆人笑談的材料，他連解釋也無法解釋，一直聽任衆人說到不新鮮的時候，才算不提了。而他的變工問題却還不能就此告一結束，因爲是行政，必須經常在各種會議上出現，當一切工作都以生產互助爲中心的時候，別人一提到變工，他便由不得臉紅不安，自己說起話來，又總是伸不展舌頭。他日謀夜算，想重新做個可以敷衍的對象，便想到了村後頭攔羊的存萬老漢。他有十來隻羊給老漢攔着，按月支付捐錢；他想將錢折工，讓楞子還工給他們，算是變工，倒也合算。

一天傍晚，一大堆人在橋頭上拉話，他看見老漢也在那里，便想起來問他一下。「存萬叔。」

「唔？」

「你來我給你說個話。」

「說甚話哩？就這兒說囉，你又不是教我偷人？」

「你來嘛，我又沒暗害過你？看你怕的……」

那個腰彎背鼓的老漢噙着煙鍋，跟他去了。他跟到拐過彎看不見那一堆人的地方，行政才告誦了他的計劃，探討着對方的口風。

「不，不，不……」存萬老漢口直心快地遮聲說，好像提防上了他的圈套一樣，一連退了幾步：「你兩個兒，我三個兒。我有人受苦，只是缺錢使換，你婆是嫌我這你的羊欄瘦了，重找拍主也可以囉……」

「看你多心，我是爲和你們變工。」

「啊啊！」老漢恍然大悟，張開缺牙齒的嘴巴笑了：「我們和人家一組變得好好囉，能半路上拆散？還是想參加我們這組？你要找組長上話囉咳——」

說着便走開了。他回到橋頭上，衆人都問行政叫他去說些甚麼，他開始是笑着，嘴裏只說「閒話，閒話」，當問的人堅持不相信是閒話的時候，他竟用他一輩子在山畔上喊羊喊畝了的嗓子當衆宣佈了。行政在那邊聽見一陣哄笑，知道老漢又把他在背後商量的話公開出去了。想起他的嘴巴子鬆，他後悔莫及，在開始朦朧起來的遠處拐過頭來，咬牙切齒地朝他啾了一眼，便直端回家去了。

此後，王克儉再也沒有打甚麼別的主意。經驗一再向他證明：任何勉強的事都不會有好的結果。他這才開始帶着一種賭氣性質的驕傲；只和楞子一塊耕地了。清明節的一場春雨之後，父子兩人忙不過來，緊忙中雇了幾天短工；這人是銀鎖，也是常年去延安做工的一個，今年因爲婆姨要養娃娃，才遲遲未去。他有一兩畝地，想種山藥和南瓜，希望王克儉給他耕過，他不賺錢。楞子一聽喜出望外，立刻提議道正是一個好小組，可以對農會說要教員登記到表裏去。王克儉却不同意，因爲銀鎖是只等婆姨從月子里一爬起來，便跑出去賺大錢去了，他寧肯硬着頭皮支持下去，也不願意鬧出更多的笑話。因此上以後無論村幹部或工作人員問起他變工的事，他只用一句話：「騾懷着驢子」頂着，因爲這也是生產；嘴裏雖說不用牲口時他再變工，真到不用牲口的時候，他又準備藉口半途不好參加，一下子推到明年。不想種穀變工的公示一來竟是這樣的緊，行

政在學校里開罷會，便好像得了甚麼病一樣不舒服起來了。

他從學校里出來，月亮已經昇到村子對山的龍王廟頂上。回到家里，一場家庭糾紛早已平息，都睡得死去一般，楞子的鼾聲從他的寢室傳出，聽起來好像有節奏地拉着掉光了羽毛的破風箱。王克儉摸到黑黝黝的草房里去，給驢添了二篩子草，然後才回到他寢室。

老婆和二楞早已睡熟了，他開門的響動驚醒了她，但她却只翻了翻身，又勻稱地呼吸着，顯然她還是氣的鼓鼓，假裝沒有醒。月亮已經照進了窗戶，初進寢室的時候還黑，但不過一會兒，便甚麼都隱約可見了。不錯，他的枕頭被子不像平常一樣，老婆沒有給他擺好，還疊放在白日疊放的地方。他從門口走到炕頭跟前，坐在他睡覺的炕邊上時，老婆又毅然決然翻了身，面向窗戶，有意背轉他。雖然這動作絕不像是自睡眠中的人，但她翻過身後便又不動了，裝得好像睡着了一樣，頭髮披散在漆了一層腦油的枕頭上，多年來漸變漸小，同她賸餘的壽數一起與日俱減的髮髻，吊在頸項里。

老漢鄙薄地瞅了她一眼，自己拉來枕被準備睡覺。他解了腰帶，却感到一點睡意也沒有，一天的疲勞都不知那里去了。打着火鑪，吃着一鍋煙，又盤算起會議上已經開始盤算的問題——這回種穀變工該怎麼辦呢？

「楊子娘的！楊子娘的！」他想和老婆拉幾句話，在會上沒有發言，他已經積壓了不少的話了。

但老婆連動也沒動，更加沉重而勻稱的呼吸着。

「楊子娘的！」他用抱歉的聲音又叫了一聲，伸手去揪了揪她的肩膀。

她肩膀一扭，更加縮進被里去，蠕動着向二楞靠攏去了。當他揪第二把的時候，她閉腔了。

「你怎麼啦？啊？……」她把嘴挪出被邊說：「你是沒欺負够？還是怎麼啦？」

老婆這與她的年歲極不相稱的嬌嗔作態，使他在煩惱中苦笑。他開始聲明農戶計劃的事不提了，那已經過去了，成了小事。他要說的是新來的公示，這類事原本沒有和老婆說的必要，但他現在裝滿一肚子的話，要不說了出去，他是很難隱着的。

「邊區好，邊區好，」二楞夢囈着白天的課文，又像背書又像吃唾沫，嘴里：「呼嚕嚕……」

腿便把被子掀到一邊去了。

老婆伸出兩隻赤裸的胳膊，給二楞重新蓋好了被子，負氣地說：「再不要給我說你的公示母示了！」說着，又將被子蒙住了半個頭。

然而老婆不管她聽不聽，他開始咕咕起種穀的事了。他按他的觀點叙述着，逐一評論着村幹

部中每個人的意見。他很懷疑他們遵照縣上的指示的程度；因爲上邊一再說自願自願，而他們却想着各種名堂裏把人都「逼」到變工隊里；爲了這個目的，他們好像也有矛盾。在他看來，他們不僅弄不到好處，到頭來恐怕把全村都變成冤家對頭了。譬如王加榮和他本來並沒有甚麼，自從那回變工以後，見面總是避免和他接觸，天佑更是連話也不答了。狗爲了一塊骨頭互相咬得皮破血流，滿嘴是毛；兩個牲口拴在一個槽上，互相踢得神嚎鬼哭；鷄啄到一條毛毛蟲，連忙夾在嘴裏跑開鷄羣獨吞了，人比牠們更會耍心眼。他認爲工作人員之所以不願一切地發展變工，那是爲了朝他們的土級顯功，因此祇向他們提出任何變工的困難和弊端，都是枉徒然；而村幹都是老百姓，自己還種着地，每天受苦累斷筋骨，不知他們那里來的那股勁？減租算賬說是爲了日子過不了，揆在前邊還有理由，這變工又是爲了甚麼呢？

「說不來！」他最後嘆息說：「他們真像是吃了迷藥了……」

「誰們哩？」老婆翻過身來，答了腔。

「你還不曉得？」他說，伸出手來屈指點頭點着名：「玉成，福子，維寶，後來又出來個存起兒……」

「那先生也不是好東西，」老婆補充說：「看那片嘴！說的花花斑斑，我就是不想叫楞子家

上識字班……」

「身正不怕影子斜！」老漢被住說：「那就全看你的家教了。」

密里沉默了一陣。老婆聽了，輕微地嘆息了一聲，顯示着王克儉的厭惱已經傳染給她了。

「兒要自養，穀要自種！」老漢想起一句名言來，質問他面前的枕頭一樣，問：「一羣人領一羣娃娃上地，能種好穀嗎？」隨即轉臉向窗戶，似乎朝着早已回家睡了覺的村幹部們，粗魯地說：「能種好個毬！」

於是，他又打定了主意：這回種穀變工他還是不參加！他看他們討論的結果，他們也組織不到甚麼好處；幸而通過王加扶的意見，要是跟教員的話走，那便壞了。王克儉共種十六垧穀，除過四垧平地需要套起腦來耨種，還有十二垧，他和楞子整天安種，還需要六天。他的莊碼在王家溝本來不小，加上他的手法又細緻，所以總是動手的比別人早。看見村幹部還互相「矛盾」，按農會的辦法，一定組織不好，他決心拿這個理由在全村決定的日期以前開始安種。到日期已經剩不多了，他可以很和氣地說：「你們變吧，我用不着變工了……」

「對！」決定之後他對自己說：「對，見苗一半收！」

但他剛解開褲帶要脫衣服的時候，又呆住了，想起點將娃娃的問題。

「三楞不算一個？」老婆提示。

「不行！」他頭一擺說：「自己的人不由自己，不准告假！」

於是老婆想起她的外甥們來了。正月里女婿和女兒來拜年時，都約好到三四月時來坐娘家；她已經催過老漢幾回，他總說忙，推到安種停當以後；她則鄙薄他想節省口糧，不願意早請來許多大大小小的肚子，幫他們打掃米甕和穀倉。她當然很想念她們，何況這還是一切出嫁了的女兒坐娘家的季節；每當有一次穿戴花紅柳綠的騎驢婆姨打從她家下邊的大路上經過，便勾起她的相思來了。現在，這正是她再一次提出的絕好機會。

「叫吳家的毛虎子，馬家的狗娃來給咱點穀籽，」她補充說，喜得閉不上嘴。

王克儉很同意，但他歪起頭疑問道：「他們不都念書嗎？」

「就說外婆想得厲害，三兩天就回去，穀籽不點了嗎？」

「對！對！明兒就請去。」

說着，王克儉便愉快地脫了衣服睡了。不知道門簾窰里楞子和媳婦是否已經和解，老兩口確比沒有鬧的時候還要親熱。老婆幫老漢蓋着被，把被角小心翼翼地填到老漢肩膀底下去，然後都嘆了口幸福的溫暖的氣，睡着了。

六

早晨，天剛一亮，鐘聲便響了。打鐘的老漢官名叫王存富，但除過要寫在紙上的時候，人都叫他六老漢。論起早，王家溝他數第一。這是個廢人，白天枕着自己的一雙鞋在太陽底下睡老覺，夜里却咳嗽整一夜，老婆婆掃地驛，給他枕邊放個用空了的藥料筒子，到天明他便咳滿了痰。村里建立起打鐘制度，要找個閒人，都歇中了他。自從把這個責任交給他以後，老漢總把這當做一樁嚴正的託咐，小心翼翼地執行着，不管變工隊里鬧甚麼問題，有多少人在變工，他的鐘還是按當初決定的照樣打。爲了防止衆人亂敲亂打，規定無論行政、農會、變工隊、自衛軍、識字班或是婦女們開會要打鐘，都得經他的手。因此那打鐘的棗木棒也不能像早先在鹽官廟上一樣，插在鐘眼裏任燒香叩頭的人拿起來亂敲，他把它隨常帶在身邊，黑夜睡覺都放在枕旁。鷄叫以後，老漢喉嚨里呼嚕嚕地響着痰，咳嗽到脖子疼的時候，便坐起來等天明。他看見窻子上稍一發亮，

馬上捏了那根滾木棒出來，到大門外邊那下老槐樹上打了鐵。

村里是一片黎明時分的寂靜；西邊山盡間，殘月像一隻巨人的眼睛，從山塢里窺視着酣睡的山莊，翠綠的樹葉在曉風中微抖，山坡上早起的百靈子和金翅吱吱唧唧叫喚，小河的水淙淙地澗流。這當兒鐘聲噹噹地震盪起來，王家溝無論誰，不管睡醒沒有，都從臭被里醒來了。一會兒，到處都是開門聲，披頭散髮的婆姨首先端了尿盆子出來，倒進茅坑里，抱了柴火回去，村里豎起一柱一柱清早的炊煙來。學生娃揉着發麻的眼皮到學校去上早操，受苦人趕着驢，擰着糝子，耙，鋤頭和種籽上地了，有的擔着桶到井沿去。

新的一天照舊開始了。

開罷會三更天回來睡下的王加扶在破毛毯上坐起來，兩眼通紅，眼珠子罩着血絲，腰也酸痛，他感到比不睡這一會還要乏困。乍起來，腿酸腿硬，腦袋沉得像要往下墜，他披上袂襖坐了一會，讓自己清醒了一下，才開始蹣跚上種子。拴兒在院里已經做好了上地的一切準備，他牽出驢來，對窩里說：

「爸爸，我們到榆卜喫去了，今兒輪你和毛蛋兩個擄水等飯。」

「噢，」他迷迷糊糊應了一聲，突然想起要緊事來，便匆匆穿幫衣裳。

黑夜散了會，行政走後他們從學校里出來，都說趙德銘看樣子很不樂快，他們心里覺得怪不順意，似乎很對不起教員，但又的確不能照他的意見去做。於是他們站在路上又低聲商量了一陣，全說爲了不使變工隊的工作拖累了學校放假，讓教員作難，他們應該事先好好佈置一下。首先是他們四個人參加的大變工組必須全體擁護他們的提議，其次還要通過其他所有的積極分子活動旁的小組合併，種穀時採用按地算工的辦法，並且舉手贊成忙假以外學生娃不請假點籽的規定。這樣一來，如果弄得好，估計他們在大會上能有三分之二壓倒的多數，其餘的便好辦了。福子、維寶和存起只要他們都能把自己的變工組圓成好，已經是重大的成功；他這組是沒問題的，早晨又輪他留在家裏擔水，等着帶飯到地里，所以通知其他積極分子的事全給他分下來了。他要趕早於上地以前告訴他們，以便他們在地里受苦時有充分的時間去拉談。

匆匆穿上了衣裳，他一邊結着腰帶，一邊便拖着兩隻鞋出去了。在大門外邊，他這變工組都已聚齊，趕着毛驢，攜着農具種籽起身了，毛蛋在後邊擦着木桶準備到井沿去擔水。王加扶和他們接應了一兩句話，剛要下坡去找王加誠，招喜和有福，他婆姨一手提著水甕蓋子，一手拿了葫蘆水瓢，急急忙忙追出來了。

「你又到那里去哩？」她失望地指責起來：「半夜三更回來，一早又不知你忙甚麼？輪你擔

水你不擔，過一兩天不輪你，咱又可憐得沒水吃了。你回來看水壩吧……」

「做早飯的水也沒了？」王加扶翻起紅眼瞅了她一眼，在眾人面前尷尬地說。

眾人不自然地笑着，問他到那裏去。他遲疑着，因為三言兩語說不清，不知怎麼說是好。

「捨兒，」王加貴說：「你爸有事，你早起不要上地，留下擔水吧。」

「去吧，我『互助』幾擔水！」毛蛋沖上來慷慨地說：「孀子，你回去，頭一回就給你們

倒！」

「倒上一擔，我完了擔……」王加扶不好意思地吶吶說，下坡走了。

他走在村道上，滿村都是上地去和擔水去的，轆轤井上圍了一堆人，等着輪流絞水，別的鎌等不上，照例蹲到河沿邊用瓢往桶里舀着，擔河水去了。他看見招喜在井上的人叢里，有隔已經從院子下邊的小河上擔了擔水，艱難地上着坡轉回去了，知道他兩個早晨不上地去，便去先找王加誠。

王家溝春耕時期只有早晨這一霎時是不寂寞的，井上的轆轤不停地有節奏地喧嘩，學校的院裏學生娃在跑步，尖細的嗓子喊着二三四，從四福堂廟宇一樣富麗闊目的灰色院裏，飛出幾隻高貴的白鴿子在村子上空盤旋，腿上綁着一個莎草大的磁罐，飛起來嗚嗚地響着，彷彿幾架飛機

在偵察。這一天早晨，河溝里前後陸續還在響着榜子的喊叫聲，他把桶子放在井邊，肩上挑着空擔子，滿村尋找着每一個參議員，逢人便打聽個別找不到的參議員的去向，託他們的鄰家帶話。

「農會，」他碰見王加扶說：「六老漢你去說吧！」

「對，我說。」王加扶匆匆走着答應，沒有停止脚步。

他已經完全清醒了，涼爽的清晨的空氣和村莊的動靜，很快把他從疲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脚步輕快地走到王加誠院子下邊，人家已經和他的變工組下坡了。

「有事嗎？」王加誠問，把肩上的擔子順了順，因為鏟割着他的腰。

「來了「工作」了，」農會直接了當地說。

「甚麼「工作」？看把你眼整得通紅……」

「該不是爲種穀的事？」天佑插嘴問。

「是嘛，」王加扶說，「不要誤你們上地，衆人先走，我和加誠我兄弟拉幾句。」

他們走了，他和組長離開村道，在一個水渠跟前拉談起來。王加誠聽着，不斷地用鼻音應應着，表示他都聽明白了。當最後拉到農會找他的主要目的的時候，他遲疑了，歪斜了一隻眼睛，扭裂着嘴，彷彿牙痛一樣，楞了半天。

「併組怕不容易……」他疑惑地說，在肩膀的轆子上邊四顧着，找到了王克溫。他們這組最早輪他擔水帶飯上地，他正從大門出來下小河去。王加誠用下巴給機會指了指他，說：「我們那個人手，就而今還立退堂不息（註），誰輪來輪去不隨便，併組他依嗎？你說？」

「是不是受了行政的症哩？」

「不是，」王加誠搖頭說：「他還想行政哩，說克儉那麼一來，把他的臉也裝在褲里了。噫里只是嫌不隨便，心里咱摸不清……」

「併組不行，添幾個人也不行嗎？比方你們而今四個勞動，種穀再添三個兩個，共是六七個勞動，辦不到嗎？」

「看添誰嘛，」組長笑說：「這能商量……」

「對！就這麼吧！……」

農會說着，丟開王加誠，又去碰招喜去了。因為他擔水的路上來往的人太多，說話很不方便，所以他想到他院子附近去拉談，現在，招喜正好擔起一擔水往回走。他三蹣兩步趕上去，在大門外邊一下榆樹底下等着他倒下水出來。他和招喜拉談得頂痛快，這是雜貨一派的人物，普通自衛軍的班長又兼「基幹」（即民兵），漲頭，脾氣，甚至裝扮也和排長相仿，是一個也不得一

下子在王家溝實行共產主義的激進派。他的變工組不大，可是他和另外兩組有很好的關係，都是頭頂上沒有老人管教的年輕人，有幾個已經二十好幾，連婆姨也沒有。他自己有個老媽給他做飯，有個兄弟走延安當小工子，本人在家里種四福堂十多抽地，以前苦也不重；組織了變工隊以後更清閒。他們這一流人從前把空餘的時間都消磨在名譽不大好的婆姨們跟前，新社會一轉變，都用到『工作』上來了，減租算賬以後，婆親的希望愈來愈大，『工作』的熱情也隨着愈來愈高。招喜無形中成爲他們這夥年輕人團結的中心了。他們變工和上歲數的人搭不在一塊，只限於他們中間的小圈圈，雖說住的很不隣近，但也願意在一組里；他們之所以分成兩三個小組而不是一個大組，只因爲他們的畜力不足，有好多還養不起驢，或者是兩家合養着一個驢，有一組則靠拿鐵頭刨。在這種種情形之下，農會給招喜一說找他的意思，招喜是再痛快沒有了。

「你不是忙嗎？」招喜聽完問。

「婆姨還等我擡水，」王加扶笑道：「你看忙閒？」

「那你就擡你的水去吧，」招喜說，伸出一隻手來用指頭點着數，複述道：「第一點，併組，第二點，按地算工，和你們一樣，第三點，舉手贊成……」

「贊成學生娃在忙假前後……」

「不告假點穀籽，不是嗎？」

「是。」

「放你的心！」招喜手一揮說：「我保證三小組！」說着，扁擔在肩膀上晃盪着，鐵擔鈎在木桶繫上吱呀吱呀叫喚着，下坡走了。爲了走起來輕巧敏捷，他赤腳片擔水，赤腳上邊是裏腿。

王加扶眼里閃着喜歡的微笑看着招喜，在後面跟下坡。他走着，頭東歪西歪地瞭了一陣，無論在小河邊，或者村道上和院子外面，都不見有福子。難道他已經擔完水，帶飯上地了嗎？沒有這麼快吧！農會直端走到他家里去了。

有福是六老漢的大兒，二兒叫來福，三兒得福，四兒生下來一時想不出甚麼吉慶的字眼，便順序叫四福，不料四福堂死去的老財主抗議和他的堂號重名，故而改名全福，因爲他老婆「腰乾」了（意思是月經停閉）不會再生養了。兒很多，地却沒有，來福在土地革命的時候跟紅軍走了，至今七八年來，音信全無，死活未定。這曾經嚴重的拖累了全家，內戰的年月里，四福堂王相仙當保長的時候，把這事呈報到縣里去，差人來抓去了有福，嚇跑了得福。六老漢在四福堂磚舖的院子里，叩破了頭，求吵了嗓子，王相仙腳踢他的屁股，驅逐他出去，說這事與他們無干。老漢這癆症因爲早年養活的人口衆多，原來便有，這一下更着重了，而有福放回來，脊背被紅火往

燒得像耕翻過的土地一樣。村里衆人都嘆息這一家人家沒活法了，不想世事一變，又有了今天，前年擴軍工作隊來時，全福十七歲，六老漢又賭氣似地，倔強地送他參了軍。現在，老漢老婆完全以優待糧過活，有福和得福供他們柴水；他們各有家小，父子已經分另成三家了。因為是紅軍家屬，舊社會四福堂把他弟兄籽種的地撒得光光，直到新社會，衆人看見他們沒辦法過活，才決議將幾家輪租的廟產承租給他們。他們都早已和新政府結了生死的緣分，用六老漢的話來說，那已是算公家的數了；衆人決議要他打鐘，問他一年要賺多少工錢，全村按變工隊公攤。「賺甚麼工錢？」他奇怪地說：「我這算公家人了，一年到頭吃誰？」他只希望衆人聽幾會的話，把變工隊弄好便心滿意足了；並當場責成有福和得福好好變工，即便吃點小虧也沒甚麼關係……

王加扶去找有福，順便告訴六老漢吃過夜飯打鐘開會。他沿路撿了兩塊石頭，到掛着鐘的老槐樹底下，看見大門敞開着，聽見有福在院裏甚麼地方嘀咕，因為怕狗咬，沒敢直端進去，也不敢張聲。不一會六老婆出來了，提著鷄食斗子來到院心，咕咕一叫，一隻公鷄和幾隻母鷄箭一般從四面八方奔來包圍了她。她放下鷄食，抬頭向外一看，歡喜的笑容浮上佈滿皺紋的老臉，迎出大門口。

「玉成？你進來吧，狗沒在的。」

王加扶扔了手里的石頭走進院子，頭上壓着瓜皮毡帽，腰背背着的六老漢拄着棍出來了，有福端一盆水，在驢圈口叫罵着讓驢駒喝水，驢駒因為牠母親被得福趕上山去了，拚命想鑽出來去找牠。他們全請他進寨里去，他說忙，便在驢圈口上拉談起來了，六老婆到大門口去，拿起一根柳棍給他擋着隨時可能回來的狗。

他把種穀的「工作」趕端裁近，檢要緊的給有福說了一下，六老漢兩手托着棍，在一旁歪頭翹起下巴上的鬍鬚，注精會神地聽着。說完，王加扶便問有福的意見，六老漢啞嘴裏嚙着痰接嘴說：

「咱政府提倡的，沒說頭，跟農會的話走！」

「後兩樣好辦，」有福提着驢駒喝完水的空盆，說：「併組和誰併哩？我們弟兄兩個沒說頭，存萬叔家也好說話，只是你看敵那一組併好？」

「王加福弟兄們那組怎麼着，你看？」農會提議。

「高攀得上嗎？」有福笑問，想着人家都是富農、中農……

「怎麼攀不上？春耕嫌你們三個底錢的老賬不行，這種穀又不用牲口哩？人比人，你弟兄和存萬叔那兩個後生，比不過誰？站長工也要辭好工錢！」

「看吧，」有福沒有信心地微笑說：「試一試看吧。怎麼就走？你忙甚麼？……」

「婆姨等我攪水，」王加扶一邊急急忙忙轉身要走，一邊解釋着，出了大門口，突然想起來了：「六叔記得黑夜打鐘開會啊……」

「這你放心，我悞不了事。」六老漢說着，呼哧呼哧地喘着氣，跟出大門。

井灘上已騰很少幾個人了，村道上開始冷清起來。學生娃早下了早操，吵雜的唸書聲喧鬧起來了。白鴿子也似乎與盡力竭了，回了灰色院的本籠里。農會完成了任務，很滿意地回到自己窩里。他一進門，他這窄小的土窯里的寒槍情景，又把他振奮的情緒敗壞了。炕上像死了化子一樣零亂，三盞早已醒來，大約是肚里餓使他盡着嗓子嚎哭，女娃在一塊破爛中間給他穿衣裳，他却小手小腳亂抖亂彈，哭叫着媽媽；而他媽坐在灶火跟前拉風箱，她急於做早飯，因為變工的關係，不能因她一人就攔了大家。

「你倒真像居官爲官的一樣，」婆姨看見他進來，冷然說。

王加扶敗興地嘆了口氣，心里想：「夫妻同床睡，人心隔肚皮」，一點不差！他和婆姨的興家計劃，完全是不同的兩套。照婆姨的計劃：種地，驢和農具的問題解決以後，便應該照顧到她；她雖然不希望坐在炕上指揮，但至少也該有個幫手了。光是穿衣的問題便不簡單，從棉花變

成線子，又變成布，然後變成衣服，是一個多麼複雜的過程，而他們家里人還不少。舊前是愁買不起棉花，而今又愁沒人手做。你和人家互助，那也得『互』啊，好像驢啃頭子一樣，這個一停止，那個也暗不久了，左隣右舍幫她做多了，她自己心里先不安起來。而王加扶的計劃里似乎根本沒有她這一部分，正月里有人來給栓兒說過陳家溝的一個女子，十五了，她覺得很好，王加扶却說：『不忙，』拒絕了。此後，因為這個分歧，婆姨便好像和他絕裂了，總和他『矛盾』。

『我曉得你操勞，急着給栓兒娶個媳婦，』他開始解釋：『可是那不是買羊買豬，一把就能辦到，那要樣樣對事，兩下里合意。再說咱才翻身，少這沒那，至少該有住的窩吧？咱能沒老沒小擠在一盤炕上？你要一步一步來嘛！忙甚麼？世事成咱們窮人的了！只要有咱公家在，你怕往後弄不好？八路軍來這才幾年？舊前咱也想不到這些，愁沒吃沒穿吧！……』

『哼！』婆姨冷笑說：『你看水壩！』

王加扶一想，他應該趕緊搭水，爲了快走，他也學招喜一樣脫了鞋，挑起桶走了。他要走出門口時，婆姨又叫他看水壩。他返轉來揭開蓋子一看，水壩已滿流滿流了。

『毛蛋先儘咱壅滿壅的嗎？』他問。

『可不是。』她說：『他當我嫌你『工作』誤工，不想叫你和他們壅工了，每一回來倒水都』

說：「瞎子，渴不起你的水壺！」我反正就是你們常說的那號落後分子還是落前分子……」

「我幫他擦去！」他聽完說着，堅決出去了。

毛蛋已經連他的水壺都快要擦滿了。他拒絕王加扶幫助，笑說城里有專靠賣水過的，他則不然。

「要我的「工作」，」他說：「我沒，錢也不多，力氣我有。你回去吃上鍋煙，咱好擦飯上山……」

機會過意不去，硬跟他一塊擦了一回，他的水壺便滿了，剩下一桶水着不下，毛蛋的婆姨搜集了所有的盆子罐子之類的傢噐，弄得擺滿了一鍋台。

在開始擦飯上山的時候，各家的婆姨都把飯罐子提到王加扶和毛蛋家的大門口來。十個罐子兩人擦，自然是每個擦夠上兩三個了；三個的互相擠住不動，而兩個的一邊，罐肚子互相頂着，你一走動它們也擺動起來。婆姨們皺着眉頭，爲她們這手頭常用的傢噐擦着葷，小心翼翼地掛上去。他們對毛蛋的信任沒有王加扶的靠實，所以總是先搶到這邊來掛，來晚了不得不給毛蛋去掛的，則再三再四要求他小心。

「毛蛋，」一個婆姨細聲細氣說：「那是今年買的新罐子，你可要操點心。」

「毛蛋，毛蛋，」王加貴的娘嘮叨着，一說話兩顆門牙便翹在唇外，很是難看；但她却並不比任何囉嗦的老婆婆弱少，心眼和她的話一樣多，唯恐魚目混珠，他的筷子、碗、罐子都做了秘密的記號。現在她指着她的罐子說：「毛蛋，你看，這是你叔在世時買的東路貨，日本一亂，你化幾千也買不到，路斷了嘛！」於是他又和一塊掛的另一個罐子比較，說：「這是南路貨，你看多屑。擽着操心點啊！……」

「啊，啊，啊！」毛蛋一一答應着。

當離開她們的時候，他厭惡得搖頭擺腦，唉聲嘆氣；追上王加扶，他忍不住說：

「加扶叔，我受不了婆姨們的這種氣，眼小的來針屁股一樣。我看變工隊日子長了，還要受她們的症，你說哩？」

「你聽了就算了，不能打票，」王加扶說：「你嬌子不是嗎？」

於是他開始解釋毛蛋對他婆姨可能有的誤會。他略舉她落後的事實——在早是關於二栓念書的問題：王加扶心里想，他已四十幾了，事務又繁忙，連識字班都跟不上了；栓兒也早過了學齡，只能看着能否在識字班里識幾個眼面前的手頭常用的字，只有二栓正是念書的時候。舊前念書要花錢，而今公家滿供滿墊，世上還有這麼便宜的事情？他在舊社會活了四十年，常常連吃飯的碗

都不够每人一個，更不知學堂書房的門是朝那里開的了，而今辦起工作，才知道不識字的難處。按常理，老子吃過虧的，總希望小子能够避免；何況他三個兒，早已打定主意要給公家培養一個，便瞅中了二栓，因為等三栓長大，怕革命早已成了功。至於二栓的前途，他的意思將讓他自己挑：參加八路軍，或者在地方上工作。但婆姨反對！她說在地方上工作可以，參軍却不行，舉出六老婆逢年過節想念來福和全福的情形，說明二栓念了書，心一野，一準不願在地方上工作，而她將不堪忍受那種經年累月的懷念，連心都跟走了……

「你看，」王加扶擔着飯，說：「她是光管自己，不想想咱這好日月從那里來的嘛！舊前咱不說餓殍吧，洞里連個老鼠都沒，人還沒吃頭嘛！」

「二栓的問題不是早和她說好了嗎？」毛蛋走着笑問。

「說好一樣又來一樣，」王加扶冷心地繼續道：「一口咬定要我給拴兒定親，就像驢推磨一樣，老和你在這一灘上兜圈子。近些日子，又嫌我黑夜出來開會，回去開門時泥進去甚麼邪魔野鬼，叫娃娃害病。她說我開完會要是過了二更天，就不要回去了，把鋪蓋拿上，在學堂里睡上一夜。你看，那像個甚？……」

「也難怪，」毛蛋又勸慰似地說：「村里召集婦女開會，她總是忙得顧不上參加……」

「……………」王加扶沉重地舒了口氣。

說着，他們上了山。回過頭來一看，王家溝整個村子全擺在他們眼前，這村子在通紅的陽光下開始它一天的孤寂了。突然毛蛋首先發現王克儉牽着驢從大門里出來，驢上披着紅褥子，本人也穿着走親戚的衣裳，一手拿着鞭桿，一手牽着驢下坡了。

「你看，你看，」毛蛋說：「行政到那里去哩？」

王加扶也轉身過來，疑惑地說：「那里去哩？」

兩個人站住，盯着他的去向。他下了坡，走上大路順溝出去了。

「吳家崑去了，」毛蛋斷定說，但又懷疑着：「稻黍還沒耕完，就請女客？」

「大約是吧，他說過幾回了，那個老婆是個老妖精……」王加扶鄙棄地搖了搖頭，「走吧，時光不早了。」

於是，兩人又上了一段山嶺，順着山梁向深山裏走去。前前後後的山頭上，目力所及的地方，受苦人不管變工的，不變工的，都坐在山坡上飯罐子跟前，吃起飯來了。近處的可以聽見拉話聲，有時還暴發出粗獷的大笑，山崖好像擴音機，把聲音擴送到附近的山窪里。這使得農會懷念起福子，維寶和存起在他們的變工組里討論的情形。他腦子里盤算，福子和維寶那兩組是有把

握的，組織起來各方面便都很整齊，後來也極少出甚麼問題。他擔心的只是存起那一組，人都不行，實在够模範團成的了。

(註一) 陝北口語，意即：不斷地想逃竄。

七

存起這組這天在前山里的馬鞍藥耕高粱。他們打早上山，等擔飯的來了之後，在聚攏起來吃飯的時候，他才提起種穀的事。他一說，衆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不說話，有人甚至還嘆了口氣。

這組的確不行，當初組織的時候，衆人便給算了命，說它不得長壽。人手全不四正，七斜八歪都有些缺點，想是也想變工，誰也找不到對象。他們大多是存起左隣右舍的人家，又是一門子較近的族人，行政上的居民小組也在一塊，參議員便是存起。因此種種關係，模範還能另覓對象嗎？他把他們聯絡成一組。衆人笑說：「看模範的本領吧，看他們能變到多會？」的確，要不是他竭力維繫，他們怕早已從趙德銘那里的統計表上取消了。

首先，人數還不確定。表上填着七個勞動力，隨常在一塊受苦的則是六個；因爲鐵簽兒和王

加盛爲了炕大的一塊溝澗地，不答話已有年頭了。舊社會爲這塊地打得頭破血流，進過縣衙門過過堂，但始終沒有澈底解決。王加盛在那里栽上一卜樹，鐵箍兒給拔掉，拖拖扯扯多少年；因爲佈滿石子不能種，所以一直攪到新社會。正月里訂「農戶計劃」，談論到植樹，這問題又扯起來了，村里的調解委員會藉着工作人員的幫助，在村民大會上才算解決了，衆人給他們踩了界，兩家的樹都已經栽上了，人還是不答話。存起聽婆姨說，這隔牆隣家之不能和好，主要是婆姨們挑撥；他們白天指鷄罵狗地鬥嘴，黑夜又朝男人告枕頭狀，因此上雙方都決心不把自己的腳踪蹀到對方地里去，另找對象又各有困難，都願意搭模範的夥，便決定他兩個輪流着來，譬如這天王加盛來了，鐵箍便不來。這在平時雖說麻煩一些，總還可以勉強，但像村幹部會上說的那樣定期集體種穀，顯然是不可能了。

其餘四個組員經常倒經常，可是都不是好種地戶。王存高父子兩人四隻眼睛沒一隻正常的，老漢才五十掛零，兩眼爛得來和鷄屁股一樣，眼皮紅腫，眼睫毛沒一根，因爲淌眼淚，不停地眨眼，彷彿他老有甚麼祕密要擰眉弄眼。要不是手不住氣地要勞動，他是應該隨常把一隻手舉在眉毛上邊，遮住強烈的陽光才好。兒子領小子則是另一種毛病，兩隻眼珠子蒙了一層薄翳，看甚麼都模糊不清，只能識得出道路。有一回存起叫他拆眸，他把旁組的苜蓿地搗了一片，枉受了苦不

算，差一點沒引起誤會。另一回叫他填渠，幾乎演出慘劇——他竟失足掉進一個山洪沖開的窟窿里去了，動員了全組才把他營救出來，他已經弄得來不像人樣了，他娘天黑之後等星全了，到十字路口給他叫了魂。他早不適於種地了，因為鋤苗子的時候，他分不清穀和莠子，所以很幾年以來，總是幫老漢安種停妥，便到延安工程隊指大石頭去了。現在，他是急着只等種完穀，便掛起鋤耨捲走了。

不幸的是這眼病竟波及到王存高的侄兒銀柱頭上。他本是個好勞動，但陸續不斷地用手揉眼也很幾年了。會到縣立醫院看過一回，醫生說越揉越着重，因此他婆姨給他弄了一塊絨和一點的手巾，隨常吊在鈕扣上，好像六七十的老漢的辦法一樣。他早從他舅舅借到一副水鏡，架在鼻梁上，這東西要是四福堂的人戴着還沒有甚麼，而銀柱頭上擱着污垢的手巾，戴着眼鏡順犁溝擄糞，便太不像話了。起初眾人笑得不行，簡直妨害了勞動，隨後看慣了，摘了眼鏡倒覺得擄子頂怪。根據村里那個善人王存恩老漢的推測，準是他們的祖墳坐字不對，才妨害了後人的眼晴。善人的心地很好，勸他們不必把金錢和心機浪費在眼藥和戴很值錢的眼鏡上去，因為受苦人脚手癩笨，說不定那一天只聽見響一聲，十幾塊繆洋的東西便沒有了。他要求他們乾脆破費一下，移了墳地才是治本的辦法；但活人搬家尚且不易，何況下葬已久的白骨呢？因此，說儘管說，貼眼藥

的還是照常貼眼藥，戴眼鏡的還是照常戴眼鏡。銀柱挪糞到地頭，總是提防捉糞子的人回驢，牛鞭一揮打了他的水鏡，躲得老遠。

最後的一個組員是王加明，外號叫大漢，顧名思義，人的勞動力頂好，驢却不强。那是一個在大漢槽上喂了將近十年的老灰驢，小得來你一拳可以打得牠臥倒地，在路上遇着難走處，高大的王加明提提他的尾巴，兩隻後蹄便差不多要離開地了，不光王家溝，隣村人也都叫牠灰老鼠。雖然如此，灰老鼠的苦却不輕，種十來垧地之外五天得到西邊的正川堡和東邊的桃花鎮各走一回，因為牠主家要販炭，躉幾個活錢以添補種地收入之不足。牠的脊梁總是爛一兩塊，紅得像王存高老漢的跟圈一樣；也是永無好起來的希望，剛見好些，接着的一回又屢綻了。雖說灰老鼠不會說話，大漢看了也實在不忍心；但爲了生計問題，他又不得不繼續遭害「馬王爺」。他原是種着二十來垧莊碼的人家，一半多是本村二層富戶王國雄老漢的，在舊政府的最後一年冬天，主家夥子結結實實吵了一架，老雄要撤地，大漢便扔還他，還硬着頓項說：「看你老雄害得死我嘛！」便開始半種地半趕驢的營生。不想剛過一年，他後悔得挖心煉肝，早知有減租保佃的一天，他說和老雄打得腦子流出來，也不給他擦地——剛輪到租戶夥子好活的時候，他沒份兒了。近一兩年，他再也不能忍耐，向王加扶和福子念叨過不止一回，希望農會作主張，像對六老漢的有禍

們一樣，拚幾塊田福堂的地給他種，理由是王克儉那樣的主兒自地儘够他父子兩人種了，何必還要種四福堂的地，當雇短工呢？王加扶覺得不安，朝區鄉都討論過，果然頂回來了，說道既違反共產黨眼前的政策，又不合乎新政府的法令。因此大漢還是自嘆命苦，揆著對不起灰老鼠的兩面營生，手把着耩子耕地的時候，喘還不住地喘咕着正川和桃鎮的集期……

他們六個人聚在山坡上吃飯的時候，拉起種穀的事，首先嘆氣的便是大漢，因為他覺得這必然和他的販炭時間發生衝突。

「唉！」他用袖子揩碗準備盛飯，說：「定甚麼期啊！就這樣安種了算了吧！」

「爲甚？」模範端着才盛起的一碗飯，笑問。

「好我的小叔子了，你又不是不曉得？我是五天兩頭趕集啊，」他用筷子指了指站在犁溝里把嘴伸進毛口袋吃草的灰老鼠，說：「鹽脊梁上刺不下幾個活錢，我煙筒里就冒不起煙了嘛！」

他的態度和言詞把一飯湯人全逗笑了。王加盛嘴里噙着飯使勁幫嘴，背過臉去還是噴出去了，除得連笑帶咳嗽。衆人粗野的笑聲在對山的紅崖上得到回音，擴張開來，嚇起了一隻在附近甚麼地方發呆的老鷹。王存高用手巾按自己的眼睛，粘去了笑擠出的淚水，連連地眨眼皮。銀柱和賴小子還在嘴牙裂嘴用筷子指着大漢。

「看你說的好笑人！」僕範說：「你看全邊區還找得出一家煙肉上冒不起煙的找不出吧！」

「找不出，」銀柱作證似地說，他遵照他舅舅的忠告吃飯時摘了眼鏡，以免碗里的熱汽蒸掉眼鏡里的寶，怪模怪樣道：「曹家山的曹老四，衆人該全曉得吧？舊前一年要到咱王家溝來幾回？而今不要飯了，前年公家出了章程，教赤貧人開古墳，他開了三塊，煙囪就冒起煙來了。」

「我那里能比曹老四？」大漢固執說，近乎發牢騷了：「曹老四，六老漢全有人照顧，我這一個王大漢誰管？你們當我愛販炭？走桃鎮還好些，走正川，我一入白地邊腿肚就酸，那面和咱邊區不一樣，集會遇路常抓差，抓住就往寧夏綏遠支。那回抓住我化了一駁炭錢，還磕了一頭才求脫。再要抓住求不脫，我這灰老鼠到寧夏綏遠還有嗎？我沒軸，不和把我的鍋拔了一樣？你們當我愛這一行道？我不販不行噯！婆姨肚又挺得和鍋一樣，鷄娃子似地養下一大羣，吃誰哩？」

「這又怨誰？」王加盛詭譎地眯着眼睛，問：「你盡勞苦一天，黑夜還不好好睡是？」

「婆姨依你好好睡嗎？」這半個炭販子毫不害羞地說：「有吃有喝的求娘娘拜佛爺，還沒見沒女，咱窮？咳，像是和你作敵對一樣，挨也不能挨，一挨就中……」

「造蛋！」王存高老漢突然大叫了一聲，端着碗背轉開說：「你們是拉正話，還是盡瞎說？啊？嚇得我連這碗飯也嚥不下去了。」

他惹得衆人都嗤嗤地笑着。

「你這人好不閉眼？」模範灰心地瞟了大漢一眼，說：「真像婆姨們一樣，心里轉個甚，七翻八託，給你說多少遍你才能明理哩？」

於是，他又開始給大漢解釋儘他所了解的邊區土地法令了。他說他也很同情他，但法令章程不是爲一兩個人定的，而是要全邊區各階層所共守；倘若一弄亂，公家便無法辦事了。他打了個比喻，說南路老邊區都早分了地，而這裏只是減租減息，還要保證交租交息，按照法令減過租之後，便不能欠地主的一顆租粟。模範承認很多租戶不滿意這種辦法，抱怨公家不分地，四六、三七算租頭還嫌日子過不好。

「可是南路是開紅軍時分的，咱這裏遲了一步，」模範結論說：「和日本打起來了。你看……」

他端着碗轉身向東，在他們面前起伏的山峰像黃色的海浪一樣展開去，波到目力所及的盡頭，一架烏雲一樣墨黑的大山高聳着，將藍天和山峰接連起來。他們雖然沒有人去過山西，但都曉得那是黃河東岸的王老婆山——呂梁山的一脈。

「你看王老婆山那面，」他伸手用筷子指說：「那面大砲響，咱該常聽見吧？日本鬼和預八

路軍開火，咱而今全是爲了打日本，毛主席說大道理管小道理……」

「慙！」大漢粗魯地說：「你不要給我講經說道，我又沒要分地？我要是也和你們衆人一樣，種十幾畝租地，少拿租粟，不出幾顆公糧，沾了新社會的大光，我和你們一樣，也是跑到前頭的『急緊分子』，你當我這片嘴不如你會說？」他說得模範一時無話可說。

「你沒沾新社會的光？」銀柱質問說。

「我沾了甚麼光，你給我點出來！」

「我給你點，」王加盛見他這人太執拗，也把筷子交給端碗的手指挾着，伸手說：「頭一樣，你一年出多少公糧？八升！有四福堂喂鴿子的多沒？啊？舊社會完糧不算，一年到頭這個捐，那個稅，你怕八斗也出不佳！二一樣，公家提倡變工互助，你沒得到好處嗎？我看你比往年販炭的回數就多，憑良心說！」

「對對對……」衆人異口同聲說，嘴里濺出米粒和唾沫星子。

「你好好變工，」模範見他臉上浮起同意的微笑，順勢說：「我提議安種停安，咱這組的幾個猴腦全給你趕，賺了咱按份子分……」

「我的地哩？」

「咱變工組種嘛。」

大漢一聽，這正是個好辦法，他高興地瞪起眼來，但隨即聲明：「走南路可以，走西我沒那個膽量，給反動派一下抓去，我拿甚麼給你們賠？再說份子還要扎好，不要叫你們吃虧，也不要叫我白趕騾。」

「那是往後的事，」模範不放鬆地截住道：「咱而今說種穀，你是願意不願意哩？」

「你看案人吧，」大漢說，好像決定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一樣，鬆了口氣。

模範轉向衆人，用詢問的眼睛望着他們，最後停留在王加盛圍臉獄的臉上，他想除了他和鐵箍兒兩個人扯皮弄筋，旁人便不會有甚麼問題了。不想賴小子吞起一碗飯，却透過他的眼翳，迷縫着眼睛疑問地看看他爸。他父子早已商定要在高粱一耕完，自己儘早種穀，以便結束了安種，打發他走延安。

「嘖！」他惋惜地噏了下嘴說：「我走得延安了啊，去遲了怕又找不着好工。」

王存高的爛紅眼深爲不滿地翻了他兩眼，又背轉開來。

「沒你的說頭！」他斷然說：「人家怎的咱怎的，咱父子這眼，多虧存起你叔把咱照顧到一塊種地，你還搬甚麼價錢？延安府擺着元寶，等你這個眼不利落的去拿？咱和王克儉不同，人家

養的甚麼腦，手爪又利，拿起放下都隨心願意，才嫌旁人……」

「王克儉？」王加盛又插上嘴，很不服氣地哼了一聲。他正想說甚麼，却被模範截住了。

「你不要說人家！」存起說：「你和鐵籠兒準備水火一輩子啦？全是窮小子，有甚麼仇啊？」

王加盛被這突然的質問楞住了。他的圈臉鬆動顫着，却說不出甚麼話來，只是將杓子填進罐里，刮着最後一碗飯。直至刮滿了鐵帽一碗，他端起來，這才慢吞吞地開始說：

「我和鐵籠兩個的情由，和行政的變工不一樣。你再會說些，今兒也把我兩個拉不在一塊。我看見他就比丟了二百錢還着氣，只想結結實實照臉給他兩巴掌，才消氣哩！」

「怎麼？」模範笑道：「他是個日本人？漢奸？」

「是那號人我早把他殺了！」圈臉鬆越說越狠，聲越高，彷彿是給對面吃飯的那組人報告：

「他婆姨那片尻嘴，恨不得敲上尿盆子辱罵我們。說我們爭那一塊地是想死後做宿地。你看？我們能好嗎？」

「你那婆姨的嘴也够快！」大漢却又插上嘴了，毫不客氣地說：「放脫八路軍的好馬也攆不上！鐵箍家給我婆姨說，人家栽活幾下樹，你婆姨說是預備割棺材的。」

衆人嘻嘻地笑了，都說一隻手拍不響。

「我婆姨不好，我管啊，」王加盛紅了臉：「我打婆姨你們曉得嗎？」

「不曉得，」模範笑道：「新社會不准打人，你偷得打婆姨？我是參議員，一準朝政府「反映」，看你坐冷房了！」

「那麼請趙同志寫個牌位，就像咱善人存恩老漢敬佛一樣，見天給她點香磕頭？」

衆人聽了他這話，都搖著頭，覺得和這樣的人說不清。模範也嘆了口氣，好像宣告他再沒有甚麼可說的了一樣。王存高老漢眯著爛紅眼，憐憫似地望著他。

存起自從領導起這變工組，他不知多費了多少心思，也不知多談了多少閒話。眼不好的三個人倒省事，而其餘三個則都和牛一樣固執，你不可能直接了當和他們談清楚任何「工作」，不像王加扶，福子和維賢們的組里一樣。他們頂你，驅推廣似地和你的圈子，拉談半天還停留在原處。模範常常奇怪：他們的腦筋似乎有種特別的構造，怪話，逗笑的話用不着尋思，自自然然從他們嘴里傾流出來，而正經的道理，你打破頭蓋，也無法鑽進他們腦里。心裏都不寬，想住個甚麼永忘不了；眼光不放遠看，只瞅住眼前。拉起旁人的事都會說，一到自己頭上，那便糾纏不清了。王加盛和他扯著皮，他腦里隨着浮起了鐵籠兒的影子，那個不比這個更好說話。存起想起那

一年饑饉的娘害病，想吃點黃瓜菜。鐵籠在城里買時，有一個城里人看見，驚訝說：「啊呀！鄉里人不等黃就吃起黃瓜了！」鐵籠聽了怪火，拿起一根便喂驢，並且說：「我們鄉里人買嫩黃瓜喂驢！」給那城里人一個下不去。

一會之後，衆人都吃罷飯，打着飽嗝收拾着各人的碗筷和罐子。大漢和圈臉鬍打着火鏟吃煙，銀柱拿出眼鏡，開始實行他保養眼睛的計劃，王存高老漢放下飯碗，讓賴小子收拾去了，他自己用手巾小心翼翼地按了按爛紅眼，也開始裝煙。這時候，他們所看見的別的山頭上的受苦人也都吃了飯，有的已經開始勞動了。

模範收拾了他的傢匙，要賴小子和他一塊把所有的空罐子送到更上邊一點的山坡上，轉回來用一種失望的神氣問王加盛：

「歪行，就你不行，是不是？」

「我怕鐵籠比我還難說話，不信你說去……」王加盛說，鼻孔和口里冒着煙。看樣子，他好像對模範的一番好意，顯得怪不好意思，尷尬地笑着。

「對！」存起立刻抓住這句話，問：「鐵籠行，你就行，是吧？」

他又遲疑了，似乎後悔他說錯了一樣，吞吞吐吐吱唔着：「往後再看吧……」

於是，棧館便宣佈全體通過，當各人拉起自己的鐵頭，擲糞斗子和牛糞開始勞動的時候，他最後打着招呼的說：

『黑夜開會張麻嘴，表決時不要忘了豎起膝膊……』

八

吃過夜飯，王加扶又連煙也沒有顧得吃着，捏着煙鍋便走了。他急於想知道村幹部的各組商量的結果，便逐一去找他們。維寶和福子的兩組都說通了，三個人又一塊去找模範。他們在半道便碰見他順溝進來。他竟把鐵籠也說轉了。他對鐵籠說：「王加盛你叔願意，而今全看你。」他並且撒謊說圈臉鬍對鐵籠毫不記仇，早已寬歇着機會和他答話，直說得鐵籠怪難爲情，只得勉強答應；看他的面子種穀和王加盛一塊變工；末了却又堅決聲明：種完了穀仍然分開。當他告訴王加盛的時候，他又撒謊說：「人家鐵籠比你好說話，只要你願意，往後一滿在一組受苦也能行……」

「啊呀，你太虛說厲害了，」維寶說：「他們曉得，於你的信仰……」

「有甚關係？」福子截住道：「又不是虛說挑撥他們？」

「對！」王加扶同意說，喜出望外地裂開嘴笑着，滿意地盯着模範。

四個人到學校里。他們把白日里佈置的情形，朝教員說了一陣，趙德銘的情緒也高起來了。這時六老漢已經打過鐘，只等着人們到齊開會。

夜幕嚴密地蒙蓋着王家溝，村里只有四福堂的灰色院和王國雄的新驛院里，燈火透出疎林孤單地映照著。此外，受苦人們家里，淡黃的麻油燈光次第倏忽一閃，便都歸入茫無邊際的黑夜中，婆姨們撫着娃娃睡了覺，男子漢全到學校里開會了。照例不到的只有王相仙，衆人都叫他「外國人」，因爲自從減租鬥爭以後，他彷彿下野的人樣，絕少在任何會上出現。當參議員通知他的時候，他總是先問：「開會做甚？」知道以後，才說他不舒貼，不能參加。一般的會尙且如此，他家不種甚麼地。爲種穀而開的會，更是「請」不到他了。

受苦人從自己的院里出來，老漢們拄着棍，年輕人唱着流行的時興小曲，其餘的噙着煙鍋或拉着閒話來到學校里。有人擠進窗去，向教員請教着甚麼，或者只是不聲不響站着，噉噉地吃着煙聽着幹部人員的談話。院里自然而然形成了許多小圈圈，天氣和風向，夏田苗子的勻稱與否，以及糧價的趨勢……等等，都是他們拉談的題目，彼此毫不關聯，却被衆人扯來扯去說不到盡頭，直至宣佈開會時，人們才住了嘴，依着原來的小圈圈靠攏起來了。

學校是一個三照石造的很寬敞的院落，因為不是住家的，所以既無磁磚，又用不着牆圈和草房，只在大門一邊的拐角處有三四個茅圈。正面沿着審門口是一條約有一炕高的門台，這便是自然的講台了。門台下面，開會的受苦人有的坐在土院子上，有的蹲着，一直擺到大門口。在模糊不清的人叢中，煙火在煙鍋上忽明忽暗的閃灼，彷彿天空的繁星一樣。村幹部和教員從察里出來，從中審的教室里搬了兩條板凳坐下。王加扶以農會和變工隊長資格當着主席，他簡單地宣佈了開會，便請教員報告。

趙德銘依次順序地傳達了上面關於定購集體糧食的指示，然後說明鄉政府和村幹部對這工作的意見。他講得很流利，並且一絲遺漏，聽起來似乎用功的學生娃背書一樣，吸引着門台下邊每個人的注意力。王加扶、福子和維實在他兩側盯視着他，眼睛里充滿了對他這特長的敬佩，直到他講完，他們才帶着滿意的微笑，把視線轉向門台底下的人。

「聽明白了吧？老小們？」王加扶謙和地笑問，掃視着滿院的人。

總有一些時時刻刻準備着響應任何號召的人，等等不得說話。

「明白了，」招喜說：「有條有序，真是好辦法！誰不贊成？」

「不贊成是怕把穀種好嗎？」和他聯系的一幫人七嘴八舌附和着。

「我說咱公家計劃到的沒領的！」有福站起來鄭重其事說，把煙鍋從脊背上邊的領口里抽出來；因為被烙壞的背上時常發癢，他老伸進煙鍋去撥弄着。「公家總是怕咱的日子過不好，樣樣事都關照得比咱自己還周到。比方說今年春天的變工吧，我們弟兄兩個和存萬我叔家的三個後生，一春天省了多少工？怕統共上六十個日工了吧？」

「有，」存萬老漢證實說；「要是比起往年枉費的工，怕還不止那個數！」

「地種得是甚麼地？」有福得意地繼續道；「邊畔崖窪，一寸也沒給剩下！我看今年鋤草也省勁了，我們那組拆畔的人是連草根都刨了個乾淨，崖溜得光光，草從那里來呀？……」

「農會！」有誰在人後中叫着，截住道；「變工的甜頭，大約都嚐到了，用不着宣傳。夜不長長，人又乏困，我看贊成的就不說了，先叫不贊成的說吧，不要一拉又是半夜，叫人的眼窩受罪。」

他這後一句話引起了一陣嗤笑。王加扶看着下邊的人群，很滿意這會議的開頭。當他要求眾人繼續發言的時候，院裏沉默起來了，在這沉默中，他似乎看見人們的腦子在活動着。他清楚王家溝也總有一些時時刻刻準備反對的人，他們說話常是非常小心謹慎，以免給自己惹出許多不愉快；或者在腦里考慮得很好才說，或者是等待着別人打頭炮，然後看情形自己再願鈔附和上去。

「怎麼不說話哩？」農會又一次催促說。

散佈在院里各處的積極分子和事先說通的人左顧右盼，尋覓着甚麼人似地看誰會首先反對。他們的顧盼把空氣弄得更加緊張，更是沒有人出聲打破這個緊張的靜默。趙德銘暗暗扯了扯農會的衣肘，王加扶把頭歪低下去，一個的耳朵和另一個的嘴巴剛剛碰了一下；立刻恢復了原狀。他們動作的迅速，恐怕只有門台上的福子和維寶看見，院里的人在黑暗中便很少注意到的了。

王加扶轉過身來，隨即親暱地叫道：「克儉哥，你在哪里？」

「唔？」一個低沉的不樂意的聲音答應。

於是滿院的眼睛都轉向行政蹲的那個角落里去了。王克儉在擦黑天從吳家坳他親家那里回來，便更換了衣服，恢復了受苦人的常態；沒有碰到他走親戚的人，還以為他這天並無例外是從山里回來的。他早晨牽着驢出得大門，抬頭向四山里一望，看見農會和毛蛋在對山上站住看他，心里已經感到怪不安的，現在經農會一叫，又加上衆人的注目，他更是傷促。

「怎麼？」他抬起頭來吞吞吐吐問：「我，我，我反對……？」

「你幹部還能反對嗎？」王加扶笑道：「我是看你出門回來了沒嘛。你是行政，沒甚麼話要給衆人公表的嗎？」

「去嘛，你！」他身旁有人推他，聽口音便知是老雄。

行政用肘子朝後一掀，不滿地拐了老雄一頭，然後轉來才和顏悅色地說：「衆人商議：『衆人是聖人』……」

「沒話說你也該上門台去嘍，」老雄並不灰心，更加露骨地譏諷說：「你也算個官！你看人家維寶和福子吧！……」

誰都明白這話並非譏笑行政，而是影射着福子和維寶。福子是老雄的舊夥子，減租鬭爭以後，兩家成了仇人，維寶會帶着「基幹」在一個夜間把他和老婆共用的煙燈抓去了，煙槍之類早已毀棄，銅燈則送交了鄉政府，鄉文書目前夜里寫字看書，當桌燈使用的那個便是它。王克儉雖說心里也明白，但他還是站起來另揪個地方蹲去了；衆人曉得他不願意被人認爲他和老雄還有甚麼連繫，因爲他自認他和他之間是有着嚴格的區別的。他站起時，附近的幾簇人叢中有人嗤嗤笑着，更遠處有人厲聲警告着不要搗亂會場。福子和維寶在門台上同時站起，維寶威嚴地咳嗽了一聲，農會知道他們又是要質問老雄誰是「官」，並且要他弄清楚：說新社會的幹部是「官」究竟是甚麼意思。維寶剛要開口，便被王加扶制止了：他心想這只能當做個「材料」以後再說，因爲現在一扯起來，定要就誤會上要討論的正經事。

王克儉從西邊圍墻走到東邊墻下來，他又碰到圍結在善人周圍的人們一塊了。存恩老漢親熱地給他讓開點位子，問他白日哪里去了，圍切地奇怪他請女客爲甚麼這麼着急，竟不顧這天是「諸事不宜」的日子。他又和旁的幾個人探問着吳家崩怎麼樣，是不是也在圍着這集體種穀的間題，趨勢和結果會如何……

「說咱王家溝的吧，」王加扶看了他們一陣，笑道：「老小們有甚麼意見，勸說吧。咱一年的生產全看這一盪打響哩，南方來的同志都說：『陝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湯。』咱這塊莊稼頂注重的就是穀嘛！不管是誰，總要個人滿意，咱們才能弄好……」說着又轉向存恩老漢周圍的一堆人，有意地加添說：「有話勸衆人說吧，閒話等散了會，以後有工夫了慢慢拉。」

院心有一個人站起來，提起一隻腳，在鞋底上尅了煙灰，準備發言。這人是王存發。

「我不是反對，」他首先聲明，然後才說：「村里老小們還不知道我命不好？沒兒？我總是女子點穀，舊前是金鳳，出嫁以後，銀鳳大了頂上。婆家見話說今年要引她，你們說銀鳳跟衆人混到一塊上地，我老婆依嗎？趙同志說分團學生娃，我看不容易，凡念書的家里都種幾墩穀。人家的歷住給咱點，對嗎？要是能辦到，我沒話說，衆人怎的咱怎的……」

「我不是一樣？」存發老漢說完，王加鈞立刻接嘴說：「我還不如存發叔，連女子也沒，年

年種穀常是婆姨跟我點穀籽，和一群人一塊上地，她就不去；光我兩個上山，過路有個人看一看，她還羞得臉沒處藏嘛……」

一陣壓抑不住的笑聲淹沒了他以下的話，他左近的人打諝着他。維寶制止着騷動，要求保持開會的秩序，發會想拿他在縣里開會遇過面的一個女勞動英雄的實際例子，來打破王加鈞的「封建」，但被教員站起來搶嘴說去了。他肯定地答覆了這兩個人的詢問，說只要參加種穀變工，點籽娃娃的問題由他負完全責任，因為學生娃和校外的男女兒童識字班，將全聽他支配。最後，他聲明這是個小事，要求眾人只討論受苦人自己的事好了。

他說完剛剛坐下，繼續發言的人便站起來了。王加扶一看這是善人周圍的人們之一，心想他們大約已經醞釀好了。

「辦法是好，噴，定期可是困難，」發言者一開始便沉吟着，惋惜地啣着嘴：「你要種大日月穀，他又要種小日月的，伸出一隻手，五個指頭就不一般齊嘛！……」

「你這話不對！」後排有一個人站起來反駁。

眾人調轉頭一看，這人是摸範。他雖和村幹部常在一塊計劃許多事情，但他總還是個參議員，自認不好和村幹部一塊坐在門台上，所以一出來便找他那一組人一塊，蹲到最後邊去了。現

在，他站起來截住了發言者，才開始說他的道理。

「爲甚不對哩？」他自問自答道：「你說的是舊社會的情形，那時節墮窮得等不上秋收停當，就要吃新米，才種小日月穀哩。這兩年誰還種它？說句不好聽的話，種子穗大一點，滿打不下糧食。我看你老哥就不種。存德哥，你種嗎？」

「我？」王存德吱唔着，迷盪了一陣，終於還是老老實實說：「我不種。」

「好說了！」模範勝利地說，轉臉問着全院的人：「還有誰種嗎？」

半天沒有人張聲，只有吃煙的噼噼聲和粗壯的呼吸聲。突然在他旁邊有人開腔了：

「我打算種一坵，趕青黃不及……」說話的是大漢，他很抱歉的樣子啞啞着，怯生生地偷看了幾眼模範。

模範睨了他一眼，灰心地嘆了口氣，心里想這和死人一樣不開通。

「你怎麼啦？啊？」他失望地問着，「新社會餓死誰來？你爭點氣，種大日月穀，好增加生產，吃不到秋收我給你想辦法，行嗎？啊？」

「唉！」大漢嘆息了一聲，羞赧地說：「你模範這片好心，我不種了。吃不上來，我把灰老鼠多打幾鞭子，走緊些。我看咱前生大概是鷄來，總是刨一爪吃一嘴的命……」

他的樣子和他的話引起最普遍的笑聲，連教員也忍不住，放開嗓子笑了。當王加扶要求誰再繼續發言的時候，存恩老漢本人扶着他的棍站起來了。

「我有幾句話，能說不能？」他首先徵求着同意。

「爲甚不能哩？」福子代替主席回答：「在你佬沒修成仙家以前，你和衆凡人一樣有說話的權嘛。咱講民主，誰又沒說不准普通人說話哩？」

老漢於是低頭從人縫中覓着通路，拄着他的棍想到院心去。人叢中甚麼地方發出壓抑的嗤嗤的笑聲。

這王存恩是王家溝一個特出人物，和雜寶們比較，彷彿他們活的年代之間前後錯着好幾百年。老漢的舊瓜皮帽下邊還拖着一條老鼠尾巴一樣又細又短的辮子，很顯然地給人們表明着他的氣質。不僅在王家溝，便是周圍三二十里以內，他都是有名氣的人物，從未發過脾氣，對甚麼人都是一樣的好心。他一輩子忌口，不知道腥羶和葱蒜的味道；已經七十來歲了，還是滿口牙，被所有嘆息咬不下的老人們羨慕着。老漢對於看『皇曆』可以說够一個專家了，手上掐算得也不錯；不過『善人』的稱號却是因爲他心好得來的，不管你丟了東西尋找，親戚害病要去看望，打土窰破土下線，受了驚叫魂確定方向和步數，只要問到他，無不有求必應，立刻伸手給你掐算起

來，因此他的「菩薩心腸」很使許多人感動。四福堂在「中央軍」里當官的大財主王相臣是他老婆奶大的，他對他比對自己的親生兒子王加祥還要關切。雖然奶兒恐怕早已忘了他的這個窮奶爹，但他却永遠帶着一種深厚的感情懷念着他，一聽說有家信回來，他便到四福堂去看，信里沒有一回問候到他和他的老婆，他也自動原諒了，因為他覺得人家在外公務繁忙。大凡這樣的人，也許都對新社會沒有絲毫的，存恩老漢却不然，他不像王國維們一樣，對一切都是隨時隨刻不滿；因為他認為八路軍既能混了現在這樣大，毛澤東也必然是有點星宿的人。衆人很是了解他在許多會上提的意見，本心都不是惡意，或者說存心搗亂「工作」，因為這與他一貫爲人的品行是相違的。他之所以在說話以前要徵求一下同意，其原因僅是因為近來有很幾次他的意見受了大多數人的反對，特別是爲了將神鐘移到村里來打的事，他幾乎生了全村的氣。招喜他們甚至說，王加祥參加了會，老漢便不必來了，他可以在家裏靜靜地養神修道，翻看他的「萬年曆」去。雖然如此，他還是由不得來，來了便由不得說話；他怕因他的沉默而鑄成大錯，很對不起全村的人，有礙於他死後的發展前途。

現在，他拄着棍往院心走着，因為在他心目中，他講話的對象是院里每個角落的每個人。

「你到那里去哩？」給他讓路的一個人問，含着揶揄的微笑：「我看你不如上門台去吧。」

「不，」老漢用棍子探着路說：「我一是工作人，二不是村幹部，平時我在那里盛上三天沒甚要緊，趙童子（同志）不會把我咬走，而今我可不上台說話。」

「說你的正話吧，」有人已經在不滿地警告，「這是召集起來拉開話的嗎？」

「說正話，」老漢平靜地同意，嚴肅地擰了把鬍子，然後預先便請求着原諒，說：「我說的對？衆人聽；不對？當我沒說一樣。……」

不過在許多人中間增長着，維實看見，首先忍不住站起來了。他兩個是老反對，互相一舉一動甚至裝束都不滿意，存恩老漢總「原諒」維實年輕，維實却不原諒他一次。

「誰同你推磨？」他毫不恭敬地說：「繞不完的圈子！空話或者你還是再等十來個月，到臘月二十三黑夜送灶君上天時說去吧，那會你一個人跑到鍋台前說一夜也沒人嫌多？……」

一陣暴烈的笑聲包圍了存恩老漢，笑聲里也夾雜着幾聲不滿意排長這種態度的冷笑，他的兒子王加祥更是負氣地要求他不要說話了，他連理也沒理。農會勸阻着衆人，證明這是老漢說話的習慣，只好由他拉吧；你若要阻止他，結果是更費時間。於是衆人安靜下來，都帶着濃厚的興趣獸着老漢，看他又能說出甚麼意見。

「芒種糜子飽種穀。」他開始說，好像吃了過多的辣子，嘖嘖地叫着，然後才斯斯文文地

繼續道：「這是古規程嘍，凡是受苦人誰不曉得哩？種穀這一則要看天氣，再則還要看你地里的生活是不是方便，因此上從穀雨到小滿都是種穀的節氣。聽說今黑夜要討論種穀的事，我今兒還翻了下皇曆……」

「年前的皇曆使不得了！」有人嘲笑地插嘴說。

「我看的是今年的，」他肯定的答覆道：「這個我比你在行！」一陣笑聲打斷了他的話，半天才又聽見他忠告：「穀雨剩不幾天了，衆人不要瞎鬧吧。馮縣長我曉得，他老人倒是個好勞動，可是他本人從小唸書，後來學織氈子，長那麼大，手沒換過鋸把，他能指示好這號事嗎？你拿些毛問他去，他曉得做甚用合適。我看定期種好了，衆人的福氣；種壞了哩？公家爲了咱，不是反倒害了咱嗎？……」

「那麼按你看咱該怎麼辦好哩？」有人問，抿嘴笑着。

「我還沒想出個相宜的辦法，」他說：「變土是可以，定期是不好……」

「那你還是和沒說一樣嘛……」有人尖刻地說，忍不住冷笑着。

雜寶又由不得站起來，說：「你沒想出，我們想出了。你沒聽見趙同志發表嗎？我看村里的事你可以不管了。」說着，用他自造的審木洋煙斗指着老漢的原位，帶笑地請求道：「你還是坐

那里去息一息吧。」

「講甚麼民主？」主席看見老雄頭一拐，沖他身邊的圍牆嘟囔起來：「黑主！要是不叫人家說話，何必叫來開會哩？按戶口傳知就行了，哼哼……」

他的話只有他跟前的人聽清楚了，背後有人用煙鍋揪着他，笑道：

「有話你朝衆人說嘛，朝牆說有甚用哩？」

「國雄老漢有話說！」他右邊有人向門台上叫道。

這時打鐘的六老漢已經順着門台跟，走到中間的台階上了。他一來便在門台一端的盡頭抱着他的棍坐着，喉嚨里不住氣地呼嚕嚕響着痰。他原不想說話，因為靜悄悄坐着都感到氣不夠用。但存恩老漢返回原位時連連地搖擺着頭，嘆着氣，那灰心喪氣的樣子使他不得不對他所說「芒種糜子亂種穀」的話解釋幾句，一則使得老漢順氣一點，再則免得一些人因他這話而動搖；因為他知道：存恩老漢在一些人中間有着影響。當他聽見有人宣佈老雄要發言時，他站住了。

「叫人家先說，」他向王加扶道，帶着一種自家人的態度。

「說吧，」主席向老雄招呼，福子和維寶在王加扶身後警戒地注視着他。

老雄却又遲疑了一陣，最後才提着他的長桿煙鍋站起來。

「我說得理，」他開始得意地冷笑道：「我也是個「頑固」，在衆人眼里大概和存恩也差不多……」

「我與你不一樣，」存恩老漢嚴正的聲明：「你說你的，不要和我扯在一塊。」

這話剛說，手裏得滿院每個人都哄笑起來，全用輕蔑的眼光望着老漢。

「好，你和我不一樣，你不是「頑固」，我說我的。」老漢鄙夷地譏笑着善人，賭氣似地說：「旁人原不管，咱只等咱個人。」見要自養，毅要自種。」我的主意我會拿，完了。」他說着便踱下去，嘴里還在囁囁着這和這租不一樣，不是法令。

一陣騷亂隨之而起，有人說：「兒也有不是自己養的，」立刻惹起許多噁噁的笑聲。趙德銘莫明其妙地問雜賓衆人爲什麼笑，雜賓把嘴伸到他耳朵上說：「老漢的婆姨年輕……」答應以後慢慢告訴他。門台下邊繼續喧鬧着，王加扶無法維持秩序了。有人嘆息着會開得太沒意思了，沒有討論出一點「具體」，人們睡着鬧鐘的限鬧聽着空洞的諸論；有人則主張乾脆停止一切發言，直接了當付諸表決，然後確定種穀的日期散會好了。

「六爺，」招喜對六老漢說：「你算說了吧？」

「對，」有人贊成，「他說起又要咳嗽，人得等半天……」

但六老漢却堅持要說。老雄發言以後，他甚至氣憤起來，非說不可了。

「我給你們打鐘不賺分文，」他喘着氣說：「說幾句話也沒賺到嗎？」

教員站起來支持他。趙德銘到王家溝小學以後，六老漢是這村里最引起他尊敬和同情的一個人，並且除過幾個村幹部，便要數他和他最爲慣熟了。他有一個孫子（有福的小子）在學校念書，這是他家的一件大事，因爲他們老墳里也不埋一個識字的人。他常到學校里來看看孫子是否好念書，再三懇切地要求教員嚴加督束，必要時揪耳光打亦未嘗不可，理由是他們的子弟和四鄰堂的不同，生來不適宜於念書，非如此恐怕是很難念成功的。趙德銘除了接受他的要求，格外關照他的孫子之外，他還拍着他的肩膀解釋他的陳舊的不合時的錯誤觀念，他了解地笑了。現在，教員對衆人保證，六老漢不會說無用的廢話，得到同意之後，他恭敬地彎下腰去說：

「你佬說慢點，說低點，就不咳嗽了。」

六老漢開始說話。他是慢慢地，低低地說着，院里一片寂靜，王加扶在門台上看見，除過王克儉低着頭吃煙，王國雄好像還在生氣似地背着臉之外，所有的眼睛都注視着這個戴毡帽的老漢。

他首先朝東塔眼的存恩老漢說話，聲明他看皇曆指日子不如他，却的確是種地種老的了。他斷言舊前亂種穀是因爲沒有組織起來的緣故，譬如說天氣，雨前雨後種進去毫無問題。雨前着種的

太早，風颳溜了鬆土，穀籽被埋得很深，自然出不來；雨後要是種遲了，穀籽可以在下邊的濕土中生芽，但到要出土的時候，太陽晒乾了地面，燒死了穀芽，所以年年直至芒種以後還有補穀苗的。他的結論是選擇適當的時間，在幾天之內全村組織起來，互相幫助種完，絕不會再有補苗或改種小日月穀的事。

「你看我說的對嗎？」他問存恩老漢說：「總是古規程使不得了。從前誰敢減租？墳地能開過種嗎？隊伍幫百姓種地誰敢要？我盤算先生桌兒上不放戒尺，沒一個念書娃怕；我問趙同志時，他說誰打學生要受上面的批評。你看能和舊前比嗎？」

「對，六哥，」存恩老漢似乎慚愧的樣子，說：「你說的對，我由不得按舊前說；可是，我盤算新社會也總要老天給人吃。要是不給吃，出了種還寇打哩！」

他話一落地，有人便指謫他胡說，另外的嘆說現在討論種穀，而他却拉起穀出穗以後的事來了。王加扶滿意地伸出兩手制止着衆人：「不說了，不說了，」然後請六老漢繼續發言。

六老漢轉過身來肯定說：老怕人使好心的人，大約自己常使好心。他雖是朝老雄蹲的那邊說的，王加扶却看見行政突然把頭深深地埋下去。

「我給你們說個使好心的故事，」六老漢繼續道，「有一天，龍王和財神一塊走路……」

「哎呀！」有誰截住說：「又是誦藏經（註），不說了，表決吧。我們明兒白日還要上地受苦，他白日直睡一天。」

「呸說吧，」趙德銘繼續支持，充滿着興趣瞅着六老漢說：「很有意思，看龍王和財神兩個怎麼使心眼。」

「不是他兩個使心眼，」六老漢轉頭朝教員更正着，然後又向衆人說：「路遇三個受苦人變工掏地。天旱。一鏟頭一塊大土疙瘩，半天敲不爛。財神說：「龍王，你下點雨吧，看受苦人可憐的……」龍王說：「雨不由我，要玉皇老爺准許才行。錢由你管，你給他們一點，他們不掏地也過好日子了。」財神搖頭，說：「我怕害了他們。」龍王奇怪，問：「給他們錢怎是害他們哩？」財神說：「不信你看看。」過了一會，地里果真掏出一罐銀子，三個受苦人不掏地了，坐下商量怎麼辦。都說要等黑夜拿回家分，白日怕露了風，就打發一個人回家帶飯，他走後，那兩個又商量。這個說：「等他擔飯來，咱把他弄死，咱兩個二一添作五。」那個說：「對。」……」

「唉……」注精會神的人叢中全嘆息了一聲。

「帶飯的到地里放下擔子，」六老漢繼續着：「猛不防給他們扣倒，一會就不出氣了。掩埋了他，他們才吃飯。吃過飯不大會，兩個人可又鼻子口里出血。眨眼工夫全死了……」

「怎麼哩？啊？」有人驚訝着：「現報？」

「不是。」六老漢搖搖戴毡帽的頭說。

「外財不扶人嗎？」

「不是，全不是。」六老漢說：衆人猜吧。

「敢是飯里下了毒！」有人叫道。

於是滿院到處紛紛議論起來，好像看過甚麼劇團的戲一樣，各人發表着各人的感慨，誰也不聽誰的話，只是嘆息聲和辱罵聲攪雜着。六老漢最後說：

「你們好好變工，我打鐘都是有勁的；七零八落，我打起鐘也沒勁了。」

「好了，」王加扶乘着這股熱勁，說：「願意併組的和按地算工的說話吧。」

福子和維實的兩組接連着都說了話，當存起那組聲明同意的時候，這被人認爲早該拆散的一組引起了許多人的驚奇，都說模範真有點辦法。招喜他們三個小組當場宣佈合併起來種穀，共十個勞動，有王加扶那組大了。王加誠和王存萬們的兩組只有一個人王克溫還沒有最後確定。

「你怎麼哩？」王加誠問王克溫；王克溫遲疑地笑着。

「要是嫌我們這組不對勁，」王存萬擱羊的嗓子聲明：「你們另打主意，我們要聯對象也不

難。』

有福和王加福們那兩組的事，王加福同意，別的還沒有完全說通；他要求散會以後再說，大致沒甚麼問題。於是王加扶提議其餘的都等以後慢慢組織，便宣佈開始表決。福子和維寶從門台跳下院子去點驗人數，他們把行政也叫起來幫助着數。

點驗的結果到會的共是一百零二個人，其中有幾個人是靠塔睡了剛才叫醒來的，爛紅眼王存高一到黑夜便成了瞎子，根本沒有來，賴小子和銀柱兩人在茅房口睡得似乎很香，組長揪醒他們還頂不高興，說他們早晨在地里已經說好了，還舉甚麼手……

『不鬧了，注意啊！』王加扶說：『贊成定期種穀，忙假前後學生娃不告假點穀籽的，把胳膊豎起來！』

福子、維寶和行政分頭數着，模範在左願右盼看着大漢，王加盛和鐵籠們是不是全豎了胳膊。王加扶在門台上看見：過半數的人迅速堅決，胳膊豎的挺直；有一些人看見豎起的很多，才跟着豎了起來，東半邊有三五個人直至數到他們跟前，才勉強地豎起來，胳膊顯得十分無力，等一數過去，便放下去了。王加扶看着覺得怪好笑，但却滿意地給教員說：『你看，差不多是全體。』

三個人黨的數目合起來共是九十七。

最後，一致同意在四月初一以前，下了雨便開種；如不下雨，那時以後，看情形再定日期，便散會了。

九

時間雖只隔了一天，王克儉家里那種鬱悶的空氣，已被一種愉快的歡樂所代替，吳家女兒和她的兩三個娃娃的到來，使這單調而冷清的家庭充滿了生氣。

先是左隣右舍的婆姨們來看望新請的女客，女客的吃奶娃娃從這個懷里轉到那個懷里，評論着他的眼，眉毛，鼻子和嘴，「三個婆姨一面鑑，兩個婆姨一面敲」，着實喧鬧了一陣才陸續散走了。吃過夜飯，王克儉和楞子到學校去開會，二楞和毛虎繼續互相交談着各人學校的情形，乘著睡覺點燈之便，小舅舅還把他的習字拿出給毛虎批評，楞子媳婦站在脚地接談了一陣，回她自己窩里去了，老母女便也睡了覺。

她們吹燈以後，才正式開始談叙母女中間的體己話；分別了幾月，她們已經積累了許多不能對旁人訴說，或訴說也無用的話在心頭上，現在則可以盡情地傾吐出來，得到最溫暖的同情，安

慰和鼓勵了。她們在黝黑中有時說的十分欣慰，有時則氣憤得直想冒火，在她們的談叙中，自然免不了議論到與自己關係最爲密切者的是非，娘說楞子媳婦嘴饒，手懶，腿野，耳朵不聽話，舉出很多實例來證明；女兒則列述她婆婆嘴多，對妯娌頗多偏私的事實，藉以說明分家的危機已逐漸嚴重起來。母女兩人雖然地位不同，却互相絕對同情，自然看不出她們自己還有甚麼可檢點的地方。最後，娘忠告女兒上識字班，紡織組和在一切開會的場合中，以少說話，持重爲第一要緊；女兒則要求娘對些微的小事少生氣，反正往後的光景是爲小的過……諸如此類，直拉了半夜。

學校里散會時，她們剛剛睡着；人的擾嚷，狗咬和驢叫章的混雜聲音，便把她們嚇醒來了。一會之後，她們聽見王克儉和楞子掀開大門進來，接着楞子的窰門也響了，老漢給驢添了草，才回到窰里。

他一推門進來，老婆便以一種近乎諂媚的殷勤告訴他洋火的所在，並且對他接連兩夜都不能睡着够覺表示掛懷，女兒則慨嘆着開會的時間之長。

『有甚麼大的事務哩？』她笑道：『常這麼開嗎？我們那里開會，可過半夜時少……』

王克儉一直不喘氣，彷彿完全沒有聽見她們的話，她們還以爲他這只是對家人慣有的那種態度：不屑理睬。但當他摸到洋火擦着點燈的時候，一根洋火的火光便給她們映照出他臉上籠罩着

愠怒的難看的氣色，似乎他剛在村里和誰吵過架回來的。

「你又怎麼了？啊？」老婆探問，用疑惑的眼睛盯住他。

他仍不理，皺着眉頭點燈，那樣子頗像還在腦子里和誰吵架一樣。

「哼，你們那里，」點着燈，扔掉了洋火棍子，老漢才看了吳家女兒一眼，冷漠地說：「你們那里怕更嚴緊！誰坐娘家問了婆婆，還要通這組長那個組長知道？你按日期領來的字，我們這里誰給你教？」

「二楞和毛虎嘛，」女兒解釋：「他們不會的，你們這里不還有先生？識不會回去不好看，人家都學麼……」

「甚麼不好看？」老婆站在老漢這邊，截住女兒：「你坐娘家，這里一撲，那里一碰，叫認也認不得的先生教字好看？燒火煮飯，縫新補爛，識的字有甚用項？」

吳家女兒剛要解釋她的無可奈何，便被她爸的話插斷了。老漢脫了鞋上炕來坐下，拿煙鍋裝着煙，看了看前炕和二楞親熱地擠在一塊睡熟了的毛虎，說：

「我聽你婆婆的口氣，就是不想叫這娃娃來。只怕誤了你們種穀。」

「看爸爸多心，」女兒不禁失笑起來：「她就是那麼個人嘛，我才還沒和我媽說了半夜！」

一句話重重複複說幾十遍，本來清清楚楚，說多了也叫人由不得起疑心。我是你，那一天還是氣。」

老婆又接嘴證實着女兒認識的正確：當吳家在毛虎月子里時，因為是開懷養頭一個娃娃，她去給娘熬湯和那婆婆相處過一個時期，知道一點這位堂親家的脾性。她並且忠告老漢不要把老婆們的話和男子漢的來比，輕易懷疑好的親戚。女兒轉來解釋她們村里不是工作辦的麻糊，而是辦得緊湊，乾脆；因為鄉政府駐在本村，區公署也只隔着二三里路，所以稍微重要一點的「工作」，一開會區鄉幹部便都來了，特別是那個寫字風快的外路人林區長，他講話沒一個不喜歡聽的。……

「你們村里開會，區上鄉上都不來人？」她最後問，同情地盯視着她爸的一副難看的氣色。她這番話恰恰投合了行政的心思，他苦笑了。彷彿一種沉重的鬱悶和苦痛的憂慮壓倒了他，他連連地搖着頭。

「我們這里胡鬧，」他嘆息着，開始氣憤地拉起開會的情形。

他首先表示灰心的，是連王加扶那廖老實的人也要起「詭計」來了。他們在開會以前暗中佈置好，趙德銘一說，一呼百應，只聽見他們一幫人的聲音，製造好不利於說反對意見的空氣時，

却來提名問他了。他奇怪頭天黑夜村幹部中間那種不協調的勁頭，不知經過一種甚麼不可思議的變化，在這天黑夜竟又是那麼和諧一致。他說他實在想不來，存起怎麼把他那和說通的，模範對大漢的「拉攏」簡直像和誰賭氣一樣，爲了不使他給他們洩氣，他甚至當衆預約給他借糧，好像他家裏倒是有辦法。提起福子和維寶，他直搖頭，他們對存恩老漢那是甚麼態度？除了老漢具有特殊的「涵養」，他敢斷定沒有人能夠忍受；而最使他心里不平的，則是大家對普人和六老漢不公道的對待。

「甚麼民主？」他最後氣沖沖地說：「民主是誰愛怎麼就怎麼，可是我們村里啦？存恩你大爺說話沒人聽了，六老漢倒站在台上說故事，嘿……」

他冷笑着，氣得鼓嘴巴。母女兩人隨着他的敘述和評論，腦里一個接着一個浮起他所提到的每個人的影子。

「怎麼他也成村幹部了？」吳家女兒腦里掠過六老漢的影子，十分惋惜似地問：「你們這里怎麼弄的，盡選起那麼些人？」

「誰選他？」行政區萬地聳了聳鼻子，說：「他甚麼村幹部？他自家要給村里變工隊打鐘嘍；「你們好好變工，我打鐘都是有勁的；七零八落，我打起鐘也沒勁了」，你看！就像全村都

是小子一樣指教人……」

他學着六老漢喘着氣說話的樣子，惹得母女兩人全笑了。

「太不自量了！」老婆鄙視地評論。

「他把『工作』還認得頂真啊？」女兒問，從被里抽出一隻手，攏一攏鋪在枕頭上的頭髮，覺得怪好笑。

「可不認得頂真哩？」她娘代替她爸回答：「舊前叫四福堂整得他够苦，眼看王家溝爬不住了；而今，兩個兒全在八路軍里，老婆老漢坐着吃優待糧，還要你爸派差給他從區上領回來，你爸說他是『紅老太爺』，他大概當真是老太爺了……」

「哼哼，」行政又冷笑着，在石炕欄上炆了煙灰，「真是『財主窮了，惡人熊了，窮鬼活成人了』，一點不差！那幾個死老漢，一下值錢了，趙德銘還叫他乾爹哩……」

他說得她們都忍不住笑了。老婆伸手給他正了正枕頭，勸慰說：「睡吧，你把你的工作辦了管他們！」

「就是，」吳家說：「白日走了幾十里路，黑夜又開了半夜會，你不乏困？明兒還要請馬家去……」

老漢解着腰帶，鬚黑還在發纏着六老漢所說的故事，好像還是專說他的一樣，使他老不舒服。

「明日不想請去了……」他喃喃說。

「爲甚？」母女兩人同聲驚奇地問，死盯着他。

王克儉不聲不響，從敞開的懷里逮住一個蠟子，舉向鍋台上的燈前處置着。他不知道怎麼給她們說才好，心里想：看黑夜開會的情形，他不能冒然實行他的計劃了；情況與頭一夜大不相同，他必須看事行事。但嘴里却只吞吞吐吐應付道：

「把那兩坳稻黍耕了再說吧……」

「一準是開會又說了你一頓！」老婆肯定說：「你一回來，我看你氣色就不對。誰說你來？」

「說我的穩！」王克儉粗魯地說，不滿地拐了老婆一頭。

「那你是怎麼了？啊？」老婆的聲音也提高了，好像又要吵架：「咋黑兒說的應應驗驗，過了一天就變卦，你怎麼了？我們婦道人家也還拿個主意哩！」

吳家女兒輪番看着娘老子，長長地嘆了口氣。

「鬧得這麼，我今兒也不來，」她懊悔地說。

於是她開始詳述她自己的情況，聽口氣似乎她上了一次大當。她原沒有料到娘家會突然來請她，清明以後的幾天沒有來，她便把希望推到春耕整頓完畢以後，過了四月八。那一天是她們那裏有名的青雲山廟會，婆姨們都把各人櫃裏最好的衣服穿出來，比賽美一樣去趕廟會。青雲山附近五七里的，都請遠道的女客來，當地的媳婦誰肯在這個時期里坐娘家呢？她出嫁已十幾年，毛虎也十三了，每年春天坐娘家，她娘老子都照例這點，唯獨今年例外。恰巧青雲山的廟會今年更有特殊意義，早已傳聞不唱舊戲班子的戲了，代之以延安出發的新劇團，「小丑」都是女同志，沒有人懷疑其盛況空前。但她一聽她爸說要在兩三天內把她們姊妹幾個全都請到，她高興了，爲了和她的親姊妹歡聚，她毅然放棄了自己快活地開一次眼界的絕好機會，並且向婆婆竭力疏通，把毛虎也拉來了，總算沒有使她爸失望。

「過了四月八，我這一機布的線子也紡完了，」她喪氣地加添着懊悔的原因，說：「幾掙棉花拉來拉去，損傷完了，好貴的東西，邊區票一斤三百，法幣得一千！」

「可不是，」娘幫着腔，不亞於女兒的懇切：「人家也是有公有婆的人，做生活也有個交代吧？」

「那個不當緊，」吳家女兒聲明，表示她倒並不怎麼怕公婆：「我也只是想她們，不礙得馬家的娃娃奶够吃不够……」

王克儉默無一言，不慌不忙地眨着眼皮，接受着她們委婉曲折的責難和親切的煽惑。最後他把袂襖脫了，說：

「好吧，不要說了，請……」

但他睡下用手搵熄了燈，把被角填在肩膀底下，腦里便立刻浮起了會場上表決時的情景：路膊豎得像森林一樣。散會以後，王加扶喜得嘴也閉不住，在村道上追趕上他，彷彿試探一樣和他拉話，問他覺着自己和誰們一組合適，這回可以早一點做對象。

母女兩人見他熄了燈，都不說話，悄悄睡了；她們無非爲的是避免打擾了他，以便使他能很快入睡，第二日好再上路。但他却輾轉反側，怎麼也睡不着，時刻動彈着，改變手脚胳膊的位置。實在說，這兩天疲憊是够疲憊的了：可是他合起眼來，幾次強逼着自己不要胡思亂想，都徒然。春天的夜本來是很短的，加上農忙期間人又特別勞苦，所以平時從黑夜睡着到早晨醒來的這段時間，在人的意識里短得彷彿不存在一樣。但當一個人被許多複雜的思想困擾着，陷入失眠的苦痛中時，人會奇怪一輩子竟有這麼長的時間在意識以外消逝了。

王克儉現在又有點像正月里開始組織變工隊時的心情，許多疑問重新湧入他腦里。

他想不到公家爲甚麼給老百姓添這許多麻煩：區公署的辦公處隨常像冷清的寺院一樣，只留着一兩個看門的人，而工作人員却都揹着粗藍布掛包，拖着棍子分頭在四鄉奔跑，叫受苦人多上糞、多鋤草，宣傳栽樹，一有功夫便溜岸、拍畔、增加耕地。難道這不是多餘的嗎？那一個受苦人不憚這些呢？鄉政府的門上老掛一把鎖，窗里的桌椅板凳上到處覆蓋着一層灰塵，鄉長和鄉文書則像討飯的叫化子一樣，一夜換一個睡覺的地方，把人家往地里送的糞，栽活的樹，溜的崖，拍的畔，甚至挖的水溝的數目都填到表里去了。而有人要找他們開路條，打介紹，或者說理，却必須逢人打聽他們的方向，到處追趕；你追至王莊，又聽說他們早到了李村。這像甚麼公家，甚麼衙門哩？

「唉，」他想着，不由自主嘆了口氣。

「你還沒睡着？」老婆奇怪地問。

他沒有理她，又翻了一回身，背朝着她們，思想便轉到王加扶身上去了，也像正月里一樣，他不會放鬆他，簡直彷彿故意和他爲難……

「好我的玉成兄弟，」他在腦子里說：「你不要照顧我，我會過日子，照顧你自家吧！看你

婆姨操勞的那個樣子，你的娃娃們襁褓得和討吃的一樣，你開起會還口口聲聲豐衣足食。而今稍微有點辦法，你不給你的拾兒定親個媳婦是？（註）當了勞動英雄，誰家的女子能白送給你？看你忙得！你想怎麼哩？……」

想了很一陣，他突然感到屋子里亮了起來，轉頭一看，月明又照上窻子來了。透過破窻孔，一注一注傾瀉在炕上。他看見她們都已睡着，平靜而勻稱的呼吸很使他羨慕，而他却更睡不着了。……

第二日早晨醒來，他不知他甚麼時候睡着的。他醒來已經是飯時了，老婆和吳家女兒又給他作好了請女客的一切準備，他頭一天穿過的那一套見人衣裳也擺在炕邊，只待他起來一吃早飯，便要起身。

正吃飯間，大門外邊狗咬得像舊社會來了討吃的一樣，衆人都驚奇地說，這麼早能是誰來了呢？王克儉一怔，着了慌。

「農會，」他說，連忙指着炕邊的東西：「快送到櫃里！」

老婆慌慌張張把見人衣裳和裝行李的被包，一拖填進平櫃里去，楞子出去一看：來人拿他的

長煙鍋和張牙舞爪的狗對着陣，防禦着自己，已經逐步轉到大門里邊一個拐角處，有利陣地了。楊子端着飯碗，一脚踢開了狗，說：

「我當是誰……」

「好狗，好狗……」來的人連聲說。

密里一聽，原來是老雄，王克儉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

(註) 陝北口語，意即：你不給你的檢兒定親個媳婦是怎麼呢？「是」比「呢」語氣重。

張

這老雄在王家溝的處境是相當孤立的，除過他自己家里和四福堂的灰色院以外，那兩隻輕脚片從來很少踏進任何旁家的院里過。他眼里自然沒有旁人，人家也不眼明他。他即便到橋邊的人市上去，也沒人理張他，閒人們照常拉他們的閒話，彷彿根本沒看見他一樣。拿好心的存恩老漢說吧，從來不得罪任何人，不忍看見任何人失望的臉孔，但對他却例外。他有時到人市上裝起一鍋煙要和善人對火，老漢用煙鍋頭子和他的對着，却將臉背轉他，假裝着在聽旁人說話。老雄五天走一回正川，他既不駛炭，也不賣糧，只是想到「白地」走走，打聽一下榆林那邊的消息，看「中央軍」甚麼時候能「收復」這里，回來時順便指一兩瓶燒酒，或者在脚趾縫，襪筒里和褲腰間私帶一點「寧夏土」回來。自從維實他們抓了他的煙燈以後，衆人懷疑他用甚麼方法過關，難道他真改「抽」爲「喝」了嗎？「也好，」有些人說：「這麼一來，也少把順邊區的錢往白地

送。」但不過幾天，從他的長工嘴裏便傳出真確的消息，他竟在黑夜人定以後和他的老婆用銅元「坐飛機」，受苦人們說：「啊呀，他心眼也真不死！」老雄有時家里路不住，便出來像那種專門尋查死娃娃吃的黑嘴鴉一樣，孤另另地蹲到大門外邊的塗壁上看景緻；人看見他在那里蹲着他的長桿煙鍋，便由不得猜想他又在打甚麼壞主意了。

王克儉鄙棄他，時刻注意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倒還不是從新社會開始的；不過舊前因為給四福堂討租子的職務關係，表面上還應付得頂好。世事一轉變，他的職務也卸脫了，老雄也比較以前更沒臉了，他當然沒有再應付他的必要。當村幹部中間有時議論起老雄，王加扶、維寶和福子他們還提防行政走話，看起來倒頂溫和；其實行政却比他們還激烈，簡直是深惡痛絕了，因為他自認他是個正派人。

在王家溝來說，王克儉也算了解老雄底細的一個人。他本是窮家出身，小時他爸和他三個哥哥供他跟白家溝白拔貢（便是現在的白三先生的已故老人）念書，他調皮搗蛋，手掌、屁股和肩膀上挨過白拔貢的戒尺那便不能以數計了，書還是沒念到好處。他到綏德州進過三回書場，都未進學，隨後只好買了個秀才頂子戴起來。四福堂當時想找他本家掌櫃，便請他去寫租賬；王和他的爺爺那時還在世，他老人也執法最嚴，因為守着家裏的錢，和念書不同，所以他們竟把他管教

得老實些了。民國以後，陝北的土財主開化起來，一方面打發子弟務新學，上榆林和西安的洋學堂，一方面兼營商業，便打發王國雄做起生意來了。開頭是販牲口，用口外的馬、牛、羊和本地的大黑驢到山西換來外國的板貨疋頭；隨後竟捎帶起黑貨（鴉片），以至專門鬧黑貨，其他變成幌子了。生意興隆起來，老雄便在山西太谷縣坐了莊，直到抗戰開始，日本人打來，他才再沒有過黃河去。據他吹牛說太谷失守的頭一天他才倉倉忙忙收拾了一下攤子離開那里，他到汾陽時，砲彈已經跟着落到城上來了。老雄回到村里，沉痛地帶着哭和警告村人和親友：黃河擋不住日本人，河東河西勢將同一命運；理由是「中央軍」還不行，八路軍更沒支了。當時八路軍才到這里接防，根據老蔣的命令劃這五縣爲邊區的警備區，老百姓還拿紅軍時代來看他們，所以聽的人十之八九都相信老雄接受他的忠告把糧食和貴重衣物掩藏起來了，倉忙娶媳婦嫁女兒的也不在少數。誰知直到現在已經五六年，只是河防吃緊了幾回而已。於是村人便議論着：老雄那時說得萬分凶險，定是假託情況緊急丟掉了東西，不知他私吞了四福堂多少金錢。都說：「老雄唾痰都是空的，話沒聽頭！」王克儉也相信這一點，反正四福堂家業龐大，那點東西還不抵拔一根汗毛，覺也覺不到。比起老雄，王克儉便太老實了，馱了半輩子和粟，除過應酬的工錢，和戶戶給他篩一盞酒，巴結地給他裝幾把瓜子酒棗之外，可以說一乾二淨；有時遇到窮租戶，糧食裝起全

家掉着眼淚送他起身，他還一路難過着回來。

老雄和他不同，他早把自己填肥碩了。好像和他已故的三個哥哥不是一個娘肚皮出來似的；侄兒們現在還窮得和當初一般無二，種着四福堂的地，有一個還和大漢王加明一樣靠「馬王爺」吃飯；而老雄則在抗戰開始時共有二百二十幾垧地，新修起一座院，全是硬砌石密，明五暗四，東西廂寮共六孔，好不堂皇。可惜他聽四福堂老財主的話聽壞了，那老漢的墨守成規使他上了大當。老財主勸他置地，說這是發家的基礎，舉出俗話說的，「地是財主的根子，窮漢是財主的孫子」來證明。他並且拿自己的經驗，忠告他不要忙置地：一者買地價大，佔本錢；與地價小，可以多典幾垧，討幾年租粟便可本利相等了。二者受苦人太留戀他們的土地，絕不願一下賣死，總希望有贖回的可能；而實際他們典出去已等於賣了多一半，幾年繳不上租粟，或再加點典價，滾來滾去，你覺得差不多了，便找他們算賬，結果拿幾個餅子錢便到手了。老雄當時還十分感激這傳授的經驗，但他沒有碰到好時機，新社會先是減租減息，隨後來一個清理舊租舊息的「辦法」，他的門外地差不多全被贖光了，現在只贖了本村地三四十垧。前些年招福子當夥子，主家夥計鬧翻以後，他便屈了長工自己經營起來，決心不再受減租的「開氣」了。他這樣做，像王爺爺一樣不聲不響，把氣裝在肚里也可以；但他却不然，不斷地在人前訴苦，不擇場合，把他家里一切不願

的事都和他土地的命運連繫起來。長工說：『王掌櫃，糶子不好使喚了。』他說：『湊付吧，早先我使喚這種糶？』老婆說：『我累得不行，用上個引娃娃女子吧？』他說：『湊付吧，有一個做個老婆行了，等世事轉變過來再說……』要是喝上三壺兩壺，那嘴便更敞開了，說話的對象雖是他老婆和幾個娃娃，聲音一丈，村道上的過路人也能聽見。

王克儉奇怪有一種甚麼力量支持着他，使他毫不掩飾他對新社會的敵對態度，好像他捉着誰的執轡一樣，世事一定會『顛變過來』。清明前幾天，王家溝來了一個縣上的張同志，調查耕田變工中的一些材料，衆人都被叫到學校去開會，他當場就和他的侄兒們吵起來了。他的兩個長工和他的侄兒們在一組變工，他們指指頭一核算，共節省了十二個人工，他則硬說一個也沒有節省，理由是他的長工沒有比去年給他多做一點事情，而他的贖倒確實比往年瘦多了。『可借騙不會說話，』他說：『不能拉進窰里來開會……』他的話先是引起一陣哄笑，隨即一致憤怒起來，認爲他這話簡直是污蔑衆人。『你大概和腦在一搭兒開過會……』許多人嚷嚷，那邊也有他一個侄兒，他立刻舉起他的長煙鍋撲過去。『你甚麼東西？讓兒！』他叫罵道：『我和你老子一娘養的！新社會也不能沒家法！』衆人有的喝喊，有的推他；他倒回原位，勾着頸頭，嚙起牙子聲明他再不能和他們變工了。衆人勸說他，雜寶警告他不要太放肆，那位張同志也着聲批評了他一頓，臨

走時說：「那麼個怪老漢！要好好教育教育……」王克儉嘴里沒張聲，心里盤算：「你教育吧，天王老子也把他沒辦法。」他和侄兒們還吵得牛吼一樣，旁人更不能挨他，長工年年換人，凡本村人誰餓死也不願給他幹活，外村人有時也半途便拉倒了。行政認爲他越是阻碍「工作」，王加扶他們越好團結衆人。

然而最使王克儉鄙棄的還是老雄的名聲，全村都在議論他的老婆，而他自己似乎還毫不知恥。他那個早年從山西帶回來的太谷婊子，很不以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漢爲滿足；據說她甚至沒有空放過在老雄家里住過的每個不肯拒絕她的夥子和長工，娃娃一個接着一個生。十來年前，她二十多歲，花朵招展的時候，老雄一走東路，她便成了四福堂的老客，王克儉有一回去，竟在王和仙的帳子里發現了她。王克儉怪不好意思，慌忙便要退出門限，而那臭婊子却似乎很榮耀的樣子，問他取甚麼東西，爲甚麼又走了呢？三十多歲以後，財主不眼喜她了，她開始不嫌棄地拉起受苦人抓糞的手，據說連福子也會偷偷地跟着她溜進倉窖里過。村里人時常津津有味地研究那一個娃娃像誰，而老雄却用父親的感情親熱地摸他們每個的頭，爲了減少雇一個引娃娃的支費，他常幫婆姨的忙，有時帶着其中的一個或兩個出現在白日的會場上。滿意地讓牠（她）們扯他的鬍子。「這有甚麼礙關係？」有人背地里粗魯淫褻地說：「這個傢具衆人使換也使換不爛，老雄在太谷城初看

中她時，四福堂當初的李掌櫃去了，他還請人家去喬過哩！」行政一聽見老雄的聲音，便想起頭天黑夜開會時他一說：「兒要自養，穀要自種」，衆人便嗤嗤亂笑的情景。

而現在，老雄連聲贊嘆着「好狗，好狗！」便輕輕手溜進窰里來了。王克儉翻起眼來，向他投了一個厭惡的眼色，便仍然埋頭吃他的飯。只有老婆和吳家女兒接待他，讓他吃飯，吳家並以女客應有的禮數從身後拖出一條毛毯舖在前炕，以免光席巴沾污了客人的好衣裳。老雄便在炕沿毛毯一端的盡頭坐下來，一隻腿極其自然地蹣在另一隻腿上。

「我起得遲，早起嚙不下飯，」他說：一邊將他的長煙鍋伸進皮煙袋里，親熱地轉向女客，皺起他的足有半寸長的眉毛，說：「快！舊前你跟你爸到四福堂下院來耍，還是個毛丫頭子；嗟，而今拖兒帶女，一動就是幾日子。吳家你多時來？」

「昨兒嘛，」吳家說，對老雄身上那件黑絨馬褂發生了興趣，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羨慕地說：「頂新，四老爺多少錢扯得料子？」

「噢！」老雄喪氣地嘆息了一聲，說：「十來年的陳貨了，而今誰縫得起？這新社會穿出來太不相稱了，給雜寶們看見，光衣裳也認定是個「老頭固」，可是有甚麼法子哩？吳家你一年來一平回不曉得，不是舊前的你四老爺了！老婆說：「入鄉隨鄉，入街隨街，」家常穿怕人笑話。

我說不怕，邊區出的土布穿出來倒是好看些，咱買得起？……」

「哈哈！」楞子在腳地大張口失笑了：「怪不到人家都叫你是「奸滑堂」，你和狐狸一樣嘛！這馬褂該值三個土布吧？我這是個新襖，不嫌你的舊，咱換！」

他說着，用捉筷子的手抖擻着他的土布襖，惹得全都笑了，連行政也沒忍得住。她娘笑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她一方面嫌他要笑得沒分寸，另一方面「奸滑堂」是當面說的嗎？老雄會仿照四福堂起了個堂號，叫「三餘堂」，因為他家業總還不大，所以沒叫開去，反被衆人送了一個「奸滑堂」的綽號。但老雄並未因楞子直率而臉紅，他吃着煙說：

「值是個錢，可是我總要把地產破完才賣估衣哩吧？」

「呵呵，呵呵，看把你可憐的！」楞子並不接受他娘的啟戒，更輕蔑地擰着鼻子，「你伸出一個指頭也比我們腰粗，我看你賣煙也是裝窮。你蹲在家里指使人，我們父子上山持日頭，你在我們跟前哭窮沒用項。到四福堂哭去吧，比人家你是窮了。」

他說得衆人又笑了，二楞和毛虎雖然不明瞭其中深奧的含意，也儲有興趣地盯着老雄。只有王克儉不改神色，他一心一意吃飯，似乎急於出發，以擺脫老雄。

「好我的楞子，」老雄用他煙鍋的玉嘴比畫說：「我還真是愛你們。你們一年比一年發胖，

我一年比一年消瘦嘛！你不要看四福堂攤子不小，瘦起來越快！減了租，負擔還是比租戶重，一根蘿蔔兩頭削！不料想地成了害物！想一下往完賣，公家還不讓，說要保佃，你說要命不？……」

「好我的老——」楞子抿嘴說，把那個不體面的「雄」字卡在喉嚨里：「你不要在我們跟前告屈！我們一沒鬥爭過你，二沒摸你的腹，我爸雖當個行政，該沒虧負過你吧？把你胸口的四兩紅肉拿出來！……」

「吃你的飯！」他爸無情地截住他，拐了他一頭：「吃了被騙去！」

「滾飯又填不住他的嘴哩！」他娘給他加添着責難，又瞅了他一眼。

楞子雖不響了，但却並不爲耻，滿不在乎地笑着，吞了一滿口飯嘴嚼着。

「拉開話有甚麼關係？」老雄淡然笑着，企圖打破尷尬的空氣。

他知道王克儉的一點脾性，說話和態度過份謹慎，時常保證自己不開罪於任何一方面，以免在時世的變化中，給自己招致到損害。老雄從半寸長的眉毛下邊隱着他，又想起王祖仙說他有一顆狐子心，却配着一副小鷄腸子，有心沒膽。瞟着他，老雄意味深長地抿嘴笑着，直至他們都吃完飯。

毛虎跟二楞到學校參觀去了，楞子放下碗筷出去備廬。王克儉用手掌揩了鬍子，拿起他的飯

鍋，準備吃煙。老雄笑着，投探地問：

「你今兒又要出門？」

「唔。」

「請馬家去哩？」

「唔。」

「你怎麼了？啊？」老雄忍受不了對方的冷淡，着意地抱怨起來：「你總是挨都不挨我，不願和我拉話，我有狐臭麼？說句心里的話，我盤算咱王家滿只你還是個好人，我才老往你跟前湊哩。我想和你拉談，你可又老避我……」他喃咕着，伸出一隻手來，瘦長的指頭上指甲也養了足有半寸長，他一個接着一個屈起指頭說：「你看昨黑里的會上，玉成，福子，維寶，存起，招喜，有福，連六老漢在內，都是一個鼻孔里出氣！人家早在『秘密會』上泡製好了，那些隨帶的人也跟着一起聲叫喚。農會還故意叫起你的名字問你，給衆人看你的偏促。數胳膊時又把你叫起來了，我看你就不像一村之主，真像是給那些『暗部』們當差的……唉，難啊，你處的這個地位！」

他嘆息着，表示極其同情王克儉，彷彿他倆是很要好的知己。看見對方已經裝好了煙，連忙

把他的長煙鍋頭子伸向他，給他對火。他使勁吹着煙鍋，兩腮像吹鼓手吹噴吶似地一漲一縮，兩眼珠子却在那半寸長的眉毛底下翻滾着，瞟着行政的臉孔。

「你那眼怎麼了？啊？」對着了火，他關切地問，隨即誠懇地忠告說：「你可操點心，不要學了存高老漢的樣！我老婆攔得還有點眼藥，你要就打發二楞來拿。」

「我們和賴小子家不同，」行政的老婆插嘴解釋：「我們的墳地沒說辭，他是硬熬夜熬成那個樣子的……」

「噢！」老雄隨又嘆息說：「舊前你到四福堂說，你這行政是個愁帽，我看而今變成鐵帽，快壓壞你了。你心里不願意？還不能不跟「暗部」們的幫！前黑夜聽見半夜里滿村的狗咬，我心想：又開「秘密會」，又有事了；果然，咋黑夜就開大會。你說對不對？」

「哼，」行政冷笑了一聲作爲回答；他清楚那不是「秘密會」，因爲他也去了。但他沒有告訴老雄，沉默是最大的輕蔑。

而老雄却以爲行政冷笑的是那些「暗部」，他更得意了。

「我說咱們也應該聯絡聯絡，」他提議道：「你看這回的種穀和以前的變工還一樣嗎？一來就猛下，和命令一樣，你一個兩個又抗不住。我來的意思是，你和存恩拉談拉談，聽他的人不

少，叫他們給咱們聯絡一些人，咱全不參加他們的變工隊，不按他們的日期種。你說好不好？」

「你不和存恩老漢說去哩？」行政說，鄙棄地盯著老雄熱心的樣子。

「我知他說不上話，」老雄惋惜地說：「你不看昨夜開會時他頂我那一下？真和老牛一樣頑固：他到四福堂去，見我在那里，他還慌慌張張就走了；」財主留他，他連說：「我往後來，我往後來！」頭也不回，就像我是蛇蝎一樣，他吃過我的虧……」

王克儉聽着，忍不住笑了。

老雄補充道：「你和他相好，一說就應……」

「我不說去，」行政搖頭拒絕。

「那你是一準參加了？」

「我參加不參加，你也不要管。咱頂好是各管各，又都不是娃娃……」

他還沒有說完，老雄大爲不滿地扭轉了身，背朝着他。一會之後，他又轉過身來。

「照你這麼，那好了；老跟人家跑吧，人家人多勢重，團體又結得緊，說甚是甚！」

這時楞子已經備好了驢，飲了水。老婆和吳家女兒把倉惶填近櫃里去的物件重新取了出來，催促王克儉起身。他伸展着胳膊，老婆挽着袖子，在脚地幫他穿着走親戚的衣裳；不一霎時，他

似乎已是另一個王克儉了。

老雄鑑賞地看着，沉默了一陣，最後對他灰心地說：「你這人真是鼠膽！你怕甚麼哩嘛？財主還常念你，他說：『我大概連克儉也惹下了吧？他一年不上我的門一回。』你去走一下就財主的走狗了嗎？幾根子和四福堂相好，世事一變就不敢挨了，你摸摸心！」

「沒事我不去！」衣冠楚楚的王克儉嚴正地聲明：「公事有他們那組的參議員，我做甚麼去哩？我父子有空就往地里鑽，能和你們閒人一樣串門嗎？再說舊前給他們討租粟，我們也是盡勞苦和心眼好；四福堂總是算着合算才用我們哩吧？……」

「好，好，給你一說，世上就没人情了！」

老雄說着，一溜下地，起身便走。王克儉到門限跟前，扯住他的袖子，十分懇切地忠告他：

「你往後少到我門上來，咱不是一路人。毛主席辦委員，我誰也不反對。新社會沒吃虧，舊社會也不沾光，不管怎麼，我就是好好種我的地。我不願意叫人懷疑我反對邊區……」

「照你說，我反對，是不是？」老雄簡直要冒火了，半寸長的眉毛站起來。

「你不反對？」楞子手里提着腦鈴往出走，站住道：「你不反對，王家溝有的學堂，你把你小子送到正川念書爲甚？隔三四十里，比本村還方便？」

「我不和你說！」老雄說着，蹣跚出門。

王克儉又去扯住他的袖子。

「你走耳門出去，」他近乎懇求地說：「走大門村里人看見不好，說你到我家裏做甚麼哩？」

走耳門一出去就下溝……」

「怕甚！」老雄粗魯地說着，揚長出去了。

當他出了大門，還未下坡，不知在甚麼角落鑽出來的狗，一撲上前追上了他。他的衣着和步態對這鄉村里受苦人家的狗，那是太生疏了。牠在他週圍繞來繞去，尋找着一切可乘之隙，咬他一口，或撕破他的黑衣裳。老雄用他的長煙鍋防禦着，幾乎是一步一步移下坡去的。狗用最大的嗓子一直把他送上大路，才似乎完成了任務，放棄了他轉回來。這引起村野里的一切人注意，都調頭看着，覺得饒有興趣。老雄到大路上還對一個過路的受苦人說：

「王克儉的狗有限無珠，我常去和行政拉話，牠常咬我。行政叫我給牠喂點甚麼，我喂了，可是白喂了……」

十一

勸員集體種穀的村民大會以後，王家溝差不多又恢復了正月里開始組織變工時的情景了。一方面是村幹部和王克儉所說的那些「急緊分子」（在老雄眼里則是「暗部」）們的宣傳鼓動；另一方面便是種穀戶互相探詢着意見，醞釀着合併小組，擴大小組或重新組織。

王加扶們在會後抓緊時機，利用早晨在井邊上的聚會和黑夜睡覺以前的功夫，像存恩老漢撮合婚姻一樣熱心地勸導着，聯絡着衆人。他們不懈怠，不灰心，有一種理想又在鼓舞着他們，那便是村民大會的成功，使他們爭取模範的念頭重新萌芽起來了，因此越活動越是有勁。他們的熱忱使很多面軟的人本來不大願意和旁人併組，因為不好意思也只好同意了；存恩老漢和他周圍那些人看見村里愈組織愈多，便抱怨起村幹部，說他們變成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就算成了模範，得上一面旗幟，」曾經提出種小日月穀的王存德老漢說：「它能套起犍子耕地哩？還是能下到鍋

里吃哩？」老雄則蹲在他檢眸上氣憤地說：「他們等也等不得共產，共了產全歸他們了！」

但無論如何，整個的王家溝已被組織種穀變工隊的空氣籠罩了，它變成這兩天村里所有的人、拉談的題目。有福那組和王加福們合併了，王加誠那組擴大了，增加了三個勞動力。趙德銘在黑板報上報導着這些消息，識字的人看了傳給不識字的，然後互相傳播，當天便傳遍了全村。許多人都開始物色對象，碰到時探討着對方的口氣，觀顏察色地看看人家是否願意和自己合夥。有些人不乾脆，還在打聽着別人的心事——變不變工或同誰變工，似乎想供自己參攷；還有人在和婆姨商量着，甚至還有完全由婆姨拿主意的。

教員在學校里也採取了有效的步驟，他發動學生娃在兒童團里（也包括校外兒童團）過了一個決議，便是誰也不在忙假以前託辭請假，或根本不請假便偷偷摸摸跟父兄們去點穀籽。這個措施有力地配合了村幹部的活動，娃娃們自然喜歡熱鬧，還沒有學會大人那麼自私，所以都興高采烈地把這決議稟告了家長們，懷着絕大的好奇，憧憬着行將到來的集體種穀的熱鬧場面，互相保證着對決議的忠實，並且約定：將拿他們集體的力量來對付個別父兄可能的頑固。趙德銘很讚賞兒童們這純潔的表現，自然也很滿意自己到王家溝來短短兩個多月的成績。他把他（她）們領導得頂順，只要他一吭聲，指頭一動，立刻得到熱烈的響應，連校外兒童也一有空閒，便跑到學校

來了。他使每個兒童團員都有了自己的武裝——一把塗塊紅布磨木刀；都學會了幾個歌子；清明以前他還領導學生娃檢了許多穀糠，優待了六老漢們幾家抗屬。因此趙德銘完全相信他這辦法是不會有甚麼差的，却不料引起了一些母親們的不滿，在開始的一兩天里有好幾個婆姨到學校來質問他。

「趙同志，」一個手里拿着倒線木拐子的老婆帶着不可掩飾的不滿問：「不是點穀籽也不准告假嗎？再兩天就是我們毛狗外爺的生日，我去他也要去，他外爺還特意捎話來着。我解不開你們這是種甚麼辦法？……」

「唉！真是……」另一個拿着正在納的鞋底，一進門便嘆氣：「我們猴娃十二了，後日要到百廟山會上去下鎖過關，也不能告假？趙同志？……」

「怪！」有一個婆姨甚至氣得臉發青，到學校來大鬧特鬧，她一點也不害羞地說：「進辰疼誰心疼，貓養的狗不親！我坐娘家就要引我們鑽蛋，他雖說九歲，生日遲，和八歲一樣。我若我走時你們能擋住他嘛！……」

趙德銘覺得她們太好笑了，但他又必須和婉地給她們解釋這是誤會。學生娃也亂雜雜地插上嘴來，他制止着他們多嘴，才使質問者一個一個滿意地走了。

總而言之，這幾天王家溝不管在村道，井邊，山上，窩里，以及橋邊的人市上……到處都是在說糧穀的事情，形成了一股抗拒不住的巨流。一九四二年冬天以後，這種巨流一股接着一股沖過了無定河流域的鄉村已不止一次：減租，反奸，擴軍，移民，變工……一股過去了，新的一股以更大的沖擊力過來！……

村民大會以後的第二天傍午時分，兩個穿粗藍布制服的公家人，從白家溝順小河的大路來到王家溝。一個方頭大耳，雖穿着政府工作人員的制服，却結着根受苦人的腰帶，看脚步便知這人與綏遠頭顱屁股的年頭不少，手里握着一把自衛軍的大刀，走路有時還不怕他練武。在他身後是一個瘦長身材，手拿一根粗鐵絲擰成的棍子的人，輕盈的步調與他的同伴適成對比。這兩個人便是鄉長和鄉文書，一人背一個粗藍布掛包，看起來都是塞得鼓鼓的；整個鄉政府的圖記，手頭用的條例，材料，以及筆墨用具都在里面。他們帶着這些東西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要在離開鄉政府以後，在任何必要地點可以隨處辦公，有時甚至在一塊路邊的石頭上給老百姓開路條，打介紹信……

到王家溝，他們先找行政。鄉文書在路邊一塊石頭上坐下來，又拿出一本『整風文獻』讀起來；鄉長走到一個較高的地點，伸張頸子哨喊了半天，王克儉的老婆才出來。她說行政不在，問

她甚時可以回來，她說：得擦黑天；又問她，他到那裏去了，她吱吱唔唔半天，才吞吞吐吐說：走親戚去了。兩人這才直端走到學校。他們的晌午飯是在學校里吃的，趙德銘給學生娃上最後一節課，所以自己動手做小米乾飯，炒山藥條，教員把他賸餘的幾顆雞蛋也拿出炒得吃了。飯後，凡是學生娃帶給話的村幹部都陸續來了，只有福子和他那組晌午也是尋飯在城裏吃，所以沒到；但除過王加扶，雜寶，和存起之外，六老漢聽說「鄉政府」（只有他總是這樣叫鄉長，像衆人叫行政，農會一樣）到學校里的消息，也拄着棍，噙嚙里響着慶趕來了。不管有沒有資格，六老漢總要自動列席一切他所能知道和被允許的集會；舊前他懶動，盼死已是王家溝家噓戶曉的事，而現在他留戀這個世界，竭力活動着，貪婪地享受着生命里殘餘的最後一麥。他一進密，衆人看見這個戴毡帽的乾瘦老漢，全笑問：「你做甚麼來了？啊？」

「怎麼？」他站住，做出準備退出的樣子，認真地問：「有妨碍我就走了。」

「走你又何必來哩？」鄉政府親熱地笑道，趙德銘兒子一樣孝順地扶他上了炕。

鄉長和鄉文書是檢查工作來的，他們從鄉政府開會的第二天便已下了村，幫助和檢查種穀的佈置工作，昨天黑夜在白家溝弄了多半夜，睡到快半前晌才起來；起來時村里已沒一個受苦人了。在白三先生家里吃了飯，他們便到這王家溝來。王加扶，存起，雜寶都忙問白家溝工作的情形，

鄉長說：「他們沒大的問題了。」鄉文書說：「他們最後能達到百分之百。」這使村幹部的精神一下子緊張起來，王加扶和存起臉上顯出一種著急的神色，互相詢問地看著，維寶却並不服氣，他頓子一歪，粗魯地說：

「毬！我們的問題也不大了。」

「不大了？」六老漢插嘴說：「我由不得說話，咱村里總是老鼠拉木橛，重頭在後邊……」

「這往後再說，」鄉政廚「截住他，「先說你們村黑眼下的情形。」

鄉文書開始宣佈檢查工作的程序。關於定期集體種穀在王家溝的佈置，他們在做飯和吃飯中間，已和趙德銘約略談過一下，沒有甚麼別的意思，有些問題，如教員和農會主任不同的看法，則得等將來總結時再說。

「自然是趙同志的辦法好……」王加扶傷促地笑道，顯出他一貫的謙遜。

「那倒不一定，」說話總像布袋裝西瓜，直上直下的鄉長說：「看你忙得趕緊認錯！這往後再說吧。」

「現在要了解的，」鄉文書繼續宣佈：「是群眾的反映，已經組織到甚麼程度，然後再看繼續努力的辦法。」

「先說反映，」鄉長道。

「對麼，」鄉文書點頭贊同，展開他的筆記本本，拿出鉛筆，笑睜睜地輪番看着村幹部，準備着記錄。

村幹部互相看着，又像謙讓，又像不知從何說起。反映是不少的，好的和壞的都有，像以往一切工作佈置下來一樣，每一張嘴都變成一個輿論機關，甚至最沉默寡言的人也發表一兩句意見，這意見便顯示着他們的態度。好的反映不必說了，總是那一類話，衆人在各種會議已經聽得够多。而壞的和本意並非壞而影響很壞的話却是各式各樣的，說怪話的人把它們毫不費力地打發出來，而忙於工作的村幹部要把它們全記在心里，却是一件困難的事，他們又不識字，不能像趙德銘一樣記在本本里。鄉文書曾經幾次要求他們將聽到的反映即時告訴教員，讓他記下來，但他們老沒有養成這個習慣。存起先把村民會上存恩老漢和老雄的話說了一下，鄉長說：「這一類話各村都有人說。」

「要人家在背後說的，」鄉文書進一步解釋道：「當你的面有些人光面子，背後才說真心實話。」

「對！」維寶想起來了：「我收得個「材料」，這是存發老漢給滿倉兒說的。」

他一提起王存發的名字，衆人便笑皺了臉孔等他說。這老漢便是大會上提出他年年是大閩女點穀籽的那人，維寶學着他說話的姿態甚至腔調，彷彿是親眼見過他說的一樣。

「甚麼公家都要管，」老漢說：「我看，哼，怕慢慢連我和我老婆黑夜睡在被單裏的事，公家也要定個期哩……」

維寶還似乎沒有說完，話頭便被笑聲淹沒了，好一陣都沒有停止。鄉文書和教員甚至笑得拿出手帕擦着眼淚。六老漢一笑起來，你便分不清他是笑還是咳嗽，並且毫無辦法遏止。隔着中寮，西寮里自習的學生娃聽見，也都好奇地踴到耳門口來了。趙德銘板起面孔擺着手，要他們回去。

「他不是和王加鈞都參加王加誠那組了嗎？」存起笑罷問。

「參加了他也要說怪話噫，」維寶說：「你把他的嘴填住？」

「他要參加，又嫌見了咱們不好意思，」王加扶也加添說，一隻手還在給六老漢捶着背：「參加噫，又嫌人家的娃娃點穀籽要管飯，說不定還要多少酬勞一下，總是不如他銀鼠點了乾淨利落。你們又不是不知道存發老漢的爲人，還看不透他的心事？」

他說着，衆人腦裏立刻浮現出一個長滿，自私而落後的老漢來。年前渡稅鬥爭的時候，鄉長

和鄉文書在背後和他說得好好，他要在大會上發言，報告他和四福堂明滅暗不滅的經過；但到會上，看見王相仙，他却變成了啞吧，連頭也不敢抬。等到眾人把王相仙圍倒，退租粟的時候，他從四福堂往回措糶，汗流浹背，比誰也快。此後他和人們一拉起話來，便表示非常感激新政府和八路軍，比之如父母一般；而到年底擁軍大會上需要各人自動報出各人的數目時，他却又拚命往最後邊躲，恨不得鑽到地縫里去給人看不見，漏掉了他。他趕集時買一個餅子吃，會把賣主所有的餅子都翻遍，掂着每一個的份量，企圖挑選最重的一個；賣主勸止他：「一樣的，一樣的，」他不聽，直至人家嫌他手髒，寧願不賣給他也不讓他再翻弄為止。

「你們王家溝全照他的樣，那甚麼工作也不要做了，」鄉長最後笑說：「幸好只有一個王存發。」

「還有甚麼反映呢？」鄉文書繼續問。

村幹部們又帶笑互相詢問地看看，都說聽到的再沒有了。老雄和善人們也可能在背地里說些甚麼，只是還沒有收集到。

「王加福說甚麼呢？」鄉文書又提名問。王加福是一個進步的富農，工作人員每回檢查工作都特別注意他的表現，常把他的態度作爲富農階層的代表寫進工作報告中去。

王加福的老人叫王存亮，綽號「赤腦財主」，因為他連至在嚴冬都捨不得戴帽。老漢在世時有百多垧地，雇三個長工，加上自己和兒子加福加祿共六個勞動力受苦；五人種地，一人攔羊。他們扛活總是比長工還重，老漢常告誡兒子們說：自己給自己受苦還不賣力，長工給旁人受苦更不賣力了；而對飯食方面則老是叮囑婆姨們注意，「受苦的看在鍋里，主家看不在山里，」這是他的口頭話，所以舊前的僱工常願意給他攪工。雖然如此，老漢嘆氣以前，加福加祿已經開始破產，將近三分之一土地典給四福堂和老雄了。他們除過幾鍋旱煙，一無嗜好；破產的原因只是捐款太重，四福堂和老雄要面子，聯保處把他們的負擔都壓在他身上了，衙門和駐軍還常敲他的竹槓。爲了逃避負擔，弟兄分另了，還是沒有用。新社會似乎給他服了甦生劑，二三年內便贖回所有的典地，恢復了原氣。這家在土地革命時代聽到共產黨便魂不附體的人，當一九三七年八路軍初接防的時候，會有多少夜都提心吊膽睡不穩覺，隨時準備着應付可能落在他們頭上的新的災禍，因爲舊前的官兵尚且那樣，何況曾經被人叫做「赤匪」的軍隊呢？但過了不到一年，他們弄清楚真相：夜里連賊都不必防備了！贖地以後，更變成了公家一切號召的積極響應者。

「王加福說：「是害人的辦法公家提不出來！」」農會說道：「加福加祿和兩家的長工是四個勞動，另外一家中農有兩個勞動，統共六個人原來一組，而今和有福們一併，變成十一個勞動

了。他弟兄兩家都是一個長工不够，往年種穀就雇短工，今年和有福們一組，短工也不另雇，他們都說好了。」

「好！」鄉長說：「誰說貧農和富農不能互助？」

「不能和老雄那號富戶互助……」六老漢湊着他的喉嚨，低聲說，他稱一切地主、富農，都叫「富戶」。

「你們說起，我也記起了，」維寶接着說：「你們不要又說我專找老雄的岔，我還收得有個「材料」哩。老雄今年正月里打發他小子到正川去念書，還去活動王加福的小子一塊去哩。老雄對他說，邊區的學堂里不教正經的，白地的才是正正派派的學堂。你們猜王加福怎麼說？」

「他怎麼說？」衆人異口同聲問，充滿了興趣。

「王加福說：「哼！我們幾輩子都受他們的氣，而今他們跑了，還撩上去尋氣受哩？你把我們當成那號傻瓜蛋——自家把毬往屁股里放？」

他這話又惹起一陣嘻嘻哈哈的哄笑。鄉長對維寶說：

「你這片嘴也快趕上福子了，盡逗人笑！」說着轉向衆人：「說正話吧，那末你們究竟組織起多少，還有多少沒動盤哩？」

王加扶想了一想，用手指核算了一下：除過他們村幹部的四個大組之外，新合併和擴大的又是五組，還在醞釀中的有兩個小組，看起來這兩組要合併很困難，只能看有合適的對象稍稍擴大一下，否則便只好維持耕地時的原狀種穀了。他說到這里，存起補充：他聽說存恩老漢和他那幾家鄰近的也在背後商量好了，只是還不宜佈，似乎很神秘。他們在最初耕夏田時變過幾天工，清明以後翻穀地和耕高粱再沒變，你問起他們總是噫噫唔唔，嘴說要變，實際却老不變，大約現在也無非是先商量好看情形才定主意吧。

「要是全村都組織好了，你看吧，他們也會變工種的！」存起最後說。

「行嘛，」鄉長道：「對他們這一夥人你不能要求太高，跟着走就行了，不能和你們比。」

王加扶最後結束着他的彙報，說：「那末就是行政和老雄還沒見話，老雄的侄兒讓兒們那組也沒動盤。」

鄉長和鄉文書很滿意，後者收拾起他的鉛筆和筆記本本，輕鬆地用手指梳了梳頭髮，問鄉長他們還有沒有必要在王家溝停留一夜，幫助村幹部一下呢？

「我看不必了，」鄉長直然說：「李家坪的問題不少，那里的農會不是搶了幾回話叫咱們快去嗎？」

「不行！不行！」村幹部齊聲嚷着：「賸下淨難辦的了！」

「不行，」王加扶扯住鄉長的袖子：「老雄眼里沒我們，行政哩，我叫他這回弄些隊對象，他嘴里噙着答應，可天天只是請女客，看不透他是甚麼心事。我看，還是要你們和他好好拉談一回看怎樣，不是嗎？」他轉向維寶和存起問。

「對嘛，」存起說，「他們說一句抵咱們說一天。」

「咱們鍋小，煮不爛你們的大牛腦！」維寶冷然道，說着又似乎忽然想起似地，神色嚴重地報告：「我聽說咱開大會的第二天一清早，老雄就到行政家里去了，半天才出來，不曉得他們拉了些甚麼話。」

「你總是抓緊個老雄，」鄉長笑道：「我看這兩個人都沒關係，不是一流人嘛！」他說着，詢問地看着每一個人。

鄉點頭同意。六老漢說：「你說善人和行政拉甚麼私話，那有人信，說老雄……」他擺着手，加添道：「咱王家溝的人，我比你們清底，差不多全在我眼前長大的嘛……」

但維寶站在脚地還是搖着頭不同意，他總覺得他們都把人看得太老實了，福子給老雄當過夥子他清楚他是無孔不入的。在這個問題上，維寶和福子的意見完全一致，他兩人沒有一時一刻放

鬆過對老雄的警惕，老雄到行政家去的事，也是福子告訴他的，可惜他晌午在山里沒回來。

「好吧，」鄉長又說，開始收拾着他的掛包：「我看王克儉和存恩老漢是一樣的心事，你們全組織好了，他定會參加，這不像耕地時一樣，沒腦的說辭了。老雄的話難說？一定說不通，就不管他，愛參加不參加！你說對不對？」他轉向鄉文書。

「對！」鄉文書說，「就是我們說得他參加了，他還是要搗蛋的，這人不能和白三先生比。」

於是，兩人措起裝得鼓鼓的掛包，給村幹部留下一個爭取種穀模範的希望，到李家坪去了。

十二

送走鄉長，鄉文書之後，村幹部都跟趙德銘重新回到教員窩里來，只有六老漢跟他們一塊走了。他要他們路過到他家去看一下他全福從關中老八團里寫來的家信，雖然這信已經由趙德銘唸得他聽過了。他一提議，衆人才豁然明瞭老漢這回跑來的真正目的原來如此；全福當八路軍才幾年，已經識了字足以自己動筆寫家信了，特別是這封信報告他已由班長榮昇副排長，不僅六老漢高興地更睡不着覺，坐也坐不住，便是王家溝大多數人都覺得是一種榮耀，比四福堂大財主跟杜聿明昇旅長還被人談論的多，在他們看來，王相臣在「中央軍」里的官越大，越是王家溝的耻辱。

目送着鄉長，鄉文書和六老漢僵傻的背影，衆人又說得高興了一陣，王加扶說六老漢走起來脚步都有勁了。存起取笑維寶，說全福還沒他大，才是副的；維寶聳着鼻子嫌譏笑他。說笑着回

到密里，趙德銘開始清理着他的桌子，因為他的書籍擺的秩序給鄉文書翻亂了。整理好之後，他拿出一本很厚的書攤開，準備在後頭繼續讀下去。這書是存起集時帶着他的信從縣立圖書館借來的，光看本頭份量也不輕，裏邊的字小得來螞蟻一樣。趙德銘會告訴過村幹部這是一部蘇聯小說；因為決心在農村里長期熬下去，他的興趣已由政治理論轉移到文藝方面來了。他看的書，寫的字和說的話時常得到村幹部很多的尊敬和景仰。

「商量一下再看你的書吧？」王加扶親切地笑道：「完了我們也上地去了。」

「好麼，」教員說，用一塊廢紙擦着桌子：「商量吧。」

農會首先提出王克儉參加那一組合適，因為據他估計，行政的對象是比較難辦的，一則正月里和天佑鬧的笑話已經使人都不大願和他交往，再則他自己還挑選得很是嚴格，隨便甚麼人他還看不在眼里；你要他自己做對象，他則老是拖延着。衆人盤算了一陣，都覺得想不出那組合適，維寶說他是唯有不變工最合適，說得衆人笑了。存起提出也許他和存恩老漢們已經約好了亦未可知，王加扶則說絕無可能。

「他們相好雖相好，」農會說：「可不願攪在一塊。正月里善人就有這個意思，試探行政，行政說：「好兄弟高打塔，親戚朋友遠離鄉。」（註）你們看能行嗎？」

衆人都點頭。

「我說你們不必妄費這些心機，」教員明哲地笑道：「你們先聽一聽他的口風再看吧。還有幾組人不够？」

「三組，」王加扶說。

「都那三組呢？」

「王存喜們一組，來寶們一組，再就是讓兒弟兄那組。」

「那還不明白嗎？」趙德銘肯定道：「就在這三組里想辦法囉！」

「不行，」王加扶作難地說：「存喜和來寶們，我問過了，全不願意，讓兒弟兄，我盤算老雄要是說好，他還只這步路，旁人沒挨他的。老雄一參加，行政就說也不用說，不會願意的！」

「那末你就先說老雄囉，老雄不行，行政就參加囉……」

衆人互相看看，都說也還只有這一個辦法，於是王加扶便要求趙德銘和他一塊黑夜去找老雄。

他並非駭怕他，要一個人去壯膽，只是因爲老雄那片嘴是很會說的，歪曲的道理從他嘴里出來都很順口。而這正是農會的缺點，他即使滿身是嘴也說不過老雄，但比之於趙德銘，老雄又見遜色了，有一回在大會上，教員駭得他滿臉通紅，只能張口却說不出話。當王加扶提出時，趙德銘

却遠遠搖頭，聲明他不願到「好滑堂」去。

「你爲甚不去哩？」農會問他。

他開始給他們分析他自己的氣質。他說他不願意看見他討厭的人，除非不得已，他避免和他說話。革命的同志裏邊有和他氣質不相投的，他還是如此，何況老雄呢？他舉出他一個反動舅舅作爲例子，說他母親正月里坐娘家要他送去，他都拒絕了，因爲他不能忍受對方的反動論調。

「這是工作，」王加扶進一步要求：「我也是和老雄拉談不在一塊。」

「拉談不在一塊你也得去，」趙德銘教訓似地說：「這是你的任務嘍。你去和他說，行？就

好；不行你就走了。要是你想去和他講理，那你還不如下溝給那些石頭去講。」

他說得王加扶和存起全認可了，只有雜寶似乎並不以教員的態度爲然。

「我跟你去，」他告奮勇說：「我不嫌他，狗屎我還拾哩。」

王加扶却又不讓他去，因爲他去於事毫無補益，只能引起一些無謂的不愉快。說罷，他們便

記身上地了。

當他們從門台上擲起各人的鐵頭，出了大門下着坡道的時候，王加扶發現雜寶噉着嘴，顯出

一商標其難看的臉色。

「你這性氣就是大，」王加扶責難道：「不是我瞧不起你，只是你和老雄不能拉話，一拉就沒好話。你說你去有甚好處哩？」

「我倒不是逞凶！」維寶喃喃着，開始說明他的真意。

他一路下坡，一路嘖嘖着他對趙德銘的不滿。他首先指謫教員在這回種穀工作中對他們毫無幫助，幾乎好像旁觀者一樣；他把這個原因判斷爲：因爲他們沒有接受他的意見，似乎多少有點賭氣不管的嫌疑。特別是教員沒有當着衆人的面，把他和農會的分歧告訴上面的工作人員，維寶懷疑恐怕教員還不知謫了村幹部的甚麼缺點。他的結論是念書人總是沒有受苦人簡單和老實，並且聲明他自己並不敢大膽地下這個結論，這是他在分區訓練班裏學來的。

「他總是拿板弄勢，」維寶進一步揭發，「不好好幫助咱們！我在綏德見過大知識分子，啊呀，好客氣呀，和我們拉話，把我們抬舉得呀……」

「抬舉了有甚麼好哩？」王加扶截住問：「那要咱實際好哩呀！」

他開始批評維寶，說他要求別人總是隨心所欲的高，却不注意團結，在村幹部里，落後和頑固一點的人們最不滿的便是他，有些無所謂的人對他似乎也有意見；他若要不改正，恐怕和教員

也團結不好。王加扶說他對趙德銘倒不那麼想，相反，他倒覺得很滿意。他列舉教員把學生娃領導得生氣勃勃，以及對識字班，讀報組和黑板报的熱心，特別着重指出：趙德銘家里不是窮人，並非過不了日子，而他能撇開老娘和年輕媳婦到王家溝來工作，並且和積極分子完全站在一邊，王加扶甚至覺得這是應該感激的事情。

「人家說出咱的毛病還不好嗎？」他最後問：「鄉長們又不是外人？」

「可不是！」存起附和着，幫着腔，無異於間接批評維寶：「人家比咱有能耐啊。」

「人家是咱邊區的學堂里畢出業的優，」王加扶用更加崇敬的口氣說：「那麼一本書能念下去，說的還是蘇聯的事情……」

「蘇聯！老哥！」維寶更正道，忍不住笑了。

「我舌頭笨，說不成外國話。」王加扶備愧地笑笑，說：「你看我連你也不如，你還住過一期訓練，可是比趙同志，你又差了。唔，分路了，我到黑圪塔……」

說着，躡過小河，把鞋脫在山徑旁邊地氈一樣的春草上，王加扶開始爬山。他在山上調轉頭，看見存起和維寶邊拉談邊順溝進去了，心里不禁湧起許多感慨。排長在那黑夜的村幹部會上和教員站在一邊，而現在他却又那麼不滿意他。王加扶奇怪人真是千般萬種，維寶是這樣，而福

子又是那樣。幹部里邊尚且如此，羣衆中更是多種多樣了。他上着山，好像做夢一樣，晌午在學校里談論到的人一個一個浮現在他腦里：王存發，王加福，行政，存恩老漢，老雄……各人以各人的姿態活動，說話和思想着！王家溝一個村邊這樣參差不齊，全邊區，全中國那便不知要複雜幾千萬萬倍了。王加扶腦里出現了毛主席的聖人一般的影像，他捉摸不到毛主席用甚麼方法領導全國；而他自己，他覺得王家溝這麼一個小村落都有點拿不下來了。想着，他老是由不得估計黑夜同老雄和行政拉談的情況。

在黑圪塔山上和變工組一塊掏畔，溜崖，直至太陽又一次向他們告了別，王加扶才和衆人一行回到家里。夜飯以後，他剛一站起，婆姨便問：

「你又那里去哩？啊？你看三栓瀉肚瀉成甚麼樣子了？眼窩跌在窩里，眼看娃娃只剩口氣了……」

說着，沉重地嘆了口氣，低頭悲憫地看着蜷曲在她懷里的三栓——這娃娃瀉肚已經三天，軟弱地似乎連抓奶頭的力氣也沒有了，哭起來像餓貓一般叫喚着。

「快！二栓，快點火來！女娃尋尿盆去！快！嘖嘖！」

糟糕，他又瀉了，她捉住他的小腿，不讓他亂動，以免把那喻人的「稀屎糊糊」到處亂塗開

來。

王加扶木楞楞地站着，看見二拴用高粱桿從灶火里點出火來，照亮給他娘打掃屎。王加扶目賭着婆姨的這種狼狽情景，一時沒有合適的話說，連他的卑老爸也感到這場面的不愉快，關於三拴的清根，婆姨和他已經爭辯得互相都不願再提了；她認爲這毫無疑問是因爲他最近接連好多天總是夜深才回來，跟着他混進甚麼邪魔野鬼；而他則說她不注意，娃娃受了涼，或者吃東西吃壞了。自然他夫妻兩口子是爭辯不清楚的。王加扶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說：

『誰家的娃娃不害病哩？我留在家裏就好了？我又不是先生？……』

『唉！』婆姨悲憫地嘆息着，她打掃完畢，失望地瞟了他一眼，把那個軟癆的奶頭塞進三拴嘴里，止住了他無力的發抖。

她並不希望他治，因爲他兩人對病根看法不同，治法自然也難一致。她已經瞞着他治過了，只等着看一兩天內能否見效；她歇他上地去的空子，把存恩老漢請來，要他揮動他那龍把麻鞭來唸送鬼的咒語。存恩老漢怕人知道又受政府的批評，並且引起王加扶的不滿，死也不來；只是農會的婆姨哀求再三，說他見死不救，還說甚麼『善人』。他這才覺得於心不忍，畏首畏尾地來了。他到王加扶的小土窩里，匆匆忙忙做好一切準備，壓低了嗓子唸着法，也不敢大聲喝鬼，麻鞭更

不會像舊前似地打得放炮一般響。倉促了事，慌慌張張溜掉了；王加扶婆姨給他端出一升米酬謝，他怎麼也不接手。

現在，婆姨希望王加扶的只是他不要再深夜開門，重複得病便好了。賭氣是沒有用的，她問他還要幾夜，「工作」才完了，王加扶說只這一回。

「那你拿上三柱香去，」婆姨終於說：「記得回來時點着！」

王加扶沒奈何地嘆了口氣照辦了，才拖着他的沉重的鞋出了大門。神的迷信他還不敢肯定他已打破，鬼他是早不相信了；但他爲了「工作」，不得不遷就他的婆姨，她太落後了。

當他走在河溝里的大路上時，他一肚子的氣才漸漸散了。王家溝已經呈現着愉快的春夜的情景。王加誠在吶喊着他那個變工組開會，他們的高粱已經耕完，叫衆人算賬；毛蛋在大聲招呼着他領導的識字組快到學校里去。甚麼高處有誰在吹管子（蘆笛），愉快而尖銳地應和着學校里傳來的趙德銘吹簫的柔和聲調。某處，有兩個年輕人在一遞一句唱着新近時興起來的情歌，一個用壓抑的做作的女聲唱着：

毛主席，要攬兵，

親郎哥哥就報上了名，

風英今年才十九，

陰二人沒感修……

而另一個則用原始的粗獷的男聲回答：

騎白馬，掛洋槍，

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糧，

有心回家看姑娘。

打日本顧不上……

王加扶聽出那後一個唱的人是招喜，聲音里充滿了生命力，聽了使人肅然振奮，不由得感慨道：「好後生，只短個媳婦，有個媳婦，黑夜就不亂跑了……」

自言自語着，便直端來到老雄那一門子人住的地帶，村人按地形把這里叫做窩灣。老雄新修的宅子在頂東頭，同他侄兒們寒儉的小土窯適成對照。王加扶先到西頭，準備和該兒弟兄拉個長短，然後再朝老雄上話。他一踏進那幾隻惡狗的勢力範圍，立刻便被牠們張牙舞爪包圍起來，迫使他退到一堆亂石上去。這堆亂石是老雄的侄兒之一舊前趁冬閒從河溝里一塊一塊措上來的，準備給他行將坍塌的土窯接口；但因抗戰爆發，物價工價愈來愈貴，始終沒有動工，暫時只用木棹頂

着窗口。這些石頭擺在這里幾年毫無用項，今夜却大大地解救了王加扶。他爬上石堆，把三柱香插在頭巾上，揀起一塊一塊碎石，拋向銳不可當的進攻者。狗主家聽見這一番騷動，都連忙出來；他們打開了狗，王加扶才跳下石堆。

「啊啊！」主家之一恍然大悟地說：「我當是誰？農會嘛！」

「快回家吃飯，我們正吃哩……」另一個一手拉住農會，一手還端一碗飯。

第三個則關切地嚴重指出：農會夜間出來不帶一個結實的行具，是一種不可重複的疏忽。他中言他們不能喂性善的狗，以免一再被他四叔那隻「老虎」咬死；那黃狗簡直咬得路斷行人，膽怯者不敢走他四叔門前過，只得抄繞道；至於舊社會討吃的人，只要他對自己的安全比一碗糜飯看得更重要，他絕不願去讓牠扯破自己的皮肉和不能再穿的衣衫，言下似乎成見頗深地說這怕也是他四叔喂惡狗的諸般原因之一。

這說話的便是讓兒，官名叫王存讓；他同他四叔的新仇舊恨愈深，便愈靠攏村幹部，愈像一個貧農積極分子。一切工作佈置下來，他都想混在村幹部跟前，說話總是顯出他像一個頗有來頭的人，彷彿故意向他四叔表示：「不要再像我爸初死後那麼想我身單力怯了。」因此種種，他很惹老雄嫌，爲了變工的事在會上撲着要打他，恐怕這也是原因之一。老雄早已開始表示懷疑讓兒

可能變成「暗部」，如果屬實，那便真是他們家門不幸而出了「敗類」；其實王加扶清楚讓兒離那步田地尚遠，他嘴太鬆，能吞一肚飯，却吞不住一句話，知道一點甚麼由不得販了出去，才得安心。

現在，他拉完惡狗的話，比那兩個伯叔兄弟更加親熱地拉農會到他家去。

「怎麼？」他見對方一概謝絕，驚奇地問：「咱窮漢還嫌窮漢？」

「看你說的甚麼話？」王加扶稍微有點不滿地說，開始闡明他只要在外面和他們拉幾句便行了；一則時間有限，他還要找旁人，再則他清楚他們弟兄都再痛快沒有了。

這話使他們全高興極了，引伸了一下他們痛快的程度，又學了兩個實例，便叩詢對方的來意。

「自從你們上回矛了一回盾，再沒同你四叔變工？」王加扶問。

「唔，」他們同聲點頭答應，都顯得嚴峻而有理，似乎表示無可非議。

「這回集體種穀也不打算和他一塊種嗎？」

他們全楞住了，互相看着。讓兒鄙棄地擺着頭，那兩個無主見地微笑着。過了一會，其中之「明達地表示贊成農會的提議。」

「其實要變也沒甚麼？」他說：「他又不上地，張二和趙大好人氣……」

「就是，」那另一個加添說：「長工和我們打得好交，是主家裂筋才不得到一塊嘛！我們門子的人不好，老侄兒不要笑話。」

「看你說的，咱全一樣，」王加扶說，轉來問讓兒：「你還是不願意嗎？」

讓兒嘆了口氣，用苦笑表示他願意。這實在是社會的情面，違反了他的意志便覺得違反了自已的意志一樣難過，回去會連覺也睡不着，抱怨自己，甚至抱怨婆姨，雖然她與此事毫無關係。他現在雖勉強同意，但他不得不指出王加扶努力的慘淡前途。

「我看你多一半給他攪回來，」他預計着對方的頑固，說：「我們的人我們還不曉得？你打爛他的腦子，給他塞不進去一句好話！」

「這你不要管！」王加扶笑道：「不行你們又和旁人一組，不一樣嗎？」

「一樣，一樣，」他們同聲說：「我們誰都一樣，變工又不是訂親，要門當戶對？」

於是王加扶十分滿意地告辭了，他只要轉東一拐便到老雄家里；他們擔心他受「老虎」的害，却沒一個願意陪送他到「好滑堂」去的。讓兒熱心地找給他一把鐵鍬，以便自衛；不過有一個條件，他不可忘在那里，否則，他便有損失一把鐵鍬的危險；因為他自己不願去取，日子一久

他便很難和老雄說清那那主權是屬於誰的了。

「你放心，」王加扶笑道：「我再拿個甚啊？」
說着，他拐了彎，看不見了。

(註) 陝北鄉諺，意即：大家疏遠一點，可免不和。

十三

王加扶到『好滑堂』的時候，飯量很小的主家都已放了碗，只有用人——長工和做飯老婆還在塞着他們的『窮肚子』。太谷婆姨帶她的幾個娃娃已經回了中審，點着燈準備睡覺了。老雄則在當院葡萄架底下的石床上，拿他的玉嘴長桿煙鍋吃煙，一邊不停止高談闊論。張二和趙大早已聽厭了他這種『高論』，張二蹲在碾盤上，趙大坐在敞開的西廂窗門限上，都默默地專心致志吃飯。只有李老婆是主家有始有終的領教者，她爲了向主家證實她是在聽着，不時拿永遠不變的一切簡短的肯定語——唔，就是，可不是，那是不用說的，那自然了……等等，來附和老雄千般萬種的話題。她覺得她既吃了主家的熟的（飯食）拿了主家的生的（工錢），似乎隨時應和主家的話也是她的日常任務之一。她常建議兩個長工不可太認真執行新社會主家夥計的關係，而一反幾千年爲下人者應有的謙卑。她差不多給人當了半輩子奴僕，早先到四福堂也做過十多年，一件

事情在她腦里至今還很新穎——那一年夏天，四福堂大財主王相臣從省城回來，相隨來有一個貴客，晌午玉成（王加扶那時已經是四福堂的夥子）從地裏回來端着酒飯；他不知是因爲天熱，還是習慣，赤裸着上身端着酒飯。當時還沒有怎樣，王相臣只罵了他一頓；等客人走後，大財主捏一根馬棒滿村追着打他，吓得這李老婆尿了一褲。這時是新社會好多了，要是舊前，老雄那脾性，她認爲也够張二和趙大頂戴的了。至於她，則在任何時候都十分謹慎，應和時也只是：唔，就是……而已，多餘的話她不說；因爲她生怕說錯了受主家的碰。

這時王加扶走進大門，警覺性提到最高的程度，不時前後左右顧盼着，以防中了埋伏，遭受『老虎』的意外襲擊，因此手里捏着鐵鍬，隨時準備着迎擊。但他十分平穩地走進院裏了，雖然早過了雄狗追求異性的季節，那『老虎』也不知上那裏夜夢去了。王加扶進大門後，就咳嗽了一聲以示自己的光明正大；老雄一聽，停止了他的『高論』，以爲又是他哪一個侄兒來了，否則狗不會不理，所以像靜夜的哨兵一樣，威嚴森人地嗚了一聲：

『誰？』

『我嘛！』王加扶說，聲調里也不失一個村委會主任應有的嚴肅。

『啊啊！』老雄恍然大悟，動了身子翻滾下石床，說：『農會，你來看個甚？』

「來和你拉幾句話，」王加扶說，把鐵鑿靠石床立在身邊，坐下來。

「好麼，」老雄說：「而今甚麼都貴，只是拉話便宜，不點燈，拉一夜不用一個麻錢……」說着，便又悲鳴起來，「唉，不是舊前的王國雄了，王成！將才還和老婆拉談了半天，我一月兩畝炭還不够燒，錢從那里來啊？我愁我這羶肉乾蛋大了沒好日子過着……」

「老婆兒，老婆兒，」中窰里傳出太谷婆本地和外路口音混雜的叫聲：「快尋尿盆來，三娃要尿尿啦！」

李老婆連忙放下飯碗，甩着發髻，比王克儉老婆的還小的一雙古時小脚噔噔地奔向茅房去了。王加扶目送着李老婆，朝燈光輝耀的中窰一望，心里湧起一股異樣的感覺，想起他的正被瀉肚蹂躪的三娃，和他的苦於家務的煩惱的婆姨，他對老雄的悲鳴冷笑道：

「怎麼？你可憐成這樣子，要不要咱鄉農會的義倉互濟粗救濟你一下哩？」

王加扶有意地諷刺他，憤懣地盯着他；那義倉是減租勝利以後，農會從會員的果實中按自願原則募集起來的，目的在救濟有特別需要的會員。

「哈哈，你龜孫子拿我開心？」老雄罵起笑來，以掩飾他因這突然襲擊而受的窘迫；隨即本館地意味深長地反攻：「我也有資格吃互濟糧嗎？」說着，眼皮在半寸長的眉毛底下狡黠地發着。

「你給義倉捐了多少？」

「我？」老雄反問着，却把下邊的話嚥下去了；他心里想：那糧食原來全是四福堂和他的，但他沒敢說出口。「好孫子，我捐起糧又不要你說救濟了。有事咱回寨去拉……」

王加扶不回寨去，他坐穩了和兩個吃完飯的長工親熱地拉話，對火吃煙了。老雄不明農會的來意，希望避開長工去談，堅持回寨里去。而王加扶則硬要和張二趙大一塊，因為所談與長工有關。主家不肯退讓，當李老婆送罷尿盆轉來剛端起飯碗，他便說：「把東廂寨里的燈點着再吃！」

李老婆又連忙放下飯碗，甩着胳膊，一雙古時小脚噉噉地奔向東廂寨去了。

「好吧，」王加扶溜下石床，拿起鐵鉞說：「你兩個也來一塊拉談。」

「對。」張二和趙大欣然答應。

他們四人便隨李老婆之後，走向東廂寨去。老雄心里想：壞了，一準又是長工向農會控告了他。但是爲甚麼呢？工錢按期付了，下期還早；飯食並不壞呀？擦汗的手巾一人一塊也給過了，縫汗背心的布更不用說……所有農會里雇工小組的要求，他都滿足了，還要怎樣呢？他想着，走進寨里悲觀厭世地搖着頭。

李老婆點着燈，畏縮的老鼠一樣退出去了。銅燈放在紅油的八仙桌上，主家和客人在兩邊的太師椅子裏分賓主坐定，王加扶在油滑的椅子裏感到怪不自在，還不如蹲在脚地習慣；但這不是舊社會，他必須維持他的尊嚴，不要又惹老雄瞧不起。張二蹲在石板舖的脚地上，趙大剛剛坐在主家早年從東路買回的洋箱上，一屁股壓得蓋子和框子之間的縫隙處「吱」地響了一聲。

「看你！」老雄厭惡地瞪了他一眼，想着他們竟又向農會控告他，便毫不留情面地說：「那不是紅油大板凳？你屁股雖大，坐不下你？你把我的洋箱壓壞……」

「不坐了，」趙大慚愧地摸了摸頸項，也蹲到地下去：「我給你受了幾個月苦，進這窰今兒是二一回，還險些撞下個亂子……」

說得衆人都笑了一陣。

「嘴說我是一村的人，進來的也是有數的幾回，」王加扶替趙大解着嘲，轉眼瀏覽了一下全窰。

這是老雄的待客窰，專門招待貴客的，但却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常是無人問津。只有李老婆隔幾天拿鷄手擲子來清理一回油漆器具上的灰塵。王加扶被招待進來，也只是因為老雄估計太谷婆姨已經脫了衣裳，帶他進去有男女之妨。窰里的點綴並不豐富，窰裏處是一副古色古香的鎮宅

虎，充滿了土財主的風味，側壁是兩塊裝在玻璃鏡里的西湖風景，却帶着洋氣。八仙桌上邊的粉壁上倒是琳琅滿目，約莫排列着有百把張名片，全是帶銜的，大多是老雄請人家吃過飯和送過水禮的山西太谷縣警察局，厘金局，特稅局，以及商號經理之類的人物。其中有幾張紅的是賀年片，甚至是請帖，好像這密又是誰家店舖的櫃房一樣。八仙桌對面的條桌上，穿衣鏡的木框邊，擰着幾個早已失掉時效的，蓋有天津，石家莊，太原，汾陽等地郵戳的商業信封。雖則它們早已沒有甚麼實際用途，但他願意把它們貼掛起來，在偏僻的陝北農村里還不能說沒有一個人羨慕。在這一點意義上來說，這密又等於老雄個人光榮歷史的陳列室，他現在着急的是唯恐等日本打倒，委員長收復這『紅地』以後，他已經年老得不堪再出門了。

王加扶轉眼一看，禁不住突笑，他想起程區長的話來。區長說老雄貼掛起來只能曉山村里的老桿，稍有見識的會寒儉得禁不住發嘔。程區長沒有在這密里睡過覺，它太孤寂的可怕了；只是有一回借這僻靜地點寫過一回王家溝的工作總結報告，打發人送縣上去了。

『你笑甚？』老雄鬱悶不樂地說，心想他又要和兩個長工吵一頓，催促道：『甚麼事，快說吧。』

『不大點事，』王加扶說，『你這回種穀不能和你那幾個侄兒們變工嗎？』

「啊——啊！」老雄一下子放了心，開始大敞開嗓子說：「我還說你爲甚來的？你不要妄費那個心機，我給你說初九的十（實）話，沒事！沒事！我不敢挨他們！他們終不是我養的吧？使換我的驢就像使換他們自家的一樣，可是一點也不心疼！變工是工換工，是不是？農會？是？那好說了，他們給我還工，不是種地，那是畝地！」

「啊呀！」張二說：「老王，王掌櫃，人說話要憑良心啦！」

「不多嘴！」老雄制止道：「這個主意我拿着！你們睥了我的工錢，沒睥了他們的工錢。」說着，他轉向王加扶：「你說吧，農會，他們沒發財是我害的？富貴榮華要命里有，他們總要嫌我比他們過得強，總想從我身上捏點油水！毯毛上捉蠶子吃去吧，我說他們口味不高啊！我養的這羣肉坨蛋長大誰疼？……」

「嘿，」王加扶笑道：「你們的家務事咱吃不清。」

「吃不清你就不打勸我們變工了，我怕遭人命！」

「你不要吹！」王加扶見他放肆的樣子，嚴厲地警告道：「我說新社會沒誰敢打人！看守所的犯人還不准打，够條件只是一顆子彈。你是誰？你老幾？……」他問住了老雄，然後轉向長工們：「他們還工真是那麼的嗎？」

「你教我們怎說哩？」趙大嘆了口氣，望了望天窻，說：「外面有老天！」

「頭疼要札頭，腳疼要札腳，」張二評論道：「頭疼你在脚上下針，白受罪！我說爲變工沒說辭，旁的咱不曉得。」

「你不曉得我曉得！」老雄接住說，心想他們都是些內應：「我叫你們和誰變工，你們就變！我沒說，你們就自家受！這事公家不強迫，不是嗎？農會？新社會該是毛主席說了算吧？」

「甚的事？啊？」聽見老漢的聲音，婆姨擔心又出事，也起來了；她掩着懷，故意似地露出一個肥壯的仍然富有彈力的奶頭，毫不害羞地走進來，關切地用道地的太谷口音問：「甚的事？黑天半夜，甚的事？」

「沒你的事！」老雄說：「睡你的覺去！」

太谷婆姨研究地輪着看了看窩裡的每一個人，彷彿示意給誰要跟她去似地眨着眼，折轉身子出去了。

「你想和誰變工？」王加扶問。

老雄用他約有半寸長指甲的指頭捻了捻鬍子，想了想，說：

「行政。我兩家人力體力不差上下，種穀多少也差不多。」

王加扶這才想起維實的那個「材料」，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同時他開始懷疑：說調子和維實是「左傢伙」是否完全正確。現在看起來，他們的論據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的確，對着社會的辦法有不滿的人，他如不轉變，弄來弄去，遲早會倒到反動的懷里去的！想着，王加扶很惋惜行政那麼一個精明，小心謹慎的人，終於落到老雄們的圈套里去了。

老雄盯着王加扶，竭力想研究出對方的心思。

「和誰變工都一樣，」王加扶平淡地，不改神色地說：「你們拉談過了？」

「說是說了一下，還沒備細商量好。」

「我給你們圓成，」王加扶打定了主意，光明磊落地說：「誰都一樣，只要項生產工作做好……」

他們又說了幾句閒話，王加扶就辭出來了。主家夥計都給他看狗，他也牢記着讓兒的經驗。當開始下坡，出了「老虎」的「防區」以後，他轉頭請他們回去，特別是向兩個受了一天苦的長工，告罪自己耗費了他們急需睡眠的春夜時光。

下了河溝，走上大路，王加扶想起程區長的一句話：集體勞動不僅是改變勞動方式，而且改變人的腦筋（思想）。他適才接觸的人使他肯定有些人硬要重投一次胎衣，才看能否改造。比較

起來，行政比老雄更使王加扶輕視——他有甚麼理由投進他們陷阱一般的懷里去呢？他對行政有時惋惜，有時又覺得毫無惋惜的價值；他已經盡了原諒他，團結他，和幫助他的一切努力，最後心算全涼了。

他站在小河邊上，遲疑起來；考慮他還要不要馬上去找王克儉。「不去了，」他厭惡地想：「我還不愛見他那付熊樣子。」但他往回家的路上走了幾步，又轉身爬了一節小坡，站在王加福家菜園子畔上瞭了瞭：王克儉家的窗紙上還閃亮着燈光，顯示他們還沒睡覺。「我爲甚不去看一看，聽聽他的口氣哩？」他又自己勸着自己。

他捂着讓兒的鐵鉞，沿路人家院里的狗，吠着他沉重的腳步聲。他剛一上坡，恰巧王克儉從大門外邊的茅房出來，牙咬着褲帶，彎腰曲背地攏着褲腰。

「還沒睡下？」王加扶冷然問。

「誰？啊，你，」王克儉探頭在黑暗中瞅着，結上襠帶說：「婆姨女子都睡了，想叫你回寮里坐一陣，也不方便。」說着便在石牆上坐下來，用下巴指着身邊說：「坐下來咱拉談。」

「不坐了，」王加扶看見對方有意不要他進寮，更加冰冷了：「種穀變工的對象瞅好了？老哥？」

「這幾天沒顧上，」行政嘴軟地說：「打算三兩天里看，反正種穀還不急是？又沒定了日期？」

「哼，」王加扶冷然一笑：「你瞞哄誰？你和人家都商量過了。」

「我和誰商量過了？」

「老雄嘛。」

「誰給你說？」

「老雄嘛，這還有錯的？」

王克儉從石塔上站起來，狠狠地喘了口氣，牙咬得噹噹地響，眼珠子好像要迸跳一樣圓瞪起來。

「這老驢吞的！」他咬牙切齒說：「尿一泡尿到地上照一照他，看他是誰嘛！我和他一塊變工？走！咱兩個去問他走！世上有這種不要臉的人？你等一等，我也去拿上個行具。」

「看你急的！」王加扶出不得笑起來，扯住他的袖子，說：「這又不是了不得的事情？你以後慢慢問去，我同你拉幾句話走了。」

「哈！」行政還在冒火，想起老雄那早晨走時的情景，重複說：「世上有這種不要臉的人？」

還算「人」？」

王加扶這一下算跌進閻羅殿里去了；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看行政憤怒的態度，是沒有這回事的了；那末老雄能無風起浪嗎？

「怎麼？」他莫明其糊塗地問：「他連問也沒問過你？」

「我聽也不聽得，」行政着急地說：「旁人不清楚，你老兄弟在四福堂站了那多年，你又不清楚我和老雄沒緣份？」

「那他那早起上你的門做甚麼來了哩？」

「那早起？」

「唔。」

「那早起……」

「你說嘛，你怕甚麼？你這人我看就這樣不好，總是顧前顧後。他不是和你商量變工，找你還有甚麼事務哩？你說？」

「噤！」行政彷彿突然想起了似地，撒謊說：「他來問他的公草的事嘛！你忘了他上回交公草，在草捆里包石頭的事了？」

「我記得。」

「縣里草站把咱村的收據要回去了，罰下他五百斤乾草，交到罰草才給條子。」

「那不是在大會上衆人擠出來是他嗎？他不是答應了交嗎？」

「他又唧咕唧咕，說一定不是他的草里包的，怕還不是咱王家溝草里包的哩。你看他算「人」？啊」行政說着，展開兩隻胳膊，煞有介事。

王加扶有點相信了，他也聽旁人說過老雄還在唧咕着這事。

「那末，他問你怎哩？」

「他要我到縣上去給他查究，我沒那個工夫！」

王加扶連地點着頭，想着老雄真不是「人」，他說要和行政變工，說不定還帶着籠絡他，要他替他辦公草的事。

「其實和老雄變工，也沒甚關係，」王加扶最後避免着誤會，解釋道：「他又不上地，就是上地吧，人氣不是霍亂，染不到你身上。」

「哼哼，」行政冷笑着，堅決地說：「我？他們叔父子遺生風起浪，我去和他吵嘴剝皮？……農會這才算完全相信了王克儉，恢復了他對他一貫的親善態度，問他準備和誰變工。行政說

他最近幾天走親戚，不知村里組織的情形怎樣，要求允許他一兩天的時間。農會把組織的情形給他約略介紹了一下，然後問他是自己找對象直接拉談呢？還是需要他來圓成呢？倘是後者，他準備提出他的建議。

「不要，」行政說，保持着他的自尊：「我不是旁人。」

「那你這回可一定要變工啦！啊？」

「唔……」

十四

農會走後，行政插了大門，沉重地長嘆了一聲，好像收割季從山里回來，在場里卸下背上的重負一般。村幹部會後，他會決心不準備參加種穀的變工；而在村民大會以後，却又猶豫不決起來；現在，看形勢又是非參加不可了。他這一聲嘆息至少包含着兩種感慨——一則是雖說違反他的本意，但終算又下了決心；二則便是老雄太沒人氣了，他竟使起卑鄙的手段挑撥他和村幹部的關係，企圖把他弄得不能不和他處在一樣的境地！一半是由於心善，不忍心以怨報怨，一半還是由於不願得罪老雄，以免種下一點仇恨，他沒有把老雄企圖活動衆人一致不參加定期集體種穀的陰謀告訴王加扶。他要是稍稍心硬一點，賭氣說出去，那又够老雄受了。王克儉回想起關於公草里夾帶石頭的案子：縣草站在王家溝透的草堆里查出把他找去，一個同志說：『誰拿石頭餓八路軍的牲口呢？』另一個說：『反動分子嘛。』王克儉當時就估量一準是老雄幹的活計，他回到村

里一說，誰也不承認，老雄自然也不承認，衆人都嫌不便直言，全同意用票選，老雄連忙反對。『啊呀，』他說：『這能選嗎？這不是當幹部呀。』於是衆人一哇聲都說：『就是他！』他死不承認，提出長工是證人；長工說他們今年才來，也不知道。一問上年的長工，原來他在上年秋後已經做好鬼了。王克儉一想：把他破壞集體種穀的陰謀暴露出去，和以前種種行爲聯繫起來，老雄的面目便清楚了；但他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而自己何苦惹他的恨呢？

回到營里，王克儉便上床睡覺——已經是『上床』而不是上炕了；因爲他請來三個女客，又帶着一大羣娃娃，他們佔滿了炕還有點擠，更沒有他的空子了，在他老婆指點之下，女兒們給他用板凳和門板搭了一個臨時床舖在平櫃和灶火之間的腳地上。

這寨里除他之外，可以說全高興極了。母女四人和一大羣娃娃擠在一盤炕上，大人們有說有笑，娃娃們又哭又鬧。女客們很慶幸她們這回意外的團聚，因爲出嫁以後，除非娘家和娘家的近族辦紅白事，她們是很難遇着這種機會的，尤其是在農忙時節的三月天。王克儉的老婆則更快活，總是用年輕時含情的眼睛看着他，慇懃地拍打他身上的灰塵，使老漢在兒媳面前真是偻促的很，因爲他在眼角里掃見她幾次低頭抿嘴笑着走過他身邊。但老婆不能壓抑她的熱情，他一視同仁地撫摸每一個大點的外甥的頭，親吻每個小點的外甥的嫩臉蛋，批評女兒把這個娃娃的護腰門頭

燙得發熱着死了，而把那個娃娃的領口做得太小，她看着都不舒服，更何況娃娃穿起來呢？……總而言之，一切天倫之樂都表現了出來，顧不了勾起不勾起楞子媳婦想娘家的心思，老漢從外邊進來的灰敗情緒，更沒有引起她們注意。他上了床脫了衣服，她們便吹了燈。

吹了燈還是不能停止傾吐那些湧上她們喉嚨的，說不盡的甜言蜜語。

「媽呀，」那個出嫁才一年的三女兒說：「你們鄉上合作社有好鉛筆沒？我想要一枝……」

「你不是有一枝嗎？」她二姐，馬家女兒奇怪地問：「我看見在包包里嘛！你要多少才够？字識得怎樣，架子搭得倒不小，你兩隻手拿筆？」

「我那一枝不好嘛，」三妹辯解說：「木的，常要削，一削就削斷了鉛，又費又不方便。

我見而今時興了一種紅綠桿的，鉛條都放在裏頭，用時頭上一擰，自己就出來了，又能插在衣裳兜上……」

「噯噯——」大姐明白了：「你是爲俊嘛！你看你的衣裳。一個老百姓媳婦，也纏得穿起人家公家女同志一樣的制服，還要插上鉛筆，人家是女學生呀……」

「媽呀，」不管怎樣，二姐也要求了：「有那號的我也要一枝。」

娘半天沒張聲，她根本反對婦女識字，因爲她估計到識字班去，沒有一個能學好的。但在感

權上，使她們失望，她又於心不忍。這是要花錢的事，她自己常是一文不名，只有老漢才有決定權；而且，老實說，她答應一個，便得準備好滿足三個的要求。於是她只模稜地說：

「明兒再看吧，我怕我們鄉上合作社也沒好的。……」

「你們全等明兒再拉談不行？」老漢在床上突然厭煩地說，聲氣雖極溫和，彷彿懇求一樣，但這比正顏厲色熊人一頓還使她們難受。

王克儉請馬家的時候，便不大願去了，而請他的三女——李家去，那已是完全被老婆和吳家馬家她們迷弄着，逼迫着。現在，他很後悔，但後悔便要從請吳家後悔起，那便是說他根本不開這個頭好了，遲請一天也沒事了；而那時他迫不及待，因他急於要實行他的秘密計劃。當現在他的計劃已經完全破產的時候，他甚至覺到他這行爲是可笑的了，簡直見不得人。

他這無頭無腦突如其來的一句使她們掃興了，窺里頓時靜悄悄起來。他這才翻了翻身，面向平櫃背着她們側睡着。

「媽呀！老鼠！」狗娃驚叫了一聲，所有的娃娃立刻全把頭蒙到被窩里去。

「怕怕睡你的覺！」馬家熊着她小子：「甚麼老鼠？那是你外爺翻身床響哩！」

於是娃娃們又嗤嗤地在被窩里笑了一陣，大人們却仍然靜悄悄的；她們已經分受着王克儉的

鬱悶，不知到甚麼時光才全懷着一顆沉甸甸的心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老漢起得很早，鷄剛叫便給驢餵草，接着上料。天不亮，便叫楞子媳婦起來做飯，吃過飯他要和楞子去耕那兩垧墮下來的高粱。他一早晨預備着高粱籽，耩子和耙，一發不響，臉上沒一點先前的笑容，好像和誰賭氣一樣，老婆老跟着他，問着他不高興的原因。

他在空窩里裝高粱籽的時候，老婆站在他跟前問：「你怎哩？啊？」他沒張聲。他到草房口去收拾耩子，老婆還是跟着，問：「你怎哩？你說嘛！」他還是沒張聲。到最後老婆似乎忍受不了，不得不將猜測的話說了出來。

「你真是太小氣了，」她說，惋惜地嘆着氣，又啞着嘴：「都是你養的，幾枝鉛筆能值多少？花幾個錢也沒花到旁處；再說你不給買也可以，好說嘛，何必一下現的臉上？」

王克儉聽了，猛一轉身憤憤地朝向她，好像要打她的樣子，使她冷不防退後了兩步。老漢却只瞅了她一眼，又轉身繼續用斧子楔着一個活動起來的耙齒。楔完以後，他才告訴老婆：昨兒黑夜農會來找他，老雄對他使了壞心眼，以及他非參加種穀變工不可的情形。

「你真是妖精！」最後他咬牙切齒說：「誰同你們婆姨們一樣小氣？」

老婆對他這中斥並不見怪，也不生氣。她笑了，連忙回去向女兒們解釋她們是誤會，老漢心

里完全是另一回事，原來農會和老漢在外邊拉了半天話，她們因為說笑哭鬧，既沒有聽見，也沒有感覺到老漢出去的很長時間。幾個女兒都恍然大悟，立刻恢復了愉快，只有王克儉一個還是鬱悶不樂……。

快要吃早飯的時候存恩老漢來了。他早晨總是天不亮起來，在村野里繞來繞去拾狗糞，村道上碰見楞子擔最後一回水，問知行政在傢里之後，他跟他來了。把糞筐和小鐵鍬放在大門外邊，善人帶着一副和祥的笑容走進窰里，受到了全家人歡喜的接待。他跏坐在炕沿上，王克儉的老婆便請他替他一個小外甥，馬家新添的小子招一招甚麼命。

「屬甚的？幾月幾日生？」善人伸出他的右手，做出準備推算的樣子，問。

「屬虎的，」馬家說：「正月十三生日。」

「甚時分養的？」

「鷄叫了，你說那是甚時分理？」

「卯時生，」存恩老漢說，立刻熟練地用拇指依次數着其餘四個指頭靠邊的關節，嘴里默唸着「甲子乙丑海中水，丙寅丁卯爐中火」。不大一會，他笑着宣佈道：「金木水火土，土生萬物，這娃娃是土命，好命。」

他說的全高舉了，毛虎和狗娃一人攀住他一個肩膀，問：「老外爺怎麼學的，我們先生怎不會整哩？」吳家李家也提出她們的要求，王克儉制止了她們。

「再沒個做上的了？」他說：「他來我們拉幾句正話，你們盡攪！」說着，便轉向存恩老漢，問：「我聽農會說，大叔們那組種穀也準備變工哩？」

「怎麼他就曉得了？」善人驚訝起來，隨即慨嘆道：「古人說的對：有志者，事竟成！他們鑽頭瓦縫辦，沒辦不成的事。人家全變，我們幾家不變還像話？隨潮流走嘛……」

王克儉聽了，深長地喘了口氣——這畢竟是事實了。

「你哩？克儉？」善人關懷地問。

「不能提，」行政說：「管子繞大了。」

嚥了口唾沫，他開始告訴他近幾天彎彎曲曲的經過。他對善人是無所不談的，因為他知道老漢口牢，一切關於旁人的隱私機密，傳到他耳朵里便是終點。王克儉把他的秘密計劃和這計劃的破產全告訴了他，並且把老雄的陰謀詭計用非常輕鄙和憤激的口吻談敘了一遍，最後等待批評似地盯着對方。

「你不對，」存恩老漢不客氣地直言：「你不對！他不找我來說哩？你惹不起他，避不了

他？不理他！我早沒給你說過？他心壞，不能挨。」

「你不挨他，他挨你……」

「那總是他看見能挨你！他不挨我哩？」

「你不辦工作，我當行政……」

「你和他光談公事，他朝你說反對邊區的話，你叫他離開你說去嘛！」

「那還不是惹下他了？」

存恩老漢不以為然地頭一味，然後轉過來才說：「你怎麼糊塗起來了？不聽他的話也是惹他？維寶、福子他們才是惹他哩！」

王克儉腦裏浮起了維寶和招喜們抓老雄的煙燈，福子在大會上鬪爭老雄的情景。

「對，」他說：「大叔的話對。」

正說話間，楞子媳婦端上來傢匙盤子，在她的後邊，楞子捧了一大盆熱飯，因為燙手，咬牙擠眼匆匆忙忙放到炕沿上，嘴里不停地啡啡吹着，存恩老漢見端上飯來，連忙溜下脚地，說他走了。

「你怎麼？」王克儉過來扯住他的袖子：「那里吃了不一樣？」

「我家里的飯也現成了，」存恩老漢說着，使勁掙脫他的胳膊。

「我還和你有話拉噠……」行政吶吶着，失望似地看着他出門。

「有話往後慢慢拉，」存恩老漢在院子里說。

行政送他出了大門，一邊還埋怨着他太認真了；他則說行政添了那麼多端碗的人，他更不好意思吃他了。

一手提着糞筐，一手捏着小鐵鍬，下了幾步坡，存恩老漢忽然像丟下甚麼似的，又返轉上來說：「隨潮流走，克儉！這回種穀你要變工，我聽見村里人全說你的不是……」

「變工，」王克儉感激地說：「一準變工……」

說着，回到窩里吃了飯，便上地去耕高粱。王克儉到地里真是說不出的悔氣！村里大部分都已結束了這一樣安種，山里無論變工或不變工的，已經看不見幾處耕高粱的了。清明時節下過一場飽雨，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天了，從溝邊上翻起來的土已經遠非前些天那麼鬆軟，颳拉着溝子每到地頭，都需要站住喘半天氣，才能够折轉來再耕。王克儉看着墮的大肚子，心裏爲那身邊的騾駒子擦着很大的憂；而轉頭一看耕過的地里，土坎落骷髏一樣排列在每一條犁溝邊上，最大的柵子高舉起鋸頭，像敲打石頭一樣才能够打碎。王克儉發現遲耕三天，人和牲口便受了這樣大的

罪，額外支出多少汗水，感到他吃了自己的大虧；假使這一兩天之內，南風驟來了一場好雨，他便免不了手忙腳亂，不知做甚麼是好了。

晌午從地里回來，照舊是晌午已過的時分，他在河溝里碰到了王加扶，後者和拴兒兩人已是吃過晌午飯上地去了。他們的變工組已經暫時分散，各人做着各人的零碎：修水壩澆菜園，擔山藥糞和修山地的水溝……

「克儉哥，」農會笑問：「你變工的事，怎着哩？」

「一準變，」王克儉說，顯出十分的誠懇：「這回你兄弟放心。」

他這異乎尋常的誠懇得到對方前所未有的好感，王加扶湊到他跟前，喜出望外地問：

「你和誰們變哩？」

「你兄弟說我和誰們變合適？」行政更加融洽地徵求着意見，用期待的眼光盯住他。

王加扶告訴他大部分變工組都合併的合併了，擴大的擴大了，只有王存喜、王加謨和讓兒弟兄那三組還是原盤沒動。前兩組很少增加人的希望，他已經說過幾回，提出過很多人，他們都不同意，說他們不管種穀不種穀，一年到頭只是他們的原人手，增加旁人恐怕便要連他們原來的小組都要受影響，所以還是不如維持舊狀好。此外，王加扶說只有讓兒弟兄那組是誰來歡迎誰。

他提議王存喜和王加謨他們，行政連問也不要問，不可能。

「你暫時參加他們那組，要是不合適，等到鋤苗子的時光，再再調動。你看怎着哩？」農會問；盯着王克儉從地里回來滿蒙塵土，只露着兩顆眼珠子的面孔。

一個意念一閃湧現在王克儉腦里：王加扶不相信他了，他似乎在有意試驗他。在行政看來，老雄不好？他們弟兄也不是好樣，讓兒那片嘴要不是肉，恐怕早已磨完了。而且老雄要和他變工，不管真假，總算有那個意思；他不懂不答應，反而和老雄的敵對者弄到一起去了，這不是他爲人的態度。他深爲不滿地睨了王加扶一眼，說：

「哼！一人不離種子，羊毛不離籠子」，一種八代！和他們叔叔邊吵嘴剝皮，和我能弄好嗎？你說？」

「你又是這話，」農會苦笑道：「誰你也不對勁，你究竟算有變工的心事哩沒？」

「變！」行政的火勁也上來了，「一準變！和誰們一組，今黑夜見話。」

爲了和農會爭一口氣，行政吃過晌午飯讓楊子先上地去打土坎紫，自己且擄着個頭去找王存喜和王加謨，他不相信他父子兩個參加不進去他們的小組。存喜在困難之中曾借過他二斗黑豆和一斗小米，五月借去直至秋收之後才還；王加謨除過同族，多少還沾點親；他老婆娘家的外甥女

兒是王加謨婆姨娘家的媳婦。他攆着一把鐵頭在村道上逢人打聽這兩人的去向，終於逐一鄉找到他們了。

「唉！」存喜停止了用鐵錘清理水滾，嘆了口氣，說：「人是不少，一組才四五個，可是全不願意人多。農會給我也說你來着，我和衆人拉談，全不願意，說多了反弄不好，我們不指望爭模範，只要好好變到底就好。你叫我和他們怎說哩？我倒沒甚麼，你來了趁好嘍……」

「都誰不願意哩？」

「噫……」存喜在頸項里摸了一把說：「全不願意。你老侄兒有屁股沒挨打處？指苦還找不到對象？何苦和他們扯筋……」

他說得行政滿肚子起火。說了一聲「好吧」，扭頭便走了，心里想：「你再朝我借糧食來！」他走到前溝里去找王加謨，他聽說王加謨在他菜園子下邊的池壩里，擲着消冰以後溜進去的麻桿。他找到他，立刻說明他的意思。

「噴，難說！」王加謨深為憐惜似地噙着嘴道：「農會提過，我給衆人說過不止一回，怎麼也不行，光願意和我們門子裏的幾家變工。『來寶，』他們叫我的小名：『就咱幾家一年到頭鐵錘也打不爛。』不是說你人不對勁，是我們的人手太不出展了。有一場好雨馬上種穀，我看你快

找旁的哪組少人的參加吧，我不信抱一顆豬頭，還找不到團門，你父子好手把呀……」

王克儉這算纏到底了。他奇怪人都變得對他這麼無情滑頭，難道僅僅爲了和天佑變工沒弄好，便把他的名聲壞到這步田地嗎？他突然發現他彷彿不是王家溝的，彷彿是外村人一樣孤獨和生疏。原來王加扶對他並非不老實，他不要他去問還是怕傷他的面情。現在，農會這一片赤誠使他像感激善人一樣感激王加扶。雖說沒有老雄富貴，但王加扶這人的成色却比老雄強十分，他決心接受他的意見，暫時參加讓兒們那組，等種穀以後再說。他不能也不忍再食言了……

當時從地里回來，他叫楞子去告訴農會；楞子噙着嘴和他爭論着，不願意和讓兒弟兄們一組；他拿出父親的威嚴命令他服從了。

王家溝村子不大，有一點值得傳播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全村；特別是有黑板報以後，有時簡直和全中國全世界都有了連繫，甚至蘇聯在黑海邊上打了個大勝仗的消息，趙德銘也把它寫上去，引起衆人的詢問和議論。行政終於參加了變工，更不用說，都說王家溝這才團結起來了，準備向模範村前進，弄來弄去，只有老雄一個人沒有參加變工。

不管動機如何，老雄總是那黑板報的最經常的讀者之一，他不忙，所以隨常抱着一個牽着一個娃娃，拖着踏倒後跟的鞋去看寫出了新的消息沒有。王克儉參加變工隊的第二天晌午，他和楞

子從地里回來，闖好老雄竟然又在行政的菜園子里踩下去割韭菜，準備晌午炒雞蛋，下燒酒。楊子好火，說：「他園子里的韭菜吃完，又吃咱的，不是欺負人？」便要干涉，行政不讓。老雄聽見園子下邊的路上人和驢走動的聲音，便站起來，他們已經走過去了。他朝他們的背影喊道：

「行政！行政！那不是行政？……」

他們接受着存恩老漢的忠告，裝沒聽見照直走了，只聽見老雄在背後哈哈大笑，嘲笑說：

「你和我們那幾個忤逆子變工？啊？」

他說着，他們已經轉了彎，一個從崖畔一直伸到河邊的山嘴隔開了他們，王克儉感到好像擺脫了跟在股屁後邊的一個鬼——他和老雄已經是處在陰陽兩界的人了。

十五

三月二十四，王家溝接到鄉政府一封信，要教員和村幹部火速將組織起來的數目統計一下，即日送去，以便向區公署彙報。信里還附有一張複寫的表格，項目很繁雜，需要的材料十分廣泛——組數，組長姓名，組員戶數和人數，共種穀的塊數，新組織的呢還是原有的小組，倘是原有的，新參加了幾戶幾人，最後，在備攷一項里，還須註明各組的階級成份——富，中，貧，佃農各幾戶……。

信是六老漢剛打過做晌午飯的鐘不大一會，送到學校的。趙德銘一看，又發了愁。在年來的減租，生產和文教運動中，表格像雪片似地發來，把他填過的統統積存起來，怕早够他措一背了。一切調查統計的材料都是要求得那末詳盡具體，而老百姓對填表又是那麼冷淡麻糊，他要做到正確可靠，有時真是作難。譬如：有一回填植樹的表，他問：「你栽活了幾卜？」回答是：

「七八卜。」「究竟是七卜還是八卜？」「你看着寫吧，我看有兩三卜要死不活的樣子，到頭也只能活四五卜。……」你叫他怎麼填呢？現在他一看表格，又不是他和王加扶兩人的工作，說不定還要戶長們都來，因為穀地的均數需要各戶的加起來。不等放學，趙德銘便打發二拴去叫他爸來商量。

二拴回到家里，他爸剛剛從桃花鎮買藥回來。他帶回四包藥麵，都是衛生合作社買來的，其中一包是瀉藥，用以清洗三拴壞了的腸胃，根據醫生同志的囑咐，吃瀉藥時應該多給娃娃飲些水，瀉過幾回，再服那三包補藥。醫生同志聽了王加扶敘述的病狀，深為惋惜他求醫過遲，他向他說明各種痢疾的演變及其危險性，喚起他對兒子病勢的嚴重注意，因為照他說的情形，它似乎已經帶着點膿了。王加扶莫明其妙，娃娃已經瀉了多少日子，爲甚麼還服瀉藥呢？醫生同志拿各種例子來使他明瞭倘若腸胃里存留着壞東西，你吃一窩服補藥也白費；正如不實行減租，地主還剝削他們，他們再怎麼勞動互助，集體生產也都是白幹。這一下，王加扶明白了道理，好像得了甚麼道一樣，高高興興跑了回來。他給婆姨一說，又完全喪了氣；她連聽也懶得聽他那一套。她只伸上鼻子嗅了嗅，便苦皺了臉孔，一口又一口往腳地唾口水，連聲說：「快拿遠點，快拿遠點。」沒有辦法，王加扶只好說這藥不是從提藥包走四鄉的野醫生手裏買來，而是公家的藥房里

賣的；公家開這藥房全是爲了破除迷信，爲老百姓治病，不是爲了賺錢，才開到這偏僻的鄉鎮子上來。

「難道你說咱公家能騙人嗎？」王加扶和善地問。

「不管公家婆家，」婆姨吟咕道：「我沒見過這催命的怪方子。」

於是，兩口子又吵了起來。王加扶最後聲明：往後三拴的病勢不管好壞，她再不能怨他只顧工作，不管娃娃的死活了。正說話間，二拴跑進小土窰里。

「爸爸，鄉政府來了緊信，先生叫你快去哩。」

王加扶正要走時，婆姨一屁股坐在灶火跟前拉風箱，嘴里用要哭的聲氣嗟嘆着反話：「我頑固，我昧良心，我心里有鬼，我害我養的娃娃……」一邊扯住袖口揩眼淚。因爲忙亂，她已經好多日子不梳頭了；頭髮像蓬蒿一樣，髮髻掉在脊背上隨着拉風箱的姿勢擺動着。

二拴和女娃沮喪地眨着眼皮，感受着這土窰里的不和氣氛。王加扶又嘆氣又搖頭，提着他的煙鍋走了。墾老漢在院里晒太陽，脫得赤裸着上身捉蟲子。兒子出去時，他悠然抬起蒼白的頭，望了一眼又低下去。

「唉，」王加扶在村道上邊走邊嘆息，自言自語說：「她不通理，她不信人，她信鬼，

她……」

他對她心冷意凝。走着，他由不得想起有一回區委組織科長到村里來，開的小組檢討會上衆同志對他的批評。談到他的缺點，他們想了半天，覺得都好，只是：第一婆姨落後，他「工作」起來扯他的腿；第二他老人老，娃娃們小，吃飯嘴多，做事手少。他們說得組織科長大笑了一陣，說這種情形他還積極工作，正是他的優點。王加扶奇怪這算甚麼「優點」呢？他認爲他們算把他批評到骨子里去了；他這些缺點比維寶的脾性和福子的嘴饞還難以克服，因爲不能由他自己。現在，和婆姨「矛盾」了半天之後，他走着又給自己加上一個缺點：就是他心太軟了，不忍打他的婆姨，一看見那一幫娃娃，想起家里那麼多事務，他的火性便自消自滅了；可是他始終認爲：當和婆姨說不通理的時候，打她幾下還是必要的，而他連這一點也辦不到……。

帶着對自己境遇的十分不滿，王加扶走進學校院里，笨重的鞋在堅硬的地上拖出沉重的腳步聲。

「你來了，」教員見他一進門，立刻拿起表格，說：「又來了表！」

「甚麼表？」

「種穀變工隊的統計表，」趙德銘說，愁苦的嘴咕起來：「今兒來信今兒就要，你說就算不

要調查，也要填得及啊！他們是只管自己方便，不知道旁人作難；我看他們自己下來，也不見得眨眼工夫就現成。我補抄行政弄丟了的那些農戶計劃時，聽說有很多不按正月里的計劃種了，你說點燈熬油費紙張，訂得這農戶計劃有甚用？」他說着，把農戶計劃本子從抽屜里拖出來，放在桌子上，用指頭指着，好像這事情王加扶要負責一樣，說：「你計劃的好，老百姓沒這個習慣嘛！」現在要調查穀地的插數，短不了召集各戶長。今後晌召集吧，唉，你叫六老漢把鐘打爛，也叫不全人！頂早也要等天黑，有三家兩家不在家，你還不要等回來往上補？你說怎麼趕急啊？……」

王加扶從教員的表情和動作上，也看得出他是很着急了，話里包含着無限感慨。他知道他的脾氣，一着急便對一切不滿。有一次他甚至說工作是越到下邊越難辦——邊區政府，專員公署，縣政府，區公署，鄉政府……一層層像屋瓦一樣蓋下來，誰在村里工作誰就襯底。他們一級一級發命令，決定，指示……一張紙下來衆人都忙。按他想來，邊區政府關於全邊區的統計表格一樣一樣，一季一季，怕不下千萬種；但他懷疑他們知道他填表不易。王加扶會給他解釋：恐怕是越往上邊事務越多，關係越大，因此便越難辦。趙德銘搖頭，說縣以上一天盡開會。現在，王加扶看見他着急的樣子，便由不得笑了。

「表上都要些甚麼哩？」王加扶握鐵頭的硬手笨拙地捉住表格，雖然不識字，也在仔細看着似地問。

趙德銘從他手里拿過表格來，逐項講解着內容，說明着它們的難易。最後，他奇怪這不是總結報告，何必要這麼詳細呢？

「再說，你們各組的人手全定意了？」他轉臉向王加扶問。

「定意了，」農會高興地說，提起這個，他高興地連他的「缺點」都忘記了。「這回弄得好，照鄉政府的意思辦到了。」他說着，笑迷迷地把煙鍋插進煙布袋里：「這表全不難，光我一個也能說大半，不跟計劃走，翻過的穀地人看見哩吧？把幾個村幹部叫全，鑿眼功夫就是！你放心，只管你搖你的筆桿……」

「說的容易，」趙德銘說：「光統計總數也要半天，我今後晌還給婦女班教字。」

「叫行政來給咱打算盤，誤不了你的工作。」

說得趙德銘怪不好意思地笑了，說農會真是王家溝的一張活表。王加扶說這不怪他，因為他在學校少出去；問學生娃的情形，他又不如他了。說着，吃着一鍋煙，農會走了；教員用一塊破布擦了手上的粉筆麵，去宣佈放學，並且要學生娃帶話給村幹部。

晌午以後，學生娃上學來的時候，窯窯下邊門台上又立了幾把煤頭和鐵錘。這一回村幹部全比農會來得早，連行政也一樣，都很高興，窯里說說笑笑，敞開的天窗口一股一股飄逸出旱煙的煙來。

村幹部拉談的是：王家溝的又一次全村大團結。最明顯的是行政也參加變工了，其餘的更不用說。存起說那兩個爲一塊溝灘地爭吵的王加盛和鐵籠也答起話來了，兩家的婆姨又在一塊紡線，鐵籠媳婦叫王加盛家：「嫂嫂。」王加盛家親暱地說：「唔，你說嘛！」行政笑說婆姨們和娃娃們都是「狗臉親家」，一會兒相咬得兩嘴都是毛，一會兒又相好了，互相在身上亂喫。說得衆人全笑了。

村幹部的團結便象徵着全村的團結。行政以前一開會便只是吃煙，一句話也不說；衆人都說他平時忙得顧不上吃，開起會才補，嘴巴鼻孔都變成飯館的煙筒，不住氣地冒煙，煙鍋是連木桿子都發熱。而現在他也說話了，似乎和衆人已經在精神上相通了。衆人也對他特別親熱，好像他們之間會有過很傷感情的誤會，而現在解釋清楚了一樣。受苦人一相好，方式也是很朴實的，特別是維寶和福子，因一度錯看了他和老雄的關係，顯得很對不住的樣子。此外，他們的親熱還有一個不言而喻的目的，便是想把他永遠鞏固在變工隊里。行政因爲近來心情不好，這兩天苦又重，

燒爛了嘴唇，並且還不斷地淌鼻血，一個鼻孔上老塞着一塊小土疙瘩。「殘」福子和他是祖孫輩，按陝北的鄉俗是可以隨便罵笑的，他用一種非常關懷的態度問：

「大爺，你請女客，你親家都給他吃了些甚？火大了啊！」

「全是莊戶人，有甚麼山珍海味？」行政催促地說，想起他不體面的行爲，心里是說不出的難過。

「要不就是和婆姨們一樣，一月一回，定規的……」

行政拿他的煙鍋，牙咬着下嘴唇，狠狠地朝福子膝蓋上敲了一記，然後羞赧地笑了。

雖然這門笑也是親熱的表現，因爲倘若福子還是不高興他，便不會和他說話；但存起和雜寶不滿地瞪着他，制止他，說他嘴殘得連開玩笑人都受不了。趙德銘則無論如何忍不住笑，強制自己閉着嘴，不一會又把臉眯開嘴嗤笑脫了。

農會熟悉的脚步聲在院里響起來，聽見門台上放下鏟頭的響聲，他便進來了。他一來便表示抱歉，因爲他和婆姨又論了半天永遠論不清的理，來遲了。他說：你不和她論吧，她又不放鬆你，老纏你。說着，奇怪衆人爲甚麼不先將知道的，本人的小組填起來，而等着他呢？

「趙同志忙啊！」他說。

「衆人說要先填你那組，」教員說：「你們是頭兒嘛。」

「那就填吧。」農會說着，上炕蹲在炕棚上。

他那組很快填了，因爲他熟悉得和他自己家里的事一樣。接着，一組一組，一項一項填下去。衆人點着各組各家的穀地和塹數，王克儉熟練地撥弄着算盤珠子，嘴里由不得七塹，八塹半，五塹，九塹……唸着數——以前給四福堂討租粟打熟了算盤的手，現在爲窮租戶們領導的變工隊服務着。

當填到行政和讓兒弟兄們那組時，趙德銘問：

「組長是誰呢？」

「你們還沒選一下？」農會轉向行政問。

「那還要問？」行政說：驚奇地翻起眼皮，「自然是讓兒。」

「我聽說你兩個相推，」存起照實報告：「讓兒說你，你說讓兒。不是嗎？」

「不用說也是你行政了，」排長嚷着：「自家是村幹部，一春天都沒變工，這該要起點作用了吧？」

他說得那麼有理，似乎這是無可推諉的事了。王加扶同意地笑着，趙德銘狡黠地給衆人使着

眼色，親熱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說：

「寫上了，啊！」說着就動筆。

行政連忙伸出一隻被糞把磨硬了的手掌，按住了表格；因為動作的急促，幾乎把表格都扯爛。他一手按住以後，一手才在炕上劃道道，一條一條講道理。

「慢寫！」他說，引用着成語：「一尺有頭，百尺有尾」，一來人家變了一春天，我們父子剛多了加，好領導人家？二來我兩手人，人家三手人，組長能輪到我頭上嗎？」

他說得聲音雖不大，似乎更加有理。

「我再提個意見，」維寶答辯道，學着行政的語法：「一幹部帶頭，領導窮衆」，一來這不是上茅房，講究先來後到，二來不是支差，抽人多的出來。你算先得過「好莊戶」獎狀的人，你一家好哩？還是把全村弄好哩？……」

衆人全笑了，一方面笑他學行政的語法學得好，再方面排長住了一期訓練，的確說得有权有眼，條條是理。福子又羨慕地看他，存起和趙德銘齊聲說：

「當了吧，當了吧，這和行政不同，不快你的工。」

說着，趙德銘剝開他的手，便要落筆。

行政高低不應承，縮回手中言：若是硬要把組長蓋在他頭上，他就連工也不變了。

「就是了，」王加扶同意說：「他才參加，人要一步一步前進，你拖他太猛，他就爬下了。」

「對，對，我慢慢進步。」行政非常滿意農會，在在證明這人心太好了。

確定以後，他們很快便填完了表。教員念着數，行政打算盤，統計起全村的數目：十一組，五十三戶，九十四個勞動力和半勞動力，四百一十五畝半穀地。趙德銘立刻將百分比算出，按勞動力，全村百分之九十點六組織起來了，按穀地則是百分之九十五，除了四福堂，走延安的工人匠人，在家里應該參加而沒參加的只有老雄一家。

「不弱！」趙德銘把筆一放，痛快地說：「不知白家溝搞得怎樣？……」

衆人也滿意地笑着，互相賀喜似地看看，唯獨農會陷入沉思中去了。

圓滿的成功使他想起從鄉政府開會回來那天夜里，在現在這原地方他們第一次討論組織糧穀時，和趙德銘爭論組織的方法，他所說的話。那時，他說老百姓不能和軍隊、學校以及機關生產比；而現在，他腦里却自然而然浮起了軍隊、學校和機關生產的一片景象來了。他們一大羣人上山掏地，一齊幹一齊歇，鏟頭在空里亂飛，土地在他們腳底下迅速改變着顏色，由淺灰到深褐，

這片景象不久將實現在王家溝的山頭上來了。春耕時因爲活雜：耕地的耕地，納糞的納糞，碎土的碎土，所以十來個人一組，人還是亂散在地里；而現在一組一組連同歸姓娃都有十幾二十個人，排成隊安種穀子了，鋤頭的一起一落，手腳的活動，使人想到真衛軍的操練。人們將以一種完全新的勞動姿態來點綴那些黃禿禿的山頭，山頭上墳墓里長眠的他們的祖先，倘若真有英靈，他們不會懷疑這是否他們曾用汗水混和着眼淚灌溉過的土地嗎？想到這裏，孟加扶壓抑不住他的興奮了。

「幾時咱們和公家人一樣，」他說，「天眞地憧憬着：『一村就是一家，吃在一塊，穿在一塊，做在一塊。種地的種地，念書的念書，木工是木工，石匠是石匠，管糧的把倉，管草的捉秤。六老漢照舊打鐘。存恩老漢識幾個字，要是他願意，就讓他給咱們寫賬，克儉哥給四福堂討了半輩子租粟，對糧食有經驗，給咱管倉庫，他和存恩老叔對，在一塊辦事也相宜……』」

衆人聽了，嘻嘻嘿嘿地笑着，截斷了他的話。

「還有哩，你們等我說完嘛，」他一本正經宣佈着他對未來的理想：「咱也辦上個俱樂部，識字，讀報，開會全到那里去好了，不要像而今一樣，大小一點事全跑到學堂里來了，老得着教員的事，煙灰給他尅得滿窟都是。咱學延安綏德的辦法，也辦它個把托兒所，把娃娃們弄到一

塊，講究衛生，看我的三搵這幾天拉稀屎拉成甚樣子了？再說沒娃娃拖累，叫我那個死頑固婆姨也抽空兒住上一期訓練，至少到延安參上一回觀，看她有個轉變也沒？你給她說是說不進去……」

他越說越有勁，好像喝醉了的人一樣，說不完。衆人越笑也越收不住，起初衆人以爲他說笑話，隨後見他越說越興奮，越具體，越正經，除過趙德銘，全楞住了，他們瞪着眼，咬着牙，使着很大的勁聽他，也是越聽越興奮，越正經，越嚮往。

「啊呀！你瘋了吧？」行政說：「怎麼說起狂話來了？你都分配好工作，怪不到老雄說你們等也等不得共產！」

「你越說越遠，」趙德銘笑得死去活來，用手帕擦着眼淚說：「你都說到外國去了啊！」

「我一點都不瘋！我說的我們王家溝往後的話！」王加扶固執地說，眯圓了眼，用袖口揩着他嘴角里的白沫子；想起他跟他白髮蒼蒼的單老人舊前所受的難，以及減租以後他家里還是不能很快地得到足夠原氣，四疆堂的灰色院前前後後空着幾十孔石窯，而他們一家人還是老鼠一樣擠在拳頭大的兩個小土洞里——他和婆姨娃娃住的窯里，羅列着圓圓罐罐，鋤耨鏟把，而單老爸和拴兒三拴住的窯里，腳地上堆滿了喂驢的碎乾草。想到這里，他好像受了甚麼委屈一樣，鼻根一

酸，眼珠子濕漉漉的起來，說句良心話，他等不得那個社會到來。

維寶，福子和存起幾個津津有味，天真的娃娃一樣做着他們的補充計劃，商量着誰辦合作社，誰趕牲口運糧。他們商量得結果，只有老雄一人沒有甚麼合適的事做，因為你總不能說有一種專門罵人吹牛皮的工作；要他到合作社去吧，那正好，撈幾個錢全漏他腰里了，而衆人可沒有四福堂那麼對他好……

「啊呀，」有人提起，福子忽然叫道：「四福堂怎麼辦哩？」

「不要你忙！」維寶說：「人家到印都和麵店（註）找杜華明和王相臣去了。放下日本不打，跑到那里受美國的訓練。」

「你們又過左了，」趙德銘制止着，用眼睛指了指王克儉，要他們說話注意。

他開始拿理論來克服他們對未來社會的過早的陶醉，首先指出中國革命是長期的，曲折的，複雜的，這是他從書本里學得爛熟的一條。其次，他說王加扶所說的那些辦法是蘇聯已經實行了的，那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集體勞動；而這裏今天是新民主主義；個體經濟，集體勞動，而且還做不到普遍。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需要多少年，他說恐怕毛主席也說不準。

他說得他們聽不大明白，只有「集體」因為聽慣了知道之外，其餘的甚麼主義，階段，過

程，諸如此類一概茫然。

「鷄體狗體咱先不管，」福子說；「你只說有那麼一天沒吧！」

「有當然有。」

「你約莫一下，」王加扶好像等不及；「大約說我們這輩子趕得上嗎？」

趙德銘約莫也不敢約莫，這超過他的「理論水平」太遠了。

正說着，院子里有了一群婆姨們噉噉喳喳的聲音，存起的婆姨帶着一組婦女識字班來了。

這王家溝的婦女主任，因為常有登記填表的事，爲了方便起了個官名叫郭香蘭，但村人都仿照行政，農會，模範，排長的辦法，很多都只叫她「婦女」，或存起家，存起媳婦。避免就誤趙德銘的工作，村幹部匆匆忙忙起身走了。他們和她們在門台上碰了面。婦女給模範說，希望他傍晚早點回來；因爲她看煙鹵或是炕洞那里似乎有了毛病，要他整修一下好做夜飯。她的風度，神采和她拋向模範的含情的視線，引起了農會的無限羨慕。他從光輝的未來的憧憬一下回到現在的現實：他婆姨直到他來開會時還堅持不給三拴吃藥。……

(註) 印度和藕句。

十六

種穀工作佈置好之後，王家溝人人在盼雨，從早到晚不時地有人仰頭看着天氣，人們見面，互相要求對方推測。他們按老習慣，從風向的變化，布穀鳥的啼聲以及炊煙的浮沉判斷下雨的徵兆。老漢們很多都要求存恩老漢根據皇曆上的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之類，在他的指頭上決定這個可能性；年輕人則誠懇地請教趙德銘，新社會一切公家全有辦法，難道這下雨的事都想不出一點辦法嗎？風不能讓它不颳嗎？照最近的天象看來，恐怕等到四月初一也不定有雨；每天早晨山頭上籠罩着稀薄的塵霧，嗚嘯着森涼的春風，顯示一場大風又在預料中了。

北方大陸氣候春天可說是風季，特點便是缺雨；陝北處在西部塞上，更是如此了。受苦人盼雨好安種，怕風搖壞了根淺的禾苗；然而天氣常常使他們盼望的失望了，害怕的來臨了。村幹部在學校里填表的那天後晌，衆人到地里不大會兒，便颳起風來。起先還不大，忽而是北風，忽而

又調轉西風，山坡上耕翻過的地里，旋風兜着圈子，山窪里霧騰騰地飛揚起透明的風塵。未過一個時辰，忽然，遮天沒地的暴風從西北方向以排山倒海之勢襲來了！

暴風從伊克昭盟鄂爾多斯部的烏審旗一帶越過了長城，順着無定河滾了下來，又以飛快的速度向黃河沿岸推進了。風挾着長城內外的沙粒和牛、羊、駱駝的糞屑，把它所經過的空間完全填塞起來，使天地接連了，山頭上來不及往回跑的受苦人睜不開眼睛。暴風呼叫着邪魔野鬼的調子，掃起地上的塵土，使邊區明媚，爽朗，愉快的山野暫時間變得地獄一般黑暗。風扯着人的衣襟，摘着人的頭巾，沙子射着人的眼睛。從村東南回家的人被風阻撓着，直不起腰；而從西北方的則被風推送着，站都站不住。河溝里樹枝搖曳着，似乎要掙脫樹幹隨風而去的樣子；枝杈間，喜鵲辛辛苦苦築起的巢，被風毫不費力地拆掉，那一根一根銜來的乾枝枯草都紛飛去了。池壩里水面上蓋了一層塵土，瀟瀟的河水和蓖麻油一樣混沌。

受苦人不到半後晌，全跑回家了；到家里便是揉眼窩，吐唾沫。攔羊的費力地把羊群集合起來，急忙趕到山溝里才一遍二遍地點數，看是否有迷失了或被風從山崖上扯下去的，然後用叉把子敲着羊的屁股，拚命嘶聲叫着，趕回羊圈去了。婦女識字班走後不久，教員便放學，學生娃連陰也不站，亂七八糟跑回去了。趙德銘擔心他掛在村里的黑板報的安全，他跑去時，它已經沒有

了；他在附近河溝里用手帕捂着嘴，彎下腰去到處尋找了一陣都是徒然。有一個後村頭的人從前溝跑進來回家，看見他邊跑邊問：

「你尋甚麼哩？這麼大的風……」

「黑板報嘛，」趙德銘萬分着急地說：「難道這是一張紙，風能吹起走嗎？我不來看，誰着心理？都願往回跑啦……」

「嘿，」那人笑着站住說：「你不要尋了，你到明兒也在這里尋不上。我確見模範提回家去了，他說風攆得黑板在牆上呱嗒呱嗒，再一會就攆成幾塊了……」

說着，全跑回去了，這一天天不黑，村道上便不見一個人影。在窩里，風還推着門，打着窻戶，窻紙撲撲地震動着，一夜人都睡不好。老婆們嚼咕着一個古老的傳說，說這古戰場上似乎今天又拉開了火線；村幹部嘆息着這天氣簡直和反動派一樣，有意搗亂他們佈置好的工作；其他受苦人因為擔心禾苗被搖死，心裡十分不安。

人睡了覺，不知風在甚麼時光才住了。

第二天早晨，衆人起來驚奇地發現還是幾點雨壓住了風的。雖然剛洒過地皮，風向却變成了東風，從雨點洗刷過的樹葉上觀察，一會兒又像東南風，甚至南風。因這幾點雨，天氣沒有變

涼，倒更溫和了。太陽出來以後，天空比前幾天顯得更藍更高，地面上顯得更明媚更爽朗，有一股潮汽使人身上一分舒暢。不知在那裏躲過難的小鳥都出來了，叫喚得更悅耳，飛躍得更活潑，從灰色院飛出的四福堂少財主的「偵察機」，盤旋得也比平日更久。布穀鳥刷刷地從村子上空掠過——布穀，布穀，布穀……雖然啼聲比較清脆了一些，急促了一些，但仍然沒有受苦人注精會神期待的那一聲——嘩嘩嘩，彷彿咽喉上噎着水似的聲音。

受苦人都高興了，似乎這一風颳得倒使一場春雨為期不遠了。王家溝有些人打早跑上山去，要依次看看自己的冬麥，春麥，豌豆和扁豆等受災輕重；另一些人則覺得可笑，「看它做甚！」他們粗魯地說：「看不看隨過去了。」井邊上和村道上，盡是拉談着頭一天的暴風，說笑話似地敘述着自己在暴風中的掙扎。拉談總是歸結到最近下雨的可能性上來了，有人甚至拿「風是雨頭，屁是屎頭」的俗話做了結論。總而言之，大多數都感歎公家，慶幸定期集體種穀的決定；否則，昨天以前一準有不少人安種了穀，經過這一風埋了老深，要是不重新種過，你等到明年這時也見不到穀苗！

宣傳和鼓動旁人參加種穀黨工隊的村幹部，這早晨大受眾人歡喜，尤其是農會。王加扶既不忌口，又不會拍算，但他得過遠聲名恩惠所得到的聲佩，似乎他已經是活神仙了。維賢和福

子在含蓄方面較差，見了他們曾經困難說服的人便問：「怎樣？聽我的話聽對了吧？」對方總是又害羞又喜歡地含笑點頭。天氣的遑急變化使善人在老漢們中間的威望也開始動搖了，因為按他的子丑寅卯推算，今年是宜乾種不宜等雨，原因是清明那場雨下在「甲子」日里了，再一場雨便在一月以後。現在衆人說：他的推算快信不得了，那場雨恐怕下到他自己的「脖子」（註）上了。然而，無論如何，老漢心地總是善良的，有人說頭一天後晌風才起，他看見勢頭不對，便不辭勞累爬到村子對山上，拿一柱香念了禁風却災的咒語。

「啊呀，恐怕就叫他念壞了哩！」有誰怪叫道。

「他念完，還沒回到家，大風就來了。」那看見的人說。

一陣哄笑從橋頭邊的大市上爆發起來。

約莫快到吃早飯的時光，村里上山看夏田的人陸續回來了。橋頭上衆人包圍起他們，問禾苗受災輕重；都說不妨事，幾點救命雨下好了，全站起來，說枝葉洗得很乾淨，看起來倒精神了。

不大一會，行政和善人兩個老漢從後溝出來，他們是不知在那里碰到走在一塊的。存恩老漢邊走邊說着甚麼，王克儉邊走邊注意地聽着。因爲好奇，一羣人又轉去包圍了他們。

「怎樣？善人？」有人問。

「噢！」老漢嘆着氣搖頭，手里捏着一把沿路揀來的，風吹散別人家的柴草，說：「這號天氣我沒經見過，小年聽老人們說同治十一年有這麼一回，也是幾點雨壓住大黑風的，那時節也是十個八個人在一塊變工……」

「啊？」福子倒感到了興趣，驚奇地問：「那會怎有變工隊了？」

「光變工沒隊，」老漢也故意俏皮地說：「同治四年回回造反，殺得人頭遍地；同治八年就是大瘟疫，一家一家挨着往死，先死的有人埋，後死的全喂了狼。狼吃完死人又吃活人，同治十一年上，狼進窰吃人，你三個兩個人又不敢上山，只好人多些變工做吧……」

他說得一根一板，有些人聽了點頭。趙德銘說他是王家溝一本活歷史，明清兩代哪個土皇在位多少年，他都背得出來。其實這沒有甚麼奧妙，因為他撥曆書撥熟了。現在，他想拿這個比喻，來說明目前的變工也是被逼不得已的，並非毛主席所說的自願原則，這話他對行政已經說過了，這里却不便明言。

「那些狼後來哪里去了？」福子又氣憤地問：「全吃得脹死了嗎？」

周圍的人全嘻嘻呼笑了，福子却一本正經盯住老漢，等待他的回答。

「噠！」善人搖了搖用辮子盤住頭巾的頭，說：「有罪過的人一吃完，玉皇大帝就收它歸山

了還……」

「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哩？」王加扶覺得他話里有話，也忍不住嚴正地問。

「嘻嘻，」存恩老漢窘迫了：「沒意思，你不曉得我當家說古朝？王成？」

「哼！」王加扶冷笑了一聲走了；心里想別人組織得好好，他却又在說這種打散的話了。

「哼！」許多人都跟着冷笑了一聲，四散了。

老雄蹲在他大門外邊的檢畔上，看見只剩下行政和善人兩個過橋，這才下坡來了。王克儉看見他來，給存恩老漢說了句甚麼，兩人連忙分路，各回各的家了。老雄下來，獨自在橋邊上孤另另地東張西望站了一陣，又返轉回去了。……

早飯以後，王家溝的大路上到桃花鎮去的行人絡繹不絕：有販炭的，有賣糧食的，有牽着光脊梁驢條子去賣的，有籠馱里裝着些豬娃子的，帶着土布的，麻繩的，風箱的，挑着一擔乾爐餅子的，也有路膊窩挾着一個空襪襪去買甚麼東西的，自然少不了還有些人走在半路上還不知道自己去做甚麼的。滿溝都是拉話聲，吆喝牲口聲，以及頭帶紅綠布條的驢騾子獸慾勃發的嘖叫聲。桃花鎮每年兩屆驛馬大會，春季在春耕結束的三月二十五，秋季則在秋收完畢的九月二十五，受苦人火一點的生意這兩天做得最多。並且，照例的一台大戲是少不了的，所以受苦人耕完了地，有

事沒事要去擠一擠，雖然在成千累萬的人羣中掙扎一天比受苦還乏，甚至擠丟了一隻鞋回來，也是有過的事，但人總是由不得去。

王家溝去的自然也不是少數，吃過早飯村里便有互相呼應的聲音，邀約着一起起身；另外也有獨自混在外村人的行列里說說笑笑走了的。平時不大出門的王相仙這天也騎了他的小紅馬，白淨的洋草帽下邊閃着黑梅鏡，手指上套着紅纓馬鞭子去了；老雄騎着他的黑鬃緊跟在後，不停地打着騾屁股，竭力追趕着有幾步走的小紅馬，衆人在後面鄙棄地唧唧噥噥談論着。

玉太扶今天不去了，正是嫌人擠辦不好事，他在頭一天便去給三拴買了藥，可惜這藥至今還沒有給病人吃。現在他擰着鐵頭上地，快快不樂地在橋上站着看了一陣，到前溝里想把存恩老漢早晨的話和存起拉一拉，又想請婦女主任把他的婆姨「克服」一下，便上他們家里去了。

他到存起家里，「婦女」正在給模範棉襪里塞着一個她自己織的土布，她要求他把土布賣掉，回來時買一架延安新時興的加速紡紡車。這紡車王家溝的木匠王存善還不會做，他說只要他有一個樣子照着，他可以試一試。王家溝有是也有一架，那是王存發去年冬天在延安做冬工給他老婆帶回來的，銀鳳給人誇耀；「出線可快哩，紡一天頂三天，」她娘却嫌她路驢叫。婦女去看過一回，那老婆說：快是快，出線太緊，又容易斷。你老是要接線子，和普通紡車也差不多，並且

還不好使換。而她却老是使換着，王存善向她暫借幾天，她連他仔細看得次數多了還不高興，唯恐這傢具普遍起來衆人都好。婦女現在要模範買一架，意思便是想在紡織組里推廣一下。

「啊，」存起說：「存發和他老婆那一對配得那麼合適！」

「合適，」王加扶看見婦女對工作的熱情，更傷心地說：「全合適，存發和他老婆，善人和他老婆，行政和他老婆，老雉和他老婆，全合適。你們兩口子也合適……」

模範臉上堆起幸福的笑容。

「你不合適？」婦女笑問：「你是勞動英雄，看拴兒娘的多能做？」

「懶是不懶，」王加扶長噓短嘆說：我「而今來還是朝你「婦女」告狀！」

他惹得年輕的兩口子都笑了。他原來準備和存起拉完話順便告訴婦女的，但話引話引起來了，他便把關於三拴的病因，經過和目前吃藥的問題說了一遍，說得他們兩口子都又連連惋惜地啞着嘴，不知說甚麼是好了。

「我去，」婦女道：「我就去。拴娘的怎那麼不聽話哩？」

「看你說得轉他嘛！」王加扶灰心地說：「我看她和你們才說的存發老婆輩數不同，要不倒是一對好乾姐妹！」

兩日子忍不住笑了，都說這是毫不相同的，即使是狗也看誰的狗，何況還是夫妻呢。模範提議王加扶不要上地去了，和他一塊到桃花鎮大會上遊散一回；心里不痛快，散散鬱悶也好，況且地裏並沒有甚麼緊活，種穀的工作也佈置停妥了。

「哎噫！」他又不以為然地叫道：「停妥了？我還正要給你說哩。」

他溜下炕欄，站在脚地，一反拉談他婆姨時的情緒，氣憤地，激昂地敘述着存恩老漢早晨在橋邊人市上所說的話：他不知道同治年的回亂，瘟疫和狼吃人，與新社會有甚麼關係！善人本心也許是沒有甚麼惡意的，但他的古腦筋所想到的沒一點是處。王加扶提醒存起對村里的種穀變工不要過份樂觀，你稍微留一點空子，他們便溜掉了，而且可能還影響一部分人，譬如王存發老漢早晨在橋上便仰起頭看看天，說：「啊，好天氣呀，要不是變工，我一兩天就想種……」

「因此這回要小心，」王加扶結束着說：「可不要再按表上演的實行，一次二次，我實在沒有臉見區鄉工作人員的面……」

「不能，」模範說：「我看這回不能。都說的應應驗驗了嘛！」

「看吧……」王加扶不敢肯定地說。

存起要起身，他又拉王加扶一塊去。

「不去了，」王加扶說：「年輕時愛去擗，而今不愛了，捨兒去了。」

「維寶齋子們走了吧？」

「早走了。他們來叫我，捨兒跟他們走的。你早些起身吧。」

說着，兩人先後出了門。婦女在瞎眼婆婆那邊窰里取了兩包掛麵，用紙包着，上面貼了一小塊紅紙，準備到他家里去。

「你這是爲甚？」王加扶在院子里擋住她，不要她拿：「我家里有啊！」

「爲你們沒？」婦女手里拿着掛麵避躲着他的手，以免他碰碎，說：「這是個禮當嘛！」

「甚麼禮當？一個吃奶娃娃，按存恩老漢說，不够十二的還不算人……」

「你聽他哩？」存起冷笑道。

「你叫他拿上吧，王成，」瞎眼婆婆用棍子在門口揮着路，說：「你見誰空手去看人家的病人？」

說話間，婦女已經繞過王加扶出了大門。王加扶一路走，一路囑咕着，知道這樣，他又不來叫她去「克服」他婆姨了。

下了坡道，走到大路上，他們看見王克儉過來了，引着他的兩個外甥——毛虎和狗娃。

「相跟着，行政，」存起站住等着他們，說：「這兩個外甥也去擗噉？」

行政走上來說，他們不是去趕會，而是要回家；因為擔心自己堆下來功課，他們在外婆家住的與級隨着時間的延長日漸淡漠，以至不安起來了。爲了免得他一個一個往回送，他要他們在今天桃花鎮的會上，跟着他們本村趕會的人回家。

「那你們怎起身得這麼遲哩？」存起又問。

「唉，」行政輕輕地嘆了口氣說：「你還不曉得我老婆？一早起又是吃道樣，吃那樣；吃了飯，又是拿這樣，拿那樣……」

「對殘，」王加扶笑道：「外婆親外甥，那和鼻涕流到口里一樣，是個自然的理嘛！」

「嘿！」王克儉佻促地笑着，返轉身向落在後邊的兩個娃娃叫道：「好好走嚟……」

他們隱短，肚子又塞得鼓鼓，跟不上他。老婆提議把黑燕皮大豬趕着，給他們兩人夥騎，他說這提議太可笑了，趕去的唯一可能的結果，便是給人滾把牠肚里騾胸子擠壞。

「你頭前走吧，」他對存起說：「我們外爺外甥得走鴨子步。」

王加扶心里想：行政這回的變工大約不會有問題了，早幾天有人擔心他叫外甥點穀籽，現在，外甥也回去了……

十七

這一天去桃花鎮趕會的人，除了帶着買來的牲口和物品，賣得的票子，以及懷裏塞些餅子之外，都帶了一件相當動聽的消息回來了。人們在市集上和歸途中盡拉談着這消息，回到王家溝，又向沒有去的人報告。趙德銘的讀報組很久以來便是只談論着邊區的生產消息，現在又有新的材料了。

伊克昭盟發生了大事變，蒙古人不堪反動派的蹂躪，殺死了他們派去的「蒙旗指導官」，收繳了他們的武裝，鄂爾多斯部草原變成了戰場。除過現駐長城內外的傅作義、馬占山、陳長捷和何文鼎所部之外，寧夏的馬鴻逵也奉命山西綏包圍，而在北綏包圍五原一帶的日本人，則隔着河套參觀。在無定河流域的山頭上，受苦人近日每天都看見飛機南北飛行着，金屬的嗡嗡聲震盪着天宇。衆人以爲它們又在給那些從察綏，雁北甚至晉西潰逃下來，擠在河套里邊的殘兵敗將輸送

單衣，因為他們與大後方的交通線最近便的只有邊區廚黨的蒼空了。在桃花鎮會上一聽到這個消息，衆人才恍然大悟，並且據傳說，連胡宗南本人也急急忙忙從省里飛到榆林去了。

這是確實的事實，新到的延安的報上也報出來了。晌午過後，後園戲園以前，程區長還登台講了話，說明這邊區隣境事變的意義。他說國民黨那些軍閥老爺太不對了，不在原來的防區堅持抗日游擊戰，却躲在荒漠的塞上擔任由北線包圍邊區的職務。他們加在綏蒙人民身上的政治壓迫和經濟負擔，使其具有蒙古利亞英雄氣慨的同胞無法忍受，才挺起反抗；而他們却不僅拒絕共產黨的調停，相反還像一貫把自己造成的一切紛擾，騷動甚至恨不得連自己不小心傷風咳嗽，統統算在共產黨賬上，誣賴「暴黨」從中煽動。受苦人聽了，氣憤地評論着，用耕地時罵驢的粗魯的話語臭罵反動派，都說他們太沒人味了。

但總是有極少極少一部分人只是聽着，含蓄地笑着，保持着諷諷的緘默；而在沒有外人的僻靜地點，却賊頭賊腦拉談不完。這幫人不知是神通廣大，耳朵特別長，抑或只是有些與衆不同的希望，他們似乎總能得到一些除過公開騷動以外的機密「消息」。通常這種「消息」的來源總是密而不宣的；有時開始只是一個人的希望或估計，經第二個，第三個人，才逐漸變成「消息」，以至更詳盡，更「確實」。傳遞的人極爲謹慎，只告訴那些緊要的，與自己有特殊關係的，可能相

信的，和聽過之後有作用的人，因此，你在表面上幾乎完全看不見有甚麼事情。

王克儉在會上一聽程區長講話，便覺得不對，一種戰亂的預感開始在他腦里活動。進攻邊區的謠傳已經不止一次，「收復二區」（陝西第二行政區，指綏德分區）的口號在榆林和正川曾經不斷地公開喊叫過，但總是緊張幾天便沒事了。這一回他看陳勢有點不對，那邊說「種子造反」是這邊煽動的，寧夏馬回回也出動了……他這想法和存恩老漢早晨的話自然而然而連繫起來了。

王克儉立刻想起減租鬥爭以前，他常跑四福堂時王相仙說的話——自古以來沒有見過政府能由老百姓自己選，想要誰便選誰，不想要就叫他下台，這算甚麼官呢？至於參議員，那更是高貴。舊前全縣只有兩個，一個是杜聿明的老子杜舉人，另一個是縣城西街春壽堂老東家高和庭；杜舉人到過京里，而高老爺則只到省城。現在，鄉上也有參議會，王家溝竟有五個參議員之多。那些甚麼人呢？一年到頭赤腳，走在跟前一身汗臭，開腔就是毬、屎一類的粗魯話，真是把高貴的「參議員」三個字都糟蹋了。王相仙曾告訴過他，新政府連印都假的，縣政府的印是梨木所刻，筆畫老粗，他並且拿出舊的地契給他比較。那是甚麼印？省上發下來的錫印——這印在民國二十八年日本人大進攻，黃河渡口萬分危急之際，舊政府跟何專員（兼保安司令）乘八路軍在黃河沿岸抵抗的空子，撤退時一起帶到榆林去了。這一點王克儉完全相信，他並且聽說那印在榆林

還發生效。從榆林來的人告訴他，那小小的沙城里有幾十個縣政府，從雁北，晉西跟陳長捷逃去的不掛牌子；跟何紹南逃去的却掛着十來個縣政府的招牌，因為房子適宜的關係，綏德和吳堡隔壁，清澗和安定對門。他們在那里既不徵糧收稅，也沒有去打官司的，但也照常辦公，一天只是計劃着「收復二區」，並陸續派進來些秘密的「聯絡人員」。

王克儉聽着程區長的話，左顧右盼，看見周圍所有的面孔都那麼相信，鎮靜，堅決……他不禁羨慕起那些人的「簡單」和無憂無慮來了。而他自己不行，不管聽了甚麼話，都有自己的一番打算；隨機應變，因此他向來不吃虧。聽完了講話，他不安地想從人群里擠出去，不知說了多少聲借光，他才滿頭大汗擠了出來，摸了一把腰里，錢包還在，繞過一些粽子 and 涼粉攤，便到戲台後邊去撒尿。

正在朝牆跟撒尿間，後邊腳輕手來了一個人，站在他旁邊也掏出要撒。他轉頭一看：老雄！他想離開他，但已經撒脫了。

「聽見了沒？行政？」老雄一邊解褲腰，一邊欣喜地問。

「聽見了，」王克儉會意地說，臉通紅低着頭，眼盯着尿流，一股異樣的感覺使得他怪不舒服，彷彿他做了甚麼可笑的事情。

「我給你說，你可是不要給旁人說啊！」老雄抽脫褲腰，只是不尿，左右看了一眼，沒有人，便連忙對他說；「這回有理由了！平了韃子，返轉就收拾八路軍！調集了那麼多中央軍，打日本不行，八路軍可沒法招架，過幾天就見高低……」

「真的？」王克儉抬起頭來，看着老雄得意的面孔，將信將疑地問。

老雄看見他竟還懷疑，很不高興，一點尿也沒撒，把褲腰填到褲帶里便走。

「騙你！騙你！」他不高興地把一隻手伸到背後搔着，邊說邊便轉角走了。

王克儉見自己的疑問造成了不愉快，很是難熬。他還想知道得更清楚一些，於是很久以來第一次破例，恭敬地叫了兩聲：「四爺！四爺！」老雄返轉身站住，半寸長的眉毛下邊，兩顆眼珠子定睛睜着他，等待他開言。

「你這是從那里來的「消息」哩？」王克儉湊上前問。

「你不要問！」老雄不耐煩地說：「信就信，不信就拉倒！你身上邊區票還多少哩？」

王克儉以為他要借錢，順勢在腰里摸了一把，說：「不多幾張了。」

「花了它！」老雄堅決地手一揮說：「過幾天成廢紙了。」說着匆匆忙忙便走，彷彿他今天倒一下子變成了忙人。

王克儉從戲台後邊出來，惶惶惑惑地在一個乾爐擔子前面站了一陣，終於蹲下來掏出錢包，盡他所有的邊區票數了幾十個乾爐，滿滿塞了一褡褳，背在肩膀上走了，心里還很是慶幸，因為還他估計，老雄這消息知道的人一多，到後晌邊幣就要落價；那個傻瓜賣乾爐的還用笑臉感激他的惠顧，實際怕是吃了他的大虧。

他背着一褡褳乾爐，滿會場尋找着他的兩個外甥；在傍晌午時，他才一個一個找到他們本村的人，託付給人家，帶他們回家。現在他一定要找到他們，因為照這樣看來，他是沒有必要參加變工了，而且必須爭取在大動亂以前安穩進去。他估計和去年夏天邊境緊張時大約差不多，大規模的各方面的戰鬥動員又要來了，誰還顧得管人家變不變工呢？

他一邊走，一邊想，越想主意越堅決。他走過市場——飲食攤，雜貨攤，糧食市，炭市，牲畜市，又到廟里。他站在高處陸續起眼睛瞅着戲場里蠕動的人羣，唯恐他們已經跟着人家回去了。但他最後終於把他們全找到了，他給人家說怕他們走不動，過兩天他趕緊送他們回家。人家當然沒有甚麼話說，只是兩個外甥不斷返轉再去了，他們在外婆家里住得已經膩味起來。他拍着襟籠里的乾爐說謊了他們，在半後晌，路上還很少行人，而村里更是和平日一樣孤寂的時候，他已經帶着毛虎和狗娃回到家里。寥寥幾個人看見他們，却沒有被人注意。

但回到家里，却引起老婆和女客們的詫異，一聽說是準備明天種穀，更加莫明其妙。她們驚奇地問他發生了甚麼事情，使他突然改變了計劃；他不要她們過問，理由是她們不懂得甚麼。她們又問兩個娃娃，毛虎和狗娃也說不出究竟，只聽見大人們拉談「韃子造反」，也知道區長講話的事，却不了解其中的有連繫的全部含意，更不明瞭這與種穀有甚麼關係，只管他們又掏出乾煙暗起來。

有些人得到一點機密的「消息」，即使不廣為傳播，也由不得告訴自己的知己。王克儉不然，他是個很小心謹慎的人。民國三十年第一次鄉選，他初當行政的時候，雖是地主提得他是候選人，他也不敢再上正川趕集去了；因為他認為自己既當了幹部，似乎已經成了共產黨，他害怕萬一給那邊的國民黨扭住，他便吃不消。隨後，村里漸漸出現了一些老雄所謂的「暗部」，說話辦事都與衆不同，他才鬆了口氣，自己向自己宣佈已經退出了那個組織，開始走起正川。憑良心說，他並不討厭共產黨，只是害怕國民黨。當甲長的時候，他屁股上挨過不少馬棒，人家罵他：「廢×的！」他鞠躬；而他還是個國民黨員！當每一個甲長必須入黨的時候，保甲訓練員給他填了表，他在上邊按過手印的；舊政府一跑，保甲一倒，他這「黨員」也沒有人再問了，黨證也被他老婆糊了老鼠咬破的紙團。第二次鄉選後，邊區嚴格實行三三制，幹部統計表上要填他是國民

黨員，他堅決不幹，跑回家去抱了那個盛些黑麵的紙團給工作人員看，結果還是填了「無黨無派」。現在，老雄這「消息」帶給他的不是欣喜而是恐懼，他有甚麼必要告訴旁人呢？

他回來立刻換上家常衣裳，因為第二天便要開始種穀，一種開便要緊張幾天，所以他準備幾擔乾土墊墊腦圍，好像他和楊子要出門幾天不能回來一樣。他到院子里，看見雞刨着柴堆，企圖在豆稽里覓食遺漏的粟粒，小雞竟在驢槽里搜尋吃贖的幾顆驢料，把雞屎也拉到驢槽里去了。王克儉看見好罵呀，跳大神一樣把牠們驅逐了，有的見陣勢不對倉惶溜出了大門，驢槽里的來不及逃，飛上了牆頭，被酸棗刺扎得疼痛地叫喚着。老婆在窩里聽見，連忙跑了出來；她關心鷄和老漢關心驢一樣心切，因為這是她經管的唯一的牲畜，爲了一隻丟蛋的小鷄，她甚至就誤了正經事，盡一天眼在牠後邊，照牠到那里去下蛋。她出來莫明其妙地問老漢：

「你怎麼了？啊？雞惹着你？……」

老漢沒有理她，只是擔了一對筐子，拿了鐵鍬和鋤頭走了。他一連從院子旁邊的土崖上掏了兩擔乾土，倒進驢圈里去。當他正在驢圈里往碎拍着土坎塔，用鐵鍬往平攤着土時，存恩老漢從大門進來了。王克儉擔土的時候他看見的，他來照例只是想打聽一下桃花鎮這回會上那一樣牲口較快，糧價的漲跌，以及棉花的行情……

「你來的正好，」王克儉說，停止了攪土。

「有甚麼事哩？」善人走到驢槽外面問，一隻手搔着膝根下的癢。

於是王克儉隔着驢槽把得到的「消息」告訴了他。王克儉這「消息」比老雄的更加完備，聽起來更加順耳。他從伊盟事變的起因，經過，目前的勢態，發展的趨勢歸結到進攻邊區的佈署，最後說得連自己都簡直難過到極點了。他惋惜着這幾年的昇平盛世將要結束，匪盜會復熾，保甲會恢復，抽丁會重來，訓練員會委派，徵糧徵借會一月一回，軍隊會跑到驢圈來抓差……總而言之，從王家溝起沿無定河二十里以上鄉村的情景，全會原樣在這裡出現，而在他的語調和情緒上，看出他對邊區新社會的依戀。

「大叔，你說這算甚麼世事哩？」他兩手托着鐵鍬把，又把全部上身的重量都壓在手上，頹喪地歪倒頭說：「日本人和中國人也打，漢人和韃子也打，韃子和回回也打，你說這算甚麼世事哩？……」

他盯着存恩老漢，彷彿等待着回答。存恩老漢在初聽的時候，興趣還十分濃厚，並且因為他早晨關於世道變亂的話畢竟成了預言，對王加扶對他的那種態度很是抱屈；但到後來，他越聽臉上的氣色越是不對，以至於好像支持不住一樣，兩肘支着驢槽沿，也歪倒頭沉思默想起來，王家

潘他是第一個容易憂時嘆世的人。

王克儉說着，存恩老漢又略加思索了一下，站直身來主張把這『消息』告訴農會，要他辦工作注意些；雖然他早晨對他態度不好，但他總是不記恨人的，何況是王加扶。

『他是咱王家溝頭一個好人啊，』善人激動地說。

『你給他白說，』王克儉反對，覺得老漢這主意簡直是可笑：『他除不信，還要說你造謠言，你和自己去告自己的狀一樣。他早是另一個心眼的人了……』

『唉！』存恩老漢嘆息了一聲，問：『那你說怎麼辦哩？這世道……』

『種穀，』王克儉堅決地說：『搶種進去，出了苗只要鋤上一遍，到秋後揪回來就能吃，總比一亂種不進去好的多。』

『對，』老漢說：『你這主意對。』

兩人一得到協議，存恩老漢便連拉開話的工夫也沒有了。他們又說了幾句話，約好往後有甚麼新的『消息』互相照顧，他便走掉了，因為看形勢，情況是相當緊急了，他看見這天後晌沿無定河又上去一架飛機。

存恩老漢走後，王克儉墊罷圈，從大門外邊調回了驢，喂着草，他老婆從破窗孔看見善人一

走，便出來死跟着老漢，問他們拉甚麼話。王克儉不告訴她，先說她沒有問的必要，隨後又推說拉閒話……

「哄誰？」老婆瞟了他一眼：「隔着窗子我全聽見了，又是榆林，又是飛機，不是說國民軍又要來了？」

「誰說？」王克儉堅決否認：「你說話要當心自己的腦袋！誰給你說國民軍要來了？婆姨女子盡多事！」

老婆見他又快要冒火，再不譁他了。她走着，一種恐怖感覺整個控制了她，手里的倒線木拐子顫抖着。

傍晚時分，王家溝的大路上又是絡繹不絕的行人。橋邊的人市上，從地里回來的人和趕會回來的人聚集了一大堆，好像一羣噪鬧的麻雀一樣，噉着草地里發生的事變。楞子從山里下來，搗着鐵頭站住聽了一陣，很是感到興趣。有人說蒙古人是一種「九反」的民族，每個鞭子都是兵。只要王爺的命令一來，把牛羊交給雜婆，騎着馬便上陣，因此得出的結論是：這一回很够老蔣平一氣。一個走過草地的人以他親眼看到蒙古人對待邪惡者的殘忍手段，來證實說：把烏審旗王府駐紮的國民黨人員殺得一乾二淨是完全可相信的。另外一部分人反對以蒙古人的民族性來解釋這次

事變，他們的看法是一句衆所周知的俗話：「人逼造反，狗逼跳塔」，倒不怪蒙古人性暴。趕頭販炭的大漢王加明最贊成這種說法，他說正川一帶鄉下有這麼幾句話：打下糧食是軍閥的，養下小子是老蔣的，取得個好媳婦是保長的……老百姓活得有甚麼勁呢？大漢說和他一塊走路的無定河上游的人拉談起來，全羨慕下海是天堂，有些人盼八路軍上去情急，甚至偷偷地給閻帝團許願。

楊子聽得走不開，直至人散才回家來；回來便把他所聽到的東西，毫無保留地全傳出來了，最後要求他爸估計一下：八路軍能打上去嗎？

王克儉心里想：甚麼打上去呀，恐怕要打下來了。但他嘴里沒講，只說楊子：

「好好吃飯，吃了飯看看鋤頭得穩不穩，刀子不快磨一磨，明兒要種穀……」

「怎麼？定了期了？」楊子奇怪地問。

王克儉告訴他決心不變工了，楊子這才明白爲甚麼毛虎和狗娃又返轉來。他沒有問題，原來便不願和讓兒們那組攪在一塊，現在不變更好。楊子是個再直桿沒有的人，他肚里的心腸恐怕連一個彎都不拐，吃罷飯就收拾鋤頭，收拾完就同媳婦睡去了。

老漢點了燈籠，提着毛毯裡到空寮里去裝穀籽。這所謂「空」寮只是不住人而已，其實比住人寮還要豐滿，從門口的窗台起直到窗掌擺滿了東西：醋醬罐子，酸菜缸，饅箱，穀囤，粉紅白

事用的各項傢噐，桌凳，以及破爛上的用具——篋籠，篋箕等等，全按他老婆的次序擺設着。比起回福堂，他簡直是冤鬼，人家一類東西佔一個篋，至於糧食則有三個大石密；但比下有餘，王加扶他們家更有甚麼呢？你一進他們的小土密，一切破破爛爛的浮產全對你公開了。王克儉在他的「空」密提高了燈籠一看，禁不住嘆了氣，一時又百感交加。光看他這浮產，新社會這幾年他的日子算過圓了，要甚麼伸手拿甚麼，一年除過出一次公糧，其餘全填到這密里來了，工作人員來吃一頓家常便飯，還要丟下糧票，你用掃便到政府去拿，嫌麻煩便等到秋天在公糧里扣除。而現在，這新社會不能長久了……

他站在擺穀籽的地方，考慮他在這地里種甚麼穀，那地里又種甚麼穀——大紅穀，小紅穀，白流沙，紅流沙，大插穀，小插穀，乾撈飯，紅膠泥……紅穀適宜於向陽地，流沙適宜於背陰地，插穀則多種在平場地里，因為每一下都支出很多的穗子。狼尾巴穀的確是好，他去年冬天牽着他的驢到綏德參加生產展覽會時還看見過穗子，名不虛傳，驢×一樣又長又粗，刺芒和麥芒一般，松鼠和麻雀看見只能羨慕却動不得。但他還沒有弄到種籽，王加扶有，說好明年分配給全村種，到明年又不知成甚麼世界了。

當他正一手提著燈籠，一手從好多個小圓里抓起穀籽識別它們的種類時，他老婆鬼鬼祟祟進

來了。因為窰里堆滿了東西，脚地很是窄狹，她差不多是肚皮擦着他的屁股擠進去的。

「黑天半夜，你做甚麼？」王克儉調轉頭問，厭惡地瞅了她一眼。

「你不要管我，」老婆神秘地說，儘管自己側身走到窰掌角落里去了。

王克儉沒有理她。他開始裝白流沙穀籽，用一個小合子升管着，數着數。裝滿了一頭，又給毛裕種的另一頭裝着紅流沙。兩頭全裝好之後。他提起燈籠一看，他老婆不見了。他以為她大約偷偷摸摸取了個甚麼走了，出去便要鎖門。當他喀啷一聲關上門時，里邊却連忙驚叫起來，跑到門口：

「你怎麼把我鎖在里邊了哩？啊？」

「你搗甚麼鬼啊？」老漢在外邊大聲鄙棄地責難着，重新掀開了門。

老婆一把把他扯了進去，那麼有勁，那麼急促，好像她退回了二十多歲，變成了一個多情貪色的婆姨，因為窰里有許多女客不便，拉他進去幹某種神秘的勾當一般。王克儉怪火，莫明其妙地盯住她，心里想誰還有心思和她搞那一套名堂。

「你曠甚麼啊？」老婆責備他：「怕人家不曉得嗎？你死心眼……」

王克儉提起燈籠照了照，這「活心眼」的頭髮上頂着蜘蛛網，肩膀上擦着塵土，原來她竟鑽

進窰掌拐角處那個窿着才能進去的暗窰里去了。這暗窰，口雖小，裏邊却够寬敞，擺着十幾條大缸，大多放着小米，麥子和黑豆，一兩個放着貴重衣物和首飾銀器，平時它被淨糧食的扇車掩護着，一到亂世便封了口，泥得和全窰到處一樣，你不長透視的眼睛又看不見。而平時，他可以把任何工作人員和幹部帶進窰里，一個一個大圓小圓指給他們看，說：「就這一點螞蟻家當，這是穀，這是麥子，這是黑豆，條具不小，剛蓋住底，我也不曉得打得那麼些糧食全那里去了。」他這樣做的目的，只是希望衆人在公糧評議會上觀照。

「你進去做甚？你？」現在他盛怒地質問，沒有停止駭她。

「我的一對手錫和女客們的一些零碎銀器全放進去了，」她滿意着自己的機動，說：「國民軍可是沒八路軍規矩，見甚要甚，給他們拿走了，我死了光手腕進棺材？好貴的東西，叫你給我另置，嘿，可沒那麼容易……」

「你再記個甚？啊？」王克儉問，聲音雖小，却帶着憤怒的中斥。他看見楞子媳婦從門前閃過，便連忙佯叫着：「走，走，鎖門了！」

但她似乎發現了甚麼有趣的秘密，低頭噙噙笑着溜進她自己窰里去了。王克儉吧一聲扣上門，下了鎖。

人在真正的恐怖中，有時倒還能聽之任之地過活，唯獨在自己製造的恐怖中，愈來愈加重着恐怖的氣氛。老婆的這種防備措施使他感到：似乎大事變在這蒼茫的黑夜便要來到。他回審以前，仰頭看了看佈滿星斗的天空，浮動着幾抹雲彩，種穀的主意是最後拿定了。……

十八

第二天真好天氣，太陽一天沒有露面，一層淡灰的，稀薄的雲彩綉綾一樣飄浮在天空，樹枝和花草在輕微的南風中搖擺着，一場春雨是不遠了。

這一天王家溝有八家種了穀。行政和善人是不要問的，存恩老漢自己點穀籽，他兒子王加祥拿鋤，和他們同組的幾家也想種，無奈他們的學生娃娃死也不去點籽。存發老漢一見有人種穀，便不等教員『有組織地分配點籽娃娃』了，仍然帶着他那個冬天便要出嫁的銀鳳吃過早飯上了山；王加鈞也在早飯後鎖了門，照舊和他婆姨合作去了。老雄從桃花鎮回來路過袁家石砭時，便雇了兩個娃娃；不說他貴子在正川念書，即使在家里也向來不上地點籽。因此，在這整個七八家中，只有三個學生娃娃在吃過晌午飯後，無聲無息便沒到學校里來。當同學們到學校報告了教員的時候，他們已經被逼着，蹶起嘴在山峰遮隔了的山徑上走去了。

這三家還是老雄那幾個侄兒。他們照春耕時一樣按小組變工種穀了，只不過不等全村決議日期；同組的行政連聲都不吭便管他自己種去了，他們還有何顧忌的必要呢？不過，把責任推到行政身上這只是他們在後晌才開種的一個原因，而主要的倒是他們三弟兄還不一致。還在桃花館的會場上，老雄便把他想像中的進攻邊區的嚴重形勢，告訴了兩個大侄兒存恭和存謙，要他們無論如何都必須約束存讓，使他能顧及到他的行徑可能引起的惡果。老雄說得很傷心，聲明依他們對他愈來愈壞的不適，他本可以不管他們的；但他們的老子都已去世，他不親照他們便對不起長眠在老墳里的祖先，「大人不記小人仇，」他說他不能像他們一樣毫不保留一點骨肉之情，說得存恭存謙十分感動，很是羞愧，晚上便要讓兒一塊到他們四叔面前認錯。讓兒起先不相信那種消息，要去問雜賢：他們不依，說這等於去控告他們的四叔。隨後，存恭拖着他的袖子，存謙在後邊推着，好歹把讓兒弄去了。他蹲在脚地歪倒頭一言不發，老雄以爲多嘴的讓兒這才承認識到自已的錯誤了，喟然長嘆着，宣佈過去的毒不提了，只要往後認教便好。他教訓他們自己過日子要緊，不要跟着衆人瞎打聽，並且說，依他的眼力觀察，搶種穀是刻不容緩的了。第二天早晨，老雄吃過飯匆匆忙忙騎了驢上正川打聽更詳細的「消息」去了，存恭存謙死跟着讓兒，說服着他，不給他接近旁人的任何機會，等一吃過晌午飯，便逼迫他去種穀……

破壞決議的行爲陸續都被衆人發覺了。最先被發覺的是存發老漢和王加鈞，二來他們上地過，路上自然會碰見很多人；二來他們還並不是偷偷摸摸去的，却以爲這是光明正大的行爲。有人碰見他們，企圖勸說他們即使不願惜自己的面子，也應爲全村的名譽着想一下。他們聽也懶得聽，深致不滿地說：「打早便上了山的行政和善人沒有人問，却來勸止他們！他們並且聲音從這兩個人的行動判斷，每一回嘴說集體集體，到頭來總是集不好體，他們沒有點籽娃娃，何不早點動手，限好天氣乾種進去呢？衆人這才知道事情原來如此……」

事情傳到王加扶的耳朵里，已經是受苦人從地里回來吃晌午飯的時候了。模範和幾個人跑到他的小土窖里給他一說，他立刻放下飯碗，手里挾着筷子發了呆。一群人七嘴八舌給他報告着各人所知道的情形，向他提供着意見，要求農會採取緊急措施。王加扶聽着，長長地嘆了口氣，連連不斷地搖着頭。說話間，福子和維賢也來了，只聽見維賢在院里便一邊走一邊用怒不可遏的聲音調說：「開大會，馬上開大會！……」而福子粗鈍的聲音不斷憤怒地哼，哼，哼着，兩人進來了。脚地很窄狹，存起看見衆人擠得農會的婆姨，娃娃都沒處停站，提議大家都到學校里去，等王加扶吃罷飯再說。衆人又羊群一樣擠出窖到學校去了，王加扶飯也沒吃，放下筷子跟衆人一塊走了。在村道上，他被前後左右圍攔着，有多少張嘴同時給他說話，他不知聽誰的話是好。到學

校里，趙德銘一聽，氣得臉色鐵青。他聽着，忿恨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齧完之後，當王加扶徵求他的意見時，他却體諒地在他鋪蓋捲上躺下去，連眼也合了，彷彿他已變成一個病人，一大群人站在脚地是看望他一樣。但當兩個學生娃跑來向他報告王存恭，王存謙的小子和王存讓的女娃鄧點穀籽去了的時候，他猛一冒坐起來，問：

「走了？啊？」

「走了，」一個學生娃氣得喘着氣照實說：「他們不願意，老子們硬叫去的……」

「噯！」趙德銘在炕桌稜邊上急燥地拍了一下，說：「看你們王家溝算甚麼村子呀，我的老天！全邊區找不出第二個……」

衆人都互相驚怪地看看，全疑惑地說：「怎麼他們弟兄也種了？一春都沒斷過變工嘛……」

「而今還是變工，」另一個學生娃臉色緊張地說：「我們看見他們一條路上走了。」

「你們爲甚麼不問他們：變工不等定期一齊種哩？」有人問。

「問了，」學生娃說：「他們說行政淨日弄他們，他們還等定甚麼期哩？」

「你看！」維寶伸出兩隻胳膊，展開兩手，對王加扶說：「咱們頭一回在這里開會，我說得甚麼？到底還是從後門走了！行政引開衆人走！」

「唉，」福子嘆了口氣說：「我早看見行政請女客引外甥，就是請小姨子做伴，不安好心眼……」

「昨兒到桃鎮會上送回去了嘛，」王加扶奇怪地說，問存起：「你沒看見？」

「誰曉得他又引回來哩？」模範灰心地說。

眾人噉噉說：心里不想變工總是有辦法瞞哄人的，他要這套把戲已經不止一回。王加扶提出他的懷疑：是不是伊盟事變對行政有甚麼影響呢？所有別的人都說沒有這個可能，一則伊盟事變的消息在昨天才傳到這里，而他請女客帶外甥來却是一聽說要定期集體種穀便開始了；二則那是草地的事變，離這里還好幾百路，不像去年夏天一樣，那邊既沒擺出有進攻的架子，這邊也不作戰鬥動員……王加扶一想，也有道理。他紅了臉，向所有在場的人，特別是向趙德銘和稚寶表示，工作弄壞的責任由他一個人來負，一切錯誤都是他的「缺點」所造成的，而他的「缺點」現在連他也不知道有多少了，隨着工作一點一點暴露出來。他說得眾人全又怪不好意思，都說這于他的甚麼呢？趙德銘笑了笑，沒有說甚麼，心里想：「農民幹部就是這樣，事先你和他說不道，錯了又一切全是自己的錯！」

稚寶主張召集大會的意見，王加扶認為只好等到黑夜。你臨時又召集不起人，有些在家里，

很多人却上地去了，還有晌午沒回來的，何況破壞決議的人一個也不在家。眾人同意了，便散了，要他快回吃飯去吧……

這後晌，王家溝很多人沒有上地去，一方面是由於氣憤，簡直無心去做活；另一方面也的確地沒有甚麼緊要活做了，只等着種穀。衆人都到橋邊的人市上去拉談，人愈聚愈多，有些在附近山頭上受苦的人看見，不等天黑便也回來參加進去。快到傍晚時分，橋邊上差不多聚集了里村的大多數人。人們不說別的，只拉談種穀的事情，彷彿伊盟事變已是很久以前的歷史事件了，沒有人提它。人市上的喧嚷聲恰像附近一下大樹上麻雀的吵鬧聲一般，稍遠一點你聽不清楚任何一個人在說甚麼，實際上每個人的嘴巴都不停歇，竭力用自己的嗓子壓倒別人的聲音。看樣子，人都都脾氣不好，缺乏忍耐力，彷彿都有一肚氣，都不怕惹人了。唾沫星子在人群中飛濺着，人們頓着腳，捲着胳膊，似乎要把那座小橋弄塌才能甘心。趙德銘不等放學，便跑到橋上來。他手里還拿着本書，却讀不下去，跑來指責破壞決議的人的愚悍，自私，和目無組織，所有他知道的形容農民落後性的字眼，都回是全都到那些人頭上去了。他這一番話雖然是一時難以克制的氣憤話，但他却無形中刺激了衆人對那些人的鄙視和憎惡的情緒。六老漢一聽到，便提着他打鐘用的滾水棒夾，準備向農會交代，因為他感到毎回組織得挺好，實行起來便差了勁，而現在竟連一天

也沒有實行，便亂種開來，他沒有勁再打這個鐘了。

約莫有過半數的人認爲這是一件替王家溝全村丟臉的事情，維實，福子和存起們便是標本的例子，每當大路上有一個過路的人走來，他們便連忙制止衆人，不讓喧嚷這件事情，以免被傳到各處去變成笑柄；等到行人走過去之後，衆人才又繼續吵起來了。

王加扶吃過飯，息了息，讓他的腦子冷靜了一下，也來到人市上。他一來便變成中心人物，許多人扯着他的袖子，向他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他一會被扯到這邊，一會又被扯到那邊，照那樣繼續下去，他那破袂襖的袖子是非被扯破不可了。

「怎麼辦？農會！」一個叫做王加甚麼的說：「要是老是壞了村事沒人問，老哥，說實話吧，我往後也不光你的面子了。」

「哎，」有人掀了他胳膊一把，代替王加扶質問：「你說話把點理吧！你變工是爲給農會光面子，還是爲你自家……」

「哼！」另一個人在旁邊不服氣：「爲自己也不能精精哄哄，愁子等「集體」，精人是「袖里藏寶劍，殺人不露風」……」

「誰是愁子？」第三個人又不同意，針鋒相對地說：「想要精明的人才惹哩？你看今黑夜閃

會，衆人鬥他們吧。」

衆人便是這樣說東的也有，說西的也有。六老漢坐在橋邊的石墩上聽着，情緒低落地執不起頭來。他喉嚨里響着痰，搖着頭，帶着顯明的同情對王加扶說：

「你不要難過，咱王家溝的工作，把毛主席請來也辦不好，不要看全姓王。」

「一娘養九種！」在他旁邊坐的存萬老漢站起來，展出九個指頭，用他喊羊的嗓子嚷着。他這後晌也沒有趕羊上山崖去，只讓牠們在橋附近的溝灘里啃着水草，而他自己却坐在橋上的人群中高談闊論。「我領導的這一群羊，」他用煙鍋指着吃草的羊群，繼續對王加扶說：「全不會說話，還有好頑不聽喝喊的，你領導的人更不用說……」

「懷娃娃婆姨趕渠，」一個臉上有一片黑痣的人俏皮地說：「人里邊看不出人。」

「盡扯閒淡！」頭上籠着昨天才從桃鎮買來的羊肚子手巾，招喜那組的一個年輕人不滿地截住，一把把王加扶扯到另一堆人跟前，問：「你說怎麼辦吧？要是不尋辦法，我們這組明兒一早就種！」

「尋辦法，」王加扶說，一會兒朝左，一會兒朝右，應付着所有的人，說：「今黑夜開會商量。吃過夜飯就開會。唔，開會。一定開會。……」

「農會！」在橋的那邊一堆人議論了一陣，最後天佑站起來，彷彿是他們的代表一樣叫道：「農會，過這里來，我們有話！」

「有話就做開說嘛！還怕人聽見？」橋這邊有人說。

於是天佑得到他們那堆人的同意，鄭重其事走到橋正中間，向人們宣佈：「我們有兩參議（註）人提議：撤換行政！王克儉使不得了……」

「對嘛——」

橋前橋後的人齊聲響應，彷彿春雷一般震動了山谷，大樹上的麻雀一下子嚇得不噪了，好像一朵灰塵似地倉惶逃逸了。羊官王存萬的羊群被這一聲莫明其妙的爆炸，驚得紛紛四處逃散開去。準備做夜飯的婆姨們跑出院子，都奇怪地朝人市上張望。

人市上又亂嗡嗡地評論起來。

「搵到病根了……」

「不屙屎就不要佔茅圈……」

「新社會不同舊社會，行政要行端正……」

評論着，全看着王加扶。王加扶嘴唇顫動着，說不出話來，看着趙德銘。他料想人們喧嚷着

喧嚷着，一定會喧嚷出問題來，現在果不出他的預料。他心里一想，王家溝除過王克儉，你還找不出一個更合適的人當行政。積極分子全不識字，不會寫不會算，雖說成立了識字班，嚷着文化翻身，但冰凍三尺，絕不是一日之功，馬上接手，一定拿不下來，反給鄉政府增加麻煩。到政府去結公糧公草的賬目，當合作社里王家溝的股東代表去查賬分紅，都不是拿指頭能計算了的數目；而上邊來個信，下邊有人要到區鄉上去劃路條，打介紹，都沒有辦法了。除過王克儉，肯是還有幾個識字的人；王相仙文墨還不淺，老雄寫算都行，衆人要他們當嗎？存恩老漢也湊付，但他只適合當廟會的會長或糾首，辦公事怕連王克儉也不如，王克儉雖說不積極一些，但他總還沒有他們那些毛病，衆人也能要他當，他當得也還差強人意，糧草款項，賬目一清二楚，只是認識上，領導上差一點而已。減租以前，王加恭在四福堂當夥子時，曾親耳聽見他向王相仙辭了多回，王相仙不答應他；減租以後，他又向王加扶說：『這一下好了，你兄弟成了咱村里的頭目。換了我吧，新起來的人不少了。』王加扶還批評他不對，說自己和財主不一樣，替衆人辦事，衆人說了算，並且保證農會支持他，幫助他。其後，福子和維寶雖然經常嘖着嘴，嘟囔他不好；但鄉上區上也是和他一樣的意見，團結他，影響他，教育他，幫助他進步，他和老雄不同，不是地主死心踏地的醜子。而現在天佑竟不管工作，乘着衆人都被意氣蒙蔽了理智的當兒起來煽動，解

他送養變工時的那點恨了。王加扶原想最多不過衆人在會上批評他幾句，讓他以後不要再這樣便了，但現在事情已壞大了。

王加扶看着趙德銘，趙德銘臉紅了，似乎感覺到弄成這個形勢，他的盡量指責刺激了衆人的情緒也應當負些責任，甚至應負主要的責任。王加扶是很了解農民的，一到完全被感情和意氣所控制，講道理便是很困難的，領導也不認領導，想起的便說，火上來便硬幹，舊社會常因幾句話遭命案，便是這個道理。他把趙德銘拉在一邊，離開人羣十來步，拐過彎，對他說變工自願是毛主席定出的原則，他們說了參加，不通知組長偷偷摸摸種了，只能批評他們這話不對，却不能強迫他們怎樣。因為教員請會說，他要求他對衆人宣佈：黑夜開會討論種教的日期，分配點籽粒，批評那些破壞決議的人，追究他們不光明正大的責任；至於撤換行政的問題，那需要上面同意，因為他是政府系統的人員，群眾要求改選的時候，經區公署同意才能重新投票。

趙德銘轉來，站在橋邊的石牆上向衆人一宣佈，立刻被雨點一樣的質問所包圍。

「那算甚麼民主？老百姓作不了主？」

「趙同志，」一個人語氣頂溫和，態度却够強硬：「我問你，行政是給我們王家溝辦事，還是給區上辦事？我問你……」

「新社會，縣長也是爲人民服務，」另一個引用了一句口頭禪，說：「光管要糧要款的年頭過去了！」

「你們瞎吵！」趙德銘不滿地說：「瞎吵就是民主嗎？要跟道理走嘛！全照你們，邊區的工作都吵亂了。不能光講民主嘛，還有集中哩！沒集中的話，甚麼問題也解決不了。」

「你剛才來吵得比我們還兇，而今又返轉說我們，嘿……」有人認爲他可笑地說。

「我常聽說民主，」另一個莫明其妙：「不曉得還有「腳蹠」，又不是偷吃了誰的菜子，樹底下看腳蹠？……」

人羣中又暴發了一陣低沉的哄笑，趙德銘無可奈何地搖着頭，說在這里和他們談不清楚任何問題。這原本是拉開話的人市現在居然變成了正式的集會，王加扶開始維持着秩序，要求衆人不要鬧笑話。但當趙德銘剛剛要繼續說話，便被下邊不滿的話堵住了。

「不要老是問題問題，說「具體」吧！」

「「具體」怎麼樣？」趙德銘這回着實上點火了，感到他的自尊心也受了傷害：「「具體」就是要在這綉上改選行政嗎？人到全了嗎？連寫信告訴一聲上面也用不着嗎？」

他這一個一個問題像一個一個封條，把下邊所有的嘴巴全給堵起來了，一時人羣中鴉雀無

聲。這才給一個結巴子提供了說話的機會。

「好，好吧，」他困難地說：「馬，馬，馬上寫，寫信！」

「馬上寫信！」好些個響應這結巴子的提議。

王加扶一看，事情終於弄大了，不得不找鄉長或鄉文書來解決。橋的那邊，有幾個直桿人賭氣了，擱起鐵頭便走，唧噥着他們不是來受誰的氣的，宣佈他們不準備變工種穀了，明天便開種，也不管旁人的閒事。這些人中間有王加盛和鐵鏟，他們不僅已經開始說話，而且採取起一致的態度了。存起一隻手扯住他們一個，問他們受誰的氣，難道教員沒有說話的自由嗎？何況趙德銘說得並非不在理，只是衆人吵得他上了點火而已。

橋這邊，人們已經推出了送信人，因為天快要黑，找了兩個，要農會和教員到學校去寫信，那里紙筆方便。

王加扶臨走又重新招呼衆人，黑夜的大會不管回信如何都照開，以便討論日期和分配點籽娃娃，希望各參議員和變工組長都盡到自己通知和召集的責任。他要求大家都不要賭氣，以免害了大事，因那幾家便影響了全村的計劃，更是王家溝公衆的恥辱。大多數人噢噢地答着，叫他快寫信去吧。維寶和福子也要跟他們去寫信，存起叫住了他們。這是改選行政的事，他不願被人懷疑

村幹部在里邊搗鬼；因爲很久以前，還是春耕剛開始的時節，便有人提議換模範當行政……

農會、教員和送信的人剛走了一會，衆人正待要散去，善人父子兩個從前溝里進來了；因爲整整點了一天穀籽，存恩老漢累得連腿都痠了。他們走到橋邊，一群人馬上把他們重重整整圍攔起來，彷彿他們是正月里扭秧歌的一樣，連幾個已經走開的人都返轉回來，在外邊伸長脖子往里瞅。

「種好了吧？」在圈里福子無情地問；「按皇曆今兒宜種穀？」

「好不好，總算種進去了，」存恩老漢還若無其事地說；他一天沒有回家，老婆送得他們在地里吃了兩頓飯，從山上下來看見人市上一群人，以爲他們還在拉談伊盟事變，便加添說：「老天讓我活到秋天，打得穀子，碾成小米就成吃嘛，嘿……」

「你着咱王家溝誰活不到秋天？你看……」有人問。

「我不是十殿閻君，捉着凡人的生死簿子？」

「你大概在手裏掐算着了吧？……」

「你們和他扯這些閒淡？」維寶推開衆人，正面地提出問題；「那黑夜開會討論定期集體種穀，你豎了胳膊沒，啊？後來你參加了變工隊沒，啊？」

「整了胳膊，多了加了，怎麼樣？」老漢見維寶來勢凶凶，很有點奇怪：「我種了，你能教我這點到土里的穀籽一顆一顆全揀回來？」

「你這算句話？大爺？」

「你咋起稱呼嗑我？啊？你是排長，你……」

「我怎麼嗑你？」

「我說的不是話是放屁？啊？新社會有嗑人的道理？走，見行政去！」存恩老漢說着，惱怒地連辮子都要站起來了，一把揪住維寶的袖子，問兩旁的人：「你們見克儉回來了沒？啊？……」

所有在場的人全哈哈大笑。他的一個侄兒用了好大的力氣從人縫里擠進去，斜開了他揪維寶袖子的手，說：

「伯伯，你怎麼了？鬼跟上你了？」說着，轉向衆人，要求原諒，焦急地宣佈：「不能和他較量，他腦筋太古了，大清年的皇曆還全保存着，常翻得看哩嘛！邊區新出的皇曆他還不要，嫌沒宜做甚宜做甚，纔是這個紀念，那個紀念……」

「哈哈……」

（註）兩居民小組的人。

十九

打發走送信人之後，農會和教員商量了一下，確定在黑夜的會上主動提議第二天開始種樹，以免夜長夢多。說了一頓，王加扶悔氣地嘆息了一聲，回家吃夜飯去了。當他走過小橋時，人市上已沒一個人影，空餘下一些旱煙的煙灰和受苦人唾下的痰沫。觸景生情，他連連地搖著頭，一股說不出的抑鬱由心中油然而起。

一件事情的成功，說起來很簡單，大小輕重不等，似乎每人都有功勞；當一件事情弄糟了的時候，那檢討起來原因便多了，免不了互相埋怨或自己埋怨自己的現象。王加扶到至這時為止，發現他的另一個更重大的缺點是太老實了，心眼太死板了，給行政當傻瓜一樣騙了。原來別人的確早已在計劃地做鬼，而他還被全村組織起來的理想所迷惑，被虛假的成功所鼓舞，憧憬著趙德銘所說的將來的「集體農場」。現在他看起來，真要弄起那種農場，也不是自己的能力所能領

導了的；照適才市上吵鬧的情景，一天不打架，天也不能黑。目下在他眼前浮動的已經不是甚麼農場的遠景，而是種穀變工隊危岌的前途。天已經陰了一天，到傍晚陰得相當厚了，一層一層的雲彩越過村子對山的上空，漸次向村北鋪展開去了。今黑夜的會開不好，那便等於宣佈明早晨是亂種穀的開始，而且你今後也不要再組織這樣大規模的變工了。

看形勢，會議的癥結將不在如何進行變工和點籽娃娃的分配，而是破壞決議的人的處理問題了。要是鄉長和鄉文書在鄉政府，那好了，自己受一頓批評，也不要把工作弄垮；要是他們不在，送信人找不着他們呢？倘若回復到組織種穀以前的變工情況，那末他忙了這些天得到的僅僅是鬧了一個大笑話。趙德銘寫信，他用指頭在紙上指點着，要求他信上提到最高的嚴重程度，並且暗恨自己不識字提不起筆。信寫好之後，他拿在手里再三叮囑送信人，在可能範圍之內必須找到鄉長或鄉文書；要是鄉政府寫信請示區公署改選行政的問題，他們便直送區上拿回信來好了。他叮囑着，直至他們把自己的任務極正確地複述了一遍，他才把信交給他們。……

現在他帶着一種紛亂的心情回家，心里想趙德銘這年輕學生性太强了，他是只適宜於成功而不能遭受挫敗的，結果使他和村人的關係也有了裂痕；要知道，舊社會一說二打，衆人跟綿羊一樣；但當他們不害怕任何人的時候，你的脾氣大，他們的脾氣比你還大，老百姓是連脾氣都解放

了！

他進到他窄狹的院子里，家里人等不上他，已經開始吃飯了。好像是輪流一樣，他愁苦的時
候婆姨快活了。她早已接受了郭香蘭的意見給三拴吃了藥，三拴的痊癒不僅打掃了積壓在她心上
的憂慮，而且似乎對自己的漢和新社會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是一件怪事——這藥麵的神妙所給
他的刺戟已經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減租，她不相信；她認爲即使減了，也不得太平，因爲據她
的經驗，財主總是惹不得的。她會把減租比做從蜂窩里挖蜜，從山水里撈河柴，利益是有點的，
但却是危險的事情。現在，三拴的病好了之後，她才完全相信公家是可靠的，對「工作」的觀念
也似乎約略有些改變，彷彿只因娃娃和家務的拖累，她才不能變成像郭香蘭那樣的「分子」。

「你這勞動英雄當成二流子了，」她見他進來，頗懷好意地批評他：「參議員兒在外面吶喊
黑夜開會，你沒聽見？，你到那里去了，還不趕緊吃飯？……」

「我聽得！」王加扶接住她遞來的碗筷，冰涼地心不在焉地截住她。

「啊呀！」她見怪了，翻起眼皮來，近乎諛媚地問：「這又是不叫你去開會？啊？」

她沒有得到一點恩愛夫妻應有的溫情，王加扶好像完全沒有聽見，他腦里充斥了另一種思
緒，端一碗飯蹲在碾盤上吃去了。這對婆姨是一種莫明其妙的輕侮，她憤然把頭一扭不理他了；

而這時在他身邊三栓突然哇地哭了起來。一擺脫病魔，三栓便恢復了他的頑皮，他丟開自己的小木碗不吃，却用雙手去奪女娃的大碗，似乎她碗里的東西更好吃一些。他把一碗熱飯撥倒下來，全部潑在自己胸膛上，透過襪子的衣衫，他被燙哭了。

「你怎麼了？啊？」婆姨正不高興，一巴掌落在女娃的毛頭上：「端上碗不好好捧你的肚皮，倒在娃娃身上？！……」

女娃受了這不公道的懲處，嗚嗚嗚哭了起來，一邊唧噥着自己的冤屈，請求拴兒和二拴兩位哥哥作證。他們一遞一句指謫被袒護的搗亂者，說他一好了便忙調皮倒蛋。

「雞娃跑了？啊？」龔爺爺奇怪地問：「跑了往往捉呀，打娃娃做甚？」

拴兒和二拴哈哈大笑，說爺爺不僅耳朵，連眼睛也不好使了。打人的和挨打的也嗤嗤笑起來，又全樂了。

「你們給我開！開！」王加扶在碾磨上煩燥地咬牙切齒說：「開！」說着退得更遠一點，蹲到大門口吃去了。

他心里有事，他在考慮用一種甚麼妥善的辦法克服變工隊垮台的危機，因此他不能忍受他們的紛擾。在王家溝，只有他們，只有白髮蒼蒼的龔老爺，婆姨和娃娃，他得罪得起，得罪了他

們於『工作』沒有妨害；當他們吵吵鬧鬧的時候，他嘶聲喊叫幾聲，一切問題全解決了。他有心脫下一隻鞋，除過對老爸和三控之外，照腦瓜蓋每人給他們一鞋，但他沒有功夫，他一邊吃一邊想着怎麼辦，吃罷飯很快便要開會了……

大門外邊響起了熟悉的脚步声，維寶來了。他也是關心着信寫得是否够得上實際的嚴重性而來的。他氣憤地告訴農會存恩老漢竟然敢扯他袖子，並且斷言這事情一定有其他內容，讓兒的行爲是太反常了；說不準老雄在里邊也有點份兒，這老傢伙今天一早騎驢上正川去了。最後，維寶表示非常不滿趙德銘亂發脾氣，起先他對破壞決議的人所發的脾氣已經有點過火，而後來他竟對反對破壞決議的人也發起來了。維寶說形勢已經嚴重到這步田地，存恩老漢那組全體，模範那組的王加盛，鐵錘，王加誠那組的天佑父子，約莫有十多家已經在裝穀籽，會要是開得不能使他們滿意，後果便不要問了。

「你看弄成甚麼樣子了！」排長非常焦急地說，拍了一掌大腿。

「不要緊，」王加扶安慰似地說：「等送信的回來再說。」

他告訴維寶，關於老雄做鬼的事目前只能懷疑，不能明言，以免轉移了目標；倘若果有其事，它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說罷，他用提篋子的手揪了維寶的肩膀一把，要他出去再串幾家

門，看看村里的動靜。

「對！」維寶答應着，又收集「材料」去了，高大的身影消失在剛發芽的審樹林子里。

王加扶又吃了兩碗飯，提着煙鍋便到學校去等送信人的消息。照排長收集的「材料」看來，他估計要是鄉上不來一個人，會開好的可能性很小，難免要照春耕的樣子變工種穀了。會議會像在人市上一樣，吵得稀爛，最後無結果而散；因為只有趙德銘會說幾句「理論」，但他必須是在順利開展工作的時候，現在他生氣得頭髮都要着火了一，一封信寫了好幾遍，寫三五句也揉了重寫，可見他的心情之亂了。而王加扶自己呢……

「百姓管百姓雞啊，」他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說：「咱不會說，和衆人一樣……」

「嘿……」村道上邊誰在一堵矮牆上輕輕笑了一聲。

「誰？」王加扶仰頭問：「存喜叔嗎？」

「唔，」王存喜答應，煙鍋上的火星在夜色中輝亮，顯示他在實行「飯後一袋煙」的生活規程。他吃着煙，逍遙自在，然而却帶着誠懇的同情說：「咱王家溝，你是頭一個忙人，顧了公來又顧私，勞動英雄，名不虛傳……」

「傳甚名嘍？」王加扶說：「我怕背後瞧我的人還不在少數……」

「誰能噙你？」王存喜奇怪地問，俯身向下嚴重地說：「誰噙你，我說誰就不是人！可是，我看你這勞動英雄當上幾年，能撈一腦白頭髮；舊前愁你日子過不好，而今又愁衆人過不好……」

王加扶聽了，不由得伸手摸了一把流手巾的頭，輕微地噓嘆了一聲，然後叮囑對方早點來開會，便朝前走了。村里有人說這樣知冷知熱的話，對他簡直是一種安慰和鼓勵，他心里頗然寬敞了許多。

當他走過小橋，又拐了兩個彎，到四福堂菜園子下邊的大路上時，突然有四五個人迎面走來了。聽見他們說的話，他一下子緊張起來——送信人回來了。

「怎麼？尋上他們了沒？」他拖着那雙沉重的鞋急走上去，問。

「咱王家溝的洪福大，」回答的是福子和存超，他兩個吃過飯便到學校去等回信，送信人一轉來，便和他們一齊來告訴王加扶——幸而出他意料之外，他們鑽得真巧，不僅鄉長在鄉政府，區長也來了，他們吃過飯發時就到。

「霎時就到，」送信人之一重複說：「叫咱們只管召集人，等他們來就開會。」

「用不着等，」另一個送信人甚至更剴切：「管保咱人還不齊，他們就來了；我們走時，他

們已經吃飯了……」

「怎麼？」王加扶驚喜地問：「區長怎麼到咱鄉上來了哩？」

「嗨！碰了個端嘛！」兩個送信人同聲驕矜地說，彷彿這倒是他們的功勞一般，開始互相爭着敘述他們所知道的一切……

原來程區長到六鄉申家坪一帶去巡視種穀工作，晚上住在本鄉。照區上幹部的分工，本鄉是那個會來傳達種穀指示的張助理員領導，這時他婆姨恰巧中了產後風，被尋回家去了。當區上幹部部分派出發的時候，大家都說本鄉大約沒事，用不着來人；但區長不放心，說他路過住一夜看看。他們這一回分頭出發巡視的任務是：要看看各鄉在組織好以後，實行變工時有甚麼問題，必要時具體幫助解決。他到鄉政府時，鄉文書沒有在，李家坪那一對冤家夫妻鬧離婚像打擺子，總是去不了根，現在又復發了，他被找去調解。鄉長才從家里轉回鄉政府，他抽組織好以後開種以前這個空子回去安頓了一下家務。區長問他，他還說：「沒甚麼問題，表全送上來了，組織得全頂好！」他們送去了信，鄉長一看便紅了臉。在這里兩個送信人一致反映，趙德銘在急煤中所寫的信沒有說清楚問題，使區長弄清真相的，倒是他兩個盡力所口述的「具體」。區長聽了，當下便給鄉長「整風」，「沒問題，沒問題，」區長說：「坐在家里自然沒問題，光看表格不去深

入，問題就來找你的麻煩！」

「你看，」王加扶聽到這裏，恍然大悟地拍了一掌大腿，對福子和存起說：「咱和鄉長不是害了一樣的病？這回從頭到尾就沒好好和行政拉談過一回嘛……」

福子和存起惋惜地噙着嘴。

「霎時就到，」送信人還在重複着誇功，結束了他們得意的報告，十分滿意着自己的成就，回家去吃飯了，福子和存起到全村傳佈這個好消息。

王加扶好像把一個苦惱的負擔交代給區長一樣，立刻輕鬆了百倍。程區長是延安大學行政學院的學生，王家溝有一個在延安包工的給行政學院刷密見過他，據說幾百學生里也是前幾名。年前參加減租問題考察團來到本縣，縣上看他好作風，有能力，考察團返回延安時硬要求留下了他。先是在縣政府一科擔任副科長，隨後便把他安到這個邊境區上來。這人其實在舊社會沒甚麼資格，未進過正式學校的門，他之所以能夠進新社會的大學，完全是由於他的革命歷史、品質和才能所顯示的發展前途。王加扶看他對於一切工作的毛病，像一個七十歲的老儒醫看病，手到病除。毛主席能行，王加扶沒有見過真人，不知他萬能到甚麼程度，然而程區長和他很熟，他在他眼裏也是聖人……

王加扶帶着迅速恢復了的情緒，十分有勁地走到學校里去。教員窩里已經充滿了喧嘩聲，不等六老漢打鐘便來了的人很多，把趙德銘那盞麻油燈擋得從外面看去黯然無光，只見窗紙上顯動着碩大的人影。喧嘩已經不像入市上那樣吵雜，氣憤，而是一些亂七八糟的高談闊論，還夾雜着笑聲。王加扶進去的時候，許多人慶賀似地說：

「上上大吉，討起好卦來了。」

「還是「即日有雨」哩，」有人又添上一句卦辭說：「外邊天陰厚了！」

王加扶用笑臉回答着每一個人，把他的煙鍋插進煙布袋里去，裝着煙，走到教員跟前。

「怎麼？」他問，看了看窗子，「外邊天陰得漆黑，一會的大會窩里開哩？還是院里開哩？」

趙德銘半天沒吭聲。他好像吃得太飽，挺着肚皮，背裏鋪蓋捲縮着，嘴里噙着一個不知朝誰借來的煙鍋，彷彿也在實行「飯後一袋煙」的生活規程。其實他簡直等於沒有正式吃飯，熱了一飽晌午的煙飯吃了，便一直躺到現在——他已經給衆人氣飽了！區長要來的消息對他沒有起了對王加扶那樣的作用；相反，他聽了送信人的話更加重了苦惱。在別的村裏沒有出岔子的時候，王家溝發生了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已經儘够在總結工作的會上供大家研究了。當然，他對這工作要負一部分責任的，區長已經批評鄉長了，不知他又將如何批評他。究竟怎樣才算有

「羣衆觀點」，他是愈來愈搞不清楚了；區長曾經說過：任何工作搞壞了，責任首先在幹部，不能推到羣衆甚至反動派身上去。趙德銘始終覺得新社會未免把老百姓提到天上去了，他們有些人簡直落後到你意料之外，你能替他們負責任嗎？程區長却又說過：那也不能怨羣衆，因爲你對他們了解的不够，你的計劃超過他們接受的程度；你要實行你的計劃，首先必須從提高羣衆的認識做起。現在，趙德銘想到：王克儉，善人，存發老漢，你去提高他們去吧！你甚至要他們不妨害你的工作，他也只好耐心一點等他們死！王家溝這村子太不好，下半年無論如何也要求三科把他調換一下，他們即使全村跪下挽留，他也不幹了。並且，等開始種穀以後，學校一放忙假，他便回家去看看，他爲甚麼不回去看看他娘和媳婦呢？她們已經捐了多少回話了……

「你說，」王加扶吃着煙，又請示似地說：「寨里開哩？還是……」

「那里都好，」趙德銘煩惱地說：「要不就等區長來再說。」

「寨里怕擠不下，」王加扶事務式地說，轉向衆人：「你們看眼下不會下雨吧？」

「啊呀。說不準！」有人說。

「外面不下也太黑，」另一個說：「還颳點風，燈又點不住……」

「啊哈，」第三個說：「聽話哩，看戲哩？點燈做甚？」

王加扶在脚地上一塊大炭上蹲下來，眼角里偷掃了趙德銘一眼，很是爲他的情緒惋惜。以爲他是因爲人市上衆人對他不客氣的態度而難過，王加扶很替村里的人抱愧。他對衆人說：

「往後有事，咱們不要亂吵，吵頂甚哩？不管開會、拉談，朝人家念書人、工作人學習，一個個說罷再一個，咱總是山騾野馬一樣嚼聲叫喚……」

衆人不知道他說這話的真意，立刻又七嘴八舌吵起來。等不得打鐘便來的這些人，正是人市上吵得最兇的那些人，他們好像打官司的人一樣話多，唯恐自己說少了吃虧。

「吵到理字上，」有一個三角臉的人點頭幌腦說：「毛主席來也還是吵！」

「用不着毛主席，」另一個光嘴巴說：「程區長來就辦事了……」

於是，原來蹲在那里只管吃煙的人也插上嘴來了。有的推測區長會重辦所有破壞決議的人，另外的反對，說行政是主要的，他是個幹部，其餘的怕反一回省便拉倒了。有一個頭上長一顆山繫大的瘤子的人站起來，用煙鍋指探衆人全不要說話，聽他的；他說連王克儉也沒事，他算摸清新社會自願原則，寬大政策，和民主團結的底子了，否則他不敢一次又一次哄騙衆人不變工……

這人說得衆人哈哈大笑，連趙德銘也忍不住笑得挺起嘴來。

在笑聲中，有兩個穿粗藍布制服的人從耳門里進來，密里所有坐着的，蹲着的，統統恭敬地

站起來。王加扶搶上前去，用兩隻生硬的手抓住首先進來的那個人的一隻手，熱情地搖擺着——
「老程同志啊！……」

福子和維寶沒有用好工夫，便把程區長要來的消息傳遍了全村，等到鐘響了的時候，學校里已經擁擠若市了。根據他們兩個收集的「材料」，從人市上散去以後，村里大致有這麼幾派意見：一派非常激烈，大多是年輕人，必須要破壞決議的人對王家溝的名譽負責；另一派是存心不願變工，覺得吵一吵很好，吵開了包自己種自己的穀；第三派心里很難過，公家提倡定期集體種穀原是好方法，不料想反弄得這樣亂。……聽說區長要來，各派人都又保持着謹慎的緘默，竭力想知道區長的意思如何。雖說已經宣佈會要在院里開，但區長不出來，人都拚命往密里擠，教員密的意外也擁擠了一大堆人，好像在看影子戲。

黑夜沒有月亮，山溝里本來够黑，加上陰雲愈來愈低沉地壓在山頭上，河道里更像密封的地窖，黑得沒一點縫隙。六老漢聽說程區長來了，打過鐘，瞎子一樣摸到學校里來，大約已經是到

會的最後一個人了。他很想擠進密里去和區長說幾句話，一方面表示他的敬意，另一方面對於變工隊的問題提供一點意見，他的意見向來是到王家灣來的各級工作人員所看重的。但他要擠進去的時候，連中密里都水洩不通；人擠到這樣程度，你進密便擠出一身汗。

「讓開點，喂，」他說，推著旁人：「你們都長在一塊了嗎？曉里好寬敞的場子，又沒下雨，擠在密里受罪！」

「嫌受罪你出去嘛……」有人拐過頭來說，隨即被衆人制止了；因為他們唯恐他們的耳朵遺漏了後密里說得任何一句話。

然而六老還謝是無賴，當擠到中密的當間時，他是再退一寸也無法推進了。耳門外邊的人動也不動，似乎連理他們的功夫也沒有。他硬要擠出去，也在門會上擠到窗口聽聽後密里的談話，必要時自己也隔著窗子發表點意見；因為他覺得自己既是打鐘的人，在開會以前向區長表明自己的認識，乃是責無旁貸。但他剛剛作著擠出去的企圖，便遇到遠甚於擠進來時的阻撓和斥責，於是，他只好和衆人一樣，伸長頸子側耳捕捉著後密里通過耳門傳出來的說話聲……

程區長本人倒很少說話，他除了發問，便是聽著鄉長，村幹部，教員和衆人的回答，不斷地隱隱著，表示他聽明白了。看樣子他一點也不着急，好像這事沒有一點嚴重性。他抱穩教場工的

佈置情形從頭至尾問明白，聽了村幹部和教員的回答還是不滿足，又向擠在脚地的人徵詢和對照，好像他來的目的只是調查而已。最後，當他再不提什麼問題，開始考慮着什麼的時候，急性的人便探詢着區長的辦法。

「家人說怎就怎，好不好？」他笑道，學着本地的土音。

「好卦！」有人嚷道：「開會！」

「開會，開會……」

「開會……」

亂七八糟的聲音到處響應起來，密里的人互相推擁着，擠出院子去。有一個人不小心擠掉了一隻鞋，等人都出去之後，他進來摸了半天，才在遠隣開擠掉的地方找到了。鄉長隨着出來，受區長之命主持會場，檢查人數，區長和村幹部，教員還有些問題要單獨談一談。鄉長出來，六老漢要進去，他擋住他，要求他開完會再和區長見面。

鄉長把維寶帶給他的燈籠舉高一照，滿院蠕動着人，却認不清誰的面目來。他叫起每個參議員的名字，要他們報自己的人數。

「我這參爺全來了，」有稱首先說。

『我的也一樣……』木匠王存善繼續道。

『全來了？一個也不短了？』鄉長彷彿是問全院的人。

『誰參議上的人沒到全，張驛啊！』模範提議着，然後說：『我的總是一個也不短了。存高我哥眼痛，黑夜開會，他總是不來的……』

於是又有一個參議員報告：四福堂東家不來，先說打發夥計王三來聽話，回去稟告；隨後他說區長召集會，王相仙又猶豫起來。究竟來不來還不一定，倘若必須來，他馬上去『請』，反正他這個參議員倒楣，一有工作，也頂給四福堂攪了點工；財主雖說沒減租以前那麼拿板弄勢，臭架子還是不小。正說話間，王三來了，說：

『不要叫去了，睡了！』

衆人說：『睡了就拉倒吧，反正他也不管咱衆人的事了……』

此外，老雄沒有到。他一去正川總是黑夜人睡定的時光才回來，他的兩個長工雖是外村人，却全來了。有人問張二和趙大，他到正川做甚麼去了。他們說：『他不管到那里，還給我們說做甚？』

這時一個因爲有肚痛的老病，到春天還穿着羊皮背心的參議員，從人羣的後邊走到前邊來。

他一邊走一邊唉聲嘆氣地搖頭，到門台下邊的時候，他轉身向着衆人。

「我有甚麼法子哩？」他訴苦似地說：「不來！怎麼也不來！說衆人看刀通哩，還是棒輪哩，他就那一條老命了……」

「誰哩？」衆人奇怪地問：「怎那麼凶……」

「再有誰？」參議員不滿地喃喃道：「咱王家溝的善人嘛！」

「啊啊！」有人忽然領悟地說：「存恩老漢……非來不可！」

「你再叫上一回，就說區長有請！」許多人湊笑說。

「我不去了，四個活的才拾一個死的！」參議員洩了氣，一隻手揉着他的肚子。

「好我的衆人了！」善人的小子王加祥站起來哀求：「會兒朝門台上。一會轉向院里的衆人，不知朝那邊說最有效力：『你們不曉得我爹的舊腸筋？一碗水倒在地下了，攪不起來了。他點了一天穀籽乏得也够受，黑夜又連飯也沒吃，還能來開會？千不對萬不對，都是我一個人不對，我不該聽他的話。往後我們家的事衆人不要找他，和我說，我活的日子還長久，新社會公家把二流子都改造了，我不能轉變？』」

「說得好聽！」招喜說：「取得真經是唐僧，撞下亂子就是孫悟空？我叫去！」說着走了，

跟他走的還有他手下的兩個人手。衆人用笑聲送走了他們。

「好了，」鄉長也忍不住笑，問衆人：「還有沒來的嗎？」

「行政？」有人提示，轉臉在周圍尋覓着。

「克儉哥，」他那個居民小組的參議員王加誠叫了一聲。

「唔，」王克儉在一個最黑暗的角度站了起來，輕微無力地應了一聲，隨即又蹲下去，好像他連站的一點力氣也沒有了。雖然如此，他吸引了所有的視線，都看見他模糊的影子了。

王克儉這一天算領了福。他和楊子一天之內搶種了六塊穀，超過了任何農工隊的速度。他們下山時累是累一點，但還滿意自己一天的工作，他對楊子說照這樣再過一天，他們便完成了計劃，可以從從容容送外甥們回家了。他並且拿這點安慰毛虎和狗娃，輪番親暱地撫摸着他們的頭，企圖鞏固他們的情緒；他們在晌午以後一開始感到力不勝任的時候，便發覺自己是被愚弄了。回到家裏，兩個外甥全爬在他們娘肩膀上痛哭流涕，指着他們身上所有疼痛的地方；而王克儉自己又發現他已成了奈村的公敵。他不再懊悔，也沒理由懊悔了；因為他爲這回種穀反復的次數太多了。現在，眼前的事實使他開始懷疑起老雄的「消息」，不過，村里的人他倒並不怎麼害怕，頂多不過撤換了他的行政，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反倒揭了他的「愁帽」，雖說不及自己辭

退的光彩，但他今後會感到輕鬆則是一樣的。他於是自己壯著自己的膽子，大模大樣到學校來了。當他一發現區長竟也來了的時候，他沉不住氣了，心篤篤跳着，眼皮直哆嗦，臉發燒得像烤着火，腳跟有點站不穩，老雄的黑影子在他腦里浮現，莫非他和他變成一案的人了？眾人對存恩老漢的態度無異於給他顏色看，他感到案情的嚴重超過他的估計，當參議員叫他的名字時，他像一個膽怯的犯人一樣應了一聲，於其說站起來，毋寧說聳了聳身子。雖在夜色墨黑中，他還是怕人家看見他的窘迫，下巴頂着胸膛垂倒了頭，只希望撤換了行政便安然無事，他算謝天謝地了……

模範在人群中察看了一轉，最後喊叫：「叫區長出來開會吧，人到的差不多了。」

程區長一隻手插在褲袋里，另一隻愉快地攏著頭髮走了出來，隨後跟着農會、教員、福子、維實等人。後兩個人出來便跳下院子，混在人群里去了，只有王加扶和趙德銘留在門台上。趙德銘從中密的教室里摸了一條長板凳，搬出請區長坐；但程區長已經和王加扶併擺蹣跚在門限上了，還在拍着後者帶着不少塵土的脊背和他說甚麼親熱的話。趙德銘把一條板凳空放在門台上，也擠到區長跟前笑迷迷地蹣跚下來。

教員已經恢復了他的愉快。區長沒有當着村幹部的面，給他甚麼「精神上的打擊」，說他只

是年輕，書念的不少，但却才開始接觸實際，雖說出身農村，因為從小念書，對農民的了解還是不夠，多受些鍛鍊便好了。區長甚至於誇獎他的優點，說他肯幹便顯示他有出息，說錯和做錯是幹部工作中必然的現象，只要自己認識到錯誤，有決心改正便是好同志。程區長說沒出息的是那一種同志，他們自己不肯幹，總喜歡擺資格，履歷的或者學歷的資格，指揮旁人，工作中出一點岔子，很會抱怨旁人和下級。他說得趙德銘感佩莫名，沉痛地反省到於此自己或多或少也有這種毛病，希望區長今後多多具體幫助，說他舊前念過不少為他的理解力所達不到的理論書，半通不通，到王家溝是一點也沒有用上。他們說得王加扶羨慕得不行，也要求區長給他「整風」。程區長笑了，拍着他擦水挑糞擦破了襖襖的肩膀說，他的「風」很好，有許多值得大家學習的地方。王加扶簡直受不了這句話，覺得這對他幾乎是諷刺，非要區長指出他的缺點不可。他又用兩隻手抓住區長的一隻手，似乎不說他就不放。區長這才笑說他做工作希望太高，心太狠了，想一下子把全村都弄好，實際却辦不到，只能一步一步來。模範村有模範村的條件，這些條件是要慢慢創造才能具備的。他舉出減租以前和減租以後的王家溝比較，王加扶一下子豁然貫通了，放開區長的手，害羞一般說減租以前連他也談不到甚麼「思想」，毛驢一樣給四福堂受苦。最後，區長對他們說，羣衆和過去不同了，只要不是過左的，違反政策法令的盲目行動，誤他們說話。他說他

同意王加扶對老雄在這事情里的作用的估計和態度，有甚麼材料暫時不要驕叫，注意一點便行了。他問他們：要是改選行政，會選到誰的頭上；他們一致認爲沒有旁人——模範。於是，衆人全出來開會了。

他們一出來，鄉長便宣佈開會。這人三年以前是和王加扶一樣的人物，放下鐵頭揸起粗藍布掛包以後，在縣區上參加過不少會議，接觸過不少有「文化」的人，也學了那麼一套。他首先批評自己對王家溝照顧不夠，能力也差，所以工作出了岔子，應由他負責；其次，他要求衆人按着次序自由發言，區長和他是爲了解決問題而來的……

「完了，把咱的種穀變工隊還是好好搞起來，」這是他的最後一句話。

他的話音剛一落地，便有兩個人到前邊來搶着要發言。一個是王存發老漢，另一個是王加鈞；老漢因爲行動遲緩，他擠上來時，王加鈞已經佔了先。

「唉！」王加鈞嘆了口氣，把煙鍋插在腰帶里；搶住了發言權，他又不知從何說起。

「你要說嘛，你就快說，」存發老漢催促他。

「我說，」王加鈞悔氣地繼續學着學生娃脫帽的禮節，手里捏着他從頭上扯下來的手巾，「我等也等不得在全村老小們面前反一下省。新社會不與打婆姨，我看還是非打不可！」三天不

打，上房揭瓦」！衆位不要笑，我這回上了婆姨的大當，那狗兔的硬要先種，妖精一樣說：「咱村里的事，你又不是不曉得，說分配點籽娃娃，到時候誰管你？」她說趕緊種了她要坐娘家去，又說下了雨種，她嫌濕土地里又要踏壞她一對鞋，脫成赤腳，她還沒那些女同志們膽大……」

「不要笑，不要笑，衆人不要笑！」鄉長伸出兩隻手制止着滿院的笑聲。

但他的制止很難生效，連區長在他背後也忍不住要笑。衆人笑罷，王加鈞繼續給旁人身上推卸着責任：

「又說行政也種了，存恩我叔也種了，存發我叔也種了……」

「哎！」王加祥一冒站起來，叫着冤：「人說話要良心啊！我嫂多會和你說的這些話？啊？……」

「今早起……」

「今早起我們起身時誰也沒碰見！你不要把你身上的馮子往旁人身上捉呀！」

「就是！」存發老漢也轉過身來，攻擊他的同盟者。原來他看見王加鈞佔了先，便想跑去直接接在區長面前告罪，覺得這倒是一個根本的辦法，不料想這邊王加鈞竟敢認起他來。他轉身便憤怒地質問：「是咱兩個商量好一齊種的？還是我偷了驢，你才去偷鞍子的？憑良心說！」

「咱兩個商量好，我婆姨說的麼……」對方更正着，慌張地眨着眼皮。

「就是，你說清楚囉！……」

「鄉長，鄉長，」有人在下邊不滿地喊叫：「這不是一池水，都跑來洗身子！天陰的黑壓壓的，眨眼要下雨，還不趕緊商量咱的正事？」

「甚麼正事？」另一個更加不滿地反對，以爲他提議隔過這事不談，便討論種穀，所以肯定地說：「這就是正事！」

「就是囉！人市上吵得甚？」那人解釋着誤會，暗示地朝行政廳的角落里瞟了一眼。

這時去叫存恩老漢的招喜們返回來了，所有的眼睛又集中在他們身上。有人笑問：「怎麼？你們也沒有叫來他？」

「都脫了衣裳睡了，」招喜說：「只聽見窸里呻喚……」

「大門外面石牆上插一柱香，叩一個碗，」跟招喜去的一個補充道：「怕又是叫老婆給他送病來……」

於是滿院又亂嚼嚼起來，笑聲里夾雜着評論。有的說老漢受了一天重苦，可能是真病，有的則說是假裝。衆人又不遵守開會的秩序了，三三兩兩議論成一片，正嚷得鄉長無法維持之際，區長站起走到門台邊上。

「好了，好了，區長講話了！」鄉長使勁吶喊着，壓住了哄鬧聲，感到輕鬆地退後兩步。

原來散亂在滿院的人群一下子都擠到門台下邊，好像區長要分發甚麼東西似的。王加扶和趙德銘也站起來，一左一右立在他兩旁。只有少數幾個人遠遠落在後邊，停留在原處未動。王克儉依然蹲在那個角落裏，埋頭挖着他的指甲縫，讓兄弟蹲在東牆根，一來至這時便一直未動；存恭和存謙監視着讓兒，不讓他亂走動，也不許他說話。

程區長站在門台邊上，看見院裏肅靜得連受苦人氣粗的呼吸都可以聽見。按照事先說好的程序，他是準備在眾人提出問題以後才講話的；但現在，他一看這個零亂情形，便不得不先講幾句。從存發老漢，王加鈞，王加祥們的爭執，眾人對存恩老漢的態度，看出他如不指出問題的中心，會議便會不得要領地拖延下去。

「我給你們提點意見，要不要？」他客氣似地徵求着同意。

「不要，我們都擠來看你長得醜俊？」說話的是六老漢，他這才有機會和區長直接說一句話，引起了一片笑聲；但他還繼續嘮叨着：「盼不得你區長一天來講上一回話，把我們王家溝的工作也指撥得像個樣。唉……」

「拍手！」王加扶在旁邊表示着他天真的擁護，說着便把手里的煙鍋交給嘴嚙住，自己先實

行起來了。

一陣噼噼吧吧的掌聲從人堆里爆發起來，嚇跑了窸簷下棲息的所有的鴿子。程區長反倒怪不好意思，抽出褲袋里的手搖着，帶笑制止了衆人鼓掌。

「你們種穀還準備變工不變呢？」程區長突如其來問。

「不變我們就不來開會了！」下面有人乾脆地回答。

「那末你們不好好討論變工的問題，嚷甚麼呢？」區長又問。

下面回答的方法便多種多樣了。有的說：出了問題解決不了啦，單看着區長的辦法，幾個人甚至企圖向區長告冤枉，準備詳述一下自己參加變工隊自始至終的忠誠，藉以陪襯出那些破壞決議的人之不可原恕。但他們被旁人阻止着，不讓他們用無休止的自誇自詡來浪費時間。維寶和語子鄙棄衆人繞圈子，不直接了當提出問題；王加扶和趙德銘關切地注視着下邊，看誰會直然提出。有幾個人幾回準備出口，但調轉頭看看王克儉那個倒楣樣子，又怪難爲情，嘴唇動顫着，沒有說出口。王克儉像一個避雨的人，深深地埋下頭去，那些自誇自詡者的每一番話，都等於

在咀咒他。他用全副緊張的精神密切注視着，看那一個平時和他有怨恨的人會首先提出他的問題來……

突然，不是別人，正是傍晚在橋邊市上最後發言的那個結巴子說話了。他在人堆里神色不變地說：

「衆，衆，衆人盡踏吵！區，區長！我們嘆，嘆，嘆着要改，改選行，行，行政哩……」

衆人有趣地盯着他費力地說完，又都轉臉望着區長。

「有多少人贊成呢？」區長問，隨口說：「贊成的舉手！」

「舉！」不知誰喊叫了一聲，便一齊豎起胳膊來，有一個因爲豎得太猛，披在肩胛上的破棉襖都溜到地下去了。

區長讓王加扶和趙德銘下去數一數。因爲人擠得很緊，又紊亂，兩個人數得數差着三四人，但全在九十以上。最有趣的是存發老漢，王加鈞和王加祥等人，不知是出於何種不可思議的動機——想把責任全推到行政身上呢？還是向衆人諂媚？也舉了胳膊，惹得他們身旁的人好笑……

程區長叫衆人放下手，聲明他代表區公署宣佈接受衆人的要求，王克儉撤職。好像慶祝行政下台一樣，衆人又全天真地拍起手來。掌聲停止以後，區長用通俗的話語說明：邊區是講民主的

地方，但是不管在那里，沒有經濟的民主，便沒有政治的民主。他舉出減租以前邊區的兩次普選（鄉，縣，邊區政府的三級選舉）的例子，那時候，群眾必須經過宣傳動員，衆人才來投票，甚至需要幹部或積極分子到地里去叫他們；老百姓因為忙過窮日子，不願誤工，鑽在最不被人注意的地方避免當選。其次便是群眾還害怕地主，不得不跟他們跑，投他們所提候選人的票，因為他們不願放棄他們幾千年在農村里的統治權，而自己又不願拋頭露面，所以便提出可以替自己辦事的人，至少不會反對他們的人當選，這些人做行政工作是「應卯」，不能替衆人服務。減租以後，羣衆翻了身，真正成了新社會，無論甚麼工作都和以前不同了，因此舊前選起的人，有很多不能使羣衆滿意。他的結論是王家溝這一回大開行政，是很自然的事情，一點奇怪都沒有。

他說得衆人心里像熨熨過一樣舒服，有人笑說區長不會掐算，但他可是摸清衆人的心底了。突然，招喜在人群中豎起一顆拳頭，大喊：

『歡迎老程區長的話——』

『歡迎老程區長的話——』衆人張大嘴巴吼叫，六老漢年老，激動得擠了兩顆眼淚。

程區長接著談到王克儉個人的問題。他說王克儉不是一個壞人，據他的了解，他在舊社會沒做壞事，在新社會更不做壞事；但他也不願意做好事，只管他自家過好日子便行了。聽說他給四

福堂討租粟看見租戶哭鼻子，他自己也很難過；但是他不多加減租鬥爭，他心里記着地主的很多壞事，你從他喉嚨里伸進手去也挖不出來，只說他着租早應該減。減租以後，他甚至當着區長的面也不止一次說過新社會的好處，但他卻不願積勞工作；不知是顧不起，還是怎樣，不願和積極分子真心誠意打成一片工作，總像貓頭鷹一樣，獨自在黑暗中過活。公家和衆人忍氣地等待他轉變，而他却顯出很少轉變的可能。他不僅不好好工作，而且給少數人引邪路……

「我說得對不對呢？」程區長問衆人。

「對，」存發老漢首先回答，用手指着他胸口：「句句說到心上了。不是行政，我鬼也不敢種穀……」

「我不是？」王加鈞趕緊接上說：「有路就有路，我不是照他的腳蹤走？」

「塔倒衆人欺！」楞子不服氣地在人群後邊說：「你們全往我爸身上騎！你們兩個全是好的？」

許多人都不滿意地陪着楞子所鳴的不平，存發老漢和王加鈞更甚，勇猛地轉過頭來，伸長頸子經過人群的頭頂齊聲質問：

「我們不往農會身上騎是？啊？」

這時候，王加扶在門台上似乎看見讓兒在更塔根緊了幾緊身子，想站起來的樣子；但他始終沒有站的起來，存恭和存謙一邊一個扯着他的肘子。王克儉似乎拘個頭斜眼掃了一眼讓兒們的動靜，隨即恢復了原狀。王加扶正想向區長建議給讓兒說話的機會，區長已經重新開始講話了。

「這幾個老鄉，」他指着存發老漢、王加鈞和王加祥說：「往後不要學壞樣好了。我聽說有人還要來處罰他們，我的意見算了，認錯就好。怎樣說？」

衆人都笑着表示同意，直樂得那兩兩悔罪者閉不上嘴巴。

「讓兒弟兄哩？」有人提出問：「他們還叫學生娃點了籽，怎辦？」

王加扶斜了身子一看，讓兒弟兄那邊又在動顫；他想站起來，又被扯住了。存恭把他交給存讓看住，自己站起用身子擋住他們，向前邊說：

「我們弟兄死心眼，行政早起一種，我們後晌才種，盤算他和我們一組，這句話都不漏就丟了我們！我們種是種了，可是還變工……」

「算了，算了，」區長揮着手制止着他們的嘮叨，越發肯定了他的認識。

這時幾個積極分子心里感到區長的制止未免過早，失去了由衆人的追問弄清楚究竟是否有老雄做鬼的機會。但區長已經開始解釋新的問題，他指出變工的自願原則是永遠不變的，參加自

願，退出也自願，但必須光明正大，不能偷偷摸摸，那樣便是搗亂變工了。當區長宣佈：有誰要求退出現在可以提出來的時候，王加扶在他旁邊着了慌，心里想：『你太膽大了，』連忙注視着下邊，看有誰能提出。院里衆人都轉頭四顧着，却沒有人開腔。六老漢代表大家似地，驕矜地說：

『誰要是而今才退出，當初就不參加嘛！』

『對哦！』許多人贊成說，其中有一個人加添道：『行政把我們全當窩子，只他精，他不領導我們也罷了，連跟都不跟我們走嘛。』

『行政常說，』一個滿臉麻得可以擦着洋火的人忍不住笑了，『行政常說他是老婆穿雙老漢鞋，不趕緊……』

一陣笑聲淹沒了麻子的話，笑聲里夾雜着幾個人的切切私語，直至一個尖嗓子的年輕人要求發言時，衆人才平靜下來。

『那末，咱行政要不辦了，我有幾句話獻到明處，』尖嗓子開始說，調轉頭看了看依然蹲在那里的王克儉，好像打招呼要他聽着似地，繼續道：『我看是今年正月二十一吧，我連日期都記得，趙同志給我訂農戶計劃，行政帶他打算盤。爲了要兩年的比較，才能算出我耕幾餘幾，我和我的婆姨掐指頭算着，行政不耐煩了。『穩！』他說，『約莫着寫上就是了，反正我們辦我們的』

「公事，你過你的日月！」說着，就撩起襟子，伸進去一隻手，要和我拮指頭，就像是做買賣一樣，逗得趙同志直笑。早是我那個婆姨不想訂，撥起紡車就串門子去了。當下沒訂成，還害得我和婆姨吵了一頓，我那計劃終是沒訂好。冬天公家檢查，選舉模範；我雖不想當模範，可還是一個不愛受批評的人。行政要換了，湊着區長，鄉長，趙同志都在這里，我先說着，我負不起這個責。對不對？趙同志說話？……」

「對，」趙德銘在門台證明，嘴抿着笑。

「大叔，」尖嗓子又返轉叫着王克儉，問：「我沒咬口你吧？」

王克儉仰起頭看了看，又低下去。

人堆里七嘴八舌亂嚷起來。有人警告天快要下雨，而且時間也不早了，提議趕快選出新的行政，好討論種穀的事。但不少人反對，說行政馬上要交代，有不清利的事需要說明白，免得往後胡賴。於是許多嘴巴搶着發言，大漢王加明，爲了使他的話儘先說完，並且使全場人都聽見，覺得他的個子還不够高，甚至於跑到門台上去。

他說的是一件他自己至今還覺得冤屈的事情。那是正月十五給各廟土（龍王廟，山神土地廟，老爺廟，和破破爛爛的靈官廟）點神燈的時候，當年糾首存恩老漢提着籠子，挨門逐戶集油。

誰也曉得，糾首總是嫌每家人都給的少；到他門上，他不肯給，話也說得殘刻一點，兩個人吵起來。大家知道，存恩老漢不大和人吵鬧，但替神辦事，他却不惜惹人。兩個去見了行政，行政竟也評倒了大漢，說他對神事布施的吝惜等於給自己造罪，而龍王爺下雨，從來沒有聽說別處都下了，只剩下大漢地里沉乾……

「這是什麼話？啊？」王加明現在厲害起來，並且重新訴述自己的苦狀，說：「公家嫌我吃嘴多，還減免我的公糧，龍王爲什麼專和我作對哩？我沒多的油嘛，要有的話，唉，衆人不要笑話，娃娃屁在炕上，婆姨總是黑摸春打掃，有一回沒打掃淨，給我摸上一手。我覺着不對，放鼻子上一嗅，咧呀……」笑聲截斷了他以下的話。

「完了沒？」天佑問：「完了我也說上幾句。」於是抱屈地嚥了口唾沫，把他開始和王克儉變工的故事擺開來。他爸一再阻止着他，說那點事實合不着在稠人廣衆中，當着區長的面給行政傷臉。但天佑人又年輕氣又粗，固執地一氣說完了它。

「他參加變工，從頭到尾就是要滑稽？」他的結論是：「我看他有意拿他的醜給我難看！」
「够了，够了，」有些面軟的人覺得難爲情起來，勸說：「叫他退位就是了，不要悞咱的正經事，你們看天氣……」

衆人抬頭一看，一挖挖一挖挖的雲塊重重疊疊壓在山頭上，天低得似乎站在密頂上便可以摸着。衆人全同意了，幾個等待發言機會的人把他們早已湧上喉嚨的話又嚥了下去。六老漢提議應該給行政一個說話的機會，以免往後抱怨衆人用木匠的一面斧砍了他，並且附帶聲明：他要是從此進步起來，到秋後第三次普選，衆人還舉他當行政。區長大大地讚賞六老漢的這種正確態度，說邊區政府委員會決議從十月起全邊區實行第三次普選，進行工作大檢查，正式的行政主任要等那時產生，現在選得是代理行政。鄉長叫了一聲，王克儉站起來了。

王克儉已經度過他內心的緊張，除了有些人的「報復」激起他的氣憤之外，他差不多可以說「很慶幸這個結局」——區長和衆人都沒有把他和老雄聯系起來看，他已經摸到他倒楣的底子了。他站起來，臉雖說還發燒，心已經不跳了；人有時在自己的面皮被揭破以後，反而有種不怕羞的鎮靜。王克儉便是這樣開始說話。

他對區長的指謫毫無辯正，也未解釋，囫圇一句全承認起來，歸罪於他的舊腦筋。沒有提起種穀的事，因為他不能往老雄身上賴，擴大事態。至於當行政的事，他不得不鄭重辯明一下是非，聲明他是準備着進步，請衆人學習，但却不希望下次重新當選；想若衆人會選不會寫不會算的模範，便負氣地加添說，旁人辦一辦，他看一看。爲了要給衆人一個他這回種穀與老雄沒有關

係的印象，他提起他當行政的起程背景。他首先請衆人回憶一下何紹南初到，新政府剛開始時的情況，那時候不是河防吃緊，便是何紹南做着回綏德的準備，他當的這行政是沒人幹的事。名固然是王相仙提的，往他籠里點豆的却不是他一人，而是大家。他從一開始便要求辭退，一直辭到現在，現在衆人的決定恰恰合了他的心意。現在，邊區穩住了，足以抵抗來自任何方面的進攻了，旁人也辦得了了。只有一點，他覺得未免冤屈：衆人只知揭他的短，彷彿他在這幾年中辦的全是壞事。他首先聲明他不是表功，然後舉出一件事實——公糧本來很輕，但他希望王家溝更輕，在全鄉的公糧評議會上爲着本村每戶和旁村人比較財產和收入，他不知替村里人撒了多少謊，和旁村的行政爭執得面紅耳赤，特別是白家溝的行政，至今兩人在鄉政府開會碰了頭，還不大願意和他答話，而評議會上的情形被傳出去，白家溝，李家坪，馬家渠都有人碰到他，便要他作『說合人』和王家溝與他們比較過的人換家產。

『我爲自家的事也不惹人……』王克儉最後痛苦地沉吟。

『對！』鄉長聽得怪生氣：『對！只有公糧評議會。你到得頂早，話頂多！選出評議員是爲了公平合理，你叫王家溝的人輕一點，那個村子重一點？啊？我看你種了一天穀，說話也不少，息一息吧！』

「我還有一句話，」王克儉喃喃說，睜起眼睛找尋著誰，他找到了。「天佑！」他非常和氣，近乎親熱地叫道：「你還年輕，正好活人了，年前你跟前又添了個小子。你把良心掏出來說話，不要看天陰得黑墨墨的，往後藍天還要出來，你把我說得太不像人了嘛……」

「怎麼？你還受屈？」原來不許兒子傷臉的王加榮倒憤怒地出了聲。

「爸爸，叫他說完……」天佑阻攔著，正想擴大事態。

那幾個勸解的和事佬也氣惱了，擠進來一把把王克儉推到人群後邊，憤懣地要求他自重一點，他又嚥起嘴蹙下去了。人群中又騷起來，王加榮和天佑父子兩人則是拚命叫，聲言：不說要下雨，即使要下刀子也得把真相弄清白。但因時間和天氣關係，區長告訴鄉長，趕快選出新行政，討論種穀工作……

選舉新行政的工作是簡單，迅速，順利地進行了。照規程應該提出三個候選人，然後再行表決，而且佔選民半數的婦女也要投票；但衆人不同意這樣麻煩，理由是既是代理行政，只須豎豎路簿便行了，至於婦女，沒有人能够在這樣的黑夜動員來她們，何況稀疏的雨點似乎已經開始跌到頸項里來了。下邊一哇聲叫喊著模範的名字，有人甚至代替主席付了表決，胳膊豎得像麻林一樣。門台上，王加扶和趙德銘高興地縫起眼睛睜着下邊的人群，企圖發現存起在甚麼地方。

幾個人把存起從人群中扯了出來，推他上門台向衆人宣佈接任，他扭扭捏捏不肯上去。在門台下邊轉向衆人，他一邊結着被衆人拉拉扯扯，弄脫腰帶，一邊俯促地抱怨衆人開他的玩笑。

「我有甚麼條件當行政哩？」他奇怪地問，開始舉出他的缺點來：「我一不會寫，二不會算，才開頭識字，連我的婆姨也不如，問趙同志……」

「不用問了，」趙德銘在門台上自動說：「我給你當文書，王克儉會寫會算，甚麼都想叫我代辦？……」

「對了！」衆人不約而同地嘆叫：「不要攪價錢了，雨來了。」

「你給我當文書，」存起轉過身問趙德銘：「放了假你也不回家？」

「到那時你大概學得差不多了吧？」有人笑問。

「啊呀，」存起說：「我心憐啊！」

「你婆姨心靈，」有福說：「叫她幫着你辦！你是行政，她是婦女……」

「要不就選她哩！」招喜打趣地提議。

人群中震盪著一片哈哈大笑。雨點愈來愈加稠密，門台上的人商量了一下，宣佈回中審教室裏去討論糧穀和分配點籽娃娃，衆人便不管存起再說甚麼，年輕人推推搡搡擠進密里去搶好位

置，老漢們隨後進去。除過王克儉和楞子之外，連存發老漢，王加鈞，王加祥，讓兒弟兄們也都進去，討論如何分配斯好娃娃去了。

中寮里正在噦噦噦噦談論着的時候，存恭和存謙忽然發現：讓兒不見了。兩人用四隻慌慌張張的眼睛滿寮尋找着，到處都沒在，他上那里去了呢？心里捉摸着：也許他不高興，獨自跑回家睡覺去了。存恭讓存謙開會，自己在人們不覺察中，偷偷溜出門去，想回家去證實一下自己的估計。存恭一出得門，在墨黑的院裏走着，便聽見教員住的後寮里傳出來讓兒哭訴的聲音。他不能忍受被衆人鄙視和脫離大家而孤立的痛苦，更不能想像從此永遠和他厭惡的四叔處在同等地位的耻辱，他把他們提別種穀的一切經過，毫無保留地全對區長和鄉長說了。他的要求只有一點，便是希望公家原諒他的兩個叔伯伯哥哥存恭和存謙，他們膽太小了……

存恭悄悄摸到窗外，爬在窗台上用一隻眼睛從破窗孔向里一瞧：壞了！他大約撐持不住，不由得兩手在兩腿上一輕輕一拍。

「誰？」鄉長轉臉向外邊問。

存恭連忙彎曲在窗台下邊，屏住氣，慢慢把兩隻家做鞋脫下，一手提了一隻，光腳片溜塔眼摸出大門去了。他趕緊跑到他四叔那里去通風——老雄還沒有從正川回來，誰知道他在那邊有些

甚麼別的不可知的事務，太谷婆姨告訴侄兒說，要是人睡定還不回來，他便沒有當天回來的可能了……

這黑夜的會一直開到深夜才散。會議在王加扶和趙德銘主持之下，順遂地分配了點籽娃娃，又經新任行政王存起的提議，通過了一條新規程，便是每組除原有的組長，再選出一個工頭。組長領導變工的日常事務，工頭則專負檢查誰種得不合格之責，以便即時糾正。他的理由是人手一多起來，即使沒有心奸的人，手輕手重也會造成苗架的不勻稱，因為這是頭一回集體種穀，弄好弄不好都會影響來年的組織。「好意見，」衆人都說：「行政和行政不同了。」最後，一致決議不再規定死日期，只等着下雨；並且因為大多改用按地算工的辦法，不必一定要像按日算工那樣，清早上地做整日子，所以衆人都要求；不管前晌後晌，雨一住便開種……

在窰里開會的時候，不時有人出院里來看天象。雨滴了幾點，又住了，只在院里潑起一股使受苦人陶醉的泥土氣息。天空的雲彩，還在調兵遣將，似乎總覺得還沒有佈置妥當。雲彩翻滾着，互相匯合着，分散着，又與另一塊匯合起來。一切雲塊的方向都朝着村子北邊，電光像有光的帶子在山頂上迅速地閃灼，其迅速的程度使人的眼睛來不及看出這帶子的形狀。山頭，村子和樹木在閃電中忽而明朗地恍如白晝，忽而又歸入無邊無際的黑夜中去了。

散會以後，衆人從審里出來，歪站在學校的院裏仰頭看天，估計着雨會來的遲早，在村道上走着，爭執着，打着賭，但沒有說雨會落空的。有人說：「東明西暗，等不得撐傘。」另外的說：「雲十翻，沖倒山。」總而言之，回家的人都帶着一種輕鬆的心理：明天要種穀，一切都停妥了，只看天公是不是幫忙……

只有存起的心情有些特別，他又像興奮，又像不安：弄來弄去，行政終於落到他頭上來了。他走着，感到重大責任壓在他身上的份量，情緒和平時完全不同了。回到家里，他點着燈，帶着一種頗爲憂慮的調子，站在腳地把這件事情告訴他的已經睡了一覺醒來的婆姨。婆姨從被窩里抽出一隻白嫩圓胖的手，似正經又似打趣地用食指壓了壓他的鼻尖，說：

「我看你不好好識字怎麼辦工作？人說你，你還強——慢慢，慢慢……」

存起給她說得怪不好受，兩個肘子支着炕邊，在婆姨枕頭跟前的炕欄上爬倒身子，歪轉臉對

她說：

「我要好好識，上回在桃鎮買的紙不是還有兩張，你明兒給我另綴個本本，叫趙同志把咱村里的戶長名都寫上，我先識會。你要幫着我些啊！」

他這娃娃似地天真使婆姨笑了，兩手把他的頭撥倒，使他的被日頭晒得粗硬的臉蛋碰着她的

纖細的嘴唇。好像要把這一吻，永遠貼在他臉蛋上一樣，好久，好久，她才放開他，被幸福迷惑着，柔情地低聲呻吟着：

「睡吧……」

「等等，我出去再看一下天氣……」

約莫到四更天的時光，滂沱大雨下起來了。

二十二

雨一直下到天快亮的時光，睡在窩里的人們才聽不見那滴瀝的聲響。春天不像秋季的連陰，沒有多餘的淫雨，往往一時三刻便可以下得飽濕了。

第二天早晨人們起來，天還沒有放晴；但雲彩已經白晃晃，輕靈地向着王家灣東南的山叢中飄逸去了。院子里低窪處匯集的水滄子上，可以看見還滴打着幾點稀疏的退雲雨。被雨水沖洗過的大地出現得清爽而有生氣，園子里的菜蔬，大麥，路旁的春草，和村里樹木的枝葉，都似乎在這一夜發育成長了許多。小河漲了，變得像陰溝里淌出來的髒水一般渾濁，從山渠里沖下來的腐朽的蘆草根，烏雀縛過卵的破蛋殼，以及從道路上流下去的羊糞珠，鷓鴣渣……都在河水中漂走了。無法計數的蝌蚪在人們不知不覺中變成了青蛙；牠們不知是逃避不潔的河水沾污，抑或出來享受這雨後清晨的舒暢，都爬到地上來，在溝澗里，道路上彼此交錯着，作無目標的跳躍，使

得早晨下河溝來的人脚下很是不便，似乎稍一不慎，一蹶便會蹂躪幾個適才熟化的小生命……

受苦人到處活動着，拉談着。他們起來，差不多每個人都是遵照着這樣的順序活動的：出得門限便仰頭看天象，判斷是否還有下雨的可能；隨即拿了一把鋤頭到大門外邊的空地上搗一兩下，看看雨是否下飽濕了；然後有的去井上擔水，有的拿着準備用以種穀的鋤頭，到小河里找一塊適合的石盤磨起來了。在王家溝的溝里，從村前頭王加明的坡底下起直到村後頭靈官廟下邊，約莫有不下二百處磨農具的地方；不知從甚麼朝代起，他們的祖先使用鋤頭，鋤頭，鐮刀和鐮磨下的痕跡，雖說被渾水淹沒着，他們閉着眼睛都可以找到。褲子捲在膝蓋以上，站在打到颼旺的河水里，滿溝都是這樣磨鋤的人，鋤頭在石盤上發出的刺耳的金屬聲，形成了充滿全村的大合奏。雖在早飯的炊煙縈繞中依然飄着幾點疏雨，但河溝里的人戴着破草帽緊張工作着，因為雨已住，天一晴便要種穀了。

存起這一天起得怕比六老漢還早，一種責任心時刻在揪他，使他睡不穩。他起來便去找王加扶，王加扶和婆姨還在拉着兩口子的親蜜話，穿着衣裳，存起聽了，心里無限地喜歡，他隔着窗子便和他拉談起來。等王加扶起來開了門的時候，福子和維寶也來了。四個人都說要召集各變工組長，到學校里去討論，求得一致的意見，才不致紊亂。說罷，他們便分頭去招呼着旁的組長，

到學校去了。

區長和鄉長在學校里睡了一夜，打早便走了。教員起來搗火，要給他們做飯，並且要求他們等路稍微不滑時再走；但區長忙，用冷水擦了把臉，出去看見天不會下了，便堅持要走，申家坪可能還有問題在等着他。區長既留不住，鄉長也要一塊走，兩個人捲起褲子，鞋脫得插在脊背後邊的皮帶里，赤着腳踏上了泥路。

六老漢這一天算起遲了，正如他所說，人一上年紀便不算人了。他累得起不來，躺在炕上呻吟着，咳嗽着，老婆一隻手給他端起那個已經髒得不像話的顏料筒子，讓他唾痰，一隻手捶着他乾瘦的脊背，數說他於其受這個罪，何如不去開會呢？他喉嚨里響着痰，嘴不能斥責她，眼代替着嘴，瞪她。咳嗽總是一陣一陣的，那一陣過去，擦了擠出來的淚珠子，六老漢便起身了。有福擔水，得福磨鋤去了。六老漢等不得通知他何時打鐘，自己赤腳拄了棍去找村幹部。他去找王加扶，沒有在；婆姨說和存起一塊走了。他又到存起家裏，也撲了空，婦女說一起來便出去了。六老漢返轉回來時，沿路向小河里磨鋤的人打聽他們的去向，並且毫不掩飾他對他們的不滿。

「做甚哩」他翹起鬍子埋怨着，使人聽起來，他像又在教訓有福們：「地下得濕溜溜的，眨眼天晴就要上山，至而今還不見他們的面，鑽那里去了？啊？」

「你那個毡帽該脫了，」有人故意打岔他，鬥笑說：「這都快到四月了。……」

「沒工夫跟你們扯淡，」六老漢却一本正經說：「他們都那里去了？」

「誰哩？你說誰哩？」另一個站在河水里的人停止了磨鋤，怪好笑地問。

「農會和行政嘛！一早就不知他們往那里鑽？……」

「你問的那一個行政？」對方眯着狡獪的微笑，故意逗他。

六老漢火了，折轉身便走。走了兩步，他又轉過身來。

「年輕人忘不了耍笑，我說的存起嘛！那里去了？」

磨鋤的人這才告訴他，用不着他掛懷，他們早已召集了各變工組長到學校商議去了，他的有禍也在那里。想來他們商議的結果，一定會叫有禍告訴他的，所以他似乎沒有爬一道坡上學校去的必要，因為路很滑，要是滑倒滾下來，那末……

六老漢不聽他那套，他又是準備開他最後一個玩笑。他拄着他的棍子，在小青蛙亂跳的路上直端到學校去了。他很困難地爬上了被人溜得很滑的那一道坡，抓了兩手泥才到了大門口。但他剛進得院子，一群人便從中寮里出來了，衆人還在和趙德銘拉談着什麼。

他們已經講定了，都認爲必須等幾點退雲雨住了，太陽出來，或者即使不馬上放晴，也要使

地里的雨水多滲一下才開種，免得人到地里把土都踏成了泥。這樣說來，說不準要等到半上午，甚至吃過晌午飯才開種。因為王加扶和存起都要照顧各人的小組，並且，鋤雖說有人代磨，穀料總要自己裝；所以決定由趙德銘一人前後聯絡，求得統一行動；打鐘的事，也由他通知六老漢，或者他自己去打好了。

衆人看見六老漢進了院子，舉了兩隻泥手，踏着一雙泥腳，好像他才從什麼泥坑里拔出來。全由不得笑。

「叫我好尋你們呀！」六老漢自己還是很正經，兩眼瞅住王加扶和存起，彷彿他是他們的總領導人一樣，問道：「你們算拉談好了沒？」

「好了，」王加扶說：「你見趙同志的話打鐘。」

而旁的人却還是忍不住笑，笑得連有福都怪不好意思。

「笑甚？」六老漢却只是不滿地說，轉身向西邊山塢里用一隻泥手一指：「看！」

衆人轉臉一看，西邊天際間已經露出了藍天。雲彩慌慌張張退着，藍天一會又被退過來的雲彩遮住，一會又在另一處露出，移動着方位，改變着形狀。衆人異口同聲說快回家通知各人的組員，吃了飯好動靜。趙德銘送他們出了大門，也回了自己窩里。

早晨學生娃一個也沒來，學校里又只剩了他自己一人。好像每一樣工作告了結束一樣，他輕鬆地舒了口氣，收拾了一下窰里，等著吃自己做的飯。想起昨天以來他自己感情上的變化，覺得好比受了一回教育，很後悔他昨天後晌的無謂生氣。現在，他們每個人對他又全是那麼可親，即使破壞決議的人，他現在也明白不是個人可憎不可憎的問題了。讓兒黑夜對區長的哭訴使真相大白，他奇怪老雄完全靠空幻的希望支持着自己，而不學白家溝的白三先生那樣認清潮流的現實態度，他能支持多久呢？假使他所希望的形勢永遠不會到來，那麼他將會怎樣呢？趙德銘從這件事清，對王加扶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你不要看他是個老粗，他有眼光，有氣魄，總是不慌不忙，看得準拿得穩，可是他連自己的名字也不識。人類那邊有的是人才，可惜舊社會全埋沒了他們。

「王家溝的羣衆條件很好，」趙德銘想起程區長黑夜睡覺時和他談的話：「工作的好壞全看領導。你住在這里不光教學，還頂上學，你有文化，也多少有點理論，可是你必須學習他們看人，看事，看問題的立場，王加扶他們就是你的先生……」

趙德銘收拾着窰，掃着地，努力捉摸着區長這些話的無限含意，感激着區長對他的鼓勵。他希望改選行政以後，王家溝的各項工作都有些新的開展，並且接受區長的指示，改變過去對王克儉冷淡的態度，爭取他進步；他人並不壞，他的思想行爲是他的階級，他的經歷和社會關係湊合

着促成的；但這些都可以隨着時代和環境起變化。區長舉出別的許多地方行政也是中農，甚至有富農的，但他們不和王克儉一樣，不是因為他們比王克儉更精明，更開展，而是因為他們上述的條件不同。趙德銘等人們都走後，自己獨自一人冷靜地一想：的確。他不禁感嘆着人的世界是多麼不簡單啊……

他剛掃完地，揭開羅鍋看飯的時候，聽見院裏響起一個人赤腳走動的脚步聲。過了一會，四福堂的夥計王三從中窰里拐進來了。

「怎麼？」王三奇怪地楞住了：「都走了？」

「誰哩？你尋誰哩？」趙德銘一手拿着杓子，一手拿着鍋蓋問。

「區長嘛！東家請他吃飯，還當成他等天晴了路好些才走哩。二財主說請鄉長和你也一塊去，那末他們都走了，你自己去吧？」

「哼，」趙德銘鄙棄地冷笑：「我做甚去？」轉來攪着他的飯鍋。

「你走吧，」王三走至跟前勸員他：「四個碟三個盤，正川燒酒，你爲甚不去哩？比你這米湯好吃呀！你吃了，他小子也不能給你算錢！」王三像所有財主的夥計一樣，背後全是主家的老子。

「不去！」趙德銘笑着，搖頭；忽然想起來，問：「保險還有老雄陪客？」

「不對！」王三頭一搖，神秘地說：「你没猜對。掌櫃的還沒回來……」

「怎麼還沒回來？」看見王三的神氣詭譎，趙德銘追問。

「你問，我曉得？」王三嘴里這麼說，眼里却顯得他曉得。

趙德銘看見有鬼，扯他的袖子硬要他說，保證替他保守秘密。王三大約也是由不得要說，否則他會裝出沒有事的樣子。三扯兩扯，他出到中密里門口，一看院里沒人，回來低下頭去湊在教員耳朵跟前，低聲告訴教員全部他所知道的秘密。

王存恭昨夜回去沒有找到老雄，又到四福堂去問，看四叔是否還給東家在正川辦甚麼事務，爲甚麼黑夜沒有回來。他把讓兒的告密行爲告訴了王相仙，王相仙立刻變了臉，叫存恭連夜起身，趕天明到正川，叫老雄暫時不要回來，等等，看看公家的態度，至少叫他等王家辦理事業人放涼一點再回來也不遲，同時去把驢趕回，家里好用。

「這是爲甚麼呢？」趙德銘奇怪地問：「誰又沒準備把他怎麼樣？」

「誰曉得他們還搞甚麼鬼？怕不光這樁事吧？真是跳蚤鑽辰，自走絕路！」

「那他在正川吃甚麼呢？撤了家？也去領「難民費」……」

「愁你！你到正川吃不開，人家接交的高門坎，團部和黨部是平出平入……啊呀，我說時長了，要趕緊回去，我走時桌子就擺上去了。」

「擺上去了，你們主家夥計吃……」趙德銘故意鬪笑說。

「唔，」王三在耳門上調轉頭，不滿地聳聳鼻子說：「人家吃我端！你在王家溝這才幾個月，不清楚，」受死受活，也不要給四福堂做活，吃點油炸辣子，還要等老太太睡著！」這可不是我說的，聽人家說的；我還沒那個才情，編不了那麼順口……」

「好了，好了，」趙德銘笑道，反而關切地說：「虧你說時長了，你還像說不完。」

王三出了耳門，在中密里走着，還在說：「說不完，實在說不完……」

請客的走後，趙德銘開始切鹹菜，準備吃飯。他心里想：奇怪！人類里竟有像老堆這樣的人，他在幹甚麼呢？他想怎麼樣呢？而王相仙也真費解，他總是玩弄這一套把戲，對上一套，對下一套，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好像旁人都是傻瓜！更費解的是存恭存謙弟兄兩人，他們怎麼那末庸小？他們對農會，對老雄的態度好像都很好，又像都不好，他們不知是一種甚麼立場……趙德銘把切好的鹹菜用冷水撈了撈，放在菜碟里，搖著頭，想不通，他不想了，開始吃飯。

正吃飯間，窻子忽然又陰暗下來，趙德銘以爲天又陰了，還會下雨，連忙端了飯碗出去一

看，原來低窪地窪的濃霧充滿了空間。對山的龍王廟像雲中的樓閣一樣，後山的山神土地廟則只露着一角還隱約可見，彷彿那里都變成薩王家溝很遠很遠的地方了。河溝里的樹叢被濃霧籠罩着，趙德銘連塔外的景物都看不清了。院里水滄子上早已看不見雨點落下，有一股輕微的，透明的霧氣向院里浮來……

霧一起，天便不會再下了。趙德銘匆匆忙忙吃過飯，傢匙也沒洗，倒了兩瓢水，把它們泡在羅鍋里，關上門便走。他一邊走，一邊還用手帕揩着嘴，剛下得坡，六老漢便又一拐一拐朝他走來。透過霧氣互相看見的時候，老漢站住了。

「你做甚去了？啊？」六老漢着急地用手拍着自己的大腿，「叫我好等你啊，當你忘光了！有幾組不等打鏢就上山了……」

「全吃過飯了？」趙德銘走到跟前問，親切地笑着他那着急的樣子。

「今早天陰，做飯遲早不一嘛！」

「不要緊，」教員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似地說：「今兒開始，早上又下雨，零亂一些不要緊。趕明兒就好了，你也不要見誰的話，照往常打就是了。」

「那我而今就去打了？」六老漢盯着問，得到肯定的回答，折轉身子走了，手里還捏着他打

鎮的棗木棒。

趙德銘順溝走了出去，的確有兩組已在上山，每組大大小小約莫有二十餘人，高低參雜着排成一字長蛇隊，在崖畔的山徑上走去。有一隊，種穀的大人的粗嗓子 and 點籽娃娃的細嗓子合唱着：

東方紅，太陽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爲人民謀生存，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趙德銘在路上碰見兩個去找組長集合的人，肩上擱着鋤，鋤上裝着裝穀籽的毛窩襪。他問他們唱歌的那是誰的組。

「維寶那組嘛……」兩個人走着回答，匆匆前去了。

「不唱歌，只說笑的那組呢？」

「福子那組……」

趙德銘走到橋邊，一堆人在那里等着集合，喊叫着行動遲緩的人。有人還端着碗在大門外邊

的冷眸上吃飯，邊吃邊回答着催催：「就飽了，就飽了。」這時候，六老漢的鐘聲也響了，柔和，幽揚地隨着濃霧飄繞在村里。橋上這組是王加鈞領導的，大人們揮着鉤不安地走動，娃娃們肩上斜掛着一個小布袋，或者肘上提着一個小柳筐，準備到地里裝穀子，都是神采奕奕。王加鈞在抱怨給他分配的那個點籽娃娃，早晨無論如何叫，也不到他家去吃飯。忽然，那個昨天已經點了一天穀籽的婆姨下來了，拿了王加鈞前天才從桃花鎮帶回來的兩個乾爐，硬要往那娃娃懷里塞。那娃娃嘴說：「不要不要，這是爲甚？」眼却偷掃着乾爐上的紅點。娃娃的老子看見不要不行，便鬥笑說：「接住吧。只是你拿得太少了，擔一擔來多好看哩？」說得衆人全笑了，王加鈞臉通紅，婆姨害羞，一溜煙跑回去了。娃娃的老子命令他把一個分給衆娃娃「嚐」了，另一個飛快跑回家去送給他媽保管起來，以後再吃，這是他參加變工隊的利益……

趙德銘聽着，看着，感到極濃厚的興趣，發了呆。突然有人叫：

「你們看，你們看，毛虎剛給尋走一會，狗娃也給尋走了……」

趙德銘莫明其妙地轉過身來，好奇地問：「甚麼？甚麼？」因爲他不知道毛虎和狗娃是誰，他學校里沒有這麼兩個娃娃。忽見王克儉的老婆小腳急走着，追出大門，焦急萬狀地向着拐彎那邊的前溝里細聲細氣叫着：

「馬家女婿呀！做得你吃了再走嘛！忙還在一時三刻嗎？」

因爲隔着一道石砧，馬家女婿的回答，橋頭上的人沒有聽見，衆人判斷也許根本沒有回答。人們議論，大約吳家女婿和馬家女婿都是打早起身跑來的，吳家路近，馬家路遠，所以來的遲早不一，可是全忙着回去種穀，人們那里一準也是組織起「集體」了。

「千錯萬錯，是你丈人一個的錯！」王克儉的老婆又在埕畔上喊叫：「娃娃沒錯，娃娃早就回去哩，馬家女婿，不要拷打娃娃啊……唉！」說着，嘆了口氣回去了。這一聲嘆息，橋上的人倒不是聽見的，而是看見的；因爲一般老婆們焦急萬狀時，嘆氣是連身子都扭動的。

於是衆人評論王克儉，有人說他弄得衆叛親離，經過這回刺激，可能轉變；天佑肯定他會死頑到底，直至他穿上壽衣。大多數人都反對天佑這種態度，連他老子王加榮也在內。他們拿減租鬥爭以前和減租鬥爭以後的王克儉比較，他已經大大的不同，除非像老雄那樣的人，沒有死頑到底的，人糊塗是一時，不能糊塗一輩子。現在他只有二楞一個點籽不好辦，說不準明天便要求農會參加變工隊。衆人說：「到明天看吧，反正新社會變化大，人是一天一個樣。」王加誠對趙德銘笑說：再過若干年，衆人都上了六老漢的年紀，只配打鐘的時候，現在這些反動，頑固，落後的人護墓草怕已經長得很是叢茂了，而趙德銘現在的這一批學生娃里，將有人代替王加扶，存

起，雜質，……等人而成爲農會，行政和排長。那時再要組織甚麼「集體」，不知要少吵多少嘴，少點多少油了……

說得衆人都忍不住笑，娃娃們更是樂得齜起來，好像等不得他們的時代到來。趙德銘笑了一笑，突然一下子嚴肅起來，陷入一種受苦人摸也摸不到的深沉的默想中去了。王加誠的話使他想起墳表那一天，農會由於興奮而憧憬到的未來；那時他用「理論」把他們的理想推得很遙遠，很渺茫；而現在，這理想控制了他的腦子。他似乎看見：他讀過的一本蘇聯小說所描繪的那種世界的影子，在這里，在王家溝閃爍起來了。敲鑼了一陣，趙德銘突然又笑了起來，這種失常的態度很使衆人莫明其妙。

一會之後，所有的人都集合起來，有說有笑地出潑了。王加扶那隊上了後山，存起那組出了前溝，招喜那組上了對山，有福那組進了後溝，王加誠和王存喜的兩組早已不見了……受苦人肩上的擔的鋤，新磨光的鋤片閃着光，霧已經被鮮紅的太陽壓進山谷里去，一股一股像炊煙一樣漸次消失了。在霧的掩護中，雲彩早已退得一乾二淨，天藍得像新搖盪過的陰丹士林，沒一點瑕疵，沒一點皺摺，鏡子一樣覆蓋在上空。碧藍的穹蒼，鮮紅的太陽，黃褐的山頭，以及深綠的樹叢，互相輝映得五光十色。太陽照得大地冒着熱汽，好像用手抓來一塊便可以吃的蒸糕一樣……

趙德銘在中學里曾經不止一次聽過外來教員嫌陝北山澗里的景物單調，北平來的同志談景山，青島來的同志談海濱，上海來的同志談公園，武漢來的同志談黃鶴樓。……趙德銘沒有離開過陝北一步，他想像不來那些地方的好處，好到甚麼程度。他只被目前的天堂一樣的景色迷惑了，陶醉了，他像受苦人一樣愛戀着這家鄉和家鄉的土地。他在村道上像一個大將軍一樣昂昂闊步地走着，一個人放大了嗓子，驕傲地唱着一支全邊區流行的，除過老漢，老婆和吃奶娃娃之外，全會唱的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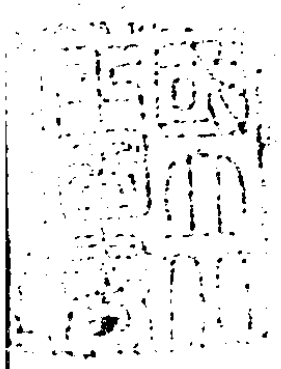
邊區的天，明朗的天，

邊區人民好喜歡，

民主政府愛人民呀，

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

一九四七，五，廿二日



JULY 1948

出版委员会



04-0

種 穀 記

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

· 輯 者 ·

著 者 柳 青

出 版 者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中 國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有 · 版 · 權

7
5-7